

香港工商區報

本報叢書之二

太平

的風雲

上

侯曜

工商日報

言論公正
消息靈通
記載翔實
銷行普遍

印刷精美
定價低廉
刊登廣告
效力最宏

本報經
中山文化教育館選定為中國十大
日報之一
本報奉
香港政府認為登載有關法律廣告
有效刊物

館址：香港德輔道中四十三號

電報掛號：二零七五

自動電話：編輯部 二六七八八

營業部 二四二九六

定價閱目

每日出紙四大張 零售每份六仙	本埠		全年十六元	半年八元	每月一元四毫
	國內		全年二十六元	半年十三元	每月二元四毫
	國外		全年四十四元	半年二十元	每月三元六毫
	外埠		全年四十四元	半年二十元	每月三元六毫
	國內		全年二十六元	半年十三元	每月二元四毫
	國外		全年四十四元	半年二十元	每月三元六毫

以上價目俱照港幣算計郵票代價恕不收納

序一

談國際問題者，多以為將來世界大戰之爆發，必在於太平洋方面，而為之導火綫者，又必以日本之侵略中國開其端。使此說不幸而然也，則今日國際之局勢，其對於中國，固大類羣犬之共爭一樹！彼之已膏餓吻者，固不願人之稍分其餒餘，而此之既逐在旁者，又寧肯讓人之肥甘獨享，於是結果所屆，必致樹不盡，爭不止！然，仍有人焉，以為羣犬或怖於爪牙相搏之慘，為保持均勢起見，將棄置此樹，相率引去。是則，請看現在國際縱橫掉圖之局勢，與日本侵略中國之步驟，究與「九，一八」前曾否稍為和緩而已！

今日國際之情勢既如上述，故列強除積極的整軍經武，由軍縮一變而為軍擴外，而各國學者，對於預測將來世界大戰之論著，亦風起雲湧，盛極一時。此在各國學者，非因為離奇怪誕之辭，以登聞聽；無亦以將來世界大戰之必不可避免，為使本國人士，集中精神，以應付此當前之大難起見，故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因後果，無不苦心焦思，窮溯已往，推究將來，極相窮形，盡情描寫，以為國民心理上之建設與智識上之準備。迺反觀吾國，自「九，一八」後，外寇愈深，內閔益甚，政府徘徊於「不戰」不和之僵局，人民惶惑於「親善」妥協之呼聲。戰幕未開，國魂已失！尙安望與各強週旋於疆場之上，故吾人以為中國現在處此國際競爭圈內，斷無倖存之理，亦必不容我有倖存之理。悲觀怯弱者固非，高談濶論亦不必。且在此紛如亂絲之國內局勢，以言軍備，國防，外交，建設均非易事，欲靠政府領導民衆，一致對外，亦為幻想。其唯一救亡圖存之先決條件，厥為如何砥礪我土氣，振奮我人心，喚醒我國魂，發揚我民志，於掙扎中謀出路，於奮鬥中圖生存，於各帝國主義者交相殘

殺中，而力求我國之自由與平等！如是，則三戶亡秦，一旅興夏，中國未必無復興之希望。而侯曜先生今茲「太平洋上的風雲」之作，其亦此救國先救心之意歟？！

夫侯曜先生之爲此「太平洋上的風雲」一書也，行文雖爲小說體裁，而命意則至爲嚴謹。雖其中情節如何，讀者固可以玩索得之，無待贅述。但其警策處，有可特別舉出者。蓋全書係以日本侵奪東北之前因後果，及引起太平洋上大戰必然之趨勢爲經，以提倡民族自救運動，及要求世界之和平爲緯。而對於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常識之灌注，孝友，任俠，道義，情愛，精義之闡明，均足以啓發社會，針刺末俗。又所描寫書中主人翁夏青霜馬碧珠之公爾忘私，捨身取義，尤覺淋漓盡致，刻畫入微。此種「戀愛不忘救國」之精神，實足使今日之青年男女，愧憤欲死！際此國際風雲，愈趨緊張，而中國又不幸處於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之局勢。誠願讀者曲體書中之旨趣，勿徒玩其情節之離奇，努力救亡，交相奮勉。則非特作者與本書之光榮，抑亦國家民族前途之幸也。

且余猶有不得已於言者，默計本書之付梓，距余游東北者不及五年，亦即與侯曜先生在瀋陽論交之始。回憶當日每與朋儕談論邊事，竊以爲東北外患之顯著，日處其中者雖不自覺，然關內人士涉足至此，真如芒刺在背，片刻難安，故嘗謂「東北五年後將非我有」，又謂「東北不亡於日則必亡於俄」。熟意南歸未及一年，而東北竟成異域！則此序之作，緬懷往事，真不勝「遺老吊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之感！何日「反故地上版圖」？何時實現「和平」「大同」之局？亦惟有切盼國人之勇者盡如夏青霜，女者盡如馬碧珠而已。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八日胡秩五序於工商日報編輯室

序 二

中國人尚欲戀着閉關時代的甜夢已是不可能了。在理，凡屬現代國人都該有點世界問題的智識，世界問題或許是太遼濶吧；然，太平洋上的問題，或許也該當有點明白才是。中國方面正處於太平洋正衝；資本主義到了尖峯，其競爭場所自然在於一個工商業最落後的國家上。這已為一種公例，而不必怎說。我正在讀完了美國 Nathaniel Puffer 那本 "Must we Fight in Asia" 心裡異常的難過。『太平洋上日美俄之必出於一戰，這是必然之事，戰場則為中國。而中國呢，在鐵騎縱橫中，是沒有希望的。』這不要怪人家的話直率，試問一問我們現在中國，究有什麼樣事可以追得上人家？離開時代二三百年的國，而欲與人較量，這似乎是有點笑話。用大刀隊可以來抵抗大炮，這不過完全是感情衝動的話。人誰不欲愛國？人誰不欲對外敵拚一拚命？然而犧牲後又怎麼樣呢？犧牲後究誰負犧牲的責任？而犧牲後徐圖恢復的辦法又如何？此種問題凡是生在現代的中國人，似皆要清楚的研究一下！世界著名的海軍名家 H. C. Bywater 寫那篇 "Sea Power in the Pacific" 已將太平洋的情勢說得詳詳細細。其與 Puffer 那本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凡屬國人都該細細咀嚼一下的。

侯曜先生這本『太平洋上的風雲』是用小說的體裁寫成的。內文如何！自有讀者的高明眼光去批判，而用不着在下多說。然無論如何，此書既名『太平洋上的風雲』，則人們讀起來總對『太平洋』一箇名辭也會知道。我們不必避諱，中國人對於『太平洋』之字能稍有感覺的，實在很少數。故此書或許對於太平洋的重要問題，沒有多大的補助；然假令國人皆知太平洋上的風雲快要來臨了，再不能發着閉關的迷夢了，這已是此書的最大功德！

用小說體例來描寫太平洋戰爭的，我還記起 H. C. Bywater 有過一本 "The Great Pacific War" 他一個海軍專家，而特別對於太平洋問題留心的，那所寫的太平洋戰爭的小說，則有其長處，自不在言，我們祇看他原序所說，「敘述日美軍力，全根據事實，最可靠的調查關於各海島，港灣和水道的紀述，以及其他一切的策畧形勢，全經過很慎重的審定，就是關於太平洋上的氣象，也沒有忽略，書中船艦的命名，大半根據實際，關於巡艦和潛艇攻擊輸運的描寫，也全是根據真正的航線」，便知道怎麼樣了。侯先生之『太平洋上的風雲』一書，內所述的主角是一位夏青霜，而 Bywater 所希望於中國的要有一個『王佐』。這個王佐就是復興中國的英雄。他描寫王佐的刻苦奉公，有勇毅堅強的精神，有沉着勇敢的體魄。『王佐統一中國以後，民氣日漸甦醒過來，對於外人侵害中國的領土，不能再忍耐下去。我們的怨毒，全集中於日本人身上，中國人一向含着一腔怒氣，王佐統率着訓練的大兵四十萬，這批軍隊，雖然缺乏近代式的軍備，尤其是缺乏大砲。但是戰鬥力却不能小視，王佐和他部下的將官，很有統率軍隊的能耐。最妙是軍人們個個願意替祖國犧牲，這種精神的力量，真可以震撼山岳，王佐用堅壁清野的方法，把日軍四週圍困起來，親自率領軍隊到秦皇島，着手規復東北。漢奸李品輝狐假虎威，却被部下深明大意的軍官，把他俘虜。故如願意知道太平洋上的風雲是怎樣的。此書實可與侯先生的書一併讀。』

小說固然不過是理想。然世界一切的現實，又何莫不由理想中得來？侯先生之所以寫這本『太平洋上的風雲』，自是很有他的深心。此意我們大可以從他自序裡看出。Bywater 之寫希獵羅馬偉人傳，也并不是憑空而發的。書本公佈後，民族意識得到發揚，這便是他的收穫。

李建豐寫於建國二十四年雙星節石澳歸來後。

序三

九一八事變而後。大好東北。遂告陸沉。讀「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不禁爲之黯然沾襟也。太平洋上之風雲之作。蓋亦同茲感慨也歟。侯曜先生。以一介書生。馳驅戎馬。囊筆關外。瀏覽瀋陽名勝。足跡殆徧鷄林。過五國城而訪欽徽二宗被囚之所。則攬轡歎。悽於出涕。登黃龍崗而弔金兀朮之遺址。則仗劍狂呼。恨岳武穆當年賁志以歿。未獲至此痛飲。遊侯小玲瓏塚上。摩挲殘碣。則歎美人黃土。歌以當哭。關東掌故。爛熟胸中。自倦遊歸來。忽然而九一八變作。慨昔遊勝地。任教封豕之憑。故國無人。不振瘠牛之氣。掬新亭幾行淚。利墨臨箋。掉龍門三寸毫。閉戶著述。拾義勇軍之近事。以寫兒女英雄。測大戰於將來。以喚醒國人之迷夢。借激楚三戶之人心。厥心痛矣。厥旨微矣。昔太史公之傳遊俠也。慨季次原憲之無人。不得已而思其次。於是而朱家郭解之事以傳。後世踵之。劍俠輩出。其書汁牛充棟。怪誕神奇。往往事出常理之外。譏者斥其惑世駭俗。不軌於正。夫世變方亟。強權恣睢。作者目擊心痛。憤慨不平。胸中臆想。以爲果有義俠其人。則世界不平之事。於是悉平矣。故而壁揮毫。着意描寫。繪影繪聲。如確有是人是事。徒以洩其胸中不平之氣。而安慰其無聊。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也。夫義俠神奇之事。社會人士。猶嗜讀之。若是書則掃除一切神奇之說。純用慷慨激昂之筆。採科學原理。爲愛國志士傳述。其間男女結合之悲壯。臨難之堅忍。百折不回。一以恢復故土爲職志。恍如瑪志尼復生今日。至若敵國之陰謀。漢奸之賣友。狡謀百出。終於自滅。尤快人心。其寫太平洋上之風雲。則天愁地慘。海哭濤嘶。戰術之離

奇。犧牲之慘劇。聞力聞智。變幻無窮。渾如大戰當前。讀者身臨其境。驚心駭魄。各抱杞憂。警惕人心。可謂至矣。其他一書一檄。一詩一歌。靡不悲憤激昂。使人忽而哭。忽而笑。忽而喜躍。忽而悲慘。忽而戒懼。覺其貫注往復。揮洒淋漓。大旨要歸。眼如注矢。聲音慘調。聲如迴瀾。世無太白少陵。以詩長歌而痛哭。何意於是書得之耶。吾知作者於未下筆之前。其胸中必具有萬斛幽憂。數斗熱血。抑鬱凝聚而不獲伸洩者。乃於是伸洩之。蓋言者心之聲。心存乎愛國。其言不覺其悲且壯而誠且摯也。豈獨工於描寫。自附於說部之林已乎。嗚呼。時勢岌矣。華北已告屈伏。察哈爾且復繼之。際此危急存亡之頃。適爲是書殺青之日。太平洋上之風雲。或恐隨之實現。天地將行燬滅。世界付諸空花。我國人宜當人手一編。以自警惕而思振奮可也。昔人謂蘇長公之大江東去。應使關西大漢敲鐵板銅琶歌之。吾則謂太平洋上之風雲。應使愛國志士吹胡笳以演唱之。撞警鐘以和之可也。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七月寧明農稼序於九龍半島。

序 四

我和侯君的認識，是在「五四運動」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正服務於香江晨報，有一天，袁君濯英和侯君由廣州到香港，在晨報盤桓了幾天，於是我們便開始訂交了。記得有一次，在風雨凄其，燈昏欲泣之夜，侯君慷慨激昂，滔滔不絕的痛談「日本是中國的大患，大患無涉應付，中國就永無脫離災難之日，」這個時候，侯君還不過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聽其言，觀其行，覺得他是一個奇人，於是敬愛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了。其後，侯君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他便北上求學，從此一別而不晤面者十餘年。在這十餘年之中，他的消息却也時常由魚雁帶來一鱗一爪，或從報章上得知一二。他自在國立東南大學畢業之後，他便走入電影界當導演，過了幾年教人悲歡離合的水銀燈下的生活，其後革命怒潮勃發，他又捨棄藝術生活而從事戎馬生涯，加入方振武將軍部任軍事教育，革命告成，方振武下野，他於是又捨其戎馬生涯到瀋陽馮庸大學當教務長，到了九一八事變之後，他又到天津任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教授，這個時候，日禍正亟，他便一面當教授，一面暗中與關外的義勇軍深相接納，并爲其策劃種種活動。當中日兩軍在灤河兩岸鏖戰之時，侯君屢冒險出入前線從事義勇軍之慰勞，聯絡，及接濟之工作，記得他單騎涉水過灤河受日機跟踪轟炸射擊，急逃得免於難之後，他曾經寄了一首詩給我：「天荒地老志難磨，遙望長城隔淚波，誰說書生無壯志，乘風策馬渡灤河。」他不但是一個「坐而言」而且還是一個「起而行」的人，他不但利用槍枝來抗敵，而且同時還執筆寫許多抗日的文學以抗敵，如「山河淚」，「皇姑屯之一彈」，「復活的國魂」等是其最著的作品。後來抗日的工作，因時勢所迫，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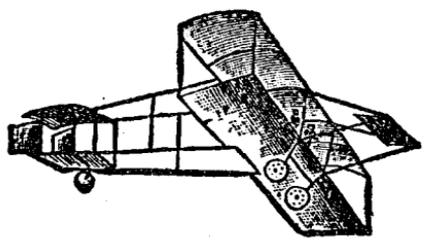
到無可再做了，他便開始飄泊的生活，正如他寄我的詩中所謂：『酸甜苦辣都當過，冷暖人情只自知。南北東西雙脚健，半囊書劍半囊詩。』了。到了去年，他雲遊到了香港的時候，這隔別了十多年的朋友，我們始再重逢，我以侯君實際參加義勇軍工作的人，所以就請他將所見所聞的寫一篇長篇小說，以實晚報副刊『晚香』中，冀以蒼涼激越，悲壯憤發的文章，以激勵國人的愛國心，侯君於是就寫了這本『太平洋上的風雲』給我發表。大凡澈底了解一種文學作品的，須要了解作者的歷史及個性，我在序文中，叨叨絮絮的寫了侯君許多經歷，也不過是希望讀者更加明瞭這本『太平洋上的風雲』的意義罷了！

中國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耦齋黎工次序於香海，

序五

千古可傳之事。必遇千古可傳之人。遇其人矣。尤必得千古可傳之文。以文之。夫然後其人傳。其事傳。其文亦與之俱傳。闕一焉。未有能傳者也。歐陽子不云乎。可傳之人其人或數百年。或數千年而一有者也。非可以情求。非可以賄請。必待其人有可傳之真。事有可傳之實。文之若不及焉。非是者。勿爲也。嗟夫古今來孤臣孽子。淑媛名姬。致湮沒而無聞者。豈非難於所遇哉。吾閱侯子太平洋上風雲一書。寧有所謂求與賄者耶。太平洋上風雲之人事。固足紀也。侯子又擅爲文者。適相遇焉。故知人生遇合之幸。有未可強焉者也。此書以國難爲焦點。以智仁勇爲點綴。提倡世界人類之生存。實難過去文學家之頹廢。淋漓盡致。慷慨激昂。覺人之所未覺。言人之所不敢言。實能以文學爲國民之表率也。昔者余與侯子同研席時。其爲文也。純而和。閱而肆。有大醇而無小疵。上之瑞世華國豐年之球琳。下之救蹙起衰儉世之梁稷。其爲盛世之音也。審矣。今也則縱橫排宕。雲譎波興。詭蕩而無紀。以小說之筆調。寫其胸中抑塞不平之氣。前後不同。適若兩人。蓋文者心聲也。其昌明博大。和平肆好者。聲之正者也。其雄放離奇。汪洋自恣者。聲之變者也。得聲之正者。爲大呂黃鐘。爲金宣玉節。宜明堂。宜清廟。得聲之變者。爲山林畏佳。爲阜壤搖落。宜菽澤。宜江湖。嗚呼窮達之教。豈不以文章爲憑哉。且世之變。文亦因之。噫。斯篇者。救國之文也。救世之文也。小說云乎哉。爰樂而爲之序。

民國二十四年秋劉大同序於海上不求聞達齋



自序

侯 曜

『我希望大家記着！一千九百三十六年，是我國國難最嚴重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整個錦繡河山，有一半要化為焦土，我們神明華胄，全體都要被惡魔所蹂躪，有些做了戰神的魚肉，有些做了惡魔的奴隸，有些做了沙場上的國殤，有些變了溝壑中的餓鬼，說什麼功名，說什麼富貴，說什麼幸福，說什麼恩仇，說什麼得失，一切的一切，盡都化作了塵埃！盡都化作了焦土！只有硝煙籠罩着天空，只有碧血染紅了衰草，只有青燐照耀着白骨，只有黑鐵鑄成了墳墓！所有的笑聲都從人間消失，所有希望盡都變成煩惱，所有理智盡都變成了瘋狂，所有意志盡都變成了衝動！無所謂道德！無所謂仁義，無所謂慈悲，無所謂博愛，無所謂自由，無所謂公理！只有自相殘殺！只有弱肉強食，太平洋已經在怒嘯！長白山頭已現了惡魔的陰影！我們已經在危巢之下，我們已經在沸鼎之中，我們已經在火藥庫之上！我們的東北，就是東方的巴爾幹，就是太平洋大戰的導火線，我們用不着哭泣，用不着悲哀，用不着羞耻，用不着憤恨，我們只有聯合世界上正義的國家，為世界和平與惡魔血戰，我們只有流血到最後一滴！我們只有奮鬥到最後一息！為求民族的生存，只有民族的自助！為求世界的和平，只有國際的互助，我們由個人的自強自助而達到民族的自強自助！由民族的自強自助，纔能與狂暴的惡魔互競，纔有資格與世界正義國家聯合互助！我希望大家認清楚將來悲慘的前途！明白了現在應盡的責任！』這是書中主人翁對他的士兵所說的一段話，也就是作者想像中太平洋大戰時的狀況！關於太平洋大戰預測的書籍，日本與歐美各國都有很多這樣的書出版，獨我國關於這類的書籍，直如鳳

毛麟角的不可多得。作者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屢欲執筆以小說體裁，將日本侵畧我東北之前因後果，及引起太平洋大戰的必然趨勢來描寫。後來因為實際從事義勇軍的工作而未果，去年的夏天，抗日的工作做到不能再做，只得忍淚吞聲的暫寄萍踪於香江，就在這個時候，香港工商晚報，總編輯黎工伙兄要我替他撰述一篇長篇小說，我認為這是將我滿腔悲憤付與三寸毛錐的機會，便答應了，這便是我著作這本太平洋上的風雲的機會，我寫這一本書，不為名，不為利，也不希望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只是將我對於國難，所知道什麼便寫什麼，所感到什麼便寫什麼，文字的工拙如何我不管，閱者的毀譽如何我也不管，我又知道中國遭遇了空前的國難，是應該有一篇血淚的文字來記載的，本書的內容如何，立意如何，作者似乎不需要贅述，讓讀者自己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了！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在卷首所寫的詩，我所作的『太平洋上的風雲』雖不是『滿紙荒唐言』，而確是『一把辛酸淚』！雖然不是『作者癡』，却希望國人都『解其中味』，『紅樓夢』所給與我們後人之影響，只是男的都希望做『寶哥哥』，女的却自擬是『林妹妹』，在國難如今嚴重的時候，寶哥哥和林妹妹式的男女是沒有用處的，我們不需要如林妹妹的向寶哥哥『還淚』，我們只需要為我們可敬可愛的祖國『還淚』！讀我所作的『太平洋上的風雲』的男女，只要男的有一個學夏青霜，女的有一個效馬碧球，作者這『一把辛酸淚』就得回無限的代價了！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使我最感激的就是尹海靈女士，她不辭勞苦的替我抄寫，不避風雨的替我送稿到報館，並且時常貢獻給我以許多有價值的意見。本書付印的時候，又蒙工商日報社副總經理胡秩五先生竭力幫助纔能够出版，這是十分感謝的，還有許多替本書作序的朋友，也使我銘感得很！

目錄

- 一 誰把山河輕擲棄……………一至二
- 二 白山凝碧血
黑水照丹心……………三至三八
- 三 寸寸好山河
點點傷心淚……………三九至六〇
- 四 國事千鈞重
頭顱一擲輕……………六一至九〇
- 五 慷慨同仇日
英名百戰留……………九一至一二四
- 六 長白山頭魅影多
太平洋上戰雲熱……………一二五至一六三

七 殺機動矣天地覆
龍蛇紛紛競起陸
.....
一六四至一七八

八 北滿煙雲惡
東京彈雨飛
.....
一七九至一八七

九 鐵騎俄軍寒敵胆
輪形美艦壓扶桑
.....
一八八至二〇五

十 日艦潛襲巴拿馬
英軍飛援菲律賓
.....
二〇六至二一五

十一 人民城郭餘焦土
猿鶴沙蟲盡劫灰
.....
二一六至二二四

十二 風雲漂渺和平現
恩愛綿延天地長
.....
二二五至二三四

太平洋上的風雲

太平洋上的風雲

(一) 誰把山河輕擲棄？

「夜靜讀陰符，遙聞野鬼哭。天將發殺機，龍蛇紛起陸。吁嗟乎！萊茵河畔青燐未滅，太平洋上潮催戰雲熱！霹靂雄獅睡正酣，鼯鼯跳擲紛奇譎。海內羣雄井底蛙，只爭尺寸競紛華。坐令浩劫捲黃巾，安得神武鞭龍蛇！連遼國運嗟誰託，固圉由來重邊角。耿耿肝腸作此書，天南遙望風雲惡！」——這首詩，就算開場白罷！

太平洋啊！我希望你永久的太平！海之神啊，你看有多少的生靈，睡在你的懷抱裏！只有微風與輕浪合奏着的和平曲，纔是他們所願意聽而得着無上安慰的音樂啊！你現在所彈的調子，似乎有些變了！唉！變了！變了！你簡直的怒吼起來了！是誰得罪了你，激怒了你的啊？海之神苦笑的看着斜陽，竟無一語回答，只有怒濤捲着危石發出一種聲音，似乎在說「九一八」「九一八」「九一八」真是一個不堪回首的傷心日子啊！那一天我正在瀋陽，密如連珠的槍聲，驚破了殘夢。第二天的早晨，推開樓上臨街的窗子一望，唉！不得了，一切的一切都變了！在素稱繁盛瀋陽西門外的商埠地，店舖全關了門，冷清清的馬路上，一隊一隊的紅帽邊的日軍，正踏着許多死不瞑目的尸首整隊入城，城樓上所揮的已經不是清天白日旗了！我正在探首窗外四處觀望的時候，不知何處飛來了一粒子彈，嗤的一聲從耳邊擦過，我連忙關了窗門，坐在窗下，沉思剛纔所見的現象，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瀋陽從此就淪為異域嗎！我們沒有和日本正式宣戰啊，他們為什麼會有這種違反國際公法的舉動？在瀋陽我們還有不



少東北軍，爲什麼一點抵抗的能力都沒有，竟輕輕的將東北重鎮的瀋陽拱手讓給了別人？忽然窗外又起了一陣的槍聲，把我的思想打斷，接着又是一陣很急而且很厲的敲門聲，從樓下送了上來。我偷偷的推開了僅可露出半個頭的窗縫，向下一看：見有一個女學生裝束的少女，手裏提着一個小包袱，很驚惶的在敲我的門。街上的流彈正在恣意的調戲着她，我見了這種情形，知道她必是一個逃難的女子，我向下大聲的問道：「你找誰？」她抬起了一張驚慌如同白臘似的臉孔，發出淒婉而含着十分懇求意味的聲音答道：「先生！請你開門讓我暫躲一躲！」她正在仰面和我說話的時候，忽聽得哎喲的一聲，她中了流彈倒在我的門外。我急忙下樓去開門，見她的左臂上已經受了傷，淋漓的鮮血已染紅了她的衣裳，當我和我的家人抬她進屋裏來的時候，她已經是昏迷不醒人事了。在這變亂的時候，當然找不到醫生，我們只有盡我們能力所能及的方法來施救她，大約過了兩個鐘頭的時候，她漸漸的醒了，她的傷只是在左臂上，於她的生命是沒有妨礙的，她的昏迷，完全是因驚慌過度所致。她醒了，我們便開始談話：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馬碧珠，在城裏同澤女子中學裏念書，她是遼寧省錦州人，在瀋陽她沒有親戚，她只有一個愛人叫夏青霜，現任東北軍的團長，夏團長的團部是在瀋陽城外的北大營。北大營在九一八事變之時，就是日軍攻擊的目標。日軍夜襲瀋陽的時候，城裏的居民，還以爲是日軍演習夜戰。等到日軍炮轟北大營，東北軍受了最高長官不抵抗的命令棄城而走的時候，事實已證明日軍是在真的演習而不是假的演習了。等到第二天太陽從東方射出他最初的光線照臨這我國東北重鎮的瀋陽城，瀋陽已經變成了地獄世界！耳朵所聽見的只是槍聲，炮聲，哭聲！眼睛所看見的

只是火光，槍影，硝煙，死尸，難民！……鼻管所嗅到的只是血腥，硫磺氣！心靈所感得的只是，憂愁，苦澁，悲哀，慘痛，憤恨，羞恥……唉！打的打，殺的殺，燒的燒，搶的搶，拉的拉，剷的剷，一切的一切，簡直如同在十八層地獄裏！碧珠就是想從這十八層地獄裏，冒險到北大營去找她的愛人夏青霜救她出去的。誰知無情的子彈，竟阻着她的前路，倒在我的門前，遇着我這個文人，成了我著作中所描寫的女主人翁。現在我要開始寫馬碧珠在九一八前後和夏青霜的戀愛史，及她在一九三六年太平洋上風雲最緊驟時的悲壯史了！

(二) 白山凝碧血，

黑水照丹心。

『七尺負昂藏，關東大俠真慷慨！一笑出門去，寶刀如雲生光芒，留得千秋悲壯！』

這幾句歌，拿來詠現在東北的義勇軍可說很適當的了。因為自古以來，關東是產生悲歌慷慨任俠尚義的豪俠的地方，現在的義勇軍，就是這一點精神結晶的表現。夏青霜自從九一八忍辱的退却之後，他便自動的辭了團長的職，出關去當義勇軍，與他的愛人馬碧珠共同做了一件悲歌慷慨驚天動地的事情。這件纏綿悱惻，可歌可泣的事待我從頭細說：

在瀋陽西門城外一間小酒樓裏，有十幾個東北講武堂的畢業生正在豪飲着。其中有一個步兵科畢業第二名的學生叫做何勁草的端起了酒杯向衆人說道：『這次我們步兵科畢業的同學，第一個分發到

步隊去當連長的就是夏青霜大哥，我們大家來賀青霜大哥三杯！」青霜聽了，連忙站起身來一手按着何勁草的酒杯笑着答道：「你這個酒鬼想喝酒就盡量的喝罷！何必借我來作題目，我實在不敢當大家的敬賀。」青霜與勁草同是遼寧義縣人，幼時同在小學，少時同讀中學，壯時同在講武堂，此次在步兵科畢業，青霜考第一名，勁草考第二名，他們二人因為同鄉，同學，而且大家情投意合的原故，便結成了誓同生死的異姓兄弟。他們共同抱負一種改革中國軍隊鞏固東北邊防的志願。不過青霜的為人嚴謹而重理智，勁草則豪放而重情感，他們同是純潔有為的青年軍人，不過性情上畧有些差別罷了。勁草此時已經帶了幾分酒意，他見青霜不領他的敬意反笑他是酒鬼，他就露出他軍人的本色，一手捏着青霜的鼻，將滿滿的一杯白乾酒向他口中直灌。青霜冷不提防被他這一灌，酒入了氣管，便大給大咳起來：於是更引起了哄堂的大笑。在笑聲中，勁草得意洋洋的笑說道：「這就叫做酒令嚴於軍令！」青霜一面咳着一面說道「這太野蠻了！應當受罰！」勁草自知剛纔的舉動太過於暴作劇，於是連忙的點頭答道：「該罰！該罰！就罰我講一個酒鬼的笑話罷！」眾人聽了，都拍掌湊趣，勁草在掌聲剛歇的時候，便開始講酒鬼的笑話了。

「事實是這樣的，據說南京城裏有一個綽號叫醉貓的人，他天天只是醉生夢死的在醉鄉裏討生活，他不愛天掉下來，只怕酒缸裏沒有酒。他的父親看見兒子這樣沒有出息，就很嚴厲的警告他，從明天起，如果他仍然飲酒，就生生的將他浸在酒缸裏讓他作一個醉鬼。到了第二天，那個醉貓仍然是七歪八倒的大醉回家，他的父親氣極了，就實行將他拋在一個大酒缸裏，並且在缸上貼

雲風的上洋平太

了一張封條，不准家人打開缸蓋救他。醉貓的妻子在這個時候，剛剛回了娘家，等到第二天回來，知道他的丈夫已經淹死在酒缸裏，她就拿了一些香燭，辦了幾樣小菜，跪在缸的旁邊很傷心的號哭起來，她哭了一會兒，忽聽得酒缸裏有吟詩的聲音說道：「嬌妻何苦哭哀哀，老父封條莫要開，若有夫妻情分在，快拿幾塊豆乾來。」原來這個醉貓正是得其所哉的仍在缸裏喝酒，叫他的妻子快送幾塊豆乾給他來作下酒物。」

勁草說到「快拿幾塊豆乾來」的時候，衆人都一齊大笑起來，只有青霜俯首沉思默默不作一語。衆人見他這個樣子，都很奇怪的望着他，尤其是勁草的心裏感覺得不快，他以爲青霜在生他的氣，連忙陪下笑臉拍着青霜的肩頭說道：「大哥！怎麼拉？你在生我的氣嗎？」青霜答道：「我不是生氣，我因你講的笑話，勾引起我的感觸來了！現在何只南京有這樣的醉貓，中國到處都有這樣的醉貓！唉！外國人說中國是睡獅，我說中國是醉貓，是一隻永不會醒的醉貓！任由那些老鼠在屋裏東西南北的縱橫跳擲，他只是高據在酒缸上貓！貓！的亂叫，希望以聲音來嚇走那些老鼠。等到老鼠爬上了酒缸之後，他就向酒缸裏一跳，索性醉死了便算了事」。青霜說了這樣一段沉痛而幽默的話後，全間屋子裏的空氣，就漸漸的由歡樂而轉爲嚴肅。壁上的時鐘，鐘！鐘！鐘！的一連敲了九下，青霜和衆人草草的吃完了飯，便回講武堂而去。青霜和勁草肩並肩的行着，穿過了萬家燈火的都市，步出了一輪皓月照着的郊野，勁草一面行着一面對青霜道：「你剛纔在酒樓上所說的那番話，我受了很深的感動。你說我們應當怎麼辨呢？」青霜握着他的手，很誠懇的答道：「我們是軍人，就先從軍界做起，我們以身作則做

一個模範的軍人罷！『勁草道：『是的！我們兄弟兩人，誓必同心努力，改革東北軍，鞏固東北的國防，誓必同生死，共患難的做一個堂堂正正轟轟烈烈的愛國軍人！』他說畢，隨身摸出一個他平時所佩的鋼表贈給青霜道：『明天我們就要分離，各人到各人的部隊裏去；這個鋼表就送給大哥留作紀念罷！』青霜接了他的鏢，很誠懇的答道：『二弟！我謝謝你的誠意！但是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回敬你，但願我們分別之後，時時刻刻，心心相照，向我們的志願做去！』他們一面行一面談，早已回到了東山嘴子的講武堂，各人分頭回各人的宿舍。這個時候，天上的明月特別放出光輝，青霜脫去了外衣，坐在窗下，幻想他的前程如何的光明，如何的偉大，他幻想着他總有一天，統率着幾百萬的軍隊在世界第二次大戰時一顯身手打敗敵人！他想到這裏不禁順口的哼出一首詩來：『從頭收拾舊河山，誓掃妖氛鎮百蠻。莫負昂藏好身手，淋漓熱血灑人寰！』

青霜雖然是一個軍人，對於文學也有相當根底，他特別歡喜讀悲壯的詩詞，他所哼的那首絕句，就是他的近作。他在窗下坐了一會兒，想起明天就要到部隊去服務，不能回義縣去看他隔別了三年的慈母，他心裏很難過，他就寫了一封長信給他母親說明他現時實在不能回家的苦衷，並且將他的朋友送給他的吉林野山人參，也一並的寄回去孝敬母親。他的母親是一個知書識字深明大義的女子，青霜在三歲喪父之後，全是靠他的母親茹苦含辛的將他撫育到成人，所以青霜對於母親非常的孝順。他的家中除了母親之外，還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他雖然已經是二十八歲了，仍然是過着獨身的生活。青霜寫完了家信，收拾了行李，已經是雄鷄高唱，旭日東昇了。

雲風的上洋平太

一年容易又秋風，青霜在步隊中服務了一年，已由連長而升至營長，他帶了一營兵駐在錦州的城裏。錦州是從山海關到瀋陽間的重鎮，北甯鐵路就從城外通過直達瀋陽，在軍事上，商業上都佔極重要的位置。青霜所帶的那營兵，在東北軍中，有模範營之稱，所以纔被調來駐防錦州的重鎮。當太陽還沒有睜開他的朦朧睡眼，露珠兒還在草面上伸着懶腰的時候，青霜已經站在大操場的講話台上，集合他所帶的健兒，舉行朝會了。青霜對於士兵「訓」與「練」是並重的，他感覺中國的軍隊，只有「練」而無「訓」是很大的錯誤，所以他每天在朝會的時候，都是先作幾十分鐘的精神訓話之後，纔開始操練的，這一天青霜向他的士兵們說道：

『我今天要問大家幾個問題：聾子，瞎子，啞吧子，有資格來保護健全的人嗎？』士兵們異口同聲的答道：『不能！』青霜又再問：『豺狼虎豹能替人類看門口嗎？野蠻的生番，幼稚的小孩，能够做文明人成年人的保護者嗎？』士兵們又答道：『不能！』青霜發了這幾個問題之後，用激昂而又懇摯的聲調與態度，開始說他心中所想要說的話了：

『現在，我們的士兵有許多是有眼而不識字的，有耳而不能聽較深的話的，有口而不能說出意思的，這就是有眼的瞎子！有耳的聾子！有口的啞吧子！這種殘廢的人，當然不能保護健全的人！還有，現在我們的士兵，一大半是沒有脫離獸性，任意的野蠻，毫無一點理性的，這是與豺狼虎豹野人生番有什麼的分別？又我們除了靠老百姓出他們的血汗錢來養活之外，我們一點生產自立的能力也沒有，這又與幼稚的小孩子倚賴父母養活有什麼的不同？野獸生番只能害人，幼稚小孩

只能累人！連做一個健全人的資格還不够的人，根本上就不配當軍人！俗語說：『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這是最謊謬的話，我說只有好人纔配當兵，我希望你們大家都先努力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健全軍人！你們都聽明白了嗎？……』

士兵們聽了青霜這樣一段犀利而動人的訓話，心裏都受了很大的感動。齊聲答道：『明白了！我們願努力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軍人！』

青霜聽了士兵們的回答，心裡很高興，於是又繼續的說道：『從今天起，我要領導你們切實去做一個好軍人！我現在有一個命令給你們：就是每一個軍人在每一個星期中切實去替人民做一件好事！從今天起就要實行我這個命令！今天是星期，上午檢查內務之後，下午就由各排的排長率領着在城裏先替錦州的人民做一件掃除污穢修填街道的工作！』青霜訓話完畢，監督着士兵操練了一回，便收隊回營，這個時候，太陽纔剛剛從地平線下伸出了半個面孔來呢！

到了下午，錦州的四城，已遍貼了夏營長的告示，大意就是將軍隊實行替社會服務的意思通告錦州人民，並希望人民有什麼需要軍人帮忙的事，儘管到營部去請求。夏青霜這一種舉動，是早已得了他的長官同意的，只要錦州的人民對他的舉動能明瞭，能接受，他就可以暢行無阻了。

青霜在錦州四城貼了告示，命令各排長率領士兵出發為人民服務後，他自己騎了一匹白馬，便到四處去巡視他的士兵清潔街市修填道路的工作。他到了東門的城門口，看見一大羣人民，正在圍着他所出的告示，其中有一個年約五十來歲的老人，在人叢中大聲的說道：

雲風的上洋平太

「這樣的軍人，我這一輩子還沒有看見過，夏營長是第一個人了！」衆人於是也紛紛談論起來，青霜想聽人民對他這種舉動的意見，他就下了馬，用手牽着馬韁，慢慢的步行到人叢中去。誰知他那匹白馬，忽然嘶！嘶！的叫了起來，看告示的衆人，都急回頭來看，那老人認得是青霜，連忙搶前幾步，非常恭敬的向青霜拱了一拱手說道：「夏營長！你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好軍人！」青霜滿面笑容非常和霽的答道：「軍人是應當替人民服務的，這算不了什麼！」那老者見青霜這樣的英武，和霽，他的臉上現出十分敬愛的神情，再走近青霜一步，微笑的說道：「夏營長！我叫馬如龍，我想請夏營長派幾個兄弟幫我做一件事……」青霜未等他說完就連忙答道：「我在告示上已經說了，除了關於法律範圍內的事，凡人民有什麼事請求，我們都願盡力幫助的，馬老先生！你有什麼事請求呢？」

如龍說道：「夏營長！我就第一個請求你幫忙了！我有幾十畝高粱熟了，一時請不到人幫忙我收割，就請你派幾個弟兄幫忙罷！」青霜聽了稍爲想了一想答道：「這容易的！你先帶我到你的高粱地看一看，我纔好決定派多少人來幫助你！」如龍見青霜辦事這樣敏捷而認真，而且又以身作則的要去看他的高粱地，他就連忙點頭口中一面說着：「這就太勞駕了！」一面就伸手去替青霜拉馬，請他上馬。但是，青霜却仍然自己牽了白馬和馬老頭兒步出東門而去，馬如龍住在錦州東門外七八里的馬家莊，他們二人一面行，一面談談，青霜問了馬老頭兒一些鄉間疾苦！如龍除說了一些外，還叨叨絮絮的告訴了青霜，他曾經在吉林當過兵，做過警察，做過採取人參的工頭，他能左右手同時發槍，百發百中，他的綽號叫做「雙槍老馬」，他有一個兒子叫做馬家駒是瀋陽兵工廠製手榴彈的工人，他有一個

女兒叫做馬碧珠。當如龍和青霜進了馬家莊的時候，忽聽得清脆的女子歌喉在唱着歌：

『幾樹含煙楊柳，一溪流水桃花。空潭對映春如瀉，倒影綴歸鴉。又聽那短笛吹罷，農夫牧豎笑聲嘩。竹籬茅舍，三五人家。牛羊下，山月斜，一幅好天然圖畫！何必桃源幽雅，另尋丘壑到天涯。』

歌聲的餘韻還在嬾嬾於秋雲中的時候，一個天真爛漫活潑健美的女子，赤着一雙腳飛奔的跑到馬老頭兒的面前帶跳帶說的道：『爸爸！你說進城去一會兒就回來的，怎麼去了這半天？我要罰你！罰你替我買一匹馬！你不買，我今天晚上就不替你燙酒！就不……』她忽然看見她爸爸背後站了一個很英武的軍官，她就將說了一半的話縮着不敢說了。如龍是最愛他的女兒碧珠的，自從他的兒子家駒在去年被鬍匪綁了去不知生死之後，他只剩了這樣一個寶貝的女兒，因此他就很寵愛她而當她是兒子一樣似的來教養，如龍見碧珠已經是十六歲的大姑娘還這樣嬌憨，他就微笑着的罵她道：『你就是『匹小野馬』！還要爸爸替你買什麼馬！快過來拜見夏營長！』

碧珠定眼看了夏青霜一會兒，覺得他是似曾相識，而又想不起在那裏相識似的，便很頑皮的向青霜行了一個立正舉手的軍禮，引得如龍青霜都大笑起來。如龍笑指着碧珠對青霜道：『我這個小野馬，自小就當男孩子來教養的，在瀋陽讀了一年書，誰知愈讀書愈頑皮，請夏營長不要見怪！』青霜見碧珠天真爛漫，活潑嫵媚中而帶有矯健英氣，就微笑答如龍道：『我倒很喜歡帶有幾分男性的女子，最怕看的就是帶有女性的男子？』青霜說畢，碧珠突然的對青霜道：『夏營長！我很喜歡你那匹白馬！』青

雲風的上洋平太

霜微笑的答道：「你喜歡牠，就勞煩你拿些水給牠喝罷！」碧珠聽了，非常高興，連忙過去接了馬韁，將馬拉到一株濃蔭如蓋的大桑樹下，將馬拴好，拿了水桶，三步兩跳的跑到溪邊去打水。如龍也讓青霜到他的屋子裏去坐，奉茶奉烟很殷勤的招待着，碧珠從溪邊提了一桶水回來，倒在一個大木盤裏，端那匹白馬的面前，伸出他的玉手，摸了一摸馬頭，輕輕的拍着馬背說道：「可愛的白馬啊！我知道你渴了，快來飲水罷！」那匹白馬，也好像很感激這個少女的盛情似的，搖了幾搖牠的如銀一絲般的白尾，嘶嘶的叫了兩聲，便低下頭去飲水，碧珠斜倚在老桑樹上，看着白馬，心裏就不期然而然的起了一種幻想；

碧珠因這匹駿馬，而聯想到木蘭辭的『東市買駿馬』，更進而又想到木蘭代父從軍的偉大，她自己如有機會，也想當第二個木蘭，她想到這裏，就微聲的唱起木蘭詞來了，她唱到『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這兩句的時候，那匹白馬也嘶嘶的長嘯起來，她被幻想捉着了，她以為她現時就是木蘭，她解開了那匹白馬，縱身一躍上了馬鞍，兩腿向馬一夾，便如飛的跑出馬家莊去了。這個時候，如龍正抽着桿烟筒，津津有味向青霜談他十年前在吉林採取人參的故事：『夏營長一到深山裏採取人參，很是有興趣的。十年前我就是吉林做採取人參的『把頭』。把頭就是指揮那些入山採取人參的人的頭目，他的權力是很大的。有一次，我被一班採人參的請我做他們的把頭，我便領了他們到人跡不到的野山去，事前他們每人各帶一把木刀，一根長竹竿，和一些自衛的武器，二十多人成爲一幫，帶了一口大飯鍋，和零星應用的雜物，便跟着我出發。到了山脚，我就叫各人所帶的武器，交來我保管，

原因是怕他們因槍人參而自己械鬥起來。在入山的路口，我們照例搬了一些石頭，蓋了一座小小的山神廟，隨便獵一點野獸來供養山神之後，我們就向無人跡所到的野山裏去，因為我們愈能到深野的山去，找得的人參愈好。到了深山的第一天，我們便將山上的樺樹皮用刀拉開，樺樹皮最脆最易剝下來的，每一張樺樹皮，總有一丈多長，七八尺的闊，我們取了七八張樺樹皮，蓋好了一間臨時的樹皮帳幕，就在樹林中住宿，夜裏就找些乾枯的樹枝生起一把火來嚇走山上的野獸，並且輪流的派人守夜。第二天的一早，我們就七八人成一組，帶了木刀竹竿繩子分組出發，向着比人還要高的草叢中搜索前進，在搜索前進的時候，是絕對禁止談話的，各人前進時，將竹竿高舉，便在左右的人看見竹竿尖以取聯絡。在草叢中找人參是不難的，因為凡有人參所在的地方，周圍三四尺連一根草也不生的，三四尺以外的草，都是焦黃色的，第一個人，發見了人參之後，就舉起竹竿搖了幾搖高叫道，棒槌！棒槌！——棒槌是採參人叫人參的別名。隨即將竹竿在有人參的地方一揮，在他左右正在搜索人參的人，聽見了棒槌的聲音，看見了竹竿由搖動而停止，他們就向竹竿所插在地點，圍着前進，他們見了人參，就如同得了寶貝似的，如果見了一株有七八片葉的人參，就知道這人參有七八兩重，就更加歡喜到不得了，衆人見了人參之後，就圍圈的在三尺之外，用木刀來掘這株人參，那個發見這人參的人，他照例是不動手掘的，等到衆人將人參掘起之後，他就拿了一片樺樹皮，裹上一些泥土，把人參包了起來，背在自己的背上，凡是發見人參的人，除了將人參賣去得了他所應分得的錢外，他還比別人多分一件皮袍料，作為衆人對他的酬謝……」

太平洋上的風雲

青霜聽了如龍說採人參的經過這樣有趣，是他以前聞所未聞的，也聽得津津有味，他不等如龍說完就插口問道：『馮先生！想必你的皮袍必定是很多了！』如龍嘆了一口氣答道：『唉！一個人倒運起來，賣薑，薑也不揀，賣酒，酒也變醋！我在吉林當『頭把』的時候，是再倒運不過了，我好不容易纔找到了一株十片葉的人參，誰知牠却是長在石頭縫裏的，掘了出來只有天冬那麼一點兒大，因此我一氣，連把頭也不當了！』

青霜聽了也不覺失笑起來嘆道：『人參似天冬，還有人參的功用！最怕是天冬似人參，到要用起來却一點也不中用！我國的軍隊大半是這似人參的天冬！』如龍也帶笑帶說，一面打開了他的抽屜，取出了他十年前所採得似天冬的人參來對青霜道：『你如果不嫌棄這似天冬的人參，你就將牠收下罷！』這東西我將牠賣了十多年，還沒有遇着識貨的主兒將牠買去呢！』青霜接了那人參一看，雖然只有像五六歲小孩的小手指那麼大，但是顏色却非常的潤澤，氣味也十分的芳烈，他就將那枝人參放在口袋裏，隨手取出一百元來，遞給如龍道：『這條人參，就算我買了罷！』如龍連忙的推讓道：『那是我送給你的，我不能收你的錢！』說畢就將那一百元鈔票，放回在青霜的衣袋裏去。青霜見他這樣的誠意，也不再推讓，心裏想着他的女兒碧珠既然愛馬，他就買回一匹馬送給他的女兒就是了。青霜看一看手鏢，時候已經不早，他還得要回營部去，他就叫如龍領他去高梁地，如龍連忙答應，就與青霜一同出門，他們出了門一看，不覺大嚇一驚，白馬不見了，碧珠也不知去向。如龍半驚半疑的向青霜道：『我這個『雙槍老馬』在這附近誰都知名的！諒必沒有人敢在我的門口偷營長的馬，也許是我的

淘氣女兒，把馬拉到村外吃草去了。我們一同到村外看一看罷！」他們一同出了馬家莊，走上了一個小山坡上，遠遠看見一個人騎了夏營長的白馬絕塵如飛的跑着。如龍看了，認得是碧珠騎了夏營長的白馬，就連忙向前跑去，一面跑一面高叫道：「快把馬騎回來！夏營長要走了！」碧珠這個時候，正在馳騁得非常快意，聽不見如龍的呼喚。如龍叫了她數十聲，她仍然秋風過馬耳似的，一點感覺也沒有，並且更向遠處跑去。如龍急極了，只得邁開他的老腿向前趕他的女兒，好容易一面跑一面叫，纔把碧珠叫住。當碧珠回馬飛馳到如龍的面前時，如龍已經滿頭大汗的氣喘到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喘了半天，斷斷續續的說道：「你……你這野……丫頭！夏營長……要馬……」碧珠沒有等如龍說完，說一聲「知道了！」將馬一夾，就回身向青霜所立的土坡絕塵如飛的跑回去，等到如龍喘定了氣抬頭一望，碧珠又失所在，只見一陣陣的塵土飛揚着向土坡滾去，如龍無法，只好又勉強邁開他那雙又酸又乏的腿，一面罵着「野丫頭」，一面趕快的跑回去。碧珠到了青霜的面前下了馬，向青霜很恭敬的鞠躬說道：「夏營長！請你原諒我騎了你的馬！」青霜微笑的答道：「你的胆子真不小！敢騎我這一匹性子最猛烈的戰馬！」碧珠也微笑的回答道：「我聽說軍營裏有一個迷信，說是戰馬給女子騎過之後，在戰場上那匹馬總是低頭不敢向前的。夏營長！你也有這種忌諱嗎？」青霜聽了，不禁哈哈大笑起來答道：「我絕不迷信這個，難道女子就不是人嗎？難道女子就沒有資格上陣去嗎？在戰場上勇敢不勇敢，完全在於人，那能怪馬？」碧珠見青霜這樣的英偉，豪爽，大方，他的芳心裏，就覺得忽然充滿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熱血，血液的流動不禁快了，呼吸的次數也急速起來，臉上泛了起了一陣紅霞，盈盈的秋波默視

着他！她也不知是敬他呢？還是愛他？她只覺得她被他吸引着而且非常愉快，少女對於初戀的心情大概是如此，碧珠已經莫名其妙地現出了初戀的心情了。青霜見了碧珠這樣活潑，美麗，嫵媚中而帶英爽氣，他的心旌也不覺搖動了起來，他恍惚覺得他全身的細胞都在勸告他道：「青霜！你現在需要一個女人了！」他們默默相對着，馬老頭兒還在遠遠的跑着，秋風正在與黃熟了的高粱微語，白馬搖了幾搖耳朵似乎也想聽他的主人對異性說第一句情話似的望着他們，終於雙方的吸力，還是碧珠的來得大，竟將青霜的手吸動了過去握她的手，青霜握着碧珠的手，微笑對碧珠道：「我很愛你！爲你的騎馬術這樣好，是誰教你的？」碧珠從來沒有聽見過異性對她說過一個「愛字」的，她聽了青霜那句話「我很愛你！」之話後，心裏突然起了一種又驚又喜的情緒，血液流動得更利害，脈搏跳動得更急促，不但臉上更添了幾分胭脂，連手上也變了粉紅顏色。她低着頭，微笑的向青霜送了一個秋波答道：「我的馬術不好，也沒有人教我，還要請夏營長指教！」青霜答道：「這很容易的，我明天買一匹馬來送給你，有空的時候也可以教教你，並且可以教你在馬上放槍。」碧珠聽了，心裏真是樂不可支，連忙說道：「謝謝你！夏營長！你明天就起頭教我騎馬打槍罷！我願做你的學生！我願做你的護兵！我願跟你去殺敵！我願做第二個花木蘭！」碧珠這個時候已經被熱情和幻想鼓動着，盡量的將她的心曲流露出來了！青霜看了一看手鏢，又望一望馬老頭兒，見他還在遠遠一步一步的向七坡走着，青霜就對碧珠道：「時候不早了，我要回營部去派人來替你的父親收割高粱，我們明天再見罷！」

青霜說畢，上了白馬，就如飛的跑下土山坡進城而去。等到青霜的人影馬影，已經在視線外，碧

珠仍是若有所失的站在土坡上悵悵的望着。『碧珠！你幹得好事！』一陣惡吼的聲音，從碧珠背後發了出來，碧珠回頭一看，只見如龍坐在一塊石上，紅漲了面，一手推着腿，一手指着她大罵，如龍這回可真生氣了，如龍一面喘着氣，一面向碧珠罵道：『你怎麼連一點規矩也不懂，隨便拿人家的馬來騎！你看，你把夏營長氣跑了！好在夏營長是一個好脾氣的人，別的軍官保管要打你一百軍棍！你……你這個野孩子！害得我……幾乎把老命也跑掉了！』

碧珠一面跑到她父親背後，替他推腰，一面笑迷迷的讓如龍罵她不作一語。她等如龍罵够了，氣也喘定了，腿也不酸了，她纔笑迷迷的跑到她父親的眼前說道：『爸爸！夏營長不但不生我的氣，明天還要送我一匹馬呢！』如龍聽了，不覺由微怒而轉為歡悅，但是嘴裏仍說道：『這就是夏營長討厭你，怕你再騎他的白馬，所以纔說另送一匹馬給你！』碧珠拉着如龍的手說道：『爸爸！夏營長的確沒有討厭我，他還拉着我的手說他很愛我呢！』如龍聽了碧珠這一段話，不禁又引起了老人的幻想了！

如龍對於青霜，早已十分欽敬的，他聽見碧珠說青霜很愛她，他就由欽敬青霜的心，一轉而為愛青霜，同時他的心中起了一種想像上的快感，他想如果得了青霜這樣的人做女婿，這是多麼光榮而幸福啊！他想到這裡，就微笑的對碧珠道：『我想夏營長不見得會愛你這樣的野丫頭？』碧珠答道：『真的！他說他很愛我的馬術，他還要教我騎馬放槍呢！』如龍聽了，拈鬚很自得的說道：『不錯，會騎馬放槍的纔配做我雙槍老馬的女兒啊！』他們父女二人，正談着話，只見遠遠約有一排徒手背負大刀的兵士向馬寨莊走來，碧珠見了，指着遠來的兵，對如龍說道：『爸爸！你看那些兵也許是夏營長派來

雲風的上洋平太

幫助我們收割高粱的！」如龍站了起身一望；果然有一排兵向着馬家莊而來，他就連忙與碧珠下了土坡迎趕上去。他們回到了馬家莊的村頭，那排兵也剛剛的走到，如龍笑容滿面非常恭敬的向那一排兵的排長問道：「各位弟兄是夏營長派來幫我們收割高粱的嗎？」排長也很有禮的答道：「你是馬老先生嗎？我們奉營長的命來幫助你老的」，如龍聽了，連忙點頭答道：「我就是馬如龍，今天太勞駕各位弟兄們了！」如龍於是一面將村邊的幾十畝高粱地指點給排長看，一面又叫碧珠去燒茶買煙來招待那一排的士兵，那排長下了命令，各兵士取出背上的大刀分頭進了高粱地去之後，便對如龍道：「馬老先生！你別張羅了，茶煙我們都不要，我們只是純粹的替人民服務，就是開水也不敢擾人民一口的，這是夏營長的命令，我們是不敢違抗的！」如龍聽了，茶煙招待的事，只得作罷。當士兵們忙着替馬老頭兒收割高粱的時候，附近的鄉民，都紛紛的跑來看，都覺得這種兵士替人民服務的事，是一種破天荒的舉動，於是也就紛紛的交頭接耳談論起來；有些說夏營長是馬老頭兒的親戚，所以纔肯幫忙，有些說幫忙之後是要人民的錢的，那排長聽了鄉民的誤會，就對那些鄉民演說，說明他們軍人幫助人民的真意，是純粹的服務，誰都可以請求幫助的，鄉民聽了，於是張三也請求修理豬圈，李四也請求蓋間牛棚的，紛紛向那個排長請求，那排長都一一的記了下來，預備回營部報告之後在下星期日來替他們幫忙。不到兩點鐘的時間，幾十畝的高粱已經收割完畢，並且替如龍搬到了家裏，那排兵就於鄉民歡呼聲中，高唱軍歌整隊回營去了。

碧珠自從見了青霜之後，心中若有所失，而又指不出失了什麼東西，心中似乎有一條絲在牽着，

但是又總摸不着那條絲在那裡，懷春的少女，在初戀期間，被她所心愛的人兒奪去了她的芳心的時候，都是好像失了靈魂似的。碧珠當然也不能例外了。當晚，碧珠與如龍，父女之間，各人懷着各人的想像，彼此的神情，比往日也格外來得高興，吃完晚飯之後，碧珠獨自回到她自己的房間去，她推開茅窗，放進了一床明月，她換了睡衣，倒在床上，她疲倦極了的身體，雖然極力催促她早些到黑甜鄉去休息，可是她的情絲綉緒却替她織就了一個幻想的愛情世界，要她去細細的玩賞，因此，她就展轉反側的不能入夢了。窗前的明月，也好像愛惜這個懷春少女，不忍再放出她的銀光來撩動她的芳心似的，也就姍姍的躲到烏雲裏去，碧珠於朦朧恍惚似睡非睡之中，覺得她正在窗前玩月，而月兒忽然的被一片烏雲來遮住，她很愁悶的，就唱起了一首烏雲遮月詞來了：

『停杯不舉，停歌不發，佇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了通天障礙！烏絲拈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仔細看，嫦娥體態！』

碧珠的歌聲剛剛歇了，她忽聽見一個男子在她的窗外也唱起歌來，她定睛一看，那個唱歌的不是別人，正是她所心愛的青霜在月光下唱着相思曲：

『人人都道相思苦，儂不相思，也沒相思侶。苦到孤懷無定所，看來還是相思愈。天若憐儂天應許，儂願相思，可有相思女？倘得相思恩賜與，相思到死無他語！』

碧珠見了青霜，就連忙從窗口跳了出去，青霜也急忙的迎上去，他們很熱烈的擁抱着。忽而他們在荒郊試馬，忽而他們在戰場殺敵，忽而隆隆的砲聲震耳欲聾，碧珠被槍砲聲驚醒了她的黃金好夢。

太平洋上的風雲

，原來天已亮了，如龍正在拍着她的門，說是夏營長派人牽一匹白馬來送給她呢。碧珠從夢中驚醒，聽說青霜已經叫人替她送了一匹馬來，她連忙披衣起床，稍爲將頭髮梳掠了幾下，就開門出去，到了大廳，只見如龍正和一個營部派來的一個護兵模樣的人談着話，那護兵見了碧珠就很恭敬的說道：『夏營長叫我送一匹馬來，還有一封信給馬姑娘』。說着就從衣袋裏將信取出遞給碧珠，碧珠連忙拆開一看，只見信上寫着：

『送上白馬一匹，聊供馳騁。此馬雖非東市之駿馬，他日『萬里赴戎機』時，想亦能『關山渡若飛』也。此致碧珠姑娘，夏青霜 八月十五日』

青霜這封信，雖是寥寥數語，然字字都是針對碧珠的心事，性情，興趣而發的。碧珠看了這封信，而又想起了夢中情景，心中不禁羞喜交集，呆呆的看着那封信，說不出一句話來，如龍見了他的女兒，這樣的情形，而又不知信上寫些什麼，他就很驚奇的問道：『夏營長的信上，寫些什麼？大概罵你昨天的頑皮無禮罷！』碧珠被父親這樣一問，她就連忙將信遞給如龍道：『你看是不是罵我』如龍雖然認識幾個字，將青霜的信看了半天，也不知他說些什麼，他笑了一笑說道：『我明白了！反正是寫些他罵了你，不叫我知道的話！』碧珠聽了，不禁失聲嗤的笑了出來，碧珠隨即對那護兵道：『請你回去對營長說，我很多謝他！』護兵答了一聲是！便走了。碧珠與如龍也跟着出門口來看那匹白馬，那白馬好像是歡迎新主人似的，在桑樹下搖一搖尾巴嘶嘶的叫了起來。碧珠一看，那匹白馬簡直是她昨天所騎的那匹白馬，她不禁歡喜到失聲叫了起來：『這匹就是夏營長自己的馬啊！』如龍聽了，接着

便道：「我說你昨天騎壞了他的馬，他生氣起來，所以連忙也不要了！你還騙我，說他愛你？」碧珠聽了，却不反駁如龍，她知道她的父親是一個心裏認輸而口頭不肯認輸的人，她也看出她的父親是很歡喜她和青霜接近的，她斜倚着那株老桑樹，如同昨日一樣，在那裡沉思，默默不作一語，只見她由沉思而慢慢的轉為歡笑，由歡笑而轉為狂喜，由狂喜而轉到流淚，她這個時候對於青霜，已經是到了感激涕零的狀態了。她不知忽然又受了什麼一種思想的刺激，她解開了白馬，對如龍說了一聲，「我去找夏營長去！」便騎了馬如飛的跑去了！碧珠騎了白馬出了馬家莊，趕上了那個護兵，問了營部所在的地點後，就如飛的跑去，颯颯的秋風，送着輕快的馬蹄，一會兒碧珠已經到了青霜的營部，碧珠向傳達說明了來意，傳達兵告訴她夏營長還在操場裏，她也不管軍營的規矩不准女子隨便到操場去，她又騎了馬向操場跑去，她到了操場，只見青霜正站在講話台上，很慷慨激昂的對着他的士兵講着世界大勢及太平洋風雲的險惡：

『……我希望你們大家記着！一千九百三十六年，是我們國難最嚴重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整個錦繡山河，有一半要化為焦土！我們神明華胄全體都要被惡魔所蹂躪；有些做了戰神的魚肉，有些做了惡魔的奴隸，有些作了沙場上的國殤，有些變了溝壑中的餓鬼！說什麼功名，說什麼富貴，說什麼幸福，說什麼恩仇，說什麼得失，一切的一切，盡都化作了塵埃！盡都化作了焦土！只有硝煙籠罩着天空，只有碧血染紅了衰草，只有青燐照耀着白骨，只有黑鐵鑄成了墳墓！所有的笑聲都從人間消失，所有的希望盡都變成煩惱，所有的理智盡都變成瘋狂，所有的意志盡

雲風的上海平太

都變成了衝動！無謂道德，無所謂仁義，無所謂慈悲，無所謂博愛，無所謂自由，無所謂公理！只有自相殘殺！只有弱肉強食！弟兄們！太平洋已經在發狂似的怒嘯！長白山頭已現了惡魔的陰影！我們已經在危巢之下，我們已經在沸鼎之中，我們已經在火藥庫之上！我們的東北，就是東方的巴爾幹，就是太平洋大戰的導火線！弟兄們，我們用不着哭泣，用不着悲哀，用不着羞恥，用不着憤恨！我們只有聯合世界上正義的國家，爲世界和平與惡魔血戰！我們只有流血到最後一滴！我們只有奮鬥到最後一息！弟兄們！爲求民族的生存，只有民族的自助！爲求世界的和平，只有國際的互助！我們由個人的自強自助而達到民族的自強自助！由民族的自強自助，纔能與狂暴的惡魔互競，纔有資格與世界的正義國家聯合互助！我希望大家認清楚將來悲慘的前途！明白了現在應盡的責任！」

青霜對士兵訓話完畢，回頭一望，只望見碧珠躲在白馬之後，偷偷的以衣角拭眼淚，青霜那段慷慨激昂，忠勇壯烈的訓詞，已經將她柔弱的芳心震動到不由自主的流起眼淚來了！青霜因爲在操場上，不便過去招呼她，他就吩咐了一個護兵過去對碧珠道：「夏營長請你到營部裡去坐！」碧珠聽了，望一望青霜點了一點頭，就跟了護兵到營部而去，如龍不知碧珠找青霜幹什麼，他恐怕她又鬧頑皮，所以也連忙趕到營部而來，可巧正遇着護兵領碧珠到營部的門口，碧珠見了如龍連忙說道：「爸爸！夏營長還在操場上，他叫我先到營部裏坐」。如龍見碧珠面有淚痕，心裡覺得很奇怪，他暗自忖度，也許是青霜真的責罵了她把她罵哭了吧？但是又不好當着護兵的面前問她。那護兵知道了如龍是碧珠的

太平洋上的風雲

二二

父親，也就一併把他們父女招待到營部裏去。如龍父女在營部的招待室裏坐了一會兒，聽見雄壯的軍歌自遠而近的唱着：

『潑血染白山，投鞭斷黑河！團結復團結，萬衆心一顆！神洲是吾土！守土有責責非他。中華是吾國，衛國天職天賦我！封豕長蛇伺我前，枕戈待旦齊枕戈！君不見！太平洋！駭浪驚濤千萬丈！一旦風雲幕地來，頭顱笑擲沙場上！頭顱笑擲沙場上！！』

這正是早操已畢，青霜領着他的幾百健兒唱着軍歌回營了。如龍與碧珠見了青霜，就連忙致敬，青霜也就笑容滿面的携了如龍的手說道：『請到我房裏坐罷！』他們到了房裏坐下，青霜除了武裝帶掛到床頭的壁上，碧珠如龍順着他去掛武裝帶的方向望去，只見他的行軍床後面的壁上，掛着一把大刀一枝手槍，伴着一副對聯，對聯上寫着：

『萬里風雲三尺劍，一腔血淚半囊詩。』

如龍向青霜道謝了他昨天帮忙的盛意後，一面又替她女兒向青霜道歉。青霜只是微笑，碧珠也微笑着望着青霜。如龍說完了話，碧珠突然站起來對青霜道：『夏營長，你怎麼把你自己騎的馬送了給我！我實在不敢受！』青霜微笑的答道：『我那匹馬回來之後，在馬棚裏很不安靜，我看牠好像是很願意和你作伴似的，所以我纔把牠送了給你！』碧珠是一個聰明的人，聽了這話，自然領會了這話的深意，她想起了夢中的情景，覺得他的話更有滋味了。如龍聽了青霜對碧珠所說的話，心中也明白了幾分，不禁也拈鬚微笑了起來。隨即對青霜道：『今晚是中秋佳節，如果夏營長賞臉，就請到舍下喝兩

雲風的上洋平太

杯罷！」青霜答道：「好的！但是你可不要太張羅，我纔敢到您府上去。」碧珠聽了，心中暗喜，也就揮口說道：「夏營長！您歡喜什麼就請您告訴我，我好替您預備。」青霜答道：「我歡喜聽你唱歌。」如龍半似謙遜而又半似自傲的說道：「碧珠在濟陽同澤女子中學念了一年書，只學會了唱幾個洋歌，她在暑假回家之後，我沒有一天不是聽她像鳥兒似的叫得人討厭。」青霜知道碧珠歡喜音樂，心裏更加高興，隨即說道：「音樂的確是最好的東西，我沒有事的時候，也好拉胡琴來消遣。」如龍聽了連忙說道：「我們可說是同好了！我也是最歡喜拉胡琴的，我家裡有一個很好的胡琴，今天晚上我們來拉胡琴賞月罷。」他們正閒談着的時候，碧珠忽見青霜的案頭擺着一個戎裝的照片，她以爲是青霜的照片，她就對青霜道：「夏營長！你那照片在那裡照的？」青霜聽了就將案頭的照片遞給她道：「這不是我的照片，這是我的拜把兄弟何勁草的照片，他現在長春當營長，這個相片剛從長春寄來的。」碧珠拿起勁草的相一看，雖然也長得很英武，但是總覺得有一點不順眼似的，青霜見碧珠在邢裡仔細看勁草的相，他就微笑道：「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你看他的相怎樣？」碧珠將相片遞回給青霜答道：「他的相貌沒有你好！」如龍也把勁草的相拿來看了一會兒對青霜道：「我雖不會看相，但是我見的人多了，我覺得何營長是一個橫死之相！」青霜笑道：「當了軍人，是免不了橫死的，不管橫死也罷，直死也罷，只要死得有價值便是了！馬老先生！你看我的相怎樣？」如龍還沒有開口，碧珠就搶着答道：「夏營長是一個長生不死之相！」青霜聽了哈哈的大笑起來說道：「我對於生死是看透了的一！我時時存可死之心，但是步步却作求生之事！我覺得現在大多數人都是時時存怕死之心，然而步

雲風的上洋平太

步却作喪生之事的，他們實在是愚蠢得可憐！」他們三人再開談了一會兒，如龍恐怕青霜有事，就與碧珠一同向青霜辭回去，青霜送出營部門口，看着他們父女走遠了他纔進去。到了中秋節的晚上，青霜騎了馬，帶了一個護兵，踏着如銀的月色，便如約到了馬家莊，如龍與碧珠早已在村頭等候，青霜見了如龍與碧珠就連忙下馬，將馬交給了護兵叫他在村頭等候，便與他們父女二人步行向馬家而去，到了馬家門口，只見老桑樹的底下擺着一張方桌，上面已陳列着許多酒菜菓餅，桑枝上掛着一把胡琴，月光從桑葉間灑在桌上風吹葉動，金光在桌面上搖曳着，一陣陣的秋風，帶來了斷續的歡笑聲，鼓樂聲，與炮竹聲，那夜月色，分外空明，月姐好像知道明年中秋所照的遼河已非故土似的，所以特別的放出清輝來供人們的留戀。他們三人的心裡却恍惚覺得有一種『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感覺，因而更覺得『月到中秋分外明』了！他們三人在桑樹下賞月，吃到酒酣耳熱的時候，如龍問青霜道：『夏營長！你有幾位少爺？』青霜不知如龍這一問是含有深意的，聽了哈哈的大笑起來，碧珠自然也着急的聽他的回答，青霜笑了半天帶着三四分的酒意答道：『我的兒子多得很呢！』碧珠心裡突然的跳了一下，扭捏了一會兒問道：『究竟多少？』青霜答道：『三百多！』碧珠與如龍聽了也大笑起來，青霜又接着說道：『林和靖以梅爲妻以鶴爲子，我夏青霜却以馬爲妻以兵爲子了！』他說到馬字的時候是望着碧珠用特別重的聲音說的，如龍是不懂『梅妻鶴子』的典故的，因此對於『馬妻兵子』的意義也不甚了了。他只是笑着舉起酒杯向青霜道：『說得妙！我敬您三杯！』青霜與如龍對喝了三杯之後，回身對碧珠道：『你說預備唱一首歌給我聽的，就請你唱罷！』碧珠聽了，隨即轉身在石檯上，將她所預備的新歌

太平洋上的風雲

集拿起對青霜道：「夏營長！我不知你喜歡聽那一首？」青霜一手翻着歌集一面答道：

「我翻到那一首，就唱那一首罷！」他將歌集翻開，正是一首新的情歌，叫做「理想的情人」的，青霜看了便很高興的道：「就唱理想的情人罷！」碧珠故意的推辭道：「這首不好聽的，不如唱綿綿的愛罷！」青霜答道：「唱了這首，再唱那首兩首我都歡喜聽。」如龍見碧珠故意推宕，說道：

「討厭你唱的時候，你就偏要唱，歡喜你唱了，你又偏不唱！，女孩子就是天生成的這種古怪脾氣！」碧珠被她父親這樣一激，就努起嘴來似帶撒嬌的樣子答道：「我唱了，爸爸你也得唱回一段武家坡，可不能白聽！」如龍點頭笑答道：

「好！好！你老是敲爸爸的竹槓！你唱罷！」

碧珠於是就放開珠喉唱理想的情人了：

「你是理想的情人！我愛你高貴的靈魂！我不要黃黃的金，白白的銀，只要你那顆赤裸裸的心！吻罷！這是香甜的唇！抱罷！這是清白的身！只願我們倆啊！永遠的相愛相親！接受我純潔的愛啊！珍重我熱烈的情！，縱使到了海枯石爛，我甘願爲你一切犧牲！情人！你是理想的情人！」碧珠唱完了。

青霜端了一杯酒對碧珠說道：「唱得好！這是一杯謝酒，喝了潤潤喉，再請你唱綿綿的愛！」碧珠在青霜的手裡喝乾了那杯酒，說了一聲謝謝，她咳了兩聲正欲再唱時，如龍笑對青霜道：「現在讀了洋書的女孩子，盡歡喜唱這些的啦，麼啦，啊啦，的情歌，我聽了有點不順耳，夏營長，你歡喜聽

嗎？『青霜只是微笑的不答。碧珠聽了如龍的話，故意裝作生氣的樣子道：『我不唱了，反正你聽了不順耳！』如龍笑着過去撫碧珠的背道：『別生氣！唱罷！爸爸在年輕的時候也是歡喜聽這些歌的。』碧珠忍不着笑，嗤的一聲笑起來，她隨即站了起身說道：『你們都不愛聽，我就唱給月亮聽。』她就真的對着月亮唱起綿綿的愛來了：

『綿綿延延，悠悠久久，這是宇宙的神秘，這是神秘的宇宙！看那閃閃的繁星吻着圓渾渾的地球！看那炎炎的紅日伴着彎彎新月爲偶！地久天長！天長地久！是誰安排這樣的因緣！綿綿的愛啊！萬古不朽！綿綿的愛啊！萬古不朽！

林林總總，怪怪奇奇，這是神秘的世界，這是世界神秘！看那青山戀愛着綠水！看那碧雲擁抱着紅樹！看那彩蝶兒成對滿天飛！看那蜜蜂兒酣睡花心裡！是誰留下這樣的生機！綿綿的愛啊！萬古如斯！綿綿的愛啊！萬古如斯！

鷓鴣鏢鏢，我我卿卿，這是神秘的人間，這是人間的神秘，看那明月樓頭，心心相印！看那夕陽窗下，默默相思！看那赴湯蹈火，升天入地！看那夢寐不忘，山盟海誓！是誰教下這樣的恩情！綿綿的愛啊！萬古如此！綿綿的愛啊！萬古如此！

碧珠唱完了『綿綿愛』之後，青霜拍掌讚道：『這首歌真好！的確，宇宙間只有一種綿綿的愛！戀愛，恩愛，友愛，慈愛，敬愛，博愛，雖然表現的形式不同，根本就是這種綿綿的愛力在那裡吸引着，維繫着，鼓蕩着！我今天發覺了一種新的意義，我們軍人的天職，就是以武力來保護這神聖的，純

雲風的上洋平太

潔的，偉大的，維持全宇宙全人類的生存的愛力！凡爲個人的局部的私愛而損害侵犯他人純潔的愛，偉大的愛的人，就是魔鬼！我們就應當剿滅他！擾亂國家的安寧，侵犯世界和平的，就是最大的惡魔！惡魔只是歡喜吃人的血肉！毀人的幸福！他們的心理只有妬忌，憤怒，怨憎，仇恨，兇狠，殘忍……」青霜正在血液沸騰，口沫飛濺的說着，在離他有二三百步遠的枯樹上，有一隻貓頭鷹在那裡吼！吼！吼！的叫了起來，似乎是反對青霜的話似的，青霜隨手拔了手槍向牠打去，只見那貓頭鷹應聲而落。青霜拿着手槍笑對如龍父女道：「我將來殺惡魔就如同殺這貓頭鷹一樣！」碧珠連忙向樹林跑去，將貓頭鷹拾了起來高舉着大聲的說道：「這貓頭鷹還沒有死啊！」如龍聽了，手裡有些發癢，就對青霜道：「請你把手槍給我，待我這『雙槍老馬』結果了那惡鳥的性命罷！」青霜就把手槍遞給了他，如龍拿了手槍高聲對碧珠道：「你把那鷹高舉起來不要動！」碧珠聽了就遠遠的立定雙手將貓頭鷹高舉，只聽得砰砰兩聲槍响，那鷹的頭上中了兩槍，青霜的護兵聽見槍聲，連忙過來看，碧珠就將夏營長打鷹的事告訴了他，並將鷹交給了護兵，她到池邊洗了手後就回到桑樹下，她回來只見青霜在那裡拉着胡琴，如龍正在唱着武家坡：

『一馬離了西涼境……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

碧珠見他們正在一拉一唱忘形似的快樂，她就悄悄的回到她自己的坐位上，一面吃着瓜子，一面微笑的望着他們，她心裡想：青霜這樣文武雙全，襟懷瀟灑而又有血性熱情的軍人，實在是少有的，她由敬生愛，她似以愛戀人的心愛他，又似以愛父母之心愛他，也似以愛兒女的心愛他，簡直說不出

而且也分不開她愛他的深情是什麼狀態了！當青霜拉完了胡琴，她就連忙去打了一把手巾，端了一杯茶過去給青霜笑對他道：『你累了罷！我們到村外去散散步好嗎？』青霜擦手，喝了一口茶，笑對如龍道：『你贊成你女兒的提議嗎？』如龍答道：『你們先走一步，我收拾了東西隨後就來。』如龍是久經世故的人，當然明白他們的情形，給他們一個談心的機會了。碧珠聽了她父親回答青霜的話，雖然高興然而又似不好意思的，她就對如龍說道：『讓我來收拾東西！爸爸你先陪夏營長出去散步罷！』如龍笑說道：『我怕你偷吃了我愛吃的月餅，還是請夏營長先把你這隻饞嘴貓帶走罷！』說得三人都大笑了起來，在笑聲中碧珠與青霜已經肩並肩的步着月色出馬家莊去了。

天上照着的月兒是這樣的皎潔！地上坐着的人兒是這樣的熱烈，如鏡一般明靜的小溪的水影裡，有一對愛人的倩影在倒影着。那雙倒影山肩並肩的坐着，慢慢的變做了頭並頭的靠着，又慢慢的化成了心對心的抱着！溪裡的魚兒也羨慕到跳躍起來，波動影亂，影兒也簡直分不出一個或兩個，只見浮光耀金一陣一陣將那影兒搖蕩着！這個時候碧珠與青霜已經是陶醉在愛的懷裡，一顆心靈印着了一顆心靈，一腔熱情換取了一腔熱情了！他們這一對處男處女的初戀，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他們更寶貴更純潔更神聖的東西了，他們那兩顆赤裸裸的心靈中，只是藏着純潔的愛情和活潑的生命！碧珠斜倚在青霜的懷中，頭靠他的肩上，眼望着明月，口中柔聲的唱着：

『明月！明月！願你常圓不缺，你是這樣的溫柔！你是這樣的皎潔！』

青霜抱着碧珠也似有心無心很輕鬆的微唱着：

太平洋上的風雲

「明月！明月！爲甚時間時缺？你圓啊，我愛你團團的玉貌，皎皎的光輝！你缺啊，我愛你盈盈的眼波，灣灣的娥眉！」

碧珠與青霜又一齊的合唱着：

「明月！明月！惹起了相思！牽動了的情絲！；情絲永不斷·相思願到死！」

他們所唱的這首『月兒詞』是東北很盛行的民歌，他們在中秋之夜熱戀之中唱來，更有滋味了！忽然一陣秋風吹來了一陣脚步的聲音，只見如龍領了一個營部裡的傳達兵挽着一盞馬燈匆匆的走來。青霜與碧珠就連忙從溪邊的石上站起，傳達兵見了青霜立正行禮之後報告道：「報告營長！這是瀋陽剛送來的公事！」說畢即將公文遞給青霜，青霜連忙拆開公文，傳達兵提起馬燈照着，青霜仔細在看，如龍與碧珠不知公文內說些什麼？，又不敢問他，只有心如轆轤似的在旁邊着急。青霜看完了公文，對傳達兵道：「你去叫我的護兵把馬牽到這兒來！」傳達兵答了一聲『是』爲禮後就匆忙的走去。碧珠這個時候可再忍不住了，便向青霜問道：「你要回營部去嗎？發生了什麼事？」青霜只是笑而不答，一會兒護兵將馬牽了過來，青霜向如龍道謝了叨擾他的盛情之後，回身握着碧珠的手說道：「在這裡我沒有機會教你騎馬打槍了。明天八點我們在車站上再見面罷！」說畢他就騎了馬走了。如龍與碧珠只得懷着滿腹猜疑，父女二人踏着月色慢慢的歸去。碧珠回到了自己的房間睡在床上，不曾合眼的猜想了。一夜青霜究竟有什麼事？她所得到的，就是乍相逢而又匆匆離別這一點，她想到這裡不禁黯然的哭了！青霜回了營部，即時下令於各連長於明日八時齊集錦州車站。他下了命令之後，即寫一封信回

家向他的母親報告，他已經奉命升了團長，明天就要帶部隊回瀋陽去。他寫了家信之後，又給他的把兄弟何勁草寫一封信，告訴他最近的狀況，信後除寫了些勉勵勁草努力作一個模範的愛國軍人之話外，並且附寄一首中秋感懷：

『八月中秋夜，清光兩地同。魂縈千里外，夢破五更中。飢溺思由己，興亡責在躬。忍教遼水畔，敵騎滿關東。』

青霜是篤於情的人，在他的心中，有三個是他所最愛的人，一個是他的母親，一個是碧珠，一個便是何勁草了。他寫完了信，又將馬如龍送給他的那條人參包好，也一並寄到長春去給勁草。到了第二天，青霜率領了一營兵到了車站，車站上已滿滿的擠滿了歡送的人，原來青霜升團長的消息，當地的報紙已經將他登載了出來，錦州的各界人士，對青霜的感情是很好的，知道了這個消息，就自動的來歡送。如龍與碧珠知道了這個消息，自然比別人更來得高興。當青霜到了車站時，幾千民衆，都一齊高呼起來，跟着就有幾個民衆代表走上前，如龍也是代表之一，將一面寫着：『國家干城，人民父母』的旗幟，和許多犒賞士兵的東西，恭恭敬敬的獻給青霜，青霜接受了民衆的敬意之後，便站在月台上向歡送的民衆說道：

『各位親愛的同胞！你們對我的盛情，我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慚愧！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各位，我們只有將我們的身，我們的心，我們的性命，整個兒獻給各位同胞！謀同胞的幸福！你們有恥辱，我們就以血來洗盡他！，你們有憂愁，我們就以汗來滌淨他！你們有患難，我們就以性命來排除他。』

！爲你們的自由，爲你們的幸福，我們絕不回頭，絕不退後！我們今天雖然是回瀋陽駐防，但是我們的夢魂是時常縈繞着錦州的！不但錦州，整個中華的錦繡河山是我們靈魂夜夜所繫戀的！」衆人受了很深的感動，都一齊拍起掌來。掌聲歇了，如龍在衆人叢中高聲的說道：「夏團長是我們中國從來所沒有的模範軍人！我們只希望有多幾個好像夏團長這樣的軍人，中國就可以強了！」衆人也跟着發了一陣歡呼的聲音，火車的汽笛也嗚嗚的响了，青霜連忙向衆人爲禮道別，便上火車而去，衆人等火車去遠了方纔散去，碧珠與如龍一直等到連火車所噴出的黑烟也在天空中散盡時方出車站。碧珠含着一包別淚悵悵的走着。

如龍見他女兒這樣的情形就安慰她道：「你的暑假也快滿了，你明天也搭車回瀋陽去罷！」碧珠擦了眼淚點了一點頭。如龍又問她道：「你今天爲什麼不對夏團長說一句話？」碧珠答道：「我恨他！」如龍很驚異的問道：「爲什麼恨他？」碧珠只是悵悵的走着不答。在火車中，青霜的護兵交一封信給青霜道：「這是馬姑娘給團長的信。」青霜在車上正在懷疑碧珠爲什麼沒有一句話對他說，他心裡想：難道我昨晚沒有將消息告訴她，她就生氣嗎？他不知信裡說些什麼？就連忙拆開來看。

青霜拆開那信來看，只見上面寫着寥寥數字。

『青霜哥！唉！我不知向你說些什麼話纔好？我恨你！恨你！……………我恨你和我相見得這樣遲，而又別離得這樣快！唉！……………不知寫些什麼了！我的暑假快滿了，大約在明後天我也回瀋陽，再見罷！……………祝你旅途中平安！……………恨你的碧珠』

青霜看完了碧珠這封信，心裡十分高興，他由她信上所寫的幾個『恨』字上着想，已經領悟她愛他之情是十分的深了。青霜回到了藩陽，見過了長官，便率領了一團兵，駐紮在北大營裡。他回到了藩陽之後，日日感受日人侵略的刺激愈多，他就愈感覺他的責任愈大，他對於士兵的訓練愈發加緊。他訓練士兵的精神，完全是以『愛』爲出發點，先使他們知道愛東北，愛中國，更進而博愛世界上的一切人類。他鼓吹着民族之『自助』，『自救』，『自衛』，而並不是希望以嫉恨之火燄燃燒偏激的愛國觀念，也不是固意煽動仇害的情緒而建樹一種英雄主義的人格。他只是以慈悲的心願，熱烈的同情，理智的手腕，來訓練士兵使之成爲一種堅強的武力以自救救人，自愛愛人，他認定：『人生只有建築在博愛與互助的基礎上纔有意義，生存只有努力於自強自救的活動纔有價值！』他的思想是綜合了儒家的智仁勇，佛家的悲智雙圓，耶穌的博愛平等的精神的結晶！他的一切行爲，完全就是本著這種的思想而出發的。有一天他接到了如龍一封信，信上告訴了一個令他很憂愁的消息，就是說碧珠自從車站送別之後，就大病起來，病中時常作嚔語的叫他的名字，希望他能到錦州去看她。在事實上，他是不能去的，他就回了一封信，並附寄一首詩去給碧珠：

『萬里風雲自此行，好從水火救蒼生。迴天孤願無成敗，亂世功名有重輕。脉脉相思今夜夢，依依懷抱故人情。沙場百戰歸來日，地老天荒月下盟。』

他寫完了信，就叫護兵拿去寄了。在這個時候，忽然電話鈴响了，他就忙去接電話，這個電話是從西門外，他曾經在畢業時與衆同學痛飲過的小酒樓裡打來的。只聽得那邊的電話向他問道：『夏園

雲 嵐 的 上 洋 平 太

長！你認得我的聲音嗎？」青霜一聽那聲音很是熟識的，但是一時想不起是誰？答道：「你的聲音很熟，你是誰？」那人笑答道：「你升了團長之後，就連你最好的朋友也忘記了嗎？」青霜這回可聽出來了，乃急問道：「你是勁草嗎？什麼時候來的？」勁草答道：「我剛從長春到這裡，一到就打電話給你，你有空嗎？請到松雪齋來談談罷！」青霜聽了連忙答道：「有空，我馬上就來！」說畢放下電話，騎了馬帶了一個護兵就趕到松雪齋去，他見了勁草，隔別了二年多的把弟兄，自然是非常高興，他一看勁草也穿着團長階級的制服，他就問道：「老弟，你什麼時候升團長的？爲什麼不告訴我？」勁草答道：「我是前星期升的，我寄了一封信到錦州去你沒有收到嗎？」青霜答道：「我是在前星期離開錦州的，想必我寄給你的信，你也沒有收到了，我也是前星期纔升團長的。」勁草笑道：「我們升官也同時，真是巧極了！」青霜問勁草道：「你到瀋陽來有什麼公事？」勁草答道：「公事大得很！我們坐下來細談罷！」他們坐下，隨便寫了幾樣菜之後，青霜又追問勁草道：「請你詳細的告訴我，你此來有什麼特別的任務？」勁草答道：「我是來報告萬寶山中國農民與朝鮮農民衝突的真相的。」青霜聽了，就聚精會神的將坐位拉近勁草一點說道：「東北的朝鮮人問題，實在是最嚴重，最惹糾紛的問題。我對朝黨人是很可憐他們的，我曾經做過一首亡國哀曲，叫做『哀朝鮮』的來憑吊他們啊。」勁草笑道：「我對朝鮮人的態度却和你有些不同，請你將哀朝鮮的曲說給我聽之後，我纔表示我的真正態度。」青霜答道：「哀朝鮮曲我是前幾年所作的，現在恐怕記不全了。」勁草聽了，却無論如何的都要迫青霜將那曲說給他聽，青霜被迫不過，於是一面想一面的說着：

『鴨綠江頭，嗚咽潮聲吼！不堪回首，亡國日八月念九！昔日三韓古國，今已江山非舊！可憐王宅歸新主，文武衣冠盡楚囚！太陽旗天際飛揚，大極旗無地藏收！說什麼富貴？說什麼恩仇？覆巢之下，盡作了他人魚肉！知否？知否？嗚咽潮聲爲甚狂吼！流不盡的憂愁！洗不淨的悲哀！悠悠蒼天！黍離麥秀！昔日三韓古國，到如今，只剩得荒烟蔓草，亂鴉斜日，幾株歷盡興亡衰柳！安重根萬古流芳，李完用千秋遺臭！』

勁草聽完青霜所念的哀朝鮮曲後，悵惘了一會兒，說道：『朝鮮人雖是可憐，但是，他們甘爲他的仇人作鷹犬做侵畧滿洲的先鋒隊，來危害我們東北同胞的生存，而他們的自身，結果還是成了一種犧牲品，這又愚蠢得可恨了！』青霜答道：『我總覺得種種的不是，全部在鷹犬的主人，而不應獨責鷹犬的。』勁草還想辯論時，青霜急止着他道：『這些閒是非不必說了，請你將萬寶山事件的真相告訴我罷！』勁草喝了一口茶很鄭重的說道：『萬寶山是一個小村，在長春北面十八英里的地方，和伊通河旁邊的低濕地相毗連的，當時有一個中國經紀人郝永德，他用長農稻田公司的名義，從我國的地主手中，租了很多的田地，後來他就將他的租地轉租給了許多朝鮮人，那些朝鮮人爲要引伊通河的水灌溉他們的農田起見，就橫貫了我國農民的地畝鑿築灌溉水渠約有七八英里之長，由他們的租地起一直通到伊通河，同時他們又爲使渠中的水得以充分灌溉他們所轉租的田地起見，又橫跨伊通河築一道堰壩，這些都是萬寶山朝鮮人的強蠻無理的行爲！』

青霜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朝鮮人只知引水鑿渠來灌溉他們所租的田地，因此就強霸橫穿我國農

雲風的上洋平太

民的田地來築渠，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爲，當然是不對的！『勁草接着說道：『可不是，這樣就激起我國農民同朝鮮農民的衝突來了！他們動了公憤就向萬寶山的社局請求制止朝鮮人的損人利己的鑿渠舉動，我們當局認爲朝鮮人橫貫我農民田地來鑿渠，是侵犯我農民的權利，當然是要保護的，那就派警察前去停止朝鮮人的無理築渠的舉動，可是，同時長春的日本領事，也派遣他領館的警察前去保護朝鮮人，這樣局勢就緊張起來了，我當局正在向日領進行交涉，抗議，共同調查的時候，朝鮮人仗着有日本領館的警察協助，更狐假虎威的蠻幹起來，所以到了七月一日，就演成了一幕極大衝突的戲劇來了！』勁草說到這裡，酒菜已經擺好了，他就對青霜道：『我們一面喝着酒一面再說罷！那天衝突的情形，日本報紙故意作驚人的紀載，其實那天的情形，我在場親眼看見，並沒有那樣的嚴重。』勁草與青霜對飲了幾杯酒之後，勁草就很激昂慷慨的說他在七月一日所親眼看見的萬寶山事件的情形了。』

在七月一日那一天，在距離萬寶山二十多里的馬哨口的地方，日本的武裝警察三十多人，在那裡保護着朝鮮農民挖水溝，馬哨口並不在朝鮮人所租地的範圍內的，他們在那裡亂掘我們的民田，自然激動了我們農民的公憤，於是就自動的集合了四百多人，拿起了鋤頭，把朝鮮人所挖的水溝填塞，當時日本警察，就用手槍機關槍向我農民射擊，可憐我們的農民手裡只有鋤頭農具，自然是不能與機關槍抵抗的，所以槍聲一响，他們就四散了，雙方並沒有死傷，這就是當日我所親眼看見的實情。』勁草又接着說道：『日警自從那天槍擊我農民，霸佔我農田之後，一面又增加軍警到了七十多人，由中川義沼指揮，屯土作了一條二里多長的戰壕，向馬哨口架設機關槍，並且侵入馬哨口，佔掘王姓民宅，趕

走附近村民，盡奪了伊通河的船渡，編集朝鮮壯丁一百多名，在日警監督保護之下，積極的築堰鑿渠；一面又利用報紙肆意造謠，挑撥是非，說我們屠殺韓農，壓迫鮮民，遂引起了朝鮮全境慘殺華人的大悲劇，使我們華僑的生命財產受重大的損失！我今天所以特別從長春來，是報告萬寶山的真相並且將日本入想借萬寶山事件作為侵奪我東北的導火線的陰謀的。『青霜聽了，長嘆一聲，悲憤欲絕的說道：『唉！日本早已處心積累的想法侵佔我們的東北了！民國十六年日本的陸相田中義一召開東方會議的時候，早已決定了侵佔的策畧了！可恨我們的同胞！我們的政府，還在做夢呢！』勁草問道：『你何以見得呢？』青霜答道：『田中的奏摺裡已經明白顯露了他們的陰謀了，我把他奏章裡最重要的告訴你罷！』他說畢就在身上，摸出了他的日記來給勁草看，只見日記上寫着：

『我接到了我的同學從東京秘密探得田中奏章的內容的一封信，唉！這是多麼可令人驚心動魄的大陰謀啊！田中奏章中，最刺痛了我的心肝的，就是下列兩段；我現在把他鈔在下面：『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日本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帝國存亡上必要之事也。』竊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既然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及征服支那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服我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尚未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

勁草看完了青霜的日記，沉思了一會兒說道：『日本如果真的實行他們四十年來的一貫的大陸政

太平洋上的風雲

策來侵略中國，征服亞細亞，必定會引起太平洋的大戰了。」青霜答道：「日本人藉口向世界宣傳，說他們人口過剩，食糧缺乏，爲求生存計，不得不向我們的滿洲侵略；這實在是一種欺人自欺的掩飾他們野心的一種假託理由。據我看，我們的東北，已經成了世界的第二個巴爾幹半島，遲早間太平洋的戰禍必定爆發，日本必做破壞世界和平之禍首而強佔我們的東北！」勁草插口問道：「日本侵略我們的東北，究竟有什麼目的呢？青霜喝了一口茶之後答道：「據我個人所見，我們東北是煤鐵大豆，棉花，木材等一切工業上原料的生產地，日本必定要來奪取這原料品的供給地！我們的東北物產豐富，實藏遍地，一切實業正待開發，日本爲推銷他們過剩的工業生產，當然要在東北投資，霸佔東北的商品市場！我們的東北原料既豐富，勞資又低廉，自然成爲世界各國投資的目的地，日本爲實行他們的經濟獨佔主義，決不許其他國家在東北投資，日本爲投資的獨佔計，當然想整個的來佔領我們的東北！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日本大陸政策的迷夢，勢必引起俄國的恐怖，打破國際東方的均勢，而做成世界第二次大戰，故日本爲對俄對美戰爭的準備起見，就不得不先行佔領我們的東北！」勁草問道：「據你這樣說，日本非侵略我們的東北不可了！你看現在萬寶山的事件，會做成他們侵略東北的導火線嗎？」青霜笑道：「欲加侵略，何患無辭！就是中國的馬蹄死了他們日本的一條狗，也可以做成侵略我國的口實的了！」勁草聽了青霜這種幽默的說話，也不禁笑了起來，又再問青霜道：「據你看，日本在什麼時候纔實行佔領我們東北呢？」青霜答道：「今年，民國二十年，也許就要爆發了，反正以現時的緊張的形勢看來，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了！」勁草舉了一杯酒冷笑的說道：「大哥！你何必作杞人憂天，喝

酒罷！」青霜聽了勁草這種澆冷水的說話，心裡不高興，立即站了起來說道：「我寧願中國多生一些愛國的杞人，不願中國多有一些做夢的癡人！唉！大火已經在我們四圍燒起來了，我們中國大多數人還在做發財夢，升官夢，戀愛夢，添丁夢，爭權夢，奪利夢，皇帝夢呢！唉！我們四萬萬人，好像是監獄裡待決之囚！不知死期將至，而仍是睡在惡魔的懷裡大做其黃金好夢啊！雖然有幾個覺醒的人，他們的力太弱了，不能將惡魔打倒，既不能叫醒做夢的人來與他們合力奮鬥，又不能掙脫惡魔的蹂躪，甚而至那些覺醒的人又意見不一，有些主張諂媚魔鬼，有些主張私自逃走，有些主張這，有些主張那，因又自相殘殺起來！唉！……」

青霜長嘆了一聲之後，感情愈加興奮了：他簡直不客氣的教訓起勁草來了：「老弟！我們是在這迷夢裡覺醒的人，我們好像是監獄裡夢醒的囚犯，我們好像是墳墓裡復活的生人，我們好像是瘋狂院裡的神志清醒者，我們好像是病院裡的健全人，我們雖在愁城恨窟中，我們雖在恥辱之國裡，我們應當有自信心！自信能挽救國家大劫難！自信能擔當復興民族的大責任！個人失了自信心，個人的心就是死了！整個民族失了自信心，整個的國魂便憔悴了！沒有自信心的人必定自暴，自棄，自私，自利！有了自信心，纔能自愛，自重，自尊，自強，自主，自治，自覺，自立！老弟！在這風雨飄搖的中國，我希望你有「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自信心！我希望你有「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心！我希望你有「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博愛心！不應當悲觀！不應當消極！不應當廢廢！不應當浪漫！不可說風涼話！不可說諷諷語！老弟！你要知道，我們現在負了些什麼責任？五千年來我們過去的歷代先覺先烈的

太平洋上的風雲

光榮歷史在我們的頭上，四萬萬現在的同胞的自由幸福在我們的肩膀！不可勝數的我們未來的子孫的榮辱存亡的關鍵在我們的手裡！老弟！你試閉着眼睛仔細的想一想；我們中國的歷史是多麼的光榮？我們的河山是多麼的錦繡？我們的文化是多麼的深厚？我們的寶藏是多麼的豐富？我們的民族是多麼的靈秀？老弟！你再想一想；我們的土地現時被人侵佔到怎麼樣？我們的主權現時被人剝奪到怎麼樣？我們的人民被人壓迫到怎麼樣？唉！你想了之後，你的惻隱之心就要燃燒起來了！是非之心就要活躍起來了！羞惡之心就要怒號起來了！『青霜因為對勁草期望得很大而且很切，所以他就不就期然而然的將他心裡的血誠話盡量由熱情湧了出來了。勁草當青霜說話時，由訝異而注意，而沉思，而悲憤，而慚愧，而自責，當青霜說完話之後，他就突然的站了起來握着青霜的手，熱誠的望着他，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兩人的眼裏都含着幾點熱淚，相互的望着。勁草拔出了佩刀，在互扼着的雙手上一劃，濛濛鮮血從青霜勁草二人的手裡交流着一滴一滴的滴在酒杯之中，勁草端起了酒杯很熱情的向青霜道：『爲救東北，救中國，救全世界，我誓死跟着大哥以碧血來付和平的代價！』說畢就將那杯酒一飲而盡。青霜也就很受感動的說道：『他年白山凝我們的碧血，今天黑水照我們的丹心！』他們經了這種熱情興奮之後，隨便吃了些酒菜，隨便談了些其餘同學的消息及家庭瑣事，便由青霜付了酒錢，約了再談時間，就各自分散了。

(三) 寸寸好山河，點點傷心淚！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

策杖祇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爲封侯。

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尙未收。』

『戰守遼邐不自由，偏因勝地重深愁。

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

邊釁久開終是定，室弋方操幾時休。

片雲孤月應腸斷，椿樹凋零又一秋。』

上面那兩首詩，是明末殉國將軍袁崇煥的詩，青霜最是愛讀忠勇壯烈的愛國的詩歌的，他對於袁崇煥這兩首詩非常愛好，這一天，他因爲比較得閒，他就將這兩首詩，寫了一幅中堂，又將他自己做的『萬里風雲三尺劍，一腔血淚半囊詩。』那副對聯，也一並寫了寄到長春去給勁草。他自從那天在松雪齋勸了勁草，勁草飲了血酒爲誓之後，他對勁草更加敬愛，他之所以寫中堂對聯給他，並不是所謂拉交情，也不是敷衍情面，而是寄託了一副深情於字畫中，希望勁草見了時常生出一種警惕之心，因而無形中陶冶他的愛國情操的。青霜對於友誼，可說是無微不至了，青霜寫完了字，忽然見他的護兵過來報告道：『馬小姐有電話來找團長說話。』青霜正在懸念着他的愛人不知病好了沒有，忽然聽到這個消息，他就連忙過去接電話：碧珠在電話中對青霜說道：『你是夏團長嗎？』青霜答道：『是的！你

雲風的上洋平太

是碧珠嗎？你的病好了嗎？什麼時候到瀋陽的？」碧珠答道：「我剛從錦州到，我現在車站裡打電話給你，青霜哥——我帶了許多錦州的土產來給你吃啊！我在車站上等你！」青霜答道：「我今天比較得空，我來接你能！」他放下電話，正想換了便服到車站去接碧珠時忽然旅部送來了一個命令。他看了命令之後，心裡非常狐疑，他望一望案頭的日曆是九月十七日。

他心裏想今天既不是什麼特別的紀念日，又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發生，爲什麼旅部要嚴東士兵不准出外，將所有槍械貯存武庫裏呢？他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什麼原因，他的中心忽然生了幾個臆說，也許是日軍近來連日在我們附近演習，恐怕中國士兵出外引起衝突嗎？也許是日人借中村大尉被害案而發生什麼特殊行動嗎？他雖然想不出真正是什麼原因，他却已深深的感到在最近的將來必有非常嚴重的事件發生了。軍人是最重服從的，他就只有按着旅部的命令去做。因此他就不能到車站去接碧珠，他既不能打電話到車站去找她，又不能派護兵出外去通知她，他坐在司令部裏只是納悶。

碧珠自從打了電話給青霜之後，她就買了一份日人的機關報盛京時報，一份我國自辦的遼寧日報來看，一面看報一面等青霜。她打開了盛京時報看見了一個很有趣而又含有深意的標題是『神馬的暗助』，她被這個標題所吸引，就很仔細的看其中的新聞：

『東京某鄉村之神社中，兩匹神馬忽然死去，看守神社之和尙，竟於夢中晤見神馬，並且神馬告彼云日本將發生對外戰爭，屆時神馬將盡其神能，保護日本軍人，故決無失敗之憂慮云云。今日

我在鄉軍人奉命預備參加戰事，全體收拾軍裝，竟於各人退伍時所領之皮囊中，均發現白色馬毛二根，咸認爲神馬在暗中幫助，無不眉飛色舞，願與敵國一戰。」

碧珠幼時，曾在吉林日人所辦的小學校讀過幾年書，所以對於日文日語有相當的根底的。她看了東京所傳的這段神馬幫助日本軍人的故事之後，心裡暗想：日人又借迷信的力量來促進軍人的野心了，但是所指的敵國，究竟是那一國呢？難道是暗指我們中國嗎？但是我國並沒有與日本發生什麼戰事的舉動啊，爲什麼日本現時的在鄉軍人就奉到動員令呢？她想了一會兒，也就不想，把盛京時報扔在一旁，另看遼甯日報的副刊來解悶。她打開了副刊一看，見載着一段瀋陽近日的童謠：『兩山夾一關，尸骨堆成山。血染錦州地，瀋陽一溜煙，龍江不用打，收回旅順大連灣。』她看了這段童謠和剛纔所看見的那段神話，對照聯想之下，非常納悶。她看一看車站上的時鐘，已經過了一點多鐘，而青霜還沒有來接她，她不得已，又只好翻開遼甯日報的副刊來解悶，她又看見了一段朝鮮遺老李某所作的亡國歌：

『小樓一角秋江雨，遺老吞聲哭且數。我是漢城宮裡人，淒涼闔盡興亡苦，苦憶前塵涕淚潛，南唐一閔念家山。兩朝舊事向誰訴？萬里孤臣有夢還！憶昔入宮正年少，玉階四平景星耀。驢背長隨翠駕遊，貂冠時近龍顏笑。君王晚歲善琵琶，檀槽哀思勝悲笳。彈將胡地三邊曲，落盡西宮一夜花。有時含憤裂弦起，痛說前朝興亡史。願爲老臣念汝哉，世間萬事只如此。即今昌德宮烟繞，等是銅駝洛陽道。難免金仙辭漢闕，念着玉殿埋秋草。君王言罷淚浪浪，撥動鶻弦南內涼。即

太平洋上的風雲

今一成一成，語，字字思來總斷腸。腸斷鼎湖去國年，六龍哭送萬人墮。茂陵甲帳來松鼠，碧殿金棺泣杜鵑。于時昌邑迎東北，主人西來稱監國。國事可憐日漸非，東海巨浪排空飛。東海有國如虎羆，雄心常欲吞諸姬，會黨方軍望漢鼎，和戎已誤進胡兒。大鳥方去井上來，使臣統監德堪哀。朕命不知何日盡，國魂欲斷幾回摧。偏有椒房妄拆靴，外蒙推勢傾宮掖，遂使長秋宮月明，冷照血花千年碧。金門八月夜三更，千乘兒鐵騎鳴。寢殿刀光明玉几，錦屏血色暗球燈。傷心莫說宮中劫，皇后殉難皇子執，最是六家雲錦裳，拋殘黃土馬底踏。不堪再過西苑路，長門寂寞鎖煙樹，惟有金籠鸚鵡鳴，聲聲皇后呼如故。從此宮嬪半零落，老奴誰不出宮閣，痛哭常因懷舊恩，漂流何意營新幕。繡衣披髮走江關，漢家宮闕怕回看，已脫離頭撞玉甃，又傳龍袞易南冠。一千四百十年秋，江河帶血向西流，野哭千家盡蹈海，國殤五百正斷頭。悲來輒至先皇陵，整日長流淚不止。昨夜夢中見先皇，龍顏凄惻淚萬行！」

碧珠念完了這首亡國歌之後，覺得朝鮮李遺老將他們朝鮮亡國慘痛，寫得綉綿悽惻，淒涼悲壯，而哀感動人，心裡就非常惆悵，她再一想到我國的國勢危如累卵，恐怕快要替着亡國的滋味，她就不禁淚盈於睫的傷心起來。她怕車站上來往的人看見她在哭，她就裝着看報，將報紙打開，遮掩着自己。在淚眼的模糊中，忽又有一段驚人的消息映入她的眼簾，她連忙擦乾眼淚來看，只見那段新聞標題着：「日本將借中村事件以武力奪取瀋陽！」新聞上登載着：

「日本參謀本部部員中村震太郎大尉，於民國二十年六月間，自稱爲黎明學會幹事農學士，持日

發居留民護照藉遊歷之名實行軍事調查，偕同譯員助手三人，自中東路西段之宜力克都車站出發，由博克圖經過興安嶺各地，於六月廿六日到達余公府通過我駐防軍操場時，我軍連長，見其形跡可疑，向之盤問，索驗護照，因其言語支離又無中國護照，乃引至團部，訊係遊歷遇匪追逃至此，該團恐日人受匪害，乃留住團部加以優待，嗣檢查其身體，竟由褲內搜出口俄文軍用地圖兩張，日記二本，筆記錄三張，其日記各係調查將來軍事上應用各項之記載，知爲偵探無疑。乃一面向屯墾公署請示辦法，一面將其扣留。夜間該日人等乘隙脫逃，守兵當即追緝，逾時即聞北山方面，有槍聲一陣，後乃寂然，中村等遂誤被擊斃。以上各情，已詳載本報。昨日中村案調查員已回瀋陽，並將中村案有關之團長關玉衡帶至陸軍監獄，由軍事法庭審判，此事自不難得一和平解決，然自日本土肥原上校於昨日由東京携有重要訓令回瀋之後，即宣稱日本軍部已決定應用武力解決中村案件云，」

碧珠看了這段新聞之後，自然是驚憤萬分，她見青霜這樣久還不來接她，她想青霜一定是有事纏身了，她自己就僱了一輛馬車，獨自的從車站進城而去。從北寧路的瀋陽車站進城，是要經過日本租界的，碧珠在馬車上，沿途看見了許多日本兵，一隊一隊的走着，這些日本兵都是全副武裝，隊後還跟着許多輜重兵，好像是剛從遠地開到瀋陽似的，因爲日軍向來是目無中國任意在瀋陽附近演習慣了的，碧珠仍以爲這些日兵是慣例的演習，也就沒有特別的注意。碧珠的馬車到了車站附近的日人所建的忠魂碑前，馬車的輪子，忽然脫了一個，馬車夫只得嘆了一聲倒黴，便請碧珠暫時下車，好讓他來

木平洋上的風雲

收拾輪子。碧珠下了車，只見忠魂碑下，有許多日本居留瀋陽的在鄉軍人在那裏集合着，一個日人正在那裏咆哮如雷的說着話。忠魂碑，是一座高有六七丈的尖塔形的建築物，四面以大砲彈圍着，上面繫着很粗的鐵鍊，前面左右兩方，擺着兩架長二丈多的大砲，以爲裝飾。忠魂碑佔地很廣，其餘的地，就種上些花草樹木，以供遊人的遊樂，在正面入口之處，有一座用石頭建築的日本神社的牌坊。日人建築這座忠魂碑，是紀念他們過去日俄戰爭時，在我滿洲戰場上所戰死的先烈的，這也就是日人心目中所謂『滿蒙特殊權利』以建築表現出來的結晶品。但是，在我國人看來，這座日人的忠魂碑，就是中國奇恥大辱的刺激物了！所以除了日人，中國的有心人都怕到那傷心地去的。碧珠無端因馬車損壞，無端的要她站在忠魂碑前受這恥辱的刺激，心裡十分難過，她就以背向着忠魂碑，低頭沉思，聯想起她學校裡國文教師所作的『忠魂碑』的歌詞來了；

『破碎山河未收拾，敵鬼豐碑屹屹立。三十年來戰血涼，靈旗招展鬼雄泣！空留一座忠魂碑，櫻花橋畔啼鵑淚！猿鶴沙虫付劫灰，窮兵黷武緣何事？嗟哉黑水不復碧，長白山頭頭已白，何人重揮魯陽戈？熱血射天貫紅日！關東山水天下奇，英雄屢見生於斯，天生英雄付劫運，武穆繼光乃前師！忠魂碑下莫羞答，忠魂碑下莫羞答！擲頭顱！灑碧血！戰場踏！拆毀忠魂碑！改建和平塔！』

碧珠正在默默的想着這首歌詞的時候，忽然被一陣狂呼口號的聲音驚起她回頭去望，只聽得，忠魂碑下，日本的居留瀋陽的在鄉軍人，正在高呼着：『爲保障滿蒙之既得利權而灑軍人之鮮血！』以後死之熱血，慰先烈之哀魂！』『打倒侵害日本權益之中國軍閥！』碧珠是懂日本語的，她就由她的直

覺，感到現時的局勢是萬分緊張，說不定這一兩天內，就要發生瀾天的大禍來了。但是，她舉目一看，馬路上的行人，仍是熙熙，攘攘，渾渾，噩噩的來往着，歌台舞榭中，仍時常透出了少爺小姐們的歡笑聲——她再不耐煩逗留，在忠魂碑下等馬車夫收拾馬車了，她就另行僱了一架人力車回同澤女子中學去。到了第二天，已經是九月十八日了！這一天，陰霾四佈，日色無光，疾風捲着殘雲，黃沙夾着落葉，四處的飛散着。碧珠辦完了她到學校所應辦的一切手續之後，她就打電話到北大營去找青霜，就將她昨天在車站之外，忠魂碑下，所見的一切情形告訴了青霜，青霜這個時候，正召集着他所統轄的幾個營長到團部來訓話，他聽了碧珠的報告後，更加證明了他預料日本必於最近的時間以武力佔據瀋陽的推論為正確了。青霜與碧珠說完了電話之後，就將到團部裏來聽訓話的幾個營長，召集到辦公室裏，對他們說道：「最近旅長又轉令下來了一個命令，我現在要把原令電文轉告你們，你們注意的聽着：」

「中日關係，現甚嚴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准衝突，以免事端，該軍長應密飭各官長士兵遵照為要。」（作者註：此電原文見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上海申報社譯本第四十九頁。）

青霜念完電文之後，隨即向幾個營長訓話道：「我們軍人，只有服從命令，除了服從之外，沒有第二句話可說。但是，我要你們於服從命令之範圍內，注意幾件事；忍耐雖然是美德，但是忍耐太過，過了所應忍耐程度的極限時，忍耐便變成了卑鄙！我們到那時，就不能仍以忍耐的美名來遮蓋卑鄙，因為我們的良心，我們的天職，不准許我們作卑鄙的軍人！同一樣道理，謹慎過了限度就變

太平洋的風雲

了畏縮，謙讓過了限度就成了怯懦！卑鄙，畏縮，怯懦的人，是絕對不能生在於有強權無公理的世界上的！在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天演公理中，這些人只有落伍，只有滅亡！凡是甘於自暴，自棄，自卑，自鄙的人，只有徒然博得他人給他的恥辱的白眼，不能引起他人一絲一毫憫憐之同情的！榮辱生死之分，就在我們所認識的道德意義的程度是否正確而定！一切美德，過了他的限度時，就成了不道德！就以日本人來說，他們愛國的道德，是值得人欽敬的，但是他們超過了愛國的程度而變成了侵略的野心，那就成了罪惡！我國人的和平，禮讓，是值得贊美的，倘若到了敵人的刀子架在頸上的時候，仍是叩頭作揖的彬彬有禮，仍是仁義道德的滔滔而說，那就只有拱手送死！我們雖然可以自己安慰自己的說，我們雖死，但死得有禮；可是旁觀者，就在大罵我們死也不知恥了！今天我要你們記着我的話！我們於為世界和平的範圍中奮鬥而求生存！我們情願殲滅一切摧殘毀滅人類幸福的惡魔而自願入地獄！」青霜這一段公正光明而又極之深刻的訓話，幾個營長聽了，極為感動，都記在日記簿裏，受完訓話，就各自回營而去。到了七點鐘左右，青霜忽從電話裏，接到了第一營營長的一個緊急報告，只聽得那營長報告道：「今晚七時起，日軍在我營房附近演習包圍我軍的夜戰。又據駐防文官屯的劉軍官報告，有特種車頭拖着車輛三四，停留於該處，請示團長怎樣應付？」青霜答道：「暫時忍耐，留意偵察日軍的企圖！」青霜又一面將這種消息轉報旅長。到了九點的時候，青霜又接到文官屯方面來的報告道：「我哨兵拿獲兩個身穿我軍制服的乞丐，據乞丐供稱受日軍所雇，到文官屯不知何事，中國軍服乃日軍所發給，請示團長乞丐怎樣處置？」青霜答道：「加以嚴重看管！」到了

十時二十五分，青霜又接得他所派出的便衣偵探報告道：『南滿鐵路離瀋陽站約十八里文官屯地方的柳條溝鐵路有一部分身着中國軍服的日軍在那裏秘密工作，似安置爆炸物……』青霜聽到這裏時，忽聽得天崩地裂似的轟然一聲，日軍侵佔我東北的第一聲巨響爆發了！青霜放下電話，很悲憤而又很沉痛的在那裏思想，他想：人類的毀鐘已經響了，太平洋上大戰的信號已經爆發了！這一聲是中國史上永不能磨滅的最羞恥的符號，是世界史上最動人公憤的殘暴的標記！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的腦海中永不會泯滅的印象！是我們後世無窮的子孫的慘痛回憶！是戰神的怒吼！是惡魔的呼聲！是虎狼的長嘯！他想到這裏，血淚憤湧，毛髮直豎，全身的細胞都在警告他道：『青霜！盡你天職的機會到了！』

巨響響後，一陣槍聲自柳條溝方面發出，電話鈴又響了，他又聽得便衣偵探報告道：『日軍槍殺他們雇用衣中國軍服的華工十餘人，將認爲中國軍隊折毀南滿鐵路，作進攻瀋陽的口實！』青霜聽了，放下電話，長嘆一聲道：『唉！所謂文明！公理！正義！特殊權利！』他正想打電話報告旅長時，北大營四週的槍聲大作，兩個中國的哨兵，已受傷倒地，攻瀋陽之第一隊日軍已實行襲擊我北大營了。轟轟轟的大砲響了，日砲兵已於昭陵東方的高地上，直對我北大營轟擊起來！砲兵開火後，日步兵即進迫我營門，機關槍聲密如連珠的向北大營掃射，砲彈如驟雨似的落到我營房內，砲彈爆炸處，只見我可憐的毫無準備的兵士的斷肢，殘體與木石碎片在空中飛舞着！只見我東北軍精華所聚的北大營在秋風中吐着十幾丈高的火簇！青霜在這突變的紛亂危險景況中，他非常鎮靜，竭盡他的思考所指導着他的智慧行爲來應付這非常的變故，他命令他的士兵熄了燈火，將所有的棉被浸了水集中堆成一座掩

雲風的上洋平太

蔽部，命士兵各人取出大刀臥在掩蔽物下聽候命令，他自己躲在已被砲火轟倒的半截牆下，來打軍用電話向旅長報告，一面命令他那團的士兵，非奉命令，不準放棄營盤，非敵人逼身，不准衝出殺敵！在北大營被日軍慘殺的時候，瀋陽各處也鬧着同樣的悲劇！在瀋陽城東門外東山嘴子的東大營，是我東北軍第二隊的營房，規模宏大，能容軍士十萬人以上。這一晚也被日軍第二支隊包圍猛攻。同時，日軍的第三支隊也分三路直撲瀋陽城，第一路攻商埠地兩市場，首先襲入第一第二公安分局，割斷電線，強迫繳械，將所有局內人員警察，盡行軟禁，嚴加監視，不准出外。其次又再進，佔領一切官署，恣意搜查，重要物品，印信文卷，悉被掠奪而去，各機關的首領員司，除了一些微服冒險逃避外，其餘的不是被軟禁，就是被槍殺。日軍第二路進攻北市場，揉升電竿，割斷電線，我警察上前制止，日軍即行發槍，將警察擊斃，我華警以日軍人多勢猛，措手不及無法抵抗，除了被日軍當場擊斃或殺傷的外，其餘的都被繳械軟禁。第三路日軍約七百名，分由大小西關兩股攻城，攻小西關的，除將第四公安分局包圍外，便用一部分敢死軍爬城入內，將我守城的軍警殺死斬開城門，蜂擁而入，並在小西關城牆上架大砲示威，同時在日本站的日砲兵，向我大東邊門外的兵工廠發砲，每一分鐘一响，共發十五生的密達的砲彈二十餘發。在那個時候，我東北的軍事機關：如東北邊防長官公署，海軍司令部，憲兵司令部，長官公署衛隊統帶部，全省警務處，省會公安局，東北陸軍講武堂，東北學生隊，航空處，迫擊砲廠，糧秣廠，被服廠，陸軍測量局等等，都同時受了日軍的襲擊，都成了那一夜裏日軍所欲佔據的目的物了！到了十一時左右，日軍的炮火益烈，在空中交織成一個火網，將整個

瀋陽城籠罩着。可憐在火網下的同胞，盡都成了火磚上的螞蟻，盡都成了油鍋裏的魚肉了！那個時候的情形雖找遍世界的字典，也找不出一個如此悲慘的形容辭來形容我同胞的悲慘，也找不出一個如此殘暴的形容辭來形容日軍的殘暴！總而言之：天空裏颯瀟着烈焰，瀾漫着硝烟，地面上堆積着死尸，狂流着碧血。人心中蘊藏着痛苦，期待着救援。如果還說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九一八的事變就不會發生！如果還說世界仍有公理的存在，瀋陽就不應受這樣的摧殘！然而，九一八的事實竟推翻了人類是有理性的定理，佔瀋陽的悲劇，竟証明了世界上只有強權了！在情勢極度緊張的時候，我北大營的駐軍，接到不抵抗總退却的命令之後，青霜就開始命他所統轄的那團兵，向城東六十里處退却，可憐這個時候，北大營竟被日軍圍得似鐵桶一般，大砲機關，正在如飛蝗般的轟擊掃射着，北大營內我軍傷亡堆積，我軍從夢中驚醒手無寸鐵的士兵，既不能抵抗，又不能退出，狼狽萬分。青霜見退路被截，乃振臂一呼，一手拿大刀，一手拿手槍，領着他那團士兵衝出，以大刀與日軍肉搏，只見大刀起處，敵人紛紛倒地，青霜領兵與敵肉搏了一小時之久，他手刃敵軍數十，連大刀也斫彎曲了，淋漓的敵血濺滿了一身，竟被他衝殺出一條血路，掩護着北大營裏所有的士兵退却後，他纔從容的領着他那一團傷亡剩下三分之一的士兵退到二台子去。

在九一八的夜裏，碧珠自從知道了日軍開始向北大營攻擊的消息後，她就急忙用電話去慰問青霜，誰知，這個時候，電話線早已被日軍割斷了。她驚懼担心了一夜，天色剛剛黎明，她就挽了一包袱，她就從城裏瀋陽縣胡同同澤女子中學校裏逃了出來，想到北大營去打聽她的愛人夏青霜的消息。她在

雲風的上洋平太

沿途受盡了無數的驚嚇，只見滿街都佈滿着如狼似虎的日軍，三三五五的死尸如星羅棋佈的堆滿了一街，她因為從小在日本小學讀過書，會講日本話，當日軍盤查她的時候，她就用日語說她是醫院裏的女看護奉命出城去看護傷兵的，所以日軍也就沒有什麼留難她。她到了西門一看，城樓上，已高高的豎着紅日旗，白日旗已經不見了。她穿過了城門正欲出城時，她覺得有幾點水滴在頭上，她抬頭一望，只見十幾頭鮮血淋漓的人頭，掛在城門洞上，她就嚇了一驚，連忙將滴在頭上的鮮血揩去，出了西門直向商埠地而去。她經過了一處被砲火所燒毀的街道，見危牆之下，躺着一個婦人的尸首，旁邊有一個三歲左右的孩子在她身邊「媽啊！媽啊！」的大哭大叫着，碧珠正想過去看那小孩時，一陣狂風將危牆刮倒，可憐這小孩也就生生的活埋在泥土之下跟着他的母親去了！碧珠看見了這幕慘劇，心裏難過萬分，她只得又向前行，行不到數步，後面有槍聲响了，她就急忙舉足狂奔，不想又被一個無名的老婦的死尸將她絆倒，她連忙爬起來，轉過了幾條小巷，她剛欲出小巷轉入大街時，巷口又有槍聲响了，她不能前進，因此就在巷口的一個人家門口拍門想暫時躲藏，等到那家主人開門時，她已中了流彈受傷倒地，那家主人是一個文學家，就將她抬了進去，幸而她的傷不重，養了十幾天傷之後，就回她的故鄉錦州去了。這個時候，東北軍也集中了錦州，瀋陽已經失陷，就將遼寧省政府在錦州成立了起來，碧珠回到了錦州，第二件她心目中認為最緊要的事，就是查訪青霜的下落了。青霜自從瀋陽退却之後，到了錦州，他見瀋陽已失守，而東北各地又相繼失陷，已經憂憤萬分，後來他又得到了吉林的情報，說九一八的晚上，日軍也在同時的奪取長春，他的把弟何勁草因率軍奮死抵抗，被日軍擄去，

不屈而死。他更悲憤交集的病了起來。正在醫院裏養病。碧珠打聽得了青霜在醫院的消息後，她以為青霜被日軍擊傷了，就連忙趕到醫院去看他，她進了病室，只見青霜閉着眼睛在那裏睡着，一個看護婦在他的旁邊靜靜的坐着，看護婦見了碧珠進來，就連忙起身躡足輕步的走到碧珠身旁低聲的說道：『小姐！你是來看夏團長的病嗎？他剛剛睡去，請你在房裏稍候一候罷！』碧珠聽了看護婦的話，就站在病室的近門口的一角裏，問道：『夏團長受了什麼傷嗎？』看護婦答道：『夏團長身體沒有受傷，精神上却受了重大的刺激，他已經到醫院裏十多天了。』碧珠問道：『他的病近來怎麼樣呢？』看護婦答道：『他近來已漸漸見好了，他進來之初，簡直有一個星期之多是不能睡的，他一合眼就被惡夢驚醒，時常在夢中叫殺敵呢！』碧珠聽了，心裏非常難過，不覺流起淚來，那看護婦倘有其他的，說了幾句話之後，也就出去了。碧珠靜悄悄的行到青霜的身旁坐下，用一副又憐又愛又敬的眼光望着他，她見他的枕畔有一本日記，她就輕輕的拿了打開來看，只見上面寫着：『寸寸好山河，點點傷心淚！九月十八日軍侵佔了我東北重鎮的瀋陽！唉！公理在什麼地方？十九日，長春，營口，安東，又被佔領！我的把弟何勁草抗敵不屈而死。唉！我還有什麼面目來對我殉國的摯友！我恨我為什麼不在衝出北大營的時候戰死！二十日吉林省會被佔，廿二廿三兩日遼源，昌圖，洮南，通遼，又相繼失陷！唉！誰把山河輕擲棄？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廿五日日軍繼續在我東北各地發揮暴行，亂擲炸彈，並用機槍掃射我北寧路通車。嗚呼！遼瀋百萬戶，痛哭秋風裏！廿六廿七兩日，日軍趕築吉會鐵路，日機

太平洋上的風雲

大隊開通遼，並圖攻擊錦州，摧毀我在錦州成立的東北邊署及省府。啐！這次我們不能再不抵抗了！我準備着——以熱血來洗淨我國家的恥辱！我們的槍械雖不如人，但是，子彈盡了，我還有剌刀衝鋒，剌刀折了，我還有雙手與敵人肉搏，雙手斷了，我還有熱血濺敵人！唉！我不怕敵人的砲火！我最怕的是再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唉！錦繡山河剝劫灰，三軍解甲盡西回！莫將萬萬生靈血，偷換降書一紙來！……唉！我再不忍寫下去了！『碧珠看完了這一頁日記之後，還想再翻閱時，忽聽得青霜在夢中大哭起來，她連忙放下日記，向青霜安慰道：『青哥！你爲什麼哭？』青霜從夢中哭醒，眼角裏還含着幾點熱淚，他從淚眼模糊中，看見碧珠坐在他的身旁，實在是出他意料之外的，他不禁說道：『我在做夢嗎？』碧珠見他醒了，連忙俯身到他枕邊，細聲安慰他道：『青哥！你的碧珠在你身邊啊！又有什麼惡夢來擾你？』青霜連忙揩乾了眼淚，坐起來，靠着床欄，執着碧珠的手，定睛的看着她。青霜定了一定神之後，對碧珠說道：『碧珠！我以爲再見不着你了！』碧珠淚盈於睫的答道：『青哥！我也以爲再見不着你了！青哥！我從沒有看見過你哭的，你爲什麼在夢中哭起來呢？你做什麼惡夢啊？』青霜答道：『我不是做惡夢，乃是做了一個慚愧的夢，我夢見我自己恍惚的到了崑崙山下，我看見軒轅黃帝在那裏椎胸泣血的仰天悲歌！』碧珠問道：『什麼歌？你還記得嗎？』青霜答道：『我恍惚記得他的悲歌是這樣的』：

『想當年，戰涿鹿，斬蚩尤，統一天下，東至海，南及江，西至崆峒，北逐薰鬻，創下了五千年古國，皇皇華夏！到如今，國光日暗，國權日喪，國恥日增，國運恍如紅日西斜！唉！恨子孫不

太平洋上的風雲

五四

肖，子孫不肖，祖宗遺產一任他人佔霸！華胄聲威一任他人笑罵！我心如刀割，血淚向誰灑？血淚向誰灑？

想當年，制六書，演陣法，推曆數，定律呂，教蠶桑，播百穀，建宮室，造舟車，植下了五千年中華文化！雍容深厚，燦爛光華！到如今國粹日絕，國性日滅，國風日劣，國魂恰似雪後殘花！唉！不肖的子孫，罪無可赦！罪無可赦！

神洲遙望了，只見衆子孫啊，昏睡沉沉，大夢不覺！臥榻之旁任他盤據着魔妖，家門之外任他窺伺着虎豹，田園之內任他滋生着蔓草！親愛的子孫！爲甚全不知曉？爲甚猶在夢中歡笑！醒！醒！醒！我的子孫！猛虎已在東北張牙舞爪，狐鼠已在關外縱橫亂跳，三千萬的同胞已被豕吞蛇咬！起！起！起！我的子孫！惻忍之心爲甚不燃燒！羞惡之心爲甚不怒號？是非之心爲甚不活躍？唉！我在這裏舌敝唇焦，他在那邊春眠不曉！

長江啊！大河啊！我借你怒號的濤聲，寄語不肖；禍福無門人自召，興亡成敗非天數，真令這滔滔江水，流不盡血淚哀潮！長城啊！偉大的長城！你屹立邊關，閱盡興亡多少？如今白山黑水間，劫後的哀鴻尙有多少悲叫？如今綠酒紅燈畔，偷生人的畜尙有幾許逍遙？長城！你爲甚無語，悄立西風，獨對斜陽慘笑？

崑崙山，何巍巍！華胄發祥地！想當年，生於斯，食於斯，鐘毓了山靈奇氣！逐苗裔，驅夷狄，九洲萬國，揚我漢族威儀！到如今，子孫不肖，衰頹萎靡！我回望崑崙，只有淒然雪涕！只有傷

太平洋上的風雲

心慚愧！

傷心耻，猶未雪，滅種禍，今又烈！衆子孫，速團結！保汝國與家，惟有鐵與血！唉！爲甚敵愈橫，汝愈怯？空悲切！孤憤向誰說？孤憤向誰說？」

碧珠聽青霜所說，夢中所見，黃帝之悲歌後，心中又慚愧又悲憤，不禁大哭起來。青霜安慰她道：「碧珠！哭是沒用的，眼淚不能洗淨這次奇恥大辱，只有鐵與血纔能雪恥！」碧珠擦乾了眼淚，二人談了些事變中逃出的經過，碧珠恐怕多擾了青霜，談了一會兒就告辭了。碧珠出了醫院，剛剛回到馬家莊的時候，只見天空中有日飛機三架在她頭頂盤旋着，飛機漸漸的下降，至離地三四百呎時，機頭向下驟降隨即上升，三個炸彈如流星般的落到地上。轟轟轟三聲，振耳欲聾，她就急急的伏在一株枯樹之下，响聲歇了，她抬頭一望，只見天空中一架飛機着了火，而自己的房子，已被日機炸毀，熊熊的火炎，正在倒塌成了一大堆的頽垣敗瓦中飛舞着，她驚得大叫一聲，覺得眼前一黑，便昏倒了。這個時候，樹頂上，正潛伏着一個老人，用步槍向日飛機射擊，日機在下降擲彈時，其中的一架，中了槍彈，油缸着了火，那老人在樹頂上見了，便哈哈大笑起來，指着在空中被焚的飛機說：「你這貓頭鷹，遇着我雙槍老馬就裏倒霉了！」他說完了，向下一看，見他自己的房子，已被敵機轟炸毀了，他就連忙從樹上下來，他到了地上，看見一個女子輪着，這女子不是別人，就是他的愛女碧珠，他以爲碧珠被日機炸斃了，心中非常悲痛，他就連忙俯身下去，將碧珠抱在懷中，他細心檢查了她的身上，都沒有傷的痕跡，微弱的鼻息，仍在呼吸着，他知道她是嚇昏了，就連忙捨她的人中叫道：「珠兒！珠

兒！你怎麼啦！快醒啊！」他叫了半天，好不容易纔將碧珠弄醒，碧珠從昏迷中醒了過來，仍閉着眼睛，口中喃喃的說道：『唉！我的爸爸被敵人炸死了！』如龍聽了，連忙應道：『你的爸爸在這兒！你快醒罷！』碧珠這個時候，神志已漸漸清醒，她睜開了眼睛一看，她正睡在她父親的懷裏，她一見了如龍，就連忙用雙手摟着他的頸伏在他的肩頭大哭起來，在哭聲裏斷斷續續的叫着『爸爸……爸爸……』如龍也含着一泡眼淚，緊緊的摟着碧珠，望着火燒着的自己的房子，默默無語。歇了一會兒，碧珠抬起了淚眼對如龍說道：『爸爸！我們已經成了無家可歸的人了！』如龍撫着她的背答道：『無家可歸的人多着呢！到現時，我們再也顧不得家了！』說着，她們父女二人站了起來，向他們故居的火燄堆中行去，到了桑樹邊，只見青霜所送的那匹白馬，已倒在地下，馬肚已被炸裂，腸子已流了出來，鮮血灑了一地，碧珠見了她所心愛的白馬，遭了這樣的慘劫，不禁又滴了幾點傷心淚，她細看白馬雖然死了，但是眼睛還沒有閉，她就蹲在地上，以手輕輕的撫摩着馬頭，說道：『馬啊！你是畜生，尙且死不瞑目，何況我們那些被難的同胞呢！唉！我要怎樣纔能使你瞑目啊？』碧珠想到悲憤之處站了起來，咬着牙關，心裏暗暗的自誓道：『我倘若不能爲國家雪恥，苟且偷生，連這匹馬也對不住了！』她隨即向如龍道：『家已經毀了，我們到那裏去呢？』如龍毫無一點戚容，義俠之氣現於眉間，答道：『我們到打虎山去！我要召集我那一班江湖的兄弟，和惡魔拼一拼，走罷！』說畢，便牽了碧珠的手，昂昂頭大步的去了。再過了十幾天，青霜病愈出院了，這一天正是十二月二十二日，青霜回到了團部，知道了東北軍，無論如何，誓死固守着錦州，他想他有殺敵的機會了，於是非常高興。他的團部駐

太平洋上的風雲

繫在田莊台，田莊台是營口溝幫子鐵路線上的一個村莊，他這一團的任務，是担任防守錦州右翼的陣綫，同時還有我國鐵甲火車一列在營溝綫上往來巡邏着。到了夜裏，日軍五百餘名，向我右翼實行夜間襲擊，青霜就領着那一團兵，伏在戰壕裏，沉着應戰，激戰約三小時，青霜看看天將拂曉，他就下令，命大刀隊三連埋伏戰壕內，伴令大部隊作退却狀，日軍不知是計，以為青霜真的受不了他們砲火的壓迫而不得不敗退，就如狼似虎的衝鋒過來。青霜等敵軍迫近戰壕，一聲號令，他就領着三連大刀隊死隊，身先士卒的躍出了戰壕與日軍肉搏，日軍猝不及防，竟被青霜的大刀隊如斬瓜切菜一般，殺得敵頭滾滾落，就連忙的退却，青霜見敵人敗退，一聲號令，全體大刀隊都伏在戰線外，他所預先集中暗藏在戰壕內的幾架機關槍，就一齊向敗退的敵人射擊，這一陣機關槍，就恍惚代中華民族吐氣似的，如狂風怒吼，片時之間，敵人已尸橫遍野無一生還的了。又一聲號令，機關槍停了，青霜又領着大刀隊從地上爬了起來，更指揮着全團的士兵，乘勝敵人追擊，一直向追到了敵人的砲兵陣地，奪獲了敵人的野砲八門，機槍十二挺，步槍五百餘枝，子彈無數。青霜這一陣大勝，不但振了軍心，並且寒了敵胆！日軍攻錦州的第一戰，雖受挫折，可是他們仍是再接再厲，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二十三日便發出聲明謂：『因前東北軍之錦州政權，現以錦州作根據，操縱土匪，企圖擾亂東省，以侵害僑寓東北之日人生命財產，應認作土匪，加以與兵匪同樣之討伐』這種誣主人作土匪的聲明發出了之後，就實行三路攻打我錦州的戰畧：一路由營口企圖襲擊遮斷溝幫子後，西進攻我右翼。一路沿北寧路長驅攻打我正面。一路企圖襲破我法庫，康平後，再進佔我通遼彰武，直取義縣。脅迫我左翼，並令山

海關南日軍破壞我北寧路，使關內外交通隔絕。我軍探得了日軍實行不顧國際信義，不宣而戰，以兩個師團，六個混成旅團之兵力大舉攻我錦州之後，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就連忙於十二月廿五日，急電中央。

『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鈞鑒：日軍大舉西進，已自馬日開始實行，北路則進攻法庫以窺彰武，經我保安隊及援軍，竭力抵禦，死傷甚多，不得已退出法庫。南路則由營口攻取田庄台，我甲車與日軍車正激烈衝突中。日方邊驟增多數騎步兵，向我甲車兩側猛攻，經我竭力奮鬥並增兵應援，激戰甚久，傷亡甚多，田庄台卒被其佔領，我軍猶屯集車站，力圖恢復，中路沿北寧幹線，雖尚未積極前進，然彼集中新民之軍隊，約在一師團以上，一二日內，勢將向西猛烈出動，至其軍隊之屯駐瀋陽附屬地各處，以備隨時應援者為數尤衆。情勢迫切，良以迭令前方各部隊嚴加防範，惟是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強隣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徵倖之理，且自錦縣以西，如秦皇島，塘沽，天津，處處濱海，門戶洞開，錦縣一帶，一有衝突，彼必同時以海軍迫脅我後方，並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証以昨得日方大兵艦三艘，開進塘沽之報告，知此種推測，必無錯誤，而我東北軍隊只有此數，顧此失彼，必不能免，且東北根據既已全失，槍砲彈藥，極感缺乏，稍一支撐，即難為繼。至餉項一端，尤無辦法，此間收入，以之供平時開支，尚屬不敷，戰時需款浩繁，何從籌措，此間官兵，對日方暴行，極為憤慨，但值此冰天雪地，冬服尚不完備，奇寒侵逼，言之痛心，凡此困難情況，諒邀鑒察。良責有專司，身已許國，

雲風的上洋平太

固已不惜頂踵，不避艱辛，然力所不及之處，亦何敢避忌不言，致誤大局。伏乞俯訓愚忱，洞察真相，火速飭撥現款……百萬元，開發目前伙食餉需，亦知中樞財政，同感困難，然對士兵飽暖，不得不籌，並請速發槍彈……口徑者一千六百萬粒……口徑者八百萬粒……生的重砲彈一萬發……生的野砲彈七萬發……生的野砲彈五萬發……生的野砲彈八萬發……生的山砲彈五萬發……吋迫擊砲彈十萬發……吋迫擊砲彈二十五萬發，步槍一萬枝，所有彈款，務請於一星期內發到，而子彈需用最急，尤請日內照撥，步槍如一時不便，稍緩亦可，一面仍乞調遣大部援軍，以厚實力而資抵禦，否則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縱便殫竭愚誠，亦必無濟於事，時機緊逼爲未可稍延，披瀝敷陳，原非得已，臨電不勝翹念待命之至，張學良叩有寅秘印。〔作者註：此電見於東北問題研究會出版之國難痛史第一卷二一七頁〕到了第二天，國民政府的覆電來了，覆電如下：『限期刻到，北平張主任漢卿先生勛鑒：有寅電悉，已由國府密令財政軍政參謀各部，迅即籌發，並分送特種外交委員會矣。特覆。國民政府宥印。』

日軍攻錦的情勢，愈迫愈緊，張學良連日電南京政府告急，請彈請款請兵以資固守。而國府的覆電，都是說：『已公密交各主管機關，迅速辦理矣』。日軍著著猛攻，我軍也步步抵禦，然而政府的援兵與彈藥，却遲遲未到，東北軍前綫下級軍官，於三十一日晨，不得已便在錦發出聯合的宣言了，內容的大要分爲六點：

『第一點說：日軍三路進攻錦，我軍與之血戰五日，死傷枕藉，營溝線田庄台，北寧線白旗堡，

大通線白山等處，尸骨暴露鷹犬爭食，觸目傷心，無以逾此。乃自一中全會開會之後，三次轉電中央，請發彈藥接濟，無一應者，是中央抗日能力，僅於一紙電文，數張標語，其視我東北將士，不過政治上理應送死之犧牲品而已。

第二點說：日方增兵津沽，擾我後方，其軍艦十餘艘，分赴秦皇島葫蘆島等處，窺我後防，迄今一週，未聞中央向日抗議，豈歸路斷絕，而錦州前線尚有取勝之理。即使對日妥協之說已經實現，亦何妨在表面上作一度交涉以勵我前方將士之心乎！

第三點說：二十八日居正在中央紀念週報告第六條，謂中國過去外交，皆採遠交近攻，故致失敗，現須改變態度等語，是中央變更對日態度，已為不庸諱飾之事實，既不遠攻，便須近交，試問一方面講求近交政策，一方面又捨此近交政策，責我東北前方將士對日拚命送死，其居心尚可問乎！

第四點說：此次日方以多門師團鈴木旅團及駐鮮日軍四萬人衆，三路來襲，更不啻傾全國之力，合以謀我，而我黨國諸公，則支配院長部長之不遑，對東北前線將士之呼籲，迄無一彈一錢之助。第五點說：我東北將士，不甘日方侵略，故數年奮鬥反致見忌於日方，撫心自問無愧黨國。今中央動輒欲懲罰我主官，而對於引狼入室迎敵召禍之徒反使彈冠相慶，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六點說：我東北將士服從中央命令，一方受日方蹂躪，一方受國人辱罵，真所謂求生無路，求死不得者矣。我東北將士，為東北而死，原為分內之事，但望同胞，弗徒以空言作抵抗，而辱罵

實際上以血肉當人鋒鏑之人也。」(作者註：此宣言見於東北問題研究會出版之國難痛史二二四頁，非作者杜撰。)

我軍前綫的將士，既發出這樣的宣言，軍心已經搖動，再加以，日軍以雷霆萬鈞之勢，三路壓迫，可憐我東北最後堡壘的錦州，又於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聲中，被不宜而戰的敵人，於民國二十一年元旦日奪去了！唉！

四·國事千鈞重，頭顱一擲輕！

『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焉得不同頭？』這是昔人詠出山海關的兩句詩。唉！到了現時，我們就要改詠，『馬後笙歌馬前血，出關焉得不淚流。』了！自從東北軍在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三日，失守了錦州，退到山海關內之後，我整個的東三省，已被日人完全霸佔，一切的寶藏，一切的財產，一切的生命，一切的文化，都被敵人奪去了。只有一種東西，是敵人奪不去，永遠奪不去的，這就是『不死的人心』！這就是五千餘年國魂所寄的『民族的良心』！果然，這五千餘年，經無數先知先覺先烈用血淚，生命，精神，所鑄成的國魂，在東北各地開遍了『忠勇之花』結成了無數『悲壯之果』，因馬占山將軍之孤軍在黑龍江抗敵，而引起了無數可歌可泣的義勇軍活動來了！青霜自從退到山海關之後，心中的悲憤與退却的里數成了正比例，他進了山海關，已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更因馬占山的孤軍血戰，義勇軍的慷慨犧牲，相形之下，覺得自己更羞愧到無地以自容。有一夜，他在自己的閣部中，想到憤

不欲生的時候，他幾乎要發狂了，他就拿了大刀，斬斷了一節手指，扯下了一張白布的門帘，用淋漓的血指，寫：『國事千鈞重，貽願一擲輕，拼將三尺命，洗我萬年腥！』四句血淚結晶似詩非詩的東西，隨即以茶杯盛了自己的血，寫了一封血書留給旅長，說明自己要黑龍江去，跟着馬占山殺敵的話，信後並附了一首不能自已的，欽慕馬將軍的長短句：

『振民氣！醒國魂！壯哉馬將軍！白山赤！黑水殷！氣吞河嶽！勇撼乾坤！彈如雨！烟如雲！龍沙苦戰，地暗天昏！敵人多少？不問！援軍有無？不問！彈盡兮肉搏，糧絕兮雲吞！馬革裹尸拼一死，忍教國土損毫分！馬將軍！心最苦！慷慨自請纓，誓死守國土！飢餐雪與沙，大戰朝復暮！已決必死心！奚懼狼與虎？整我槍與彈，殲彼狐與鼠！只計國興亡，遑卹我毀譽？天演所淘汰，自棄與自暴！適者得生存，自救與自助！莫念兄與弟，莫思母與父，莫想子與姪，莫憶妻與女，爲國拋骨肉，骨肉方能護！須念我同胞，人誰無父母？馬將軍！真鐵漢！身可裂！頭可斷！伸正義！抗強權！不妥協！不親善！爲民族！爲國家！戰！戰！戰！獨立自由鮮血換！獨立自由鮮血換！』

青霜寫完了血書，包好了血指，便叫護兵去請他的團附莫耀進來，他就對莫耀說出他最近所決定的出關去殺敵的計劃，青霜對他的團附莫耀說道：『莫團附！我有一封信要你拿去當面交給旅長，但是，今晚不必交去，你等到明天正午纔可交去。』莫團附不明他的用意問道：『團長！我當然照你的命令去辦。但是爲什麼一定要到明天正午纔交去？』莫耀是青霜很親信的團附，青霜對他是愛如手足

的，青霜特別叫他進來，自然是有特別的用意，他於是就將他的衷曲告訴他道：「老弟！你坐下罷！我要走了，……」莫耀忽然聽到青霜說出要走的話，覺得非常驚訝，乃急插口問道：「團長！你爲什麼要走？我聽見軍部裏的參謀對我說，軍長因團長於抗日戰爭，很有戰功，不久就要升團長爲旅長了，爲什麼忽然要走？」青霜笑了笑答道：「這個消息我也聽說，這一點，也是促我早日離開這裏的原因之一。衛國殺敵，是軍人的本分，如今我們三個月內失了六萬餘方里，遺棄了三千萬同胞，已經是死有餘辜了，還有什麼戰功？我聽見要升我做旅長，我實在慚愧得要死，我覺得，徒然在糜費民脂民膏而不能捍國衛民的軍隊中，官愈做得大，恥辱愈大，所做成的罪業也愈大！我國縱使沒有這次九一八的事實發生，就是這些只知分利而不能生產還要以內戰來損傷國家元氣的幾百萬軍隊，就够亡國有餘了！國家的元氣，民族的精力，是有限的，怎經得起這無數的內戰，怎經得起這些無窮的有槍而無業的遊民來坐食？我敢斷言：中國縱無外侮，這四千萬里的好大陸，不到二十年，也要給我國幾百萬的軍隊吃得一個乾乾淨淨！所以，我不以爲日本這次侵略我東北，是中國的危機，反而覺得是因外侮而促成我國的生機！但是，如果不抵抗，中國就立刻會到了萬劫不復的滅亡地步！說到這裏，我要痛快的，說一說爲什麼要主張抵抗的理由了：有人說，中國樣樣都不如人，拿什麼東西來抵抗？但是，我要反問，不抵抗就能生存嗎？誠然中國現時樣樣都不如人，那麼要等到什麼時候纔能如人？等到了如人的地步時敵人是不是沒有進步，仍是老在着原位等着我們？「不如人即不能抵抗」這句話，無異是說「我不是人甘願永遠受恥辱」！我是人？我是中華民國的堂堂軍人！我不甘願受恥辱！我不甘願

我同胞也盲目的跟着那些自願取銷了自己人格的人一屆受恥辱！現時環境雖不許我作集團的抵抗，我要衝出這恥辱的環墳作個人的抵抗！作游擊的抵抗！我要到關外去作義勇軍！」莫團附聽見了青霜要去作義勇軍，他就連忙的勸道：「團長要用義勇軍的遊擊戰畧來抗日，自然是不得已的一種辦法，但是，我覺得義勇軍的功用，以之擾亂敵人則有餘，以之收復失地則不足，團長何苦以大用之才去做犧牲了而不得最大代價的事呢？」青霜答道：「義勇軍游擊戰畧，雖於收復失地的軍事上沒有多大的功用，然而於經濟上，外交上，却有極大的義！」莫耀問道：「部下見識有限，却見不到這兩層，請團長給部下解釋幾句罷！」青霜答道：「日本侵佔東北的大目的，在想得到大量的工業原料，及發展經濟的市場，所以不惜破壞了國際信義及世界和平來掠奪這塊廣大的膏腴的土地。在他們心目中以為「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如果我們能够使他們縱然得了土而不能得財，他們就不能達他們「用」的目的了，義勇軍就是使敵人得了土地而不能得財與用的最有效的方法！因為義勇軍四處游擊，則敵人疲於奔命，被佔的土地上亦無時安寧，交通亦必生阻礙，因此則我被佔的土地所出的一切資源，敵人無暇開發，縱有亦不敢大胆的投资下去，並且還要出多量的軍費，供給多量的軍隊，纔能應付我四處神出鬼沒的義勇軍。我相信，義軍的活動堅毅的繼續下去十年八年，日本不但得不着佔我土地之利，反而在經濟上受了重大的損失，可惜現在的義軍不大會活用游擊戰術，軍事學識也不够，所以我纔願意以我的經驗去補他們的不足，去和他們共同奮鬥並告訴他們現在工作所含的重大意義！在外交上，義勇軍的活動，也含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為義勇軍是純粹人民愛國的表現，是民族自救的一種活動，這一

點表現，至少可以使外人知中華民族不是一個無恥無勇的民族，至少可以使國際知東北民衆並不是如日本所宣傳的自願與中國本部脫離而獨立，至少可以使世界各主持正義的國家知東亞方面尚有四萬萬人可以爲他們制裁擾亂世界和平的惡魔時，爲他們作共同的戰友！總之，義勇軍是中國國魂的表現！是中國民氣的結晶！我要去培養他，扶助他，並訓練他，組織他，使他成爲現在抗敵的利器，使他成爲將來太平洋大戰時爲正義爲和平而犧牲的勇士！我不是一時血氣之勇，盲目的愛國衝動而去當義勇軍，是經過了「理智之火」所鍛鍊過的「良心鐵鞭」鞭打着不能不去當義勇軍！我明天一早就出關去了！我去後，希望你仍本着我訓練士兵的精神，將這一團健兒，練成勁旅，有殉國的機會時，則努力殺敵！全體殉國！唉！我本來打算向我的生死與共久經患難的兄弟們話別的，但是，我怕他們不讓我走，或者跟了我同走，那就令我去留兩難了！」莫耀聽了青霜所說的話後，心中非常悲憤哀痛，簡直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淚盈於睫的垂頭無語，青霜歇了一會兒又繼續的說道：「這封留給旅長的信，在信內我已經保薦你做團長，你跟着我由排長而連長而營長而團附，同患難共生死這許多年，我自然也不忍一旦就和你別離，但是，國事爲重，私情爲輕，我走後，可以負託有人，我也放心了！」莫耀聽了青霜這種公誼私情都是非常懇摯的話，他就感激涕零的站了起身，過去握着青霜的手說道：「部下自從跟了團長這幾年，蒙團長以手足之情看待，以私情說，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離開團長，但爲公誼說，我自然是遵照團長的話去做！但是，我恐怕負了團長所託罷了！」青霜答道：「你放心去做罷，我向來對於提拔後進，是有步驟有計劃的。我自信絕不會所託非人。我做連長的時候，就注意幾個排長，

將他們訓練成都有做連長的才能，以備我萬一不在的時候，有人接我的手，做營長時，我也預先在部下中準備着幾個可以候補營長之人才，現在做了團長時也是一樣，不過我這些培養後繼人才的苦心，沒有明白的告訴你們罷了，我今天要走了，我再將待人應事的方法告訴你：第一，要有恭寬信敏惠的精神，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敏則有功，惠則能用衆！這是爲將應有的美德！第二，處事時要慎斷敏行！，不慎斷則易錯誤，不敏行則無功！日本訓練軍人的精神教育，也極注重這『慎斷敏行』四個字，這也是我們可取法的！第三，負責於上，推功於下，上官有責任交下來，無論如何，都像駱駝似的給他負起來，苟有一絲一毫的功勞，完全歸之於部下，能這樣，你就不會任勞任怨了！

第四，你無論做什麼領袖時，隨時準備好幾個與你自己品學才能相當的人在手下，以備你萬一走開時，有人能接手頂上，纔不致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弊病！對於第四點：我希望你特別注意，因爲現時我國許多當領袖的人，絕不肯培養人才提拔後進，他們最忌手下有一個特出的人才恐怕會奪他的地位，他們口口聲聲說延攬人才，實則是收買奴才！縱使他知道你是人才，也要先將你放在奴才的模型中鑄過一下，他纔敢用的。中國事情之所以糟糕，大半是誤在這一點領袖忌冠人才之上，所以我要你特別注意！

青霜說到這裏，窗外的雄鷄已經唱曉，青霜一面化裝成一個難民的模樣，握着莫羅的手說道：『我上面所說的那段待人應事的話，就算是我的臨別贈言了！』說畢，頓了幾頓首，頭也不回，竟大踏步飄然的出團部而去！青霜化裝成一個難民，出了山海關之後，曉行夜宿，到處留心視察，一路上只見是『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無一不是傷心資料。一夜，他因趕路，孤身隻

太平洋上的風雲

影，在殘月疏星交映着的荒野踽踽獨行看，他覺得有些疲乏了，他就走到一間衰柳中的半倒的茅屋前的石上，畧事歇息。他在身上摸出勁草送給他的紀念鏢來，在幽光之下看一看，已是午夜十二時了。他睹物懷人，想起他和勁草在幼時同騎着竹馬，扮演殺敵的光景。恍惚猶在目前，如今呢，故人已作了國殤，自己還在偷生着，就不禁滴了幾點淚在鏢上，他恐怕他的眼淚損污了故人贈他的紀念物，他就以袖將淚點擦去，仍珍重的將那個鏢收藏起來，隨即在口袋中摸出一個既冷且硬的饅頭來吃，他吃完了饅頭，覺得口渴，就希望能從茅屋中找到一些水，他就起身走進茅屋，只見屋內破桌爛椅狼籍，屋頂上穿了一個砲孔，砲孔中露出幾點殘星在閃爍着。青霜見實在是夜深了，恐怕再往前行過着危險，他就就在茅屋裡過夜，他就以包袱作枕頭，倒在稻草堆中睡下。可憐這疲乏之極的青霜，一倒頭便睡着，誰知他睡了一會兒，又被草中無數的跳蚤咬醒，他恨極了，他坐起來，一面搔着癢一面罵道：『跳蚤臭虫啊！請你不要再吸我的膏血了！你讓我多留下些熱血灑向敵人罷！』他正在搔着癢，忽聽得屋後有微弱呻吟的聲音，他就連忙爬起身，到屋後去，只見凄慘幽光之下，躺着一個白髮蕭蕭的受傷未死的老婦，他就連忙將她抱了起來，細看她遍體鱗傷，左手已被炸斷。那老婦在青霜的懷中，微微睜開無力的眼皮，望了青霜一眼又復閉下，口中微弱到僅可以聽見的聲音斷續的說道：『我的兒啊！你：你：你不是當義勇軍去嗎？怎：怎麼又回來呢？我……』

我在……做：做夢嗎？我明明見你騎了一匹馬，經過我的門前，我叫了你幾聲，你也不理我，我只聽得你遠遠的說，娘啊！國土未復，我誓不回家！怎……怎……怎麼現在又回來啊！國土已經收復了

嗎！唉……！」青霜聽了這無名的垂死的老婦的話，聯想及他家中的白髮母親，不禁心如刀割，痛澈肝脾，他涔涔的眼淚不覺滴到老婦的臉上答道：『老媽媽啊！我不是你的兒，唉！你就當我是你的兒罷！我自從投軍去後，對於你老人家時常牽掛！但是，國恥未雪，我又怎能回家！媽啊！你饒恕我罷！』青霜的熱淚滴到那老婦的臉上時，她已無知覺，似很安心的在青霜的懷中瞑目了！青霜見那無名的老婦，在他懷中死去，他只從她臨死時的語氣中，知道她是一個無名義勇軍的無名老母，青霜就慢慢的將她的尸首放下，默默的流了幾點淚，並深深的向她行了一個最敬禮，這時候，寒風的嗚嗚聲，與斷續的唧唧蟲聲，也恍惚爲無名英雄的老母奏着哀樂。青霜對着這老婦的尸首沉思着究竟如何處置，在凄慘的月光之下，他看見地上有一把斷了柄的鋤頭，他就拿起來看，他想這老婦一定是正在拿鋤頭在屋後的田地上工作着時，被敵人的飛機扔下的炸彈所炸傷的了。青霜不忍見這無名勇士的老母，暴尸原野，他就拿起那斷了柄的鋤頭，掘了一個坑，坑內墊上一些稻草，就將那老婦掩埋了。等到他的掩埋工作完了，東方已發魚肚白色，他就找了一塊斷木板用炭寫了『無名的慈母墓』六個字，插在墳頭，默默的站了一會兒，他因無限感觸，就在她的木碑後寫了一首七絕：

『知母黃泉死未甘，孤魂啼月柳花殘。

雄師收拾遼河日，馬立墳前是汝男！』

青霜再在她的墳前，深深的行了三鞠躬禮之後，回到茅屋內拿了包袱，又一直向錦州而去。青霜將近到錦州的時候，看見鐵路旁邊，有一個以三根竹竿架成卅字形的架，架中掛着十二個人頭，旁邊

雲風的上洋平太

有兩個面目猙獰的日軍在看守着。牆上並貼有一張告示寫着『匪頭示衆』四個大字。青霜當從這掛滿人頭的十字架前經過時，他知道這些都是『頭顱輕一擲』的被暴日慘殺的義勇軍，他們將這些頭顱來示衆，無非是要表揚這些是日本軍隊武力的勝利品，青霜對於這些拼去了頭顱想奪回我們的山河的無名義士，不覺從心坎中起了十分的敬意，他就對着那些頭顱行了一個最敬的注目禮便快快的走過。他再行了幾十里，已經是到了錦州的東門外了，他看看日已西斜，他自己就暗自思量，這裏離馬家莊不遠，我不如到馬如龍家中暫歇一宿，明天再搭火車至瀋陽罷，他決定了主意之後，便向馬家莊行去，當他行至村頭的時候，滿心希望，可以見着他的愛人，他的老友的，所以脚步也走得快些，誰知進了村內一看，只見敗瓦頽垣，荒烟蔓草，幾隻野狗正在咬着尸骨，一羣烏鴉，正在枯樹上飛旋着，觸目淒涼，青霜看了無限感慨！青霜到了如龍的故居一看，只見那株桑樹已半枯黃，桑樹下，有副馬骨狼藉着，損壞了的馬鞍在瓦礫堆中半埋着，青霜認得那馬鞍是自己的物，他又從草叢中檢了一個破碎的胡琴，他以爲馬如龍全家殉難了，他無限的傷心，坐在桑樹的枯根上，一一回憶起前事，他與如龍碧珠，父女往日的行情，如何的甜蜜，如何的有趣，如今呢？一切的一切，什麼愛情，什麼友誼，什麼幸福，都已消失，他不禁淒然流淚了。忽然兩隻，吃慣了死尸肉的野狗，從青霜的身後撲來，青霜冷不提防，嚇了一驚，連忙起身躲避，已被野狗將大腿上的肉咬破了。他就隨手拾了一根木來打野狗，誰知那些野狗是吃慣了死人肉的，死尸已經吃盡了，正在找不到可以吃的東西，也就兇惡異常，前後左右亂撲的欲吃青霜，青霜一面打着野狗，一面退後，好容易纔打死一隻，誰知又來了兩隻，青霜沒法，

只得爬上桑樹去，誰知越來越多竟來了七八隻，一羣野狗，就猖獗的圍着了桑樹，青霜上了桑樹，雖知樹上又有兩隻野狸，野狸見人就驚走，從桑樹跳到地下，那羣野狗，見了野狸，就連忙去追趕，青霜乘這個機會，就急急的跑出了馬家莊，已是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只有青燐閃閃的在四處忽散忽合的飛着！青霜到了錦州的東門，城門已經關閉了，城上有幾個日兵在巡哨着，日兵見了青霜，就喝問口令，青霜知己到了危險的境界，就連忙將身向地下一臥，滾落到城濠下去，只聽得礮聲，颼颼的子彈，山城上射下，青霜只得靜靜的伏在淤泥沒脛的濠中，等到槍聲歇了，纔慢慢的靜悄悄的爬出濠外而去。他見前面十多丈遠的地方，隱約有一點燈光，他就向前行去，他到了一間小木屋之前，從板縫中向內一望，只見一個中年的婦人在內縫着衣裳，他不得已就叩門進去，他一看那婦人，覺得非常面善，但又記不起在那裏見過似的，那婦人見了青霜，不禁失聲叫了出來：「你不是夏營長嗎？」青霜連忙止着她道：「你認錯人了！」那婦人道：「你真似夏營長啊！」青霜問道：「你怎麼認得夏營長的？」那婦人道：「當夏營長在這裏駐紮的時候，我就在他的營門口，替他的兵士，縫補衣服的，我天天都見營長在營門口出出入入的，不過他不認得我就是了！」她說到這裡，青霜也就想起來了，她就是張二嫂是一個非常勤儉而誠懇的女人，青霜不禁微笑的向她說道：「張二嫂！夏營長的破衣服，你也不知替他縫補過多少次了！」那婦人因青霜這樣一說，可就真的認定他是青霜了，就連忙恭恭敬敬的問道：「夏營長！你為什麼扮成這個樣子，到這裏來呢？」青霜答道：「我因為要回家鄉去看我的母親，穿着軍服現在已經是不能回家鄉的了！」張二嫂見青霜滿身污泥，就連忙取出他的丈夫的

太平洋上的風雲

衣服來一面遞給青霜一面說道：「夏營長！你把身上骯髒的衣服脫下來換一換罷！我男人的身材，和您差不多，您暫時就穿一穿他的衣服，等我替您把髒衣服洗了烘乾，你再換上罷！」青霜答道：「謝謝你，那就太麻煩你了！」說着接了她的衣服，張二嫂也就走出去，到田地上，挖了幾個山芋預備烘幾個山芋來招待貴客。青霜換了衣服，張二嫂拿了幾個蕃薯進來，問青霜道：「你沒吃東西罷？，我替你烤幾個山芋罷！」說着一面拿了青霜換下的髒衣服，一面打水洗着，一面又在火爐裏生了火，燒一點開水，幾個山芋就放在爐邊讓牠烤着。青霜問道：「張二嫂！你丈夫呢？」她聽了青霜這一問，熱淚就不覺從眼角裏滾了出來答道：「唉！他被紅帽邊的鬼子抓了去了！一去半年，沒有一點消息，不知是死是活呢？」青霜問道：「抓他去幹什麼？」張二嫂答道：「抓他去扛大砲運子彈作苦力啊！」說到這裡，她更嗚咽起來了，青霜也爲之悵然，不知怎樣安慰她纔好。忽然呱呱小孩的哭聲，從屋角的破絮堆中發了出來，張二嫂就連忙過去將小孩抱了起來，一面拍着小孩的背，一面說道：「可憐這個初生的小孩，還沒見過父親的面，他不知他父親現在是生是死呢？可憐出世到現在，還沒有得父親給他起一個名字啊！」青霜聽了，就從張二嫂的懷中，將小孩子抱了過去，只見那小孩，長得非常強健，啼聲也非常嘹亮，青霜微笑撫摸了那嬰孩的頭幾下，對張二嫂說道：「你這小孩，就給我作乾兒子罷！我來給他起一個名字好了，就叫他作張國魂罷！」張二嫂聽了，非常歡喜，答道：「夏營長肯要他作乾兒子，那是他的福氣了！國魂兩個字，怎樣寫啊！請您寫下來罷！」她就連忘找了一枝破筆遞給青霜，青霜蘸了墨就在那嬰孩的衣角上，寫了「國魂」二字。張二嫂等青霜在她的嬰孩的衣角，寫了「國

魂」二字之後，笑迷迷的問道：「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青霜笑答道：「這個名字的意思好得很呢！我說深了，恐怕你不懂，我就淺淺白白的告訴你罷！你這小孩大了，我希望他能够爲父報仇，爲國雪恥，他果能如此，那就對了！我希望我們祖宗的一切美德優點，他都能够接受！我希望後世的子孫的幸福，他却能爲他們去創造！我希望現在世界上全體人類的生存，他都能够愛護！他果能如此，就不辜負我今天給他所起的這個好名字了！」張二嫂聽了，雖然還是不大明白，只是頻頻的點頭說道：「那就好極了！那就好極了！」說也奇怪，那嬰孩經他的母親和青霜這樣的抱弄了一會兒之後，也就不哭了，張二嫂就將他放回他的小窩裏去。青霜吃完了烤山芋，換回了他自己的衣服，天已微明，他就告辭了張二嫂，到車站上去。等了一會兒，開往瀋陽的火車已經到了，他就買了一張票，與難民混在一起上車而去。在火車上，談笑話是解悶的一種好方法，坐在青霜對面的一個老頭兒，和坐在他旁邊的一個商人模樣的中年男子，談起笑話來了，那老頭所談的，是一段實事的笑話，只聽得那老頭兒這樣的說着：

『我是我們村頭一間關帝廟的廟祝，這個笑話，是我親眼看見的，有一天，有五六個「紅帽邊」，被我們的義勇軍追趕着，他們就都逃到關帝廟裏，我當時也嚇得躲到神龕的後面，那些「紅帽邊」進來之後，一齊都向關帝老爺跪拜，口裡喃喃的不知在稟些什麼！我猜想，大概是求關帝老爺保佑他們的腦袋不搬家就是了。後來，我們的義勇軍也追進廟裏來了，我也胆子壯了，從神龕裏出來，我就把我看見的情形告訴了那班義勇軍，那班義勇軍聽了，都哈哈大笑道：關帝老爺保佑他

們，豈不是成了「奸神」了嗎？」

那老頭說到這裏，好些人都大笑了起來，青霜忍着了笑之後，於是他也開始對衆人說一個笑話了，青霜對那個老頭說道：「你那段開帝老爺不肯做漢奸的笑話，說得不錯，我也來對大家說一個爲國犧牲的兩隻豬罷！」那老頭和坐在青霜左右的人，都表示着很樂意聽的神氣，青霜就說道：

「我是屠夫，有一天有我們的兵士四五人，叫我到他們的前綫去替他們的宰豬。當我把繩子割斷了，誰知那兩隻豬，就好像兵士衝鋒似的，向敵人的陣地跑去，那幾個兵急了，也只得跑上前去趕豬，那豬衝進了敵人的陣地，我們的士兵，也跟着衝了過去。敵人冷不及防，以爲我們衝鋒了，也嚇得一部分向後退，於是槍聲四起，我軍也因這趕豬的誤會，打了一個小勝仗，可是那兩隻豬也就爲國犧牲了！」

青霜說完了那個「豬也能爲國犧牲」的笑話後，引得衆人都感覺啼笑皆非，忽然車廂的門開了，走進一個日本憲兵，後面跟着一個漢奸，手裏拿着一大疊傳單，向衆人分派，青霜接了傳單，只見上面寫着一首「建設樂天地歌」歌詞粗劣，荒謬絕倫，那歌的詞句是：

『東北老父兄弟們，現今正是奮起時！公敵軍閥已無影，救民水火登衽席！』

東北老父兄弟們，現今正是奮起時！政權有爲魯太平，保境安民爲宗旨！』

東北老父兄弟們，現今正是奮起時！滿蒙三千餘萬民，國政建設樂天地！』

在歌詞後面，還有許多中日文的標語：『新政權的成立，是各元老之功！』『新政權成立，是人民

太平洋上的風雲

救星！』慶祝遼甯新政權有歸！』新政權成立可以減輕稅捐！』反對撤兵，要求日本增兵！』『死守我等生命線！』十萬先人碧血代價！』國際不足懼！』國聯應睜開眼睛！』國聯出風頭，真理消滅！』激勵芳澤，鞭策幣原！』排斥支那代兵機關之國聯！』今日滿蒙撤兵，明日變成修羅場！』『聯盟出首造成東亞之亂！』最後勝利在我日本！』青霜看了這種傳單，真是氣得無明之火直冒，但是處於這種環境之下，只得忍着任他在內心焦煎罷了。那漢奸發完傳單之後，還在那裏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似的口講指責的說着，青霜愈聽愈生氣，就跑出車外去站着，忽見車外的壁上，傳單的背面用鉛筆寫着的幾首詩在那裏貼着！

升年養士終何用。廉恥由來已喪亡。

不信城亡無死節。紛紛傀儡盡登場。

名城百六已無存。胡馬猶思度雁門。

舉目江山一揮淚。銅駝衰草暫煙昏。

海內激昂皆主戰。君王長策擬和親。

偏安漫謂朝廷小。蝸角相爭正有人。

塞天胡騎肆縱橫。落日孤城豎廢旌。

眼見單于窺馬邑。朝臣紙上尚談兵。

青霜見了這四首詩，寫得悲憤感慨，心裏暗想，這是那一個有心人所幹的呢？他因此感覺得，只

雲風的上洋平太

要人心不死，無論什麼事，都有從黑暗而復轉回光明的一日！，只要人心不死，無論用槍桿也好，用筆桿也好，拼頭顱也好，灑血淚也好，傾腦汁也好，無不可以表現出爲生存而奮鬥，爲雪恥而努力，爲正義而犧牲的力量來的！他從出關後所見的一切現象，處處都表現出東北的人心還沒有死，他的心裏就安慰得多了。青霜正在對着那幾首詩沉思默想的時候，忽然被一個日本憲兵看見了，他就過來一把將青霜捉住。一面揭了那張貼在門外，後面寫有那四首詩的傳單，一面推青霜回到車廂裏，並叫了那個正在車廂裏爲日本宣傳的漢奸到他面前，將傳單背後所寫的詩問他，上面寫的是什麼意思？那漢奸看了一看，就用日話翻譯回答道：『上面所寫的是反對日本佔領東北的意思！』那日本憲兵，聽了大怒，硬說是青霜寫的，就叫那漢奸審問青霜，爲什麼寫這樣反日的文字，那漢奸居然也就狐假虎威大模大樣的責問青霜，青霜此時，也就力辯不是他寫的，並且說他是一個屠夫，只會用刀宰豬，不會執筆寫字，旁邊的那些聽過青霜說過爲國犧牲的豬的笑話的人，也就一齊替青霜辯護，說青霜確是一個屠夫，那漢奸聽了冷笑了一聲，便回頭用日語對日憲兵說道：『他說他是一個屠夫，只會用刀殺豬，不會寫字。我看他不像屠夫，但是衆人都說他的確是一個屠夫，我看您把刺刀遞給他，叫他作一個殺豬的姿勢看看。是不是我們一算就可以證明了！』日憲兵聽了點頭，隨即將身上的刺刀拔了出來，交給那漢奸，那漢奸拿這刺刀，惡狠狠的對青霜道：『你說你是殺豬的，你就拿了這把刀作一個殺豬的姿勢給我們看看罷！』說畢就將刺刀遞給了青霜，青霜這時真是怒從心上起，憤向胆邊生了，他拿了刺刀說道：『好！我就殺豬給大家看罷！』這話未說完，已一刀刺入那漢奸的咽喉，飛身兩步從窗口跳

出火車外去了！車廂裏的人，心裏無不稱快，都一齊探首車外，看青霜怎麼樣，並替他担心，只見遠遠的青霜從水田裏站了起來，向疾駛着的火車，遙遙的招了一招手，轉身就向樹林中走去了！青霜自從殺了那漢奸，從車窗跳出之後，就走到樹林裏，打開包袱，另換了一套商人模樣的衣服後，走出樹林，他四處眺望了一會兒，他認得這地方離打虎山車站不遠，他從前駐紮錦州的時候，也曾經率領着他健兒，到過這地方演習過野戰的。他急於要到瀋陽，想看看九一八後的情形究竟怎樣，所以他仍決定走到打虎山的車站，乘火車到瀋陽去。他到打虎山車站，在月台上等車的時候，忽見一個工人模樣的人，手裏提着一個大籃，籃裏有好些玻璃瓶，迎面向他走來，他一看那人覺得很面善，那人見了青霜即連忙立正行了一個軍禮之後，說道：『夏營長！您還記得起我嗎？』青霜仔細的向他一看，原來他就是他駐紮錦州時，營裏的伙夫，他的名字叫黃得勝，他從前因為生了大病，所以纔請了長假回家的。青霜就連忙拖他到月台的一個角落裡，細聲的問道：『得勝！您現在幹什麼？』得勝也細聲的回答道：『我現在還是當伙夫啊！我的病好了之後，老想再到營長跟前，可是，聽說營長調到關內去了，所以現在還是跟着一隊義勇軍做伙夫啊！』青霜聽了他從前的伙夫，也做了義勇軍，心裏非常愉快，就微笑的答道：『您在義勇軍裏當伙夫，比較在軍隊裏當伙夫，有價值得多了！軍營裏的伙夫，整天煮飯燒火，不過是喂飽了一些「平時只知消費，內戰只知破壞」的蛀米大蟲罷了！你現在爲「自願以自己的性命去換大多數人的幸福」的義勇軍服務，實在光榮得很啊！』得勝聽了青霜這樣讚他，他就更加興奮，於是對青霜道：『我在營裏的時候，時常聽見營長對弟兄們說：『當兵的要犧牲自己去

太平洋上的風雲

謀大多數人的幸福，纔是神聖的軍人！」這句話，我是時常記着的，我現在所幹的事，合這個道理嗎？」青霜連忙答道：「對的！你好好的幹罷！你們義勇軍的司令是誰啊？」得勝答道：「我們的司令馬，叫做家駒。」青霜聽了馬家駒三字，覺得很熟，他就低頭沉思了一會兒問道：「馬司令還有一個名字叫做馬如龍嗎？是一個老頭嗎？」得勝答道：「馬司令年輕得很，我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名字，我只知道他從前在過瀋陽的兵工廠裏，當過製造手榴彈的工人，其他的情形我就知道了。」得勝這一说，青霜可想起來了，馬家駒就是從前馬如龍對他說過，被鬍匪擄去了的兒子，但是他怎會當了義勇軍的司令呢？青霜見再問得勝，他也是不知道的，所以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他見得勝手裏提着一筐玻璃酒瓶，覺得很奇怪，就問得勝道：「這些玻璃瓶，幹什麼用的？難道你們義勇軍天天要喝酒嗎？」得勝笑了一笑，拿起了一個玻璃瓶遞給青霜看，一面附耳告訴青霜道：「營長！我們的飯也難找來喫，那還有酒喝，這個酒瓶裏面裝的是炸藥，這是馬司令用法製造的手榴彈啊！」青霜聽了，拿着那土法製造的手榴彈，仔細看了一會兒，問道：「這東西能用嗎？」得勝答道：「這東西殺傷力大得很呢！我們的子彈非常缺乏，幸得馬司令想出這種東西來，我這就送這些東西去給我們弟兄用啊！」青霜看了義勇軍土製的手榴彈，又聽了得勝的話，不禁很感慨的嘆道：「呵！我國的軍閥花了人民的膏血購買外國的精銳武器，留來用作殺自己人！你們自己的心血製造出殺敵的武器，來爲國爭光，這真是羞愧死他們了！他們的槍桿老是向內的，你們的槍桿却是向外，他們吃的是同胞的肉，你們飲的是敵人血！他們每月有新餉養老，你們每日無三餐療飢，他們只求個人的富貴，你們只知伸國家的正義

「他們是國家民族的罪人！不配稱軍人！義勇軍纔是神聖的，純潔的軍人！……」青霜說到這裏，忽聽得一陣槍聲由遠而近，車站上的人也就紛紛走避，只見幾個義勇軍向車站跑來，後有一隊日軍在追擊着，得勝認得這些義勇軍是自己人，就連忙高呼道：『弟兄們！不要怕！這裏有的是「酒瓶」啊！』酒瓶是土製手榴彈的別名，那些義勇軍聽了，就連忙跑到得勝面前，一人拿了三四個，伏在月台石階之下，青霜與得勝也拿了幾個「酒瓶」躲到站長室內去，那班日軍正得意洋洋的趕到，那裏知道「酒瓶」的厲害，只聽轟轟的如山崩地裂的响聲，那十幾個日軍，已飽喝了「酒瓶」的血酒醉臥了滿地！青霜與那些義勇軍一齊出來，檢了他們的槍械子彈，青霜向前一看，見有一隊日軍又繼續向車站撲來，他一看「酒瓶」已經用完了，他就權當指揮，指揮着那十幾個義勇軍負險沉着應戰，青霜的槍法，在東北軍中是有名的，他用着一桿得於敵人的槍械，一連射殺了幾十個敵人，那班義勇軍無不暗中欽佩。青霜見日軍人多，而自己這方面的子彈有限，於是指揮着且戰且退，等到第二隊日軍追到車站時，青霜與那班義勇軍已不知退到那裏去了。青霜，因作戰緊張，退却時竟忘了將他的包袱拿走，日軍拾到了這個包袱，就呈給隊長，那隊長，是三年前在東北講武堂當過戰術教官的，他打開包袱一看，只見裏面有一套泥漿滿面的衣服，和幾件化裝的用品，衣袋裏有一本日記，那隊長是認識中國字的，他打開一看只見那日記的末一頁上，寫着一首出關殺敵的七絕：

『天荒地老志難磨，遙望關東隔淚波。

惟恐美人消瘦盡，拼將熱血灑遼河！』

太平洋上的風雲

那日軍的隊長，再細細的翻看，只見上面所記的，盡是一些傷時愛國及與日軍作戰的經過。他再細搜衣袋裡，還有一封信，只見那封信上寫着：『敬啓者，現已驅逐東三省罪惡山積之軍閥政匪，餘者均純良之民，故欲爲茲良民建設和平之天地。吾兄苟能辨別現狀，棄彼大慝軍閥，與良民等共建理想的和平大國，行真正愛國護民之道，斯護國者之所當任，堪信爲唯一可進之方也。倘徒在軍閥之下，重其罪惡，則終其身與國賊何殊？不佞情關師弟，情誼相孚，故不願吾兄助長軍閥之罪，甘作虎狼，而願吾兄圖將來之幸福。茲特敢上忠告，若承鑒信，速返桑梓與鄉人共建樂土之新天地，不勝佇盼徬徨之至，專頌時祉此致夏團長青霜：』

前東北講武堂戰術教官田忠肅。』

原來這封信，就是那個日軍隊長田忠，他自己所寫給青霜，想煽惑青霜叛變的，徧巧這封信，又落回他自己的手裡，再翻信後面有隱約用鉛筆寫的幾個字：

『吾敬吾師，吾尤敬吾國！，吾愛吾師，吾尤愛正義！』

這樣一來，那田忠隊長，可就知到剛纔指揮着義勇軍和他對敵的，就是青霜了！田忠隊長在講武堂當教官的時候，特別看得起青霜，他時常對在講武堂同事的日教官說青霜是東北青年軍官中，最可怕的後起之秀，如今他們心目中最可怕的學生，竟回到東北來指揮義勇軍，更覺得可怕了！他就連忙打電報告關東軍司令部，嚴密拿捕青霜。青霜之所以帶這封信在身邊，原是一種機謀，以備萬一爲日軍所捕獲時，好借這封信來欺騙日人說是真的回來找田忠教官的，誰知竟因此，而反洩漏了他的

行動，增加了他的阻碍，真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了！青霜自從指揮着那班義勇軍退却到了山林裡之後，得勝纔把青霜是什麼人？告訴了大眾，那班義勇軍感佩之餘，便請求青霜去會馬司令。青霜到了司令部之後，誰知馬司令已領了義勇軍到各處游擊去了，等個三兩天還說不定回來，青霜就在司令部裏暫住了一夜，也就將『游擊戰畧』教了他們的參謀長，第二天的早晨，就和他們告別，步行到了新良縣，換乘火車向瀋陽而去。車到瀋陽已是半夜，只見車站上，佈滿了日本軍警，在車站的出口處，如貓對於老鼠似的注視着經過的旅客，見有形跡可疑的，就將他們攔着來搜查，因此車站的出口處，便擠滿了一大堆人，青霜見了這種情形，也就特別小心，混在人叢中，遠遠的站着。忽聽得轟的一聲，從車站出口處發生，原來有一個身懷炸彈的義勇軍，因被日軍搜查，自知難以混過去，他於是便取出了炸彈向他們拋去。這一來，車站上便起了一陣很大的騷動，青霜也就趁着這種騷動竟被他偷偷的從紛亂中跳出了瀋陽車站而去。青霜出了車站，便投旅館，誰知旅館竟奉了日人的禁令，沒有當地鋪保的旅客，是不許容留的，青霜一連投了好幾間旅店，都是如此，這樣一來，可就令他很覺得爲難了。青霜無奈，只得在馬路上一面躑躅着一面沉思如何暫找一個棲身處，他經過了幾條冷清清的馬路，就轉到商埠地南市場去，他一望，這一帶的妓館，燈火輝煌，笙歌盈耳，從樹影燈光掩映的小樓中，忽發出一陣嬌脆的歌聲，恍惚隱隱的唱着『你是理想的情人！我愛你高貴的靈魂！我不愛黃黃的金，白白的銀，只要你那顆赤裸裸的心！吻罷！這是香甜的唇！抱罷！這是清白的身！只願我倆啊，永遠的相愛相親！接受我純潔的愛啊！珍重我熱烈的情！縱使到了海枯石爛，我願一切爲你犧牲！情人！你是理想的

雲風的上洋平太

情人！」青霜覺得這歌聲很熟耳，他就抬頭一看，只見那妓館掛着「春艷班」三個字的招牌，青霜既投不到旅館，所以便決定到妓館裏去暫過一夜再說。青霜走進了妓館，就有一個尖頭大腹滿面油光的伙計笑着迎上來，發出帶痰的聲音向青霜道：「你老有熟姑娘沒有？」青霜從來沒有到過妓館，這一次是逼於無奈纔進去的，他自然不會懂妓院裡的規舉，他就隨口即答道：「我沒有熟姑娘，我剛纔聽見這裏有一個姑娘唱理想的情人歌，她的聲音我覺得很熟。」那伙計笑道：「哈哈！你老說的就是淚珠姑娘了！她還是一個青倌人，她只是賣唱並不賣身的啊！」青霜聽見他說出「淚珠」兩字，心房裏不覺突突的跳了幾跳，暗想這「淚珠」，不會就是「碧珠」罷！他想了一會，繼而又自問自答起來：我明明見馬家莊化成了瓦礫之場的，難道碧珠還生存嗎？碧珠這樣高貴聰明純潔的女子，肯在敵人所佔的瀋陽來當妓女嗎？如龍這樣俠義慈愛的人肯將女兒送到火坑裏嗎？不會的！絕不會有的事！那伙計見青霜在那裏沉思一語不發，他以為青霜聽了「淚珠」是一個青倌人，不肯留客而不高興了，就作出了一種卑鄙到令人見了可以發嘔的態度對青霜道：「你老真的想在這裏過夜，我可以叫我的乾女兒芳子陪你，她是剛從朝鮮過來的第一個美人啊！」青霜冷笑了一笑答道：「我不願做你的乾女婿，你還是叫淚珠下來我見一見罷！」那伙計答道：「她的架子，可大的很啊！她不高興，什麼東西都不能動她的心，我看你老還是叫芳子，嘗一嘗外國的異味罷！」青霜很不耐煩的答道：「我最喜歡架子大的姑娘，你叫她來我見見就是了。」那伙計見青霜如此堅決，也就高聲的拉開了帶痰音的喉嚨嚷道：「淚珠姑娘！有客！」只聽得樓上有嬌嫩的聲音答道：「請客上來罷！」那伙計聽了連忙堆下笑臉來對青霜道：「你老可真造

化，她沒見過你就請您上樓了！我帶您上去罷！」青霜就跟了那伙計上樓，一面上樓梯的時候，那伙計還叨叨絮絮的在青霜面前，說淚珠如何的美貌，如何的有學問，並且告訴青霜說淚珠是藩陽妓女中的花魁，說着已到了淚珠的房門口，那伙計連忙揭開了門帘，青霜定睛一看，裏面坐着一個絕色的摩登女郎正在看着報紙，那女郎見客來了，也就連忙站了起身。青霜細看淚珠不覺心碎了，只是定睛的望着她，淚珠見了青霜也就又驚又喜的呆呆望着，那伙計見了他兩人這樣的情形，也弄得莫明其妙，只好悄悄的放下門帘便走了。青霜與淚珠彼此謬然相對的望了一會兒，還是淚珠先開口向青霜道：「青哥！我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說畢即趨前執着青霜之手並倒頭在他的懷中，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青霜一手撫着她的肩，一手執着她的手，緊緊的摟着她答道：「唉！碧珠！我也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我以為你已經不在人世了，你怎麼會淪落到這個地步啊！」碧珠聽見「淪落」兩個字，就突然推開了青霜，氣憤憤的說道：「你看我是一個甘於「淪落」的女子嗎？你為什麼不說我『犧牲』到這個地步啊！」說畢便離開了青霜兩步以背向着他。青霜聽見她說出「犧牲」兩個字，便知道她必定有許多不願而且不能告訴他的苦衷了，就連忙過去撫她的肩問道：「碧珠！你生我的氣嗎？」碧珠轉了身過來咬着嘴唇，望了他一眼，似笑又似哭的樣子答道：「別人可以不了解我，怎樣連你也不了解我！我了解你為什麼到這裏，我實在不敢說你是墮落啊！」一面說着，一面以巾拭淚，她又繼續說道：「我將碧珠的名，改為淚珠之後，從來沒有滴過一點真淚，今天你真傷了我心了！」說畢她的淚珠兒簌簌的落個不止。青霜就連忙拉她坐到床邊上，很溫柔的安慰她道：「碧珠！我了解你，我愛你，因為今天的

雲風的上洋平太

遇合，太出人意料之外了，所意縱激起我說出「淪落」二字，但是，我仍是一種憐愛你的表示啊！」碧珠聽了青霜這些話，又不禁轉哭爲笑了。他們二人說到這裏，只見門帘開處，那妓館伙計端了菓碟上來。碧珠也就連忙裝出妓女招待客人的態度來，端了水菓碟到青霜面前，故意做出嬌媚的態度高聲說道：「賈大爺！你怎麼老不來哪？可真叫人想得心疼！吃點水菓罷！」說畢丟了一個媚眼，從青霜處起，一直丟到過去望着那伙計，隨則對那伙計道：「王七！賈大爺是我從前的熟客，你替我去預備一些酒菜罷！」青霜知道碧珠的用意，在遮瞞那伙計，也就連忙答道：「好！多來一點酒！我無意中遇着舊相好，今晚我們倆對喝一個痛快罷！」說畢，隨手掏出一張日本十元的金票，遞給那伙計道：「這打賞給你，酒菜錢明天再算罷！」王七接了打賞，連忙打恭作揖道謝，並諾諾連聲搖頭擺尾似的出去，並輕輕的替他們掩上了門。碧珠見青霜身上，有許多日本金票，她就問他這金票的來歷。青霜答道：「這是日本兵送給我的！」碧珠聽了，很驚奇的問道：「怎麼日本兵會送你金票？」青霜於是就將他怎樣出關，怎樣臨時指揮義勇軍作戰，並怎樣從被擊斃的日本士兵身上搜得金票的事，大畧對碧珠說了一會兒。酒菜已經辦好，送進房中，碧珠將房門下了鍵，回來恭恭敬敬斟了一杯酒獻給青霜道：「青哥！這是我第二次親手敬你的酒，請你嘗一嘗今天的酒味，與當年中秋夜在桑樹下的酒味比較如何？」青霜站了起身，緊緊拿着她那執杯的手，注視着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只見碧珠盈盈笑靨中流着兩道淚痕，青霜嘆了一口氣道：「今天，我們在已淪亡故鄉中，成了這樣淪零的兩個人，酒未飲時腸已先斷了！」說着，也不禁流下淚來，碧珠連忙以左手用香巾替他拭去眼淚，說道：「我不應該逗起你的

興亡恨，你還是借酒澆愁罷！」青霜的手帶了微微的發抖，聲音微微的顫動着答道：「你父親還在嗎？」碧珠苦笑着點了一點頭，青霜長嘆了一聲，喝了那杯酒說道：「唉！雖幸故人無恙，然而故土已全非了！」碧珠再斟了一杯酒敬青霜道：「收拾山河！全仗你了！」青霜再飲了答道：「山河，是四萬萬人的山河，收拾，要四萬萬人來合力收拾！我這次回到故土，我覺得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羞我枉作軍人啊！」碧珠放下了酒杯，緊緊的摟着青霜，仰起頭，說不出的恭敬，不知欽佩他到怎樣的神情說道：「你是模範的軍人！你是理想的軍人：我敬你！你愛我！我只愛你這樣忠勇壯烈純潔神聖的軍人！」這句話是碧珠在那年中秋夜與青霜在小溪旁擁抱着時所說過的，青霜不禁於新愁舊恨興亡情緒交織中，回憶起那夜『沙場百戰歸來日，證取當年月下盟』的熱情來，也就緊緊的摟着碧珠，熱烈的接吻，他們倆都閉了眼睛，甜蜜而熱烈的長吻着，唉！只有這一剎那令他們神遊於超現實的快樂世界，而暫時避了現實愁苦的焦煎！亂離人，在亂離時，亂離地，幸而得慰亂離情，其中的快樂，只有當事人知道罷了！青霜與碧珠經過了長時間熱烈的接吻之後，他們又將別後的離情，從頭細訴，碧珠陪青霜喝了兩杯之後，便將她為什麼到瀋陽來當妓女的經過告訴青霜道：「青哥！自從那天我看了你的病出醫院回家的時候，日本的飛機完全將我的家炸毀了，當時我爸爸正在樹頂上，用步槍打下了一架敵機。後來我們因家庭已毀，我父親便帶了我到打虎山我的舅父家裏暫時居住，我當時因為走得匆忙，不及到醫院來告訴你。我們到了打虎山之後，我曾經寫了好幾封信給你，想必是因兵荒馬亂，你沒有收到了。」青霜答道：「我的確沒有接着你一封信啊！後來我們從錦州退却的時候，我曾經派過我

太平洋上的風雲

的勤務兵去找過你們，可是他回來說找不着，我以為你們一定避難到別處去了，後來我出關到馬家莊，纔見着一片頹垣敗瓦，荒煙蔓草中夾雜着一副馬骨，那個時候，非常傷感，還以為你們父女全家殉難了。』碧珠道：『這是怪我當時沒有到醫院去告訴你一聲，累你在於傷時憂國之外還替我們多生了一個傷感！』青霜說道：『在忙亂的時候，這也是難得的！碧珠！你究竟爲什麼會到這裏來，請你快告訴我罷！』碧珠義形於色很慷慨悲壯的態度答道：『因爲我爸爸富了義勇軍的首領，缺乏子彈，所以我纔自願賣身下青樓，將我這一個臭皮囊換成了萬粒子彈，去供給我爸爸殺敵！因爲義勇軍要探聽日軍的行動，所以我纔自願犧牲色相到這龍潭虎穴來作女間諜！』青霜聽到這裡，不禁肅然起敬的站了起來，恭恭敬敬的斟了一杯酒對碧珠說道：『碧妹！你這樣偉大的精神，真是羞愧死了中國的男兒了！我敬了一杯！並且代表我國的同胞敬你一杯！』說畢雙手捧了酒杯遞給碧珠，碧珠接了酒杯答道：『我不敢受全國同胞的敬酒，我只能受你所敬的酒！』說畢一飲而盡。青霜接過了空杯，不禁由欽敬碧珠之情，反引起了他想及我國政府的屈辱，酒意與憤慨交煎，不禁勃然大怒，擲杯於地說道：『哼！四萬萬人齊俯首，竟無一個是男兒！』碧珠見青霜發怒擲杯，就連忙走到他的身旁執着他的手安慰他道：『青哥！你怎麼說竟無一個是男兒啊？難道你把自己也看輕了嗎？青哥！你最歡喜聽我唱歌的，我唱一曲『少女之夢』給你聽好嗎？』青霜坐下，仍是氣憤憤的，垂頭無語，碧珠想要消他的愁緒於是就漫引珠喉高唱起來了：

『路漫漫，悲風酸；萬里長征人未還，記得別離時節，花事正瓊珊。屈指殘冬去也，我不怕流年

偷換，只恨路遙人遠！他爲國犧牲了青春，我爲他憔悴了紅顏。說什麼卿卿我我，到如今，只落得影隻形單！同情最是今宵月，獨向離人缺半圓！沙漠漠，草蔓蔓！回首關東不忍看！分明是連理枝，無端的被狂風拆斷！分明是比翼鳥，無端的被烽煙衝散！多少濃情蜜意，離台悲歡，付與一彈！多少溫柔恩情，死別生離，盡付一戰！淒涼閨夢，玉樹臨風，分明見我所歡，恍惚當年，依依懷抱，月明溪畔！穿我嫁衣裳！了我心頭願，唉！玉郎何處，最傷心蔓草荒煙！

是耶！非耶？夢耶！真耶，盼到今朝，佳期近也！拜別了爹爹，辭別了姐姐，一刹那已到郎家。偷看我郎，真個瀟灑！芳心蕩漾，面泛紅霞。賓客滿堂笑語嘩；道是新娘美麗如花，新郎幸福無涯！我心似轆轤，七上八下。羞人答答，怎生過也，這洞房花燭夜！一刹那，夜深人靜，雙雙携手，入紅綃帳下。郎道：國仇未報，何以爲家！我說：莫負良宵，且把衷情細話！

一刹那門外馬嘶，送來急電一紙；生生的，催促我即到戰場去！霹靂一聲，如澆冷水！腸寸斷，心碎矣！郎道：匈奴未滅何以爲家！我道：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我郎長嘯携槍，

一笑出門去矣！

一刹那，雄鷄曉唱，枕邊不見人，紅日照紗窗！唉！是耶？非耶？夢耶！真耶？一夢黃梁！

碧珠唱完了『少女的夢』一曲以後，青霜的怒氣也漸漸的平了。他便問碧珠道：『你唱的這首曲是誰人作的？怎麼好像拿我們兩人的事情來作材料啊？』碧珠答道：『這一首曲是一個文學家爲我作的。這個文學家就是我在瀋陽事變時受傷，救了我的恩人，我這次回來瀋陽，就特別去拜候他，我曾將我們的關係，詳細告訴了他，我這次到瀋陽的用意，除了你之外，我只告訴了他一人，他答應撰一些新

太平洋上的風雲

歌曲來供給我賣唱，俾我得盡量利用聲色來刺探敵人的消息。這一首曲，是他新作的，的確是暗寫我們二人的愛情關係的。但是他告誡我不可向別人前面亂唱，不過聊以給我在相思之極時，個人獨自微吟來慰藉慰藉自己，發洩發洩離愁罷了。」青霜問道：「那位文學家是什麼姓名？」碧珠答道：「他不告訴人的，他只是叫我稱呼他作二桿先生。」青霜聽了笑道：「二桿先生，真是一個別緻奇怪的名字！是什麼二桿？」碧珠答道：「我曾經也問過他，他說二桿就是筆桿與槍桿，他說筆桿與槍桿，是挽救國難的利器，他希望我同胞，人人都能用這兩種利器，他說他從前拿過槍桿的，現在沒有機會給他再拿槍桿殺敵，他只好用筆桿來喚醒國魂。他之所以九一八之後仍在東北居住，爲的是要實地搜集國難的材料，來寫國難文學。」青霜說道：「這個奇人，我很想會一會他，他住在什麼地方？」碧珠答道：「他的住址是沒有一定的，他現在已化裝到我爹爹那一部義勇軍中搜集悲壯的材料去了。」青霜聽她說起如龍，就連忙問道：「你爸爸現在什麼地方？他部下有多少人？」碧珠答道：「我爸爸現帶領着三千多人在營口一帶活動。」青霜聽了，非常歡喜的說道：「我本打算到黑龍江去的，現在聽見你父親領着這許多人在營口活動，我要變更計劃到營口去幫助你爹爹了。因爲有營口作根據，可以隨時擾亂敵人視爲經濟大動脈的南滿鐵路啊！並且還可以：」一陣革履上樓的聲音，將青霜的話打斷，碧珠連忙到窗前掀起一角窗簾一看，連忙回身向青霜道：「不好了！日本的憲兵來查夜了！怎麼辦呢？」青霜聽了，不動聲色沉思片刻答道：「你把門打開，讓他們來查好了，怕什麼？我自方法對付他們！」說畢即連忙附耳吩咐碧珠去替他預備對付的法寶。日本憲兵搜查了幾間妓女臥室，遞捕了幾個他們認爲有反日嫌

疑之人後，便搜查到碧珠的房間來了。日本憲兵進門一看，只見青霜與碧珠睡在床上吃鴉片烟，碧珠見憲兵進來，就連忙站了起來，青霜却仍裝着大發烟癮似的，在那裡吞雲吐霧，不理他們。日本憲兵隊長，走到床前，望了他一望，用力的推了他一下說道：『起來！』青霜仍是不理，那隊長生了氣，拿出手槍來指着青霜道：『快起來！』青霜這纔慢吞吞的放下烟槍，伸了一個懶腰，打了幾個呵欠，裝出一種煙鬼的喉嚨有氣無力的答道：『我的煙癮未過足，我寧可讓你打死了，我也不能馬上起來的！』那隊長看見青霜這種情形冷笑了一聲說道：『好！這是你們中國人的福壽膏，你愈吃得愈好！』青霜連忙將他的煙槍雙手恭恭敬敬的答道：『請你也享享這種福罷！』那隊長笑答道：『這些福氣只有你們中國人纔配享受啊！』青霜答道：『是啊！這鴉片煙槍比你們貴國的槍砲還要利害啊！』青霜這一句話，說得那些日憲兵全都笑了起來，青霜趁着他們大笑的時候，便一口氣抽得呼呼的响，將一口煙抽完了，站了起來，那隊長仔細看了他一會兒，見他煙容滿面，拍了一拍他的肩頭，說道：『你幹什麼的？』青霜答道：『我是到關外來購買嗎啡，白麵，紅丸這些東西到國內去的。』那隊長問道：『你知到在什麼地方買嗎？』青霜連忙從身上掏出一包嗎啡出來答道：『隊長！你看，這是你們福鄰洋行的貨啊！』那隊長畧望了一望笑說道：『好，你就多辦些到中國內地去罷！』道着便走了。碧珠等到他們的革履聲去遠了，就連忙過來低聲問青霜道：『青哥！你怎麼會學得這種方法來瞞騙他們啊？』青霜一面擦臉，一面裝的煙容，答道：『以鴉片，梅毒，馬賊，這三種東西來戕賊我們東北的同胞，是他們久已慣用的方法。他們現在既已得了我們的東北，當然歡迎中國人來傳播這三種寶貝到內地去，見了這種來替

雲風的上洋平太

他們做工作的漢奸，他們那有不保護之理。唉！敵人的目中認我爲漢奸也不要緊！但願我國不抵抗的政府，不視我們這些抗日的人是反動份子就萬幸了！」青霜說畢，隨即叫碧珠將嗎啡，鴉片等具交還給王七，碧珠按了一按叫人鐘，王七便進來，碧珠便拿一張十元金票遞給他說道：「這十塊錢，是賈先生賞給你的，烟抽够了拿去罷！」王七歡天喜地將烟具收拾出去時，雄鷄已經唱曉了。青霜見天已亮了，便對碧珠道：「碧妹！我今天就要到營口找你父親去了，你有什麼信帶給你父親沒有？」碧珠聽見青霜說出馬上就要走的話，心裏自然是很難過，乍相逢而又匆匆離別，的確是別有一種酸甜苦辣的滋味在心頭的。她俯首沈思了一會兒苦笑着答道：「青哥！我不寫信了，你路上是不方便帶的，就勞煩你替我帶幾句口信罷！」青霜點頭道：「好的！請你說罷！」碧珠含着淚說道：「請你告訴我爹爹，我現在還是清白的女兒身，請他心裡不要爲這一點覺得難過！還有一個重要的消息，我就是從此地一個當日軍高等顧問的漢奸口中得來的，就是前清廢帝溥儀於一月十七日由湯崗子到瀋陽來當敵的人傀儡，並且預備在三月九日成立滿洲共和國。請你告訴我爸爸務須留心將這個傀儡在半途中劫下！」青霜聽了默默的記在心上說道：「奪傀儡這幕劇等我來演好了！碧珠！還有什麼話沒有？」碧珠答道：「話是很多，唉！但是我現時不知說些什麼好！唉！其餘的話，你代表我說就是了！」說畢，她便投身在青霜的懷抱裏去，狠狠的咬了青霜的手臂一口說道：「前次我們在錦州離別的時候，我恨你！這次我們又在瀋陽離別的時候，我更是恨你！我恨不得吞了你！」她說畢，閉着眼睛，頭靠着青霜的肩膀，兩手緊緊的摟着青霜的頸。青霜也緊緊的摟着她，撫摸着她的頭髮，心裏不禁默默的想起了清詩人

徐銘慶的『易水懷古』來了！

『秦皇按劍吞諸侯，燕丹太子思報讐。荆卿慷慨以身殉，臨行更請將軍頭。將軍斷頭頭不落，背有人頭血漉漉！倒懸雙眼看荆軻，不到咸陽不瞑目！咸陽宮闕鬱崔嵬，列戟如山九殿開。一道白虹穿白日，荆軻含笑捧頭來！將軍頭對秦皇面，督亢圖窮匕首見。此時秦王手無劍，十萬貔貅不上殿。殿下負劍頻詔王，王却擊軻軻八創。匕首不利藥盡利，人衝雖疏亦天意！嗚呼！天意帝秦不可回！君不見漸離之筑張良椎！』

易水瀟瀟之感，充滿了青霜的胸頭。他吻了碧珠的頭髮一下，便推開碧珠，頭也不回竟自出門而去！他出了春艷班的大門，耳邊還恍惚聽見碧珠的聲音在唱着『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啊。

五。慷慨同讐日，英名百戰留！

青霜與碧珠分別之後，便步行到瀋陽車站，候搭南滿車到營口去，他在候車的時候，便買了一張日文報紙來看，他一翻開報紙的第一版上，就見上面登載着他的相片，他便嚇了一驚，就仔細的看下面的文字，只見標題着：『昨夜捕獲匪首夏青霜！』青霜見了這個標題，心裏暗暗的吃了一驚，自付自笑道：『日本的偵探真厲害？怎麼我剛到瀋陽他們就知道了！那裏跑出了第二個夏青霜來呢！』他連忙看標題下的小字，只見上面載着：『我關東司令部昨據我駐防打虎山第五聯隊長田中報告，前日追勦打虎山土匪，拾得衣包一個，日記一簿，書信一封，知有東北軍團長夏青霜，潛回東北指揮土匪擾

太平洋上的風雲

亂我治安。查夏青霜爲東北講武堂步科畢業最優才生，曾於錦州以一團之衆頑抗我軍兩晝夜，智勇兼人，前日復在打虎山指揮殘敗之土匪十餘人與我聯隊激戰三小時之久，此人除，實我東北之大患。軍部懸獎金萬元嚴捕。聞昨夜我憲兵已在春艷班將夏青霜遞捕，但被捕者堅不承認，現正嚴加詢問中云」

青霜看了這段新聞，肚裏暗笑不已，更加想起昨夜瞞騙過了日憲兵的情形，不禁失聲的大笑了起來。在笑聲中，他忽被一個人，在他肩膀上一拍說道：「夏團長！這回我可真找着你了！」青霜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急忙回頭一看，原來拍他肩膀的不是別人，乃是跟隨了他三年多的護兵田慕橫，他急拖慕橫到車站的廁所背後問道：「你怎不在關內好好的跟着莫團附啊？到這裏來幹什麼？」慕橫答道：「我和我弟弟慕荊跟了團長三年，死也不肯離開團長的，自從您走後，我弟兄倆整整的哭了三晝夜，後來莫團附，見了我們的情形，就准許了我們請假出關來找您，並且寫了一封密信叫我們帶給團長。」青霜問道：「信呢？」慕橫答道：「在我弟弟身上。」青霜急問道：「你弟弟呢？」慕橫答道：「他昨晚在春艷班被日憲兵遞捕去了！」青霜這纔知道原來日憲兵昨夜所遞捕到的夏青霜，就是他的護兵田慕荊，日憲兵錯認他是青霜，一定搜出了莫團附叫他帶給青霜的信了。車到了，青霜不暇細問慕荊如何會到春艷班及遞捕的情形，便對慕橫道：「你既來了，還是跟着我罷！」說畢，二人購了車票，便乘了南滿車到營口去了。青霜與他的護兵慕橫到了營口，不敢在市鎮上居住，就找了一間離市鎮較遠的小客店，名叫三義店的，暫時住下，青霜與慕橫在旅店草草吃了兩碗麵之後，便按照碧珠所開的

雲風的上洋平太

地址，寫了一封信叫驀橫去送給馬如龍，驀橫去後，他就獨自一個人坐在房中沉思如何在半路攔劫下溥儀的計劃。忽然一陣琵琶聲，從隔壁的房間送了過來，青霜從板縫中看過去，只見一個年約三十餘歲，面目清秀穿着僧衣的和尙，在那裏獨自彈着琵琶，青霜暗想這和尙真奇怪，爲什麼獨自住在這種僻靜的小客店裏？，和尙爲什麼不敲木魚而彈琵琶呢？他正在猜疑着的時候，那和尙竟自彈自唱的高歌起來了，只聽得他唱道：

『江淮洪水正滔滔，又驚聞遼東噩耗！強權兇似虎，公理等鴻毛！國脉如絲，悽絕崑崙日暮！鐘鼓頻敲，敲不醒癡人夢覺！厦傾巢倒，樹倒猢猻四處逃！禍福無門人自召，興亡成敗非天數！慢悲嚎，慢悲嚎，挽狂瀾責在吾曹！皇姑屯，毒計昭昭！萬寶山，碧血未消！往事不堪回首，密約二十一條！口密腹劍笑藏刀，徒高唱，共存共榮口號！前車鑑，古朝鮮，傷心一閱遺黎曲，婉轉哀鳴鴨綠湖！提起了亡國禍，人人曉。到如今，禍來了！錦繡山河已半焦！唉！錦繡山河已半焦！傷心血淚如潮！凄風苦雨瀟瀟！問江山，底事悽然苦笑？主人酣睡，好夢方遙，黃粱一覺，富貴烟消！剩水殘山，盡付與暮鴉斜照！遙望遼東半島，憤火中燒！看不見國旗飄搖，聽不見國歌嘹亮！只剩得，一聲聲的哀鳴悲叫！漫天彈雨煙硝，遍地尸山血沼！一堆堆的黑灰，埋葬了繁華多少？江河浩蕩崑崙高，中華自古多英豪！忍看故土，一任豺狼咆哮！笑笑！笑那些獐頭鼠目的臭官僚，厚着面皮高呼鎮靜將人教導！漁陽鼓驚破了霓裳調，石頭城早備了金牌詔！說什麼虎據龍蟠，一抹子兔跡狐踪，荒煙蔓草！痛痛痛！沒一個建義旗大聲疾討！沒一個敢驅鐵騎渡

太平洋上的風雲

遼河把賊胆搖！沒一個痛哭效楚包！沒一個灑淚新亭做普導！沒一個罵賊庭嚼舌似常山！沒一個守孤城碎首在睢陽廟！大多是鶴淚風聲豫遁逃，管什麼好山河，雙手奉得早！恨不得向小矮子，當做個親爹叫！兀的不笑煞人也麼哥！兀的不氣煞人也麼哥！俺二桿先生，死也不獻降胡表，死也不納通關鈔！俺借敵頭作酒杯，灑幾斛血淚，醮上鼠狼毫，將那死忠死節的先生們描一描。權當一篇祭文，向英靈憑吊！崗來時，傍山腰，望雲濤海濤，倚梅梢柳梢，聽鐘鼓敲，臥僧寮佛寮，任山高月高。將滿胸悲憤付與琵琶，不遇知音，又搖手擺手天涯海角竟自去了！」

青霜聽了隔壁房間所唱的歌曲以後，知到彈琵琶的就是二桿先生了。這正是他心裏所要見的人，無意中在荒村旅店相遇，聽他現時所唱的歌曲，及想起他以前對碧珠的情形，不由得生出了極大的敬慕之情來，他就想立刻過隔壁去拜見二桿先生，他走到了房門口，忽又躊躇起來，心裏暗自思量道：「二桿先生與我是沒有見過面的，我這就過去見他，終嫌唐突。不如等見了馬如龍之後請如龍介紹我們相識好些。」他正沉思着，他的護兵慕橫回來了，向青霜說道：「夏團長！我找了半天好不容易纔到了馬司令的地方，誰知馬司令出去了，我只得把信留下。」青霜聽了，點一點頭，隨即吩咐慕橫到隔壁房間去通知二桿先生說他請見，誰知慕橫還沒有出房門時，二桿先生已進青霜的房裏來了，他向青霜很恭敬的爲禮之後說道：「夏團長！我聽說你要請我相見，所以我就先過來拜訪了！你的爲人，碧珠已經盡量告訴了我，我正想到關內去訪你，不想在這裏相遇，實在巧極了！」青霜連忙答禮道：「我剛纔聽見先生自彈自唱，便想馬上過去拜見！你的奇人奇事，我也早從碧珠處知道了！」二桿先生不等

青霜說完，便一把拖了青霜的手說道：「走罷！請到我房間去，我們對喝千杯酒罷！」一面說着一面拖了青霜過去，他請青霜坐下之後，便將桌上的臘燭重新剪了一下，倒了一杯酒，恭恭敬敬的奉給青霜道：「寒夜客來詩送酒！」說着一面又從衣袋裡掏出一首詩稿來遞給青霜道：「這二首理想英雄歌，只配送給你下酒！」青霜連忙站起身來，連說不敢當，不敢當，便接過了詩稿，在搖曳着的燭光下細看：

『天地一洪爐，英雄一頑鐵！誰是百鍊鋼，誰應受磨折！吃盡苦中苦，方成傑之傑！我作英雄曲，一字一滴血！哀哉萬萬人，國恥憑誰雪？可憐白山下，黑水常嗚咽！可笑石頭城，降幡一片揭！

可敬義勇軍，忠勇而皎潔！不冀萬歲名，只求完大節！九死幸一生，生仍矢壯烈！嗚呼！理想英雄何日出？滿胸憂憤向誰說！』

青霜看完了笑道：「我雖非理想的英雄，却很願聞先生的憂憤！」二桿先生端起了酒壺狂飲了一頓，長嘆了一聲之後，便將日本侵佔東北，引起世界大戰的可能，及中國在太平洋的風雲漩渦中的險狀，盡量向青霜傾吐了！青霜聽見二桿先生要對他說太平洋上風雲險惡，便對他說道：「二桿先生！太平洋大戰預測，是全世界人類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所以各國的學者及軍事政治大家，都有許多關於這問題的著作，可見他人謀國之誠，慮患之深了！在我國，不但找不到一本關於太平洋上風雲的預測的專書，大部份人簡直對這個問題連做夢也沒有夢過！唉！民智這樣的淺薄，民心這樣的麻木，民意這樣的消沉，民德這樣的墮落，想到傷心之極時，我真不禁要說出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憤激話來了！」二桿先生笑答道：「不要說到太平洋上的風雲這樣大問題了，就是對於東北這樣切膚之痛的事

太平洋上的風雲

，又有幾人注意？他們大都以為東北之存亡，與中國全部無重大關係，即素以知識自詡而身居黨國要位的中央委員，也曾經有人在發表談話中說：我們失掉東北，如人之失掉兩臂，然於生命上尚不致發生重大危險。這種連國際眼光，政治常識一點尚且沒有的人來主持國家計，真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了！日本違反國際公約強佔我東北固為不義，然而我國人之漠視東北尤為罪惡深重啊！唉！東北在中國全國資源上是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的，有誰計及東北淪亡則資源之供給斷絕，中國全部亦隨之而淪亡的危險呢？東北在移民上，尚可移殖四千萬人口，又有誰慮及東北淪亡則移殖之地斷送，中國內地之農業將破產而經濟必趨恐慌呢？東北在我國國防上的地位，東可以牽掣日本，北可以防禦蘇俄，又有誰能料東北淪亡之後，黃河流域各省即非我有呢？如果存心不收復東北的政府！就是賣國政府！如果存心不收復東北的民衆，就是亡國民衆，如果以賣國政府，亡國民衆來應付太平洋上的風雲，這可真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了！青霜聽了二桿先生連說了兩段「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話，心裏不禁感觸了萬分的難受，默然無語。二桿先生見他這種情形，笑了一笑站起身來拍他肩膀道：「老弟！你以為真的「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嗎？若要中國不亡能盡「人理」就够了！」青霜連忙問道：「人理二字怎樣講啊？」二桿先生答道：「盡個人力量抵抗強暴而謀最大多數人的合理生存的就是人理！今天我我二人，分工合作的你用你的槍桿，我用我的筆桿，來努力的抵抗強暴罷！我們要收復東北而消弭最近之將來的太平洋上的戰禍，就是在盡人理！人人能盡人理，那又何須乎問什麼天理不天理呢？」青霜聽了，笑問道：「二桿先生！在世界各地都形成了極端自利情勢的現在，你以為太平洋的戰禍能消弭得下去嗎？」

倘若太平洋的戰禍不能幸免，那時的中國息什麼情形呢？中國又應取什麼態度呢？」二桿先生見青霜提出了『太平洋大戰期中全世界及中國的命運如何？』這樣嚴重的問題來問他，他很謙恭的答道：『我不是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專家，我實在不敢答覆你所問的嚴重問題。但，我既是世界中的一人，中國國民的一份子，對於世界及中國前途的命運，自然不得不留心。據我國人的推測，一千九百三十六年的時候，太平洋上必起巨大的風雲，那個時候的戰禍一定比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劇烈得多！過去大戰主角是德意志，將來大戰的主角就是日本。在歐戰時，以兵力加入實行作戰的有德！奧，俄，法，英，意，美，日，比，土，塞，蒙，布，羅，希，葡等十六國，其宣戰而未甚力的有中國，暹羅，巴西，哥斯達黎加，古巴，危地馬拉，海地，閩都拉斯，來比利亞，尼加拉瓜，巴拿馬等十一國。地域遍及六大洲，戰爭歷時四週歲，犧牲數千萬的生命，虛耗二千餘億的美金，所得的代價不過僅僅是凡爾塞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 聖宅和約(Treaty of St. Germain) 紐里和約(Treaty of Neuilly) 特刺農和約(Treaty of Trianon) 色佛爾和約(Treaty of Sevres) 等等仍是不能永久保障世界和平的廢紙！唉！這種人類慘痛的教訓，仍不能令人類自覺，說起來實在是傷心！現在各國資本家的競爭，外交家的陰謀，軍事家的野心，以及國民心理的偏狹，民族意識的狂熱，合而凝結成爲國際間極端『自私自利』的風氣，比較歐戰以前更甚！現在整個地球已經成了一個大炸彈，日本偏偏庸人自擾的在東方的巴爾幹半島來行兇！唉！將來大戰爆發的結果，我真不忍談，真不敢想！如果你一定要我說將來大戰的結果究竟是怎麼樣！我只有將「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這八個字來形容罷了！」青霜聽了，憂

太平洋上的風雲

形於色，長嘆一聲問道：『你看有什麼方法來挽救這個世界的大劫運呢？』二桿先生莊容正色的答道：『如果想這地球般大的炸彈不爆發，只有先去了炸彈裏面的炸藥，人類心中的「貪」「嗔」「癡」就是這個大炸彈裏面的炸藥，如果全地球的人，都能馬上將「貪」「嗔」「癡」去掉，這個炸彈自然不會爆發。否則爆發了一次，醞釀成熟了又來第二次，三次，四次以至於無窮次！現時既不能使「貪」「嗔」「癡」結晶的野心家覺悟，只有聯合全世界含有救世的大悲心而赤誠謀世界和平的人來將惡魔降服！強迫惡魔立即放下屠刀！然後慢慢的用宗教，哲學，藝術等等最聖潔的文化之水來洗滌行將墮入魔鬼道中的人心！所以，現在以大悲心為前提，以救東北救中國為手段，而謀達到將來世界永久和平目的之人，是最值得崇拜的人！青霜！我期望你是這一種人啊！』青霜聽了二桿先生的話，非常欽敬而感動的答道：『我絕不敢辜負先生的期望，但不知先生肯長期指教我不肯？』二桿先生答道：『指教，我不敢當，我們長期合作來努力收復東北，拯救中國，維持世界和平，我是極願意的。你為什麼怕我不肯呢？』青霜答道：『我見先生穿着僧衣，深信佛理，所以怕先生不肯幹我們這些出入槍林彈雨的事啊！但是，聽先生言論，又是一個極熱心愛國的人！所以！』二桿先生不等青霜說完便哈哈大笑起來口中吟道：『自古詩人多韻事，誰能咄咄作書癡？英雄兒女神仙佛，一例心腸是大悲！』

從戎何必皆投筆，殺敵降魔法正多！

為掩廬山真面目，僧心一領渡遼河。』

青霜聽了也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原來先生是一個化裝的和尙！』二桿先生也笑答道：『我表面

雖是一個化裝的和尙，避免敵人的注意，然而骨子裏仍是本着慈悲的佛心來作降魔的工作啊！因爲惡魔既不能以「悲心」來感動他，又不能以「智慧」來勸導他，那就不能不以「威力」來降復他了！」青霜聽了，非常高興，連忙握着二桿先生的手說道：「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這樣偉大而艱辛的工作，非集合大多數人的「悲」「智」「力」不可！有「力」而無「智」，則「力」的効能不大；有「力」有「智」而無「悲」，則「力」之結果不善。你今天所講的佛家的「悲」「智」「力」即是儒家所提倡的「智」「仁」「勇」，可恨現在的腐儒只知將智仁勇分開來講而不知智仁勇實在是三而一，一而三的道理。我向來就是照着這種道理而行的，我對於勇字自信還能做到幾分，於仁智兩個字還差得遠，今天遇着你這悲智雙修的人，大抵是天緣巧合要使我們來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罷！」二桿先生聽了，微笑着從內衣的口袋裏掏出一本稿紙來對青霜說道：「這一本是我所擬的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的具體計劃！」青霜聽了，接了稿紙如獲至寶似的，急於燭光下翻閱，二桿先生也連忙替他再多點一枝臘燭，二人就在蕭然四壁，狐鼠跳擲的荒村小店裏開始研究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的具體計劃了。他們一條一條的研究着，臘燭點完了一枝又換一枝，一直到了鷄鳴。一陣人馬聲喧，發於旅店門外，跟着就是很急的敲門聲，青霜與二桿先生就連忙將稿本收了起來。

青霜聽見門外人馬聲喧，不知是什麼緣故？就連忙掏出自衛手槍出來，二桿先生見了笑道：「這裏是馬司令的勢力範圍，日兵是不敢到這裏來的，你放心罷！」二桿先生的話還沒有說完，馬如龍已領着兩個衛兵上樓來了，馬如龍一面上樓一面口裏高呼道：「夏團長！起來了沒有？」青霜聽見如

雲風的上洋平太

龍的聲音，就急忙與二桿先生一同迎了出去。如龍見了青霜，急忙攥着他的手，歡喜到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笑盈盈的望着他，拚命的頓着手。青霜一看如龍，滿面風塵，滿頭白髮，滿頭白鬚，雖然只隔別了半年，恍惚他已老了十年似的，但是他那一種老當益壯的精神，俠烈忠勇之氣概，已完全表露於眉目之間，如龍見青霜化裝成商人模樣的打扮，就笑問道：『夏團長！你出關來作什麼買賣啊？』青霜也笑答道：『我出關來收買敵人的頭顱的！』這一句話，說得衆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如龍見二桿先生站在一旁笑迷迷的望着他們，他就連忙向二桿先生爲禮並介紹二桿先生與青霜道：『這位二桿先生就是在瀋陽救了碧珠的恩人啊！你應當謝謝他！』二桿先生笑道：『我救了你的女兒，怎麼你不謝我，叫他代謝啊？』如龍聽了笑拍青霜的肩道：『你說，你應不應當謝他？』青霜只是點首笑而不言。如龍摸一摸白鬚笑對二桿先生道：『我這雙槍老馬，今天可真以老賣老了！二桿先生！請你不要見笑啊！』說畢回頭吩咐衛兵道：『你去吩咐王隊長，叫他在這旅店周圍十里內放下步哨，並且將那國賊的頭拿上來。』二桿先生聽見如龍說將國賊的頭拿上來，就很歡喜的問道：『你成功了嗎？』如龍答道：『二桿先生！你的計劃真不錯！我照你的計策去做，就『馬』到成功了！』他說到『馬』字的時候，非得意的自己拍了一拍胸膛。青霜不知他們二人說的是什麼事？便問如龍道：『什麼馬到成功啊？』二桿先生說道：『先到我房裏去，我賀了馬司令三杯之後，再慢慢的告訴你罷！』說畢三人一同進了二桿先生的房間，二先生恭恭敬敬的賀了如龍三杯，如龍也恭恭敬敬的回賀了二桿先生三杯，青霜不知到他們爲什麼這樣高興？他也斟了六杯酒各敬他們二人三杯說道：『我雖不知你們幹了什麼

大事？我猜你們一定是除了一個大害，我也來各敬你們三杯罷！」三人對飲了之後，如龍也恭恭敬敬的斟了三杯酒對青霜說道：「我就暫借二桿先生的三杯酒替你洗塵！」青霜說道：「請你告訴我你們成功了什麼事？我纔喝！」如龍與二桿先生不約而同的說道：「你喝了，我們纔告訴你！」青霜不得已，只好喝了三杯，如龍的衛兵已提了一個鮮血淋漓的人頭進來，青霜一見不禁歡喜到失聲叫道：「哈！原來你們除了他這個大害！」

青霜一見那人頭，就認得他是日軍卵翼下自稱爲東北民衆自衛軍總司令的國賊凌印清了！凌印清在民國十二年的時候，曾在奉天包銷上海民國日報的冒牌的革命黨人，其後因虧缺失敗，乃作流氓生活，當日軍佔領瀋陽後，十月十一日，關東軍司令部派特務員，倉崗繁太郎，松本德松，道源元助等，拿一萬元金票將他收買，令他招收土匪，假民衆自衛軍之名，行進攻錦州遼寧省政府之實，所有餉械，彈藥，及作戰計劃，統由日方負責，事成之後，日方許凌逆以東北最高政權，凌逆見利忘義，甘爲敵人作鷹犬，遂大發通電，宣言，佈告，及極荒謬的勸東北將領書，一面委土匪老北風，天龍，中華，得好，得山，青山，寶山，等爲旅長，努力照日軍所指使在山海關以東一帶攻擊中國軍隊，並出沒於盤山，台安，遼中，海城，沿邊各地，恣意奸淫擄掠，蹂躪東北同胞。凌逆這種舉動，可就完了日軍一面製造土匪攻打我軍，一方面又可藉口土匪衆多不能撤兵以自欺欺人的計劃。當青霜在錦州方面與日軍作戰時，差一點是將他生擒了的，後來日本飛機來解圍，他纔能得逃脫。青霜對於他已是恨之刺骨的了！青霜今天見大害已除，心裏非常高興，就問馬如龍道：「你用什麼方法將這國

雲風的上洋平太

賊殺了的！』如龍答道：『這是二桿先生出的計策，他使我先帶領了我的手下二千人，僞稱投効在凌逆的旅長老北風的部下，因為我和老北風向來是有交情的，我到了老北風之處後，就日夜照二桿先生所教我的話來規勸老北風，果然將他的良心說動，他自願生擒凌逆且並願和我合力救國。有一天老北風就騙他到海城，說海城地勢險要，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並且得日方的接濟也容易。如果他能將總司令部移到海城，他願做他基本實力，得了東北最高政權之後，還替他打進山海關去，讓他到北京做皇帝。凌逆信以為真，遂將日方供給之槍彈，及新製的五色旗，與東北民衆自衛軍的招牌，如數搬到老北風處，老北風就設宴招待他，席間凌逆問老北風要升作什麼名義？老北風就拿出手槍來對凌逆說：『我的名義仍願叫老北風。惟總司令名義，我看你擔不起，帶來的東西，和你的頭顱得給我如數留下！』凌逆這纔知中計，就連忙跪下叩頭乞饒命，我當他跪下的時候，手起刀落，便將賊頭砍了！現在老北風已帶了他手下三千人歸到我這方面來了！』如龍將擒獲凌逆的經過說了之後，復問青霜道：『夏團長！你這次出關，打算怎樣的幹啊？』青霜於是就將出關經過，及他這次所以到營口的計劃很詳細的對如龍說了一遍，如龍聽到他在瀋陽與碧珠巧遇的情形，不禁又悲，又喜，又愧，又怒，悲的是為國家而不得不忍痛使愛女到瀋陽去做女間諜，喜的是碧珠在污泥而不染並且能够不辱她的使命，愧的是碧珠如此無以對青霜的熱情，怒的是薄儀甘為日人的傀儡居然實行到東北來！如龍在悲喜愧怒交集之中，非常誠懇的向青霜說道：『夏團長！你是軍事家，我願意與老北風共同擁護你作我們的司令，請你今天就搬到我的司令部去罷！』青霜聽了，便連忙推辭道：『義勇軍的工作在乎埋頭硬幹，我

不必要什麼名義的，我還要努力幫助你實地去幹好了！」二桿先生見他們你推我讓便說道：『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做事，在個人方面固然不在乎名，但是在求事的有効方面，是不得不先正名的。尤其是救東北，救中國這樣的大事，非有一個首領負了正大的名義，施行嚴密的組織，運用巧妙的策畧不可！夏團長！你應當本着「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的精神接受馬司令的誠意纔是！』青霜想了一想答道：『爲國家的事，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二桿先生！你也不能置身事外啊！』如龍聽見青霜肯答應就義勇軍總司令之職，非常高興，他就連忙說道：『夏團長！你肯來當總司令，我想二桿先生一定肯帮忙的！我想我們就請二桿先生當我們的總參贊好了！』二桿先生答道：『好的！我們爲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就這樣分工合作的來幹罷！』當下他們三人便當天掃血盟誓道：

『我們誓本赤誠，犧牲一切，以鐵血收復東北，捍衛中國的自由獨立，並謀世界的和平！我們奮鬥到最後一息！我們誓流血到最後一滴！我們望列祖列宗先覺先烈在天之靈鑒察我們的赤誠！』

盟誓完畢，青霜因想起他的殉國至友何勁草，不禁慟哭起來，如龍與二桿先生不知他受了什麼感觸，連忙勸慰他，他將他的傷心事說了出來之後，如龍與二桿先生也爲之歎歎歎息不已。後來還是二桿先生出的主意，以凌逆的頭當祭品，遙祭了勁草，青霜纔收淚止悲，他們三人在旅店盟誓之後，就搬到馬如龍的司令部去了。青霜等搬到了馬如龍的舊司令部之後，如龍就召集了他的部下和老北風部等約共八千健兒，集合於司令部前龍騰山的森林裏，爲夏青霜舉行一個就中華義勇軍總司令職的典禮。這一天，當太陽還在做着夢，月兒還沒有睡，星兒還在天空中嬉戲的時候，青霜，二桿先生，馬如

龍，老北風等，領着十多個護兵騎着戰馬，威風凜凜的已進森林中去了。八千健兒就一齊舉槍致敬，並三呼中華民國萬歲！青霜等上了臨時以林木石塊所壘成的高台之上，舉目微笑着那八千健兒，只見個個精神飽滿，人人敬懼同仇，這時候青霜等心中的愉快，真不可以言語形容。如龍隨即高聲對衆說道：『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三日，是中華義勇軍成立的一天，我們公推夏青霜爲我們總司令，二桿先生爲我們的總參贊，今天我馬如龍第一路司令，老北風第二路司令代表衆竭誠服從擁護，共同在夏總司令領導之下努力收復東北，挽救中國，維持世界和平，現在由夏總司令領着我們全體宣誓！』衆人聽了一齊歡呼，聲振山谷。林葉山花也爲之簌簌的落到他們的滿身滿地。於是青霜很尊嚴而又很靄的發言了：

『我今天以謀全人類共存共榮的名義來領着你們宣誓！我今天以謀中華民國自助自救的名義來領着大家宣誓！以我們列祖列宗先覺先烈所希望於我們後輩子孫自強自立的名義領着大家宣誓！以我們後輩無數可愛的子子孫孫所屬望於我們替他留下幸福之遺產的名義來領着大家宣誓！以我們生於斯食於斯的錦繡山河所期望於我們靈秀的主人生生世世永存於牠們之上的名義來領着大家宣誓！誓以我們的血，我們的肉，我們的汗，我們的淚，我們的毛，我們的髮，我們的影，我們的夢，我們身體精神所有的一切，整個兒供獻於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的工作上！我們個人沒有希望，中國強盛，世界和平！就是我們的希望！我們沒有自由，全中國全人類所能享受的真正自由！就是我們的自由！我們沒有幸福，全中國全人類所能享受的真正幸福，就是我們的幸福！我

們只有自信！自信我們的悲心願力必可成功！我們只有犧牲！犧牲我們一切而不望報酬！來！我們大家一齊來！以自己右手中指之血，塗在自己的刺刀之上，表示我們的大決心！大願力！作一個智仁勇結晶的記號！留一個悲智力象徵的標誌！」

青霜說畢自己拔出佩刀來塗血，衆人也一齊的以右手中指之血塗在刺刀之上，霎時間，龍騰山上的森林裏遍灑了一滴滴的鮮血。『落紅最是多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個時候，只有用這兩句詩來形容他們悲壯的舉動罷了。青霜領導了全體八千健兒宣誓之後，復由二桿先生向他們訓話道：『我的訓話很單簡，只要大家記着：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前不怕人，後不怕死！自信雖死剩自己一人也可以挽救中國！自信今世不達目的，還有生生世世可以復與中國！這幾句話就夠了！』二桿先生的訓話剛完，空中機聲嗡嗡，由遠而近，一架日本的偵察機，領着三架轟炸機在龍騰山上盤旋着。青霜一見，立即發了『散開！倒臥！鎮靜！勿放槍！』的命令，衆人立即依令而行，敵機到了松林之上，就四處飛翔偵察，二桿先生見這種情形危險，立即向青霜說道：『敵機老在我們的松林上盤旋，大概已經知到我們集合在這裏了，他們偵察久了，難免不被他們發覺，我們不如挑選五十個兄弟，在林中潛行到對面的山林裏，等到敵機飛到對面的山頭時，即行向空中射擊，引敵機將炸彈拋完了，我們大部即可安然退却了。』青霜聽了，連說『對的！對的，』當下馬如龍與老北風，都爭着要領人去哄騙敵機投彈。二桿先生見他們這樣忠勇可愛便說道：『你們固然忠勇可嘉，但是我恐怕你們辦不到使敵機誤認爲真，反爲誤了大事，還是我領着五十個兄弟去，讓我來指揮他們罷！』青霜見二桿先生說得有理，

雲風的上洋平太

心裏雖然不願他去，却也沒法，只撥了五十名弟兄讓他帶去，二桿先生到了對面的山頭之後，就將五十人分爲五組，一組伏在樹林裏，預備等敵機來便放槍，其餘四組的槍彈，都通通歸這一組人使用，每人管五枝槍，每枝槍裏都預先充滿了子彈，其餘的四組人每人拿一枝樹枝當槍，等到敵機來時，即繞着中心那一組人如走馬燈式的亂跑，使敵機由高望下時，誤少爲多而拚命擲彈。二桿先生佈置妥當之後，敵機果然來了，二桿先生發令『放槍！』只聽得密如連珠的槍聲自樹林中發出，敵機一聞槍聲，立即飛高，由高下望，只見無數義勇軍在樹林的週圍四處逃奔，遂拚命的擲彈，青霜在對山的森林中聽見炸彈聲又望見林中起火，真是痛澈肝脾，連呼道：『完了！完了！我不該讓二桿先生去的！』敵機將彈擲完了，以爲盡將義勇軍殲滅，便得意洋洋的飛回去，青霜等敵機去遠了，他自己就領了幾十人過來看二桿先生的生死，他一看這五十人有些倒臥林中，有些腸掛樹梢，有些燒成焦炭，有些殘了臂斷了腿的正在呻吟着，四處尋過了，都不見二桿先生。跟着如龍，老北風也到來，他們以爲二桿先生一定被炸成飛灰了。不禁放聲慟哭起來。二桿先生聽見哭聲，便從一個石洞出來，青霜遙見便飛跑過去問他有受了傷害及驚恐沒有，二桿先生笑指石洞的石壁讓他看，青霜連忙一看，只見石壁上寫着一首咏飛機的五言絕句：

『伸足蹴白雲，舉手揮紅日！』

茫茫宇宙間，天人同一碧！』

青霜見二桿先生這樣鎮靜，在敵機轟炸中躲在石洞中作詩，乃笑說道：『謝太傅圍棋破敵，今日』

二樞先生吟笑騙敵機，真可謂古今輝映了！」青霜說到這裡，馬如龍、老北風等也趕上來，圍着二樞先生慰問，二樞先生答了他們的盛意之後，正色對青霜等說道：「我們已經騙了敵機，他們一定回去報告已盡將我們殲滅了，必不再提防我們，我們不如將計就計，今天晚上，就給他們一個夜襲，攻入營口，奪敵人一些糧食子彈以充實我們的實力！」衆人聽了，非常高興，當下青霜即發命令，馬如龍領着三千人担任攻營口的右翼，老北風領着三千人，担任攻營口的左翼，他自己與二樞先生領着二千入担任中路，居中策應。到了晚上，月黑風淒，營口的日軍駐有一營人，果然聽了飛機的報告，不加防備，大約到了四更的時分，青霜領着八千健兒，大舉來襲，可憐守營口的日軍，還在夢裡，猝不及防，已被青霜的義勇軍包圍繳械，不到兩點鐘的工夫，青霜已將營口佔領，青霜這一舉，不但驚破敵人的胆，而且消息傳到我國內地，也將全國民氣振了起來。青霜除一面發出通電，電告全國之外，一面督促着所部，盡一日一夜的力量，將營口所存有的可供軍用的糧食子彈等完全集中，即時運回龍騰山去，一面又下令化整爲零，將所部分散在遼東半島一帶。等到第二天日軍派大隊來攻時，營口已是空城一座，不知青霜率部退到那裡去了！青霜自經襲取了營口之役後，真是『奮臂千山振，英名百戰留』了！他恐怕日本飛機再來轟炸龍騰山，就化整爲零，用日夜行二百餘里的急行軍，將所得的糧秣子彈人馬等，由海城經過，斜向東北，穿過南滿鐵路，集中到高四千尺的摩天嶺上去。摩天嶺在湯崗子之東，他之所以要摩天嶺來作總司令部，爲的是好就近策劃，圍攻湯崗子，將甘爲日人傀儡的廢帝劫走。因爲廢帝自從在天津被日人挾走之後，就是秘密住在湯崗子，等那些要傀儡的人，將戲台

雲風的上洋平太

佈置好了，他就去傀儡登場。這種消息，是非常秘密的，不想被碧珠從一個日軍的高等顧問口中探聽出來告訴了青霜。青霜認爲截劫了廢帝溥儀，使日人不能在東北成立偽國，是很重要的事，因此他就不得不移到摩天嶺以便從這件事重要的工作了。青霜除了一面多派間諜到湯子崗外，一面又叫他的護兵田慕橫化了發送一封信到瀋陽去給碧珠，叫他多注意廢帝行動的消息。且說碧珠，自從青霜走後，真是行坐不安，夢魂不寧，日夜替他提心吊膽的擔憂着。青霜走後的第三天，他見報紙上刊載着青霜已經被捕並已處了死刑的消息，她不知這個被處死刑的青霜，是被日憲兵誤捕認爲是青霜的田慕荆，她使哭得個死去活來，終日以眼淚洗面。後來等到田慕橫將青霜的信帶到給她時，她纔知道青霜依然無恙，並且做了中華義勇軍的總司令，慕橫知道了他的弟弟慕荆代替了青霜死了之後，他不但可悲哀，反爲高興，他覺得他的弟弟已經是死得其所了。碧珠向慕橫詳細的詢問了青霜到營口一切的經過後，她纔拆閱青霜給她的信，她一看那封信只是寥寥數字；

『碧妹吾愛：別後一切，由慕橫代爲面罄，恕不多述。請吾妹努力確探傀儡入瀋陽之確期示知爲要！霜白。』

碧珠看了這寥寥數字的信，實在覺得不足以慰他的相思，未免有些懊喪，她就將信氣憤憤的放回信封裡說道：『慕橫！虧你走了千多里路，只帶了四十個字來啊！』慕橫眼快看見信裡還有一張紙似的便答道：『馬姑娘！別生氣，信封裡還有一張紙啊！』碧珠連忙掏出來一看，只見一張指紋很深非常陳舊的紙上寫着幾首情詩：

「別粧台百不堪，月明伴我影成三！相思思到無思處，細嚼離愁味轉甘！

疏星殘月逐流雲，伴我鶉聲到曉聞！欲寄相思千萬斛，蘋花無路夢湘君！

萬松深處路幽微，意共孤雲緩緩飛。出岫有心爲雨露，杜鵑休喚不如歸！

濛濛春雨荒山路，疊疊春山有若無。處處煙林啼杜宇，相思到此已如愚！」

碧珠看了青霜這幾首別後旅途中所作的情詩，又不禁嫣然的笑了！不禁將滿腔的離愁別恨，洗滌盡了。她將那幾首詩，看了幾遍，正想將她珍重摺起放到衣袋裡去的時候，只見門帘起處，走進一個人來，碧珠一看進來的不是別人，乃是關東司令部的何顧問，就連忙將信藏了起來，使了一個眼色叫慕橫出去。何顧問是鍾情碧珠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他是時常到碧珠這裡來的，碧珠也樂得從他的口中探聽一些軍事消息，所以對他也特別的獻殷勤，因此越發弄得何顧問顛倒情網中了。何顧問見碧珠的手只向衣裡摸索，乃問道：「你衣袋裡是什麼東西啊？是情人給來的情信罷？」碧珠聽了連忙答道：「我除了你還有別的情人嗎？」何顧問被她灌了這一句既香甜又膩滑的迷魂湯，不禁笑答道：「不是情信，那麼是什麼東西呢？」碧珠順口答道：「是一首粵語的歌詞啊？」何顧問聽了很驚奇的問道：「你幾時學的廣東調啊？我到要聽一聽！」碧珠答道：「是一個廣東老師叫做二桿先生教我的。你要聽也可以，不過：」碧珠故意縮了半句話不說，以媚眼斜視着他。何顧問急了，過去拉着她的手，順勢將她抱在懷中笑答道：「我的心肝！你要什麼都可以的，你唱罷！」碧珠擰了他小鬍子一下說道：「男人大丈夫說了話是要算的！好，我就唱這首「思東北佳人」的粵曲給你聽罷：」碧珠於是放開珠喉唱

太平洋上的風雲

道：

「遼東一別，海角天邊。虧我思嬌情緒，度日如年！小生黃胄，乃係軒轅裔。只爲東北佳人，一縷情牽。你係金鑲玉琢人人羨，多愁多病兩相全。恨只恨遠隔天南難見面，是以孤燈搖夢，殘月霜大。呢喃無復雙飛燕，斜倚欄杆思悄然。耳畔聽得秋聲腸寸斷，又只見青山如髮吐烽煙。懷人情緒好似離騷意，況且在客途抱恨，你說可對誰言？舊恨綿綿無計遣，新愁疊疊又頻添。第一觸景興亡情懊惱，虧我愁人愁對月愁圓！嬌啊，記得瀋陽邂逅中秋夜，共你誓同生死兩心堅。我亦記不盡許多情與義，正係纏綿相愛復相憐。嬌啊！共你患難相扶難計歲月，怎想惡魔來奪女神仙。幾回殺敵難如願，只得含悲忍淚拆散離鸞。西風淚洒愁如海，南國歌殘恨似鵑，自古銷魂惟一別，況無折柳也缺離筵。你只牽衣致囑一段衷情話，要我揮兵來救掃氛煙！今日言猶在耳成虛負，屈指如今已隔年。好事多磨雖古語，興亡未必盡由天。嘆我風塵歷盡崎嶇苦，文壇混跡暫且從權。恨我班超已遂從戎志，祖逖難揚殺敵鞭。只得揮毫聊作新聲譜，血淚文章不賣錢，只望調和威信諸心願，免神踐約放出嬋娟，廣寒宮殿重開放，何愁骨肉不得團圓。怎想東瀛鼎沸鯨鯢變，妖氛漫海動烽煙。是以春申尺尺成焦土，夢縈黑水也是徒然。幸得羽書馳捷報，都話孤軍黃浦殺敵聲。兇神惡煞遭天譴，好似燈蛾撲火送死源。嬌呀！紅顏薄命更招人妬，賊星秦檜力倡和言。嬌花任被狂風損，玉容憔悴絕少人憐！我知你幽蘭不肯受污泥染，一定拚喪香魂玉化烟，若然你玉碎遼河畔，我願同埋白骨伴蛆粧前。或者拚死得全連理樹，好過榆生長在奈何天。只望

慈悲佛力方便，就把楊枝露水救出火坑運。何日劫難逢凶俱化吉，灾星魔障永不相牽，唉我心似轆轤千百轉，空繞戀，但得如心願，我願跟你天涯海角啊死也無言！」

碧珠唱完了一段，便問何願問道：「你覺得這一首『思東北佳人』好聽嗎？」何願回答道：「音調確的是悽涼婉轉，可惜我不懂裡面的詞句是些什麼的？」碧珠聽了，心裡自思，我不如將歌詞給他看，也許能打動這漢奸的良心也未可知，好在我這首歌詞還揣在身上，我拿出來給他看，既可去了他剛纔對我的疑心，或者更能感動他，使他告訴我更重要的消息，碧珠一面笑着，一面伸手到內衣袋裡將歌詞原稿，拿了出來對何願問道：「你是中國人，所以我纔敢把原稿給你，如果你真愛我，就請你將我當作這歌詞裡面的東北佳人罷！」她說畢就將原稿遞給了他，他接了細細的看，似乎良心很受責備似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低頭半晌無言，繼而咬了一下牙根對碧珠道：「我是當兵出身的人，看不懂這樣深奧的文詞，請你再把下半段唱給我聽罷！」碧珠見他這種情形，知道他已的確良心發現，而故意用一些謊話來遮掩，於是更用悽涼激越的聲調唱「思東北佳人」的下半段：

「霜露冷，夜三更，只聽烏啼殘月伴愁人，幾度徘徊思往事。我自自嗟自怨笑你痴心，風塵不少英豪客，堂廟還多食肉人。美人誰不貪豪富，爲其偏把多情向住小生。況且天涯作客心如搗，正係收拾山河愧我未能。記得高吟誇葛個段出帥表，你重含情相伴對住銀燈。細問表中何意思，我就把鞠躬盡瘁個段精神說過你聞，你說至怕躬逢家國破，山河含淚花哭殘春。田園家落餘豐草，骨肉流離委路塵。嬌啊！你說到此言多嘆惜，勸我昂藏莫負愛國情真。倘若人人競享奢華福，必

雲風的上洋平太

定錦繡山河讓敵人。你係女流也曉興亡義。不枉柔情俠骨熱血丹心。我雖非珠璣滿腹原無恨，總似茅屋秋風老杜貧。想我漸非寶劍空出匣，致你丹心錯附木瓜身。想你嬌啼滿面殘紅印，必定倚樓怨望我薄情人。恨我樊籠無計開金鎖。故此魔窟羈留困住姐身。況且孤忠無助傷淪落。只得有心無力寫閒文。欲効荆軻悲壯事。瀟瀟易水血濺魔君。又怕相逢不昀丹心漢，險詐欺人更惹禍根。龍潭虎穴非輕易，個陣恩愛翻成誤姐玉人。思量啣石填東海，怎想精衛無能一片心。虧我胸中枉有迴天策。竟無機會救銀裙。今日前情盡付東流水，正是生離死別兩冤魂。美人長恨空殘照。壯士無顏對綠雲。縱使一別永成千古恨，情絲未盡枉偷生。男兒若短英雄志。萬年遺臭實在難聞！鬪零書劍爲孤客，無那秋虫泣五更，估話放開懷抱思前事。怎想愈思愈想愈是傷神。風送寒潮聲嗚咽，又聽得孤舟妾婦訴哀音，聲聲盡是哀鴻劫，獨惜悲心無力救同羣！既未苦海濟人登彼岸，世間何必生我這種情根。想必罪孽來償三世劫，故此結成果報在紅塵。同情只有今宵月，清光來慰別離心。花好月圓成幻想。綿綿恩愛向誰尋！自嘆自憐雖一夢，情絲未死定更生！暗中人遠天涯近，空抱恨，琵琶休再問，只剩得心香一瓣遠吊芳魂！』

碧珠唱完了粵曲『思東北佳人』之後，只見何顧問的臉上一陣發紅一陣發白，碧珠知道他已經是受了感動了，乃以雙手捧着他的臉說道：『何顧問！我的曲是唱完了，你有什么東西謝我？』何顧問這個時候，仍然是被良心譴責着，就很勉強的答道：『你要什麼東西謝你呢？』碧珠故意裝出嬌媚的態度將頭倒在他的肩膀上在他耳邊嬌聲細語道：『我要你的心！』何顧問聽了這句話，渾身的骨頭也酥了，微

笑斜視着碧珠答道：『我的心早已給了你了！』碧珠乘機說道：『你從來沒有將你的心事對我說過，我實在未曾接到你的心啊！』何顧問認爲碧珠真是愛他了，就握着她的手很懺悔而又極誠懇的說道：『唉！我的心肝，你既然這樣愛我，我就不能不將我整個心獻給你了！何毅忠是我的假名字，我的真名叫做何勁草啊！』碧珠聽見『何勁草』三個字，恍惚覺得很熟似的，她閉着眼睛思索了一會兒，她記起來了，他是青霜的把兄弟，青霜曾經將他的相片給她看過的。碧珠想到這裡心裡非常的痛恨他，但是一想到現時正是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就將痛恨之心假意化成欽敬的樣子說道：『原來你是當時在長春抗敵被俘的何團長！我有眼無珠，實在是失敬了！現在許多人還以爲你已經是殉國而死了！你怎麼當了日本軍部的顧問啊？』何顧問聽了碧珠這種似恭維又似罵的說話，不禁嘆了一口氣道：『我當時確是決心殉國的，後來我想大勢已去，徒然犧牲了也是無益，所以我忍辱投降想等到有機會的時候，再行報國啊。我剛纔聽了你唱的『思東北佳人』，我心裏未嘗不難過，但是我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只好等有機會再回頭罷！』碧珠聽了勁草這一派假託理由的荒話，幾乎憤怒之情不能壓止，她恐怕小不忍則亂大謀，於是故意做出十二分誠懇的虛僞來騙他道：『何團長！當我聽見了你殉國的消息時，整整的爲你哭了幾晝夜，眼睛也哭腫了，我今見着了你，又聽見你說出忍辱報國的心事，我更加欽敬你了！』何顧問聽了認以爲真，就撫摸着她的手說道：『那麼，你就跟我到長春去罷！』碧珠問道：『你爲什麼要到長春去？』勁草答道：『因爲三月九日溥儀要到長春去成立滿州國，當執政，日本軍部派我去替他籌備大典啊！』碧珠聽了默默的記在心上，於是又再故意問道：『溥儀現時還在天津，怎麼

雲風的上洋平太

能到長春呢？」勁草笑答道：「我的寶貝！你不是外人，我把溥儀到東北來的一切秘密消息告訴你罷！」碧珠聽了真是心花怒放，故意裝出極愛他的樣子，捧着他的臉吻了一下。勁草被碧珠這一吻，真是歡喜得靈魂兒飛到半天了。他緊緊的摟着碧珠，狂吻她的額說道：「我的寶貝！你這樣愛我，我為你死也甘心了！」碧珠答道：「你把溥儀到東北來的一切秘密消息告訴了我之後，我纔願意跟你到長春！」勁草連忙答道：「我告訴了你，你可不能洩漏啊！關東司令部決定在東北組織獨立國之後，就派土肥原於二十年一月二日，秘密到天津去見溥儀請他到瀋陽來主持滿州獨立國，日本願極力的援助，當時溥儀表示，說自遜位以來，即願做一個平民不願做任何事件，土肥原見他不答應就用使衣隊擾亂天津的策畧，於十一月十日的晚上，用兵船將他載走送到大連，本來打算在十一月十五這天登極的，後來日本方面恐怕引起國聯方面十六日會議的極大反感，因此決意延期。當時本來是主張復辟的，國旗是黃龍旗上加上個紅日。後來因為溥儀不贊成復辟，溥偉却贊成復辟而自謀做黃帝，藏式毅，張景惠等又主張組織聯省自治不贊成建設新國家，日方意見這樣紛紜，就於十二月十一日在瀋陽大和旅館開會討論建設滿州獨立國的意見，結果決定在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成立新國家，這就是滿州建獨立國的第一幕。」碧珠主要的目的在探溥儀現在的行動，對於已經過去的事，不願他詳細的說下去，就插口問勁草道：「今天已經是三月五日了，爲什麼溥儀還不在瀋陽就職呢？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啊？」勁草一面笑着拿出一個日記簿來指給碧珠看並說道：「做一國的執政，是一件大事，不故意推讓一下就沒有身份，好比你們姑娘對客人的態度一樣，你如果不半推半就，就不能顯出紅牌姑娘的架

子了！你看，這是溥儀第一封信半推半就日方派出的東北各省勸駕代表的信：

『予自播越在外，退處民間。閉戶讀書，罕聞外事。雖宗邦之陸危，時軫於私念，而救濟之方畧，未講於平時。憂患餘生，才微德鮮。今東北代表凌陸等前來，猥以藐藐之躬，當茲重任，五中驚震，彌切慚惶。事未更閱歷之途淺，學未裕則經國之術疏。加以世變日新，多逾常軌。際遇艱屯，百倍疇昔。人民之疾若已臻其極，風俗之邪說莫知所屆。既不可以陳方醫變症，更不可以推助徇末流。誠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一髮千鈞之會。苟非通達中外，融貫古今，天生聖哲，殆難宏濟，斷頭薄德所能勝任。所望另舉賢能，造福桑梓，勿以負疚之身，更貽口實。』

（作者註：此信見於國難痛史資料第三卷七十頁，非作者杜撰。）

碧珠看完了日本傀儡溥儀第一封覆東北各省偽代表之信後，不禁哈哈大笑道：『何願問！你剛纔說溥儀的半推半就好像我們當姑娘的擺架子一樣，自高身價，我覺着這比喻還不確切。我看這封信的文章措詞既古且頑，又酸又臭，我想一定是鄭孝胥這老賊的手筆，這真是老鴿母擦脂抹粉出來替她的妓女向人客賣弄風情勉強拉生意似的，真是令人作十日嘔啊！』勁草聽了也哈哈大笑起來道：『就只是你這一副伶牙俐嘴也值得令人愛了！你看，這一封溥儀於三月四日答覆各代表允就滿洲國執政的信又怎麼樣？』碧珠聽了不答只是冷笑的看着勁草的日記上所抄下的溥儀的覆信：

『前表愚衷，未蒙諒允，更辱推戴，悚惕殊深。慨自三省廢興，久失統治。承以大義相責，豈肯暇逸自寬。審度再三，不忍重拂民意。今者憲法尚未成立，國體尚待決定。竊以爲天下無無弊之

太平洋上的風雲

法，所當兩權其輕重，材力有不及之時，要貴自知其長短，固不敢強人以從己，亦不敢違道以趨時，今與國人約，勉竭愚昧，暫領執政一年，一年之內，如憲法成立，團體決定之後，另舉賢能，得卸仔肩，所至願也。倘所定團體，有與素志未合之處，猶未克牽就，貽誤宗邦，此約必得國人共認，然後敢承。其有出言可箴之實，庶免我德不卒之譏。蓋天下有明知其情之盡善盡心而爲之，或有不如初志者矣，斷未有明知其法之不善，違心而爲之，而或收善果者也。覆轍未堪重迹，循仁必至。願得一言，以爲息壤。心如皎日，幸垂諒焉。」

碧珠看了儀溥第二封覆東北各省僞代表允就執政職的信後，她並不加以批評，只是默默含情的斜視着勁草微笑。勁草見她做出這種美而艷且媚的神態望着他，他便問道：「你爲什麼望着我笑呢？」碧珠答道：「我心裏在默默的恭賀你啊！」勁草說道：「我有什麼可賀的？」碧珠笑說道：「你既然替溥儀做了籌備大典的籌備員，溥儀當了執政之後，一定封你做大官了！這還不可賀嗎？」勁草聽了隨即現出得意之色答道：「那是自然的！不然誰有閒心替他跑腿！我做了官，你自然也是官太太了！」說畢哈哈大笑。碧珠見他這種醜態，真是恨不得一刀將他揮成兩段，然而她的重要任務還沒有完成，於是又忍憤假意斟了三杯紅酒對勁草說道：「何顧問！我預賀你三杯！」勁草笑謝道：「我剛纔正同趙欣伯在一個日本歌妓處喝醉了纔醒，本來不能再喝了，但是美人情重，我只喝一杯就是了！」說畢端起酒杯一飲而盡，碧珠恐怕勁草對她所說的消息仍有不盡不實之處，有意將他灌個半醉再一句一句的盤問他，探個更真確的秘密消息，於是笑盈盈的端了一杯紅酒，自己先喝一口遞給勁草道：「何顧問！你如

果真愛我，就請你再喝兩杯！來！喝罷！這杯是我喝過一口的，這酒的滋味比第一杯更香甜了！」酒與女人，是世界最有魔力的東西，任你是英雄，好漢，一被這兩種東西夾攻沒有不如綿羊似的馴服了。何況勁草這種意志不堅感情衝動的漢奸呢？勁草果然如中魔術似的又喝了一杯。碧珠不等他喝完，跟着又倒了一杯，勁草見了連想起身，碧珠一把將他復按下，一手捏着他的鼻子，正如他在松雲齋強灌青霜喝酒時的情形似的硬灌了下去，這一灌却將他灌得大噉大噉起來，碧珠故意放出似惱似撒嬌的態度說道：「這就叫做美人的酒令嚴於軍令！將來我做你的官太太的時候，閫令還要嚴於酒令！」勁草聽了「酒令嚴於軍令」這句話，他觸起了他從前在畢業歡宴時曾經也對青霜說過同樣的一句話，於是又由這句話聯想及青霜對他的期望，熱情，誠摯。酒意與懺悔使他生了一種錯覺，他覺得站在他眼前的碧珠，不是柔情似水的碧珠，而是鐵面無私的青霜正指着他來責罵。他那一雙乞憐求恕的眼流下兩道淚痕，顫動着的雙手捧着顫動着的心，口中發出顫聲對着碧珠道：「青霜大哥！我實在沒有面目見你！你饒恕我一時的過失罷！」他說畢便頹然倒於梳化椅上。碧珠乘也就乘了這個機會，冒充他錯覺裏的青霜，便一五一十的將她所要偵得的消息，完全得了，便立刻出門去找着慕橫叫他連夜趕回摩天嶺去告訴青霜，三月八日上午八時溥儀由湯崗子赴長春的重要消息。青霜自從派出了許多間諜到了湯崗子偵探溥儀的消息後，一面準備在路上截劫傀儡的佈置，一面又指揮着他的部下，集中精神在南滿路一帶活動，青霜為使他的部下了解他的計劃起見，就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他在會議席上對衆說道：「現時我們有兩種最重要的工作，第一種是將溥儀截留下來，使日人不能利用傀儡來欺騙世界。第二種是破

雲風的上洋平太

壞東北現時所有的鐵路，使日人不能利用這些毒蛇似的鐵路來吸收我東北的資源。第一種任務由第一路司令馬如龍担任！第二種任務由第二路司令老北風担任！」青霜發了這樣的命令之後，衆人聽了個個做懷同響，恨不得馬上就血濺敵人。老北風是一個最豪爽忠勇的人，他就站了起來拍了一拍胸膛說道：「我老北風，如果不能把東北的毒蛇砍成一寸一段，我就捧了腦袋來給總司令！」二桿先生見他這樣的豪爽忠勇而無謀，就發出一半是愛他一半是教訓他的聲調問道：「你用什麼方法來砍東北的毒蛇呢？」老北風答道：「我只曉得硬拼硬幹，管他媽的有多少敵人，老子也要衝殺過去！」二桿先生笑答道：「有勇而無智，勇是血氣之勇，血氣之勇敵不過現時精銳的飛機大砲的！」他一面說着，一面從衣袋裡掏出了一本油印的游擊戰畧出來，遞給老北風道：「這一本游擊戰畧，是我們當義勇軍的唯一戰畧，請你照着戰畧去做就行了！」老北風是不認得字的，他接了那本戰畧滿紙盡是白紙黑字，他就笑對二桿先生道：「總參贊！你別拿我來開玩笑笑了，這本書認得我，我可認不得牠啊！請你講一個大意我聽罷！」衆人聽了也都一齊大笑了起來。青霜見衆人笑老北風，他就連忙說道：「你們不要笑不認得字的人！我現在覺得愈是諳得書多的人，愈不肯出來救國，倒反不如不認得字的人肯用血肉之軀來做實地的工作！現在的讀書人只曉得讀別人所作的死書，只希望從死書中找出幾間黃金屋，幾個顏如玉的美人來自己享受！現在不需要這種人！現在所需要的，是以血肉來當字墨，以血肉的字墨寫成一部有價值的活書，有歷史意義的活書來給後人諳啊！」老北風聽了非常高興，連忙點頭答道：「我雖不認得字，我却很願意以我血肉之軀來當一個字！但是怎樣纔能湊成一本活書，我還是不會

用啊！」二桿先生笑答道：「我告訴你，我們怎樣用血肉來寫成一部悲壯的活書的方法罷！我們用游擊戰畧來寫第一頁，游擊戰畧的大意就是：乘其不意，避實擊虛。忽整忽零，敵來我去！」

在青霜等仍開着軍事會議的時候，只見慕橫匆匆忙忙的進來，青霜見了慕橫這樣忙急的樣子，知道他一定從瀋陽帶了重要消息回來了，就連忙叫他到另一室裡，慕橫於是就將明珠所告訴他的一切消息完全向青霜報告之後，又從身上掏出一本日記簿來交給青霜道：「這是碧珠姑娘交給我的一本日記，說是從一個當日本關東軍高等顧問的漢奸身上得到的，說這裡面載着許多秘密消息呢！」青霜接了日記就叫慕橫去請二桿先生入來同看，他們很仔細的翻閱着日記只見上面有一頁記着三月九日所預定的偽國建國典禮的禮節，並一封偽國建國宣言的電稿，青霜看到這裡，就對二桿先生說道：「日人的陰謀可真利害，連偽國建國宣言，也預先擬就了！」二桿先生答道：「近六十年來，日人是有計劃的來滅我中國，可恨我政府總是無條件的只知屈服啊！」說畢二人細看偽國建國宣言：

『想我蒙滿各地，屬在邊陲，開國綿遠，徵諸往藉，分併可稽。地質膏腴，民風樸茂，迨經開放，生聚日繁，物產豐饒，實爲奧府。乃自辛亥革命，共和民國成立以來，東省軍閥，乘中原變亂之機，攫取政權，據三省爲己有，豺狼相繼，竟將二年。狼厲貪婪，驕奢淫佚，妄顧民生之休戚，一惟私利之是圖。內則暴斂橫征，恣意揮霍，以致幣制紊亂，百事凋殘。且復時逞野心，進兵關內，擾害地方，傷殘民命，一再敗衄，猶不悛悔。外則餽乘信義，開釁鄰邦，夙味親仁之規，專取排外爲事。加以警政不修，盜匪橫行，逼於四境，所至擄掠焚殺，村里一空，老弱溝壑，餓

李載道，以我滿蒙二千萬之民衆，託命於此殘暴無法區域之內，待死而已，何能自脫！……」

青霜看到這裡很氣憤的說道：『這些話只有東北的民衆自己纔配講，日本的傀儡那有資格說這種話！』二桿先生笑答道：『這明明是日人對東北一片幸災樂禍的鬼話！中國歷次的內亂，大都是由日本挑撥出來的！這一段真不啻是他們自供的罪狀！』他們又再下去：

『：今者何幸，假手鄰師，驅茲醜類，與積年軍閥盤據，稅政萃聚之地，一旦廓而清之。此天子我滿蒙之民蘇息之良機，吾人所當奮然興起，邁往無前，以圖更始者耳！……』

二桿先生看到這裡更哈哈大笑起來道：『這段無異是丑角自己道白說：「今我日本，既集皇軍，復弄傀儡，將歷年處心積慮所欲侵佔之地，一旦霸而佔之，此天子我日本滅亡中國之良機，吾人所當得寸進尺邁往無前，以圖欺世者耳！」哈哈！這種自欺欺人的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唐了！』青霜與二桿先生再將僑國建國宣言念下去：

『惟是內顧中原，自改革以還，初則羣雄角逐，爭戰頻年。近得一黨專橫，把持國政。何曰民生，惟利是專。何曰民族，但知有黨，既曰天下爲公，又曰以黨治國，矛盾乖謬，自欺欺人，種種詐僞，不勝究詰。比來內閣迭起，疆土分崩，黨且不能自存，國何能顧！於是赤匪橫行，災稜薦告，毒痛海內，民怨沸騰，無不痛心疾首於政體之不良，而追思曩昔政治清明之會，直如唐虞三代之遠，不可及幾，此我各友邦，所共目覩，而深感嘆者也！……』

青霜看到這裡說道：『此我東鄰友邦，所深慶幸，而趁火打劫者也！』他們又再下去：

『……夫以二十年試驗所得之結果一至於此，亦可廢然返矣！乃猶諱疾忌醫，怙其舊惡，藉詞民
意從違未可遏抑，然則縱其所之，非侵至於其產以自陷於亡國滅種之地而巳！……』

二桿先生看到這裡，就拿起筆來將這段文字刪改了幾個字，而成爲：

『夫以六十年侵畧所得之結果一至於此，亦可廢然返矣！乃猶兇狠殘暴，怙其舊惡，藉詞滿蒙特
殊權利，未可放棄，然則縱其所之，非侵至釀成遠東大戰以自陷於亡國滅種之地而巳！……』

青霜看了笑說道：『改得妙！改得真妙！』二人於是又繼續看下去：

『……今我滿蒙民衆，以天賦之機緣，而不力求振拔，以自脫於政治萬惡國家範圍之外，勢必載
胥及溺，同歸於盡而已！……』

青霜看到這裡，不禁連忙點頭說道：『的確！今我東北民衆，若不以天賦之機緣，而力求自救，
以自脫於強暴萬惡國家勢力之外，勢必城火魚池，同歸於盡而已！……』他們又繼續看下去：

『……數月來幾經集合，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東省特別區，蒙古各盟旗，官紳庶民詳加
究討，意志已趨一致，以爲爲政不取多言，只視實行如何？政體不分何等，只以安集爲主，滿蒙
舊時，本另爲一國，今以時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謀樹立，應即以三十萬民衆之意向，即日宣告與
中華民國脫離關係，創立滿洲國！……』

青霜看到這裡，不禁怒髮冲冠的對二桿先生道：『請你立即以本軍名義，代表我東北三十萬民衆
之真意，發一通電致國內外罷！』青霜說畢，復出會議室而去。青霜出去之後，二桿先生因爲要作否

雲風的上洋平太

認滿洲僞國之通電及宣言，就不得不將荒謬絕倫的僞國建國宣言，再繼續看完；一面看一面在原文下加以括弧按語：

『……茲特將建設綱要，昭布中外，咸使知聞，（一手不能掩天下之目。加上幾句謊言，更污了世人之耳）竊維政本於道，（道歟？盜歟？）道本於天，（天乎？日乎？）新國家建設之旨，一以順天安民爲主，（順日欺民之傀儡耳）施政必徇真正之民意，（徇那一國的民意？）不容私見之或存，（無端侵佔別國之領土，不是私見是什麼？）凡是在新國家（？）領土內居住者，（自然全被視作牛馬及走狗）皆無種族之岐視，尊卑之分別，除原有之漢族，滿族，蒙族，及朝鮮日本各族外，即其他國人，願長久居留者，亦得享平等待遇，保障其應得之權利，不使其有絲毫之侵損，並竭力剷除往日黑暗之政治，求法律之改良，勵行地方自治，廣收人才，登用賢俊，獎勵實業，統一金融，開闢富源，維持生計，訓練警兵，肅清匪禍。（好話自然要講盡，壞事不妨暗地裡做盡。）更進而言教育之普及，則當推禮教之是崇，（什麼禮？叩頭作揖！什麼教？奸淫邪盜！）實行王道主義（霸道主義吧！）必使國內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實在是啼啼哭哭如困愁城。）保東亞永久之光榮，（光榮嗎？耻辱罷！）爲世界政治之型模（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已經是笑破肚皮了！哼！真是以肉麻當有趣！）其對外政策，則尊重信義（自打嘴吧！）力求親睦（再自打一個嘴吧！）凡國際間舊有之通例無不敬謹遵守（九國公約，國聯盟約是當然的例外。）其中華民國以前與各國所訂條約債務之屬於滿蒙新國領土以內者，皆照國際慣例，繼續承認（嗚喲！好臭！）其有投資於我新國境內者，創興商業者，開拓利源，無論何國（心目中自

然是只有一國。一律歡迎（說得好聽，其實播罵！）以達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實際（實際是一句違心之言！）以上宣佈各節，為新國家立國之大綱，自新國成立之日起，即當由新組政府（傀儡政府）負其責任（當然要負起因侵佔東北而引起太平洋大戰的責任！）以極誠懇（虛偽罷）之表示，向三千萬民衆之前，宣誓實行，天地昭鑒，無逾此言！（放你娘的屁！）^二

二桿先生用了幽默而鋒利的按語，將偽國建國宣言，攻擊到體無完膚之後，他就另行做了一篇正雜詞嚴的電稿和宣言，反對偽國，實行以筆槍墨彈來反攻了！青霜知道了溥儀將於三月八日午前八時從湯崗子赴長春就偽執政職的消息後，就將這些消息告訴了在會議中的衆人，當即命令馬如龍率領義勇軍三千分為三隊潛伏於由湯崗子至瀋陽間的南滿鐵路兩旁，準備襲擊溥儀所乘的列車。老北風則率義勇軍三千化整為零出沒於由瀋陽至長春間的鐵路附近，用游擊戰畧破壞鐵路及使日軍疲於奔命的工伴，他自己和二桿先生則坐鎮摩天嶺，隨時接應，指揮，及在湯崗子以南一帶活動。他將工作分配已畢，散了軍事會議，回到內室，只見二桿先生已將反對偽國的通電擬就；正在那裡推敲着一兩個字，二桿先生見了青霜進來，就將詞句修妥，遞給青霜，青霜接過電稿來看：

『（銜岑）本軍謹以鐵血精神，代表我東北三千萬同胞鄭重宣言；三百年來，滿洲向為中國土地之一部份，滿洲永為中國之滿洲，東北人民永為中國之人民。此次日本誘挾漢奸，組織偽滿洲國，年號大同，定都長春，改換國旗，委託溥儀為執政，完全為日人操縱偽造，以實現其領土野心。我東北民衆一息尚存，對於滿洲偽國，誓死反對，夫東北之得失，不但關於中國之存亡，抑且影

太平洋上的風雲

响於世界之安危，國際和平之均衡及國際和平之諸保障，如非戰公約，國際盟約，九國公約，已因滿洲僞國之成立而打破。前美國大政治家預言太平洋將為國際政治爆裂之中心點，而其沿岸上土地事件之發展，將與世界前途有重大關係，此種預測之象徵，今已於滿洲實現矣！為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本軍誓與三千萬東北民衆，以大無畏之精神，與始終奮鬥之決心，灑我熱血，復我山河！務望各友邦主持正義，全國同胞，同心協力，剷除蠻橫鬼祟之強權，嚴懲喪心病狂之傀儡，以維護中國政治土地之完整，而保持世界永久之和平！肅電敬陳，伏維鑒察！」

青霜看完這張電稿，交回二桿先生加了上下銜名，就用軍用無線電拍發於國內外，他恐怕截劫薄儀之事有失，自己也就於七日的裏夜率領了一千人到湯崗子以北的海城站以備接應馬如龍去了！到了三月八日，蜿蜒如長蛇似的列車，從湯崗子向北開動了！一縷長煙從車頭直被風送至車尾，車輪與鋼軌合奏着得意之歌，載着滿腔鬼惑，一肚骯髒，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大小傀儡與魔鬼，飛馳着。車到離海城站二十里之處，突然停了高速度，但是因物理的慣性作用，仍向前駛着，到了鐵軌被掘斷之處，整列車全行出軌了。鐵路兩旁的草叢密林中飛出了如蝗蟲似的槍彈向火車射擊，車中的日軍，也就連忙躍出，佈開陣綫抵抗，車中的傀儡，驚得魂不附體，都爭着趨在車板上，馬如龍見所欲獵的野獸已墮陷阱中，心中的高興，更加使他勇氣百倍，一聲號令，他自己就身先士卒的領着他的健兒，以血肉之軀，向火車衝鋒過去。密如連珠的機關槍一陣一陣吐着火焰，一堆一堆的健兒仍是後隊踏着前隊的尸骸勇邁的前進。一輪衝鋒，義勇軍已尸橫遍野，再來一輪衝鋒，又碧血成河，如龍身受數傷，

太平洋上的風雲

猶振臂高呼：「努力殺賊」第三輪衝鋒，義勇軍已竭其全力向前；看着已經可以將敵人的陣綫衝破了，忽然天空中如飛蝗似的機關槍彈直掃下來，三架日本的戰鬥機，已在空中發揮其最猛烈的威力。可憐我忠勇的義勇軍，只得紛紛的笑臥沙場上，接着日本的援軍開到，從樹林後迂迴過來，將馬如龍所部完全包圍，可憐這忠勇的健兒，遂陷於苦戰之命運。看着馬如龍全軍行將覆沒的時候，包圍他們的日軍，忽又被不知何處來的數千義勇軍包圍起來，在這種互相包圍的情況中，已成了一個混亂廝殺的局面，終於因日軍的槍械精良，子彈充足，將在第二重圍的馬如龍部全行撲滅，回頭轉向包圍他的義勇軍攻擊，義勇軍受不了猛烈火力的壓逼，只得敗退，日軍遂乘勢追擊，不想青霜於這個緊急關頭，從背後趕到，向追擊的日軍襲擊，日軍出其不意，受了重大的損失，遂放棄了追擊戰而轉向青霜所部作陣地戰，敗退下去的那一部義勇軍，原來是馬家駒所部，他知道了他父親馬如龍也做了義勇軍的首領，就帶了所部來歸，想不到海城附近，正遇着馬如龍所部與日軍混戰，所以他將日軍包圍，不想當自己敗退之時，又被青霜所救，他又再行集合殘部二千多人加入青霜的陣線中。於是義勇軍日軍雙方鏖戰，自午至暮。青霜等到日飛機在黑夜中失其戰鬥效能之後，即驟機向日軍衝鋒，日軍不知義軍人數有多少，即行退却，及青霜迫近到火車的時候，車中已空無一人，原來當鏖戰之時，日人已另開來了一架火車，將溥儀載走，青霜截劫溥儀之事雖未成功，然而他的英名却因此大振！

(六) 長白山頭魅影多，太平洋上戰雲熱！

傀儡溥儀就了偽國執政職以後，日人竭其陰謀，運用軍事，政治，外交的種種鬼計，思將所吞的炸彈消化了成爲補血劑，自然是拚命的攫取資源，發展經濟了。妨碍他們這種陰謀發展的最大阻力，就是夏青霜所統率的義勇軍了，青霜自從截劫溥儀，大敗日軍之後，英名大振，東北各地的義勇軍也就聯合起來，公推他爲中華義勇軍聯軍總司令，他爲便利指揮及受國內接濟起見，就佔據了遼寧熱河交界的醫巫閭山，設總司令部於山裡。自從馬如龍因截劫溥儀一役陣亡之後，青霜非常哀痛，第一路司令之缺，就委了馬家駒担任。他直轄的部隊，除了第一路馬家駒，第二路老北風之外，最近又增加了第三路莫耀。莫耀本來是青霜在東北軍當團長時的團附，自從青霜在關外當了中華義勇軍總司令之後，他就領了曾隨青霜共患難多年，能征慣戰的那一團健兒，携帶了槍械來歸青霜，青霜見自己曾經親自一手訓練的勁旅來歸，增加實力不少，當然高興萬分，也就委了莫耀爲第三路司令。青霜除了直轄的三路司令外，願受指揮的聯軍計有：吉林救國軍司令王德林，六萬餘人，東北民衆自衛義勇軍第一路司令王顯庭五千餘人。第二路司令單桂山三千五百餘人。第三路司令方向學四千餘人。第四路司令耿繼周四萬餘人。第五路司令龍家啟二千五百餘人。第六路司令劉振翹二千七百人。第八路司令蔣連瑞二千人。第九路司令王德霖二千五百人。第十路司令陳醒三五千五百人。第十一路司令黃榮久三千五百人。第十二路司令姜雲霖一千五百人。第十三路司令張佐廷二千五百人。第十四路司令邢景春三千人。

太平洋上的風雲

第十五路司令賈乘彝二千五百人。第十六路司令祖耀時二千人。第十七路司令李芳廷一千五百人。第十八路司令裴景奎二千人。第十九路司令徐文海二千五百人。第二十路司令金子明一萬二千五百人。第二十一路司令趙殿良二千五百人。第二十二路司令齊獻廷二千人。第二十三路司令孫光烈二千人。第二十四路司令李巨川二千五百人。第二十五路司令趙大中三千五百人。第二十六路司令張鳴五二千五百人。第二十七路司令李寶蓮一萬二千人。第二十八路司令郭鉄梅三千六百人。第二十九路司令蕭漢臣三千五百人。第三十路司令范輔臣一千五百人。第三十一路司令草世民二千三百人。第三十二路司令陳濟新二千二百人。第三十三路司令孫洗塵三千五百人。第三十四路司令劉春起二千五百人。第三十五路司令方聘珊一千九百人。青霜除了直轄的三萬人外，還加上二十餘萬願受他的指揮的聯軍，聲勢浩蕩，實力雄厚，戰畧靈活，戰區綿畫四千餘里，執槍而戰者數十萬人，實行往來馳忽之『游擊戰術』，弄到日本傾全國常備兵半數，助以精銳之空軍重砲，往來疲於奔命。日軍既不能伸張其『搜索網』於東北全境，遂思有以招降青霜之策。日本關東軍司令，因青霜所指揮的義勇軍用那些神出鬼沒的『乘其不意，避實擊虛，忽整忽零，敵來我去』的游擊戰畧，弄得日軍終日疲於奔命，既不能攫取資源，發展經濟，反而要花費許多軍費在防禦義勇軍上，他就將何顯問叫到他的秘室裡去，討論應付義勇軍的妙策。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對何勁草道：『現在這裡的土匪，施行這種零整互化的消極抵抗，我們非有一百萬大軍編成『兜圍網』，助以蔽空掩日之偵探機，是沒有法子撲滅他們的。聽說你和夏青霜是同學，你有法子勸他來投降嗎？』勁草聽了，沉思了一會兒答道：『勸他投降是不可能

太 平 洋 上 的 風 雲

的：除非用計將他擒了。」本莊繁笑了一笑問道：「何顧問！你如果有法子將夏青霜擒獲，除了由滿洲國給你重賞之外，我軍部也另外賞給你一百萬元！」何勁草已經是喪盡良心的人，聽見了擒獲青霜有重賞，也就把什麼正義，友誼，全拋在九霄雲外，他渾身的細胞裡，只是充滿了卑鄙的私慾，他就咬着牙根，睜着眼，皺着眉，歪着嘴，以手支頤，拚命的想擒青霜之策。本莊繁見他這種焦思的樣子，也不禁暗笑起來，只是用一雙鋒利的眼光望着他不語。勁草想了一會兒，他居然想得一毒計了，他就連忙走到本莊繁的身邊，向他耳語，本莊繁一面聽着，一面點頭說道：「妙計！你就快去辦罷！」勁草說畢，也就得意洋洋的出去了。勁草出去之後，忽另一日本參謀，匆匆忙忙的進來向本莊繁報告道：「近來據諜報，夏青霜於最近兩星期內，又增加了二十路司令，計有薛羽鑫，吳寶豐，趙亞州，張國襄，顧右軍，張寶全，崔殿華，呂景新，陳喜才，殷元民，趙公權，鄭桂林，劉鐵軍，方魯，劉伯倫，郝玉崑，陳小陽，王超山，路風舉，劉景文，共計又增多了六萬多人。本年三月份被匪軍襲擊之統計，為四千七百三十四次。」本莊繁司令聽了，非常焦急，想了一想隨即對那參謀說道：「你設法去幫同何顧問實現了他的計策罷！他的計策我相信是可以成功的，我們擒了青霜，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本莊繁說畢即將勁草的毒計告訴了那參謀，那參謀聽了也說道：「真虧他得出這樣一條妙計，我相信在兩星期之後，就可以將青霜擒到瀋陽來！」說畢，那參謀就連忙找着勁草幫同他極力籌備一切去了！唉！賣友，賣國，如何勁草這樣的人，現時正多着！當他口講指畫，激昂慷慨，儼然有介事的時候，不過是還沒有得着可以「求榮」的機會罷了！大概不如此，不足以「苟全性命於亂世！」

如青霜這類寧肯「犧牲性命救亂世」的人有幾個呢？有一天，青霜與二桿先生正在司令部，看完了各地義勇軍來的戰報，二桿先生就對青霜說道：「我們現在的勢力，已經有四十多萬人。我們始終不懈的施行游擊戰畧，日軍對我們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現在是最憂慮的就是子彈的來源和食糧的接濟，然而我們沒有政府的熱誠幫忙，子彈一項，來源就不易，所以我想到關內去，爲這兩事籌劃一下，你的意見怎樣？」青霜想了一回答道：「總參贊！你所憂慮的到是根本問題，我們雖然可以竭盡堅苦卓絕的精神與毅力，以血肉之軀站在抗日戰陣的最前線，若果槍膛內沒有子彈，肚子裡沒有飯粒，四十多萬人也只有暴骨沙場！唉！我真不懂我國政府爲什麼袖手旁觀而任我們自生自滅？他們以爲義勇軍之抗日運動不能恢復東北失地呢？抑或靜待時機成熟然後予我們以熱烈的援助呢？還是以爲東北是東北人的東北，失掉了應由東北人負責，恢復也應由東北義勇軍負責呢？總而言之，國人對於義勇軍的抗日意義還沒有認識，你到國內外去走一趟，使國人對我們的抗日意義加以認識而熱烈幫助，固然是急不容緩，但是我這裡又怎能離開你？」二桿先生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兒答道：「我們現在以游擊戰畧在東北活動，是消極的救東北，我們繼續到一千九百三十六年，太平洋大戰暴發起來，就是我們積極牽掣日軍，襲擊敵人收復東北的好機會了！可是我們現在得設法圖存以待太平洋大戰的機會，我們想求實現的存在，就不能不積極而活動，從戰畧上說，我們用游擊方法是對的，但是從戰術方面來講，我們應積極活動取攻擊地位，因爲戰術上有一條原理告訴我們：『專守防禦者，處於被動地位，最後必敗！』因此，我們要取不斷攻擊的游擊戰畧來活動，方能圖存，子彈與款項那就成爲最重要的東西，我

太平洋上的風雲

想我還是到國內外去籌劃這兩項東西是最緊要的！而且，還有一重要之點，只靠軍事，是不能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的，軍事之外，還應該注重政治！」青霜答道：「我是軍人，對於政治，完全是門外漢，我知到政治重要，但是我不知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纔能於太平洋大戰的時候自救出來？」二桿先生答道：「這問題說起來，千頭萬緒，總說一句，中國現時需要一個真正民意的，統一國力的決心抗日的政府！並且需要一個能集中國民意志，領導全體國民都武裝起來，隨時隨地實行國民武裝自衛的黨，於太平洋大戰時爲政府對日作戰的後盾！」青霜聽了，就很鄭重的說道：「到太平洋大戰的時候，政府是否有心抗日，我們且不去管他，我們現在就先行組織一個國民武裝自衛的黨，以備監督政府，於太平洋大戰時實行對日作戰，你看好不好？」二桿先生聽見青霜有組織的意思，就微笑着答道：「我們就以現時的實力，組織一個黨來護衛國家是對的！」青霜很熱情的說道：「我們就來組織一個『護國黨』罷！」二桿先生答道：「組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要有一個適合國情時勢的中心思想作主義，纔能集合大多數人的信仰。以信仰來統一意志，意志統一了，方能統一行爲，行爲統一了方有力量。第二要有一班大公無私智慧超羣熱情救世的人來做中心人物。第三要有嚴密而敏活的組織。第四要有適宜而有効的策畧。」青霜問道：「現在國內的黨派已經是很多了，你看還需要我們出來另行組織嗎？」二桿先生答道：「現在國內的黨派，以主義來說，都含有一部份真理。以人物來說，都有一小部份肯爲信仰犧牲的人。但是以策畧來說，不是失之過舊，就是失之太新；不是完抄襲，就是閉戶造車，不是以仇恨心理作出發點，就是專以奪取政權爲唯一的目標。欲求以大悲，博愛，自信

無我的心情，實行智慧的策畧先救自己所屬的生活集團於痛苦災難之中，並同時着眼於謀全世界人類正義的生存與合理的幸福的黨，現時還沒有。我認爲以「人道的生存主義」爲中心思想，以「國家社會政策」爲過度的階級，而達到「國際互助，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如果我們要組織，我主張組織一個「生存黨」！現在日本爲了他們九千萬人生存，而妨礙我們四萬萬人的生存，更因而影響全世界十六萬萬人口的生存，這一種是不正當的生存！我們應當本着生存的公理所示給我們「生存須自衛互助」的真理，以「自衛」的力量來糾正日本人對於生存的誤解，等到他們九千萬人覺悟之後，再與他們提携在互助的生存大道上前進！日本人所唱的「共存共榮」只是一句騙人的甜言蜜語，其實他們的心目中只有他們自己九千萬人的共存共榮，沒有將我們四萬萬打算在內，更沒有將全世界人口計算在內！現在我們所提倡的自衛，互助的生存，是連日本九千萬人口，及全世界的人口，都計算在內的真正共存共榮！我們提倡國民武裝，是求自衛，並不主張侵略！我們實行抗日救國，是求世界的和平，並不是狹隘偏激的片面的愛國情操的衝動！」青霜聽了二桿先生這翻大道理，心裏非常佩服，就連忙答道：「我贊成你的主張，就請你計劃我們組織「生存黨」的方法罷！」二桿先生答道：「組織，須根據時勢的需要，換句話說，黨的主義須合現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需要！現時最大多數人是否需要我們組織「生存黨」，是不能憑空想像的，我們應當調查一番，纔能夠決定，我到國內外去籌劃接濟事項時，我留意考察之後再告訴你罷！」青霜答道：「組織大事，當然要慎重調查之後纔能決定，那麼，你打算什麼時候到關內去呢？」二桿先生說道：「事不宜遲，我打算明天就走！」青霜說道：「你明天

雲風的上洋平太

就走太急了！就是我們編密碼電本也來不及啊！」二桿先生笑道：「在路上帶密碼電本是不方便的，我現在發明了一種彼此不必用密碼電本而亦可以通密電的方法，而且每一封電彼此所用的密碼可以自由變換不同，每一個字所用的密碼也不同，絕對不怕敵人偷譯的。」青霜聽了他所說這樣神奇的密電方法，似乎帶了一種不大相信的態度說道：「這種方法太神奇了，我有點不相信！」二桿先生微笑了一下，就將這神奇的密電方法告訴了青霜，並且二人試驗了一回，青霜這纔拍案叫絕的相信，乃急對他道：「請你將這方法寫下來罷！」二桿先生答道：「寫出來，我恐防洩漏，或者給敵人或壞人學得了這種方法，反多一種作惡工具，我已經口傳了給你，你知我知便够了！或者你再口傳一個親信的人，以備你萬一有事時，他也可替你收發密電給我便得了！」青霜聽了，連忙叫了莫耀進來，學道神奇的密電，二桿先生也就爲他們重說了一遍。莫耀是青霜所最親信的人，自從青霜對他加以訓練提拔了幾年，他的品學才能，差不多可說是第二個青霜了，他知道了二桿先生要離開他們到國內外去，他就對青霜說道：「總司令！總參贊是本軍的智囊，我們眼看着日本侵佔了東北，最遲在一九三六年間，必因日俄先行衝突而引起太平洋的大戰，屆時正是我們襲擊敵人後方，收復東北的好機會，現在離一九三六只有三年了，總參贊到國內外去，非一時即可回來，在時勢日迫一日的關頭，我看不能讓總參贊離開此地罷！」二桿先生笑道：「無論什麼人，只要他能根據事實，作縝密的論理思考來解決疑難，誰都是智囊。我雖離開了也一樣可以用密電來替你們解決疑難的。」他說畢便回自己的房間，收拾行裝去了。青霜這方面的事，暫且按下不說，現在，我要來寫碧珠了。她自從知道了截劫溥儀的計劃

失敗，她的父親馬如龍陣亡之後，她就天天的過着啼笑無常的悲慘生活了。當她在買笑的客人面前，她就忍着眼淚賣笑，到了酒闌人散，更深夜靜的時候，她就一直哭到入夢，夢中又哭到醒，醒了又捧着馬如龍的相片來哭。可憐馬如龍這張相片，她還是從報紙中剪下來的。日軍擊斃了馬如龍之後，就將馬如龍的相片登在報端，大事鼓吹他們的剝匪勝利。碧珠將馬如龍的相片剪下，就偷偷夾在一本書中，一有機會的時候，她就偷偷拿出來看，一有買笑的人來到，她就連忙將她父親的相片收起，將珠淚強向肚子裏嚥，假笑又向現臉上出來。那些買她苦笑來取樂的人，又偏偏是她所最恨的一班走狗漢奸，碧珠精神上的痛苦，不管在十八層地獄裏，然而她一想到，她必須入獄來救東北，救中國，她又不禁從理智之光給了她無限安慰。青霜當了義勇軍的總司令，她的隔別了多年被匪擄去了的哥哥馬家駒，偏巧又在於沙場上送她父親的終，並且替父代領其衆，義勇軍時常襲擊日軍等消息一段一段的傳到她的耳鼓的時候，也能使她在萬分悲苦之中，破涕爲笑。她因日之所思，形成了夜之所夢，有一天，她夢見恍惚是那年中秋夜在老桑樹下的情景，青霜拉着胡琴，如龍唱着一首似南腔又似北調的曲：

『傷心慘目，長白山頭！成河碧血爲誰流？如山白骨有誰收？孤魂絕域，無言無語委荒坵！我們的頭顱已經一擲，爲甚國魂還是不絕如縷？唉！月黑風高，不識回首！白山下，黑水中，江水滔滔血染紅！悲壯河邊骨，恥入春閨夢！一死鴻毛輕，國事千鈞重！我們這裏啊，戰士軍前半死生，他們那邊啊，美人裙下爭嬌寵！九泉目不瞑！千古恨填胸！白山下，黑水邊，男兒死耳！說什麼英雄氣短，男女情牽！淚漣漣！神州乾淨土，處處起氛煙！唉！國恥無人雪，忠魂恨未消！一個個國難掛口頭，

私慾迷心竅！看人家的眉毛任火燒，拍自己的手掌呵呵笑！國事如兒戲，民命等鴻毛！悽風颯颯，苦雨灑灑！錦繡山河將盡焦！出師未捷身先死，孤魂啼月泣終宵！曲將終，淚盈盈！不平鳴，有誰聽？唉！算了罷，向那些行尸走肉說也說不清！我們還是，槍林彈雨，血肉縱橫！我們還是：慷慨殺敵，地拆天崩！口呼着一聲聲前進！鼻嗅着一股股血腥！耳聽着一陣陣殺聲！心想着爲民拼命，爲國犧牲！管他千鈞任重，雙肩負起莫求人！一縷忠魂繫國魂！」

碧珠在夢中，見她的父親馬如龍很悲憤的唱着南腔北調的曲，她細聽詞句中的意思，表現着無限的忠憤，她於朦朧恍惚之中，正想過去叫他的時候，忽又聽見青霜高歌答馬如龍道：

『在沙場馬革裹尸，殺敵殲仇本是男兒志！百年如朝露，人生誰無死？死在婦人女子手中者，庸人耳！』

青霜唱完，碧珠又想要走近他們那裏去時，只見馬如龍又高唱了：

『黑雲天！黃沙地！寂寂無人，悽慘陰風厲！句句悲歌，陣陣酸心肺！漫漫長夜，漫漫長夜，憧憬出沒，盡是蛇神牛鬼！唉！怒髮沖冠，氣射斗牛！恨口寇，蹂躪我禹甸神州！溯自元衰，口患始有。到明代，我東南沿海，寇患頻發。至清季，更不堪回首！租旅順，借大連，佔澎湖，割台灣，復奪我高麗流球！唉！到民國，到民國，更似風狂雨驟！二十一條亡國密約，強我接受。縛我手，扼我喉，親善美名假猩猩的向我耳邊狂吼！濟南城蹂躪方休，皇姑屯毒計已售，萬寶山碧血剛流，縱橫鐵騎，又踐踏我長白山頭！怎忍看，堂堂華夏夷作荒坵？怎忍看，神明華胄爲人魚

肉？唉！我到如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可憐我的好身手，已化作了一抔黃土！可憐我的好頭顱，已變作了一個骷髏！」

又聽得青霜答唱：

『一曲悲歌，無限長恨！恨只恨，一般林林總總，大半噩噩渾渾！你也是苟苟且且，他也是因循循！那一個肯殺身成仁？那一個敢赴湯蹈刃？說什麼多難興邦？全無半點愛國精神！說什麼團結禦侮？你搶我的錢，我奪你的銀！管他山河破碎，幸我金屋無恙，且在花前月下，細吻香唇！唉！國魂已死！國魂已死！你空憤！你空憤！但得悲心無盡，生生世世再作救國軍人！』

青霜正在與馬如龍互唱對答的時候，在桑樹後，忽跳出一個猙獰的惡魔直撲青霜，碧珠急得大叫一聲，出了一身冷汗，她從噩夢中驚醒了，只見何勁草已坐在她的身傍，握着她的手，笑着。碧珠見何勁草這樣一大早就到這裏來，心裏覺得非常奇怪，就連忙起身，故意裝出媚笑問道：『何顧問！您爲什麼一大早就到這裏來呢？』勁草見她那一雙惺忪睡眼，露出無限深情，兩點梨渦藏着無窮蜜意，竟如一朵朝露猶濕的海棠，慵懶地向着太陽獻媚似的，他就捧着她的盈盈笑靨，吻了一下說道：『我要和你小別了，所以特來向你告辭一聲。』碧珠問道：『你到那裏去？』勁草答道：『我到義縣去。』碧珠急問道：『你去幹什麼？』勁草答道：『我不能告訴你，總而言之，這件事我幹成功了就可以發一百萬大財。我想你知到這個消息，一定是祝我成功的。』碧珠聽他的話氣，料想他所幹的一定是大事了，她自然越要探個清楚，她就放出撒嬌的態度，嗽起嘴唇說道：『你不肯告訴我，我就祝你失敗』

太平洋上的風雲

！』勁草聽見她說祝他失敗，他就很高興的說道：『我一定要你說祝我成功！』碧珠故意裝出偏執的態度答道：『我偏要祝你失敗！』勁草一手擰着她的左頰說道：『你還說失敗！』碧珠推開他手連說道：『失敗！失敗！我祝你失敗！』她說畢就假哭起來，一面哭着一面說道：『你沒有真心待我，連一點小事也瞞着我，你發財了還記得我嗎？你不肯告訴我，我就偏要祝你失敗！』女人的眼淚，是世界上最厲害的鏢水，任你是鐵石心腸的男人，被美人的眼淚一滴，鐵石心腸也就溶化起來了，勁草果然就很溫柔的扶起他的頭說道：『我愛你，我真愛你！這件事實在是關係太大了，請你原諒我不能告訴你的苦衷罷！』碧珠故意氣憤憤的答道：『你既不願告訴我，爲什麼又要來告訴我你要走，好！你走罷！以後永遠也不要來見我！哼！你們這些男人，說走就走，什麼事也不告訴人，你知到你走後，替你担心的人是多麼難過啊！』勁草被碧珠這幾句話又酸又辣又甜的似深情而實是假意的話打動了，他就源源本本一五一十的將他要捉青霜的毒計告訴了碧珠，碧珠聽了恨不得身插雙翼立刻飛到青霜面前通知他防避，然而勁草是坐飛機到義縣去實行他的毒計的，即使她能同勁草同乘飛機前去，也無法阻止他們所定毒計的進展，她心裏充滿了焦急，惶恐，憤恨的情緒，然臉上却現出十分鎮靜與愉快的神情說道：『你去捉拿夏青霜這樣一個大賊，我自然是祝你……』她頓了一下，又再說道：『祝你成功！但是，我聽說此人是很厲害的，我怕你不是他的敵手！你帶我去幫你的忙好嗎？』勁草答道：『他厲害，我比他更厲害，我們同在講武堂畢業，我考第一，他不過考第二。我不把他擒到瀋陽來，我就不姓何！』勁草說畢，一看手鏢已經快要到飛機出發的時候，他就捧着碧珠吻了一下，說聲

『再見』便匆忙出去。碧珠急得發呆了一陣，便昏倒在床上。勁草走後，碧珠從昏悶中醒來，她一想，如果勁草將青霜擒獲，義勇軍的活動，必受了極嚴重的打擊，她認為這樣嚴重的事件，她只有用非常的手段纔能解救，她就急忙的藏了一把利刃，僱了一架汽車，開到飛機場去希望將勁草刺死。汽車風馳電掣的到了飛機場，勁草剛坐上飛機離了地二三丈高，勁草見了碧珠坐汽車起來，他就在飛機上向她招手，碧珠見所謀不遂，也就將計就計，故作到來送行的樣子，向勁草回了一個飛吻之後，並高聲說道：『事完了早日回來！』她說畢，飛機已漸漸的升高了。她一想，就連忙叫汽車開到車站去，她到車站就買了由瀋陽到打虎山站的車票，到了打虎山後再換乘打通路車也趕到義縣去，希望盡她的可能來救青霜。却說青霜自二桿先生走後，他依照了二桿先生留下的計劃來活動，特別注重破壞東北的鐵路工作，他們這種特務工作叫做風雷隊，每隊五人編成，於夜間潛到在任何一段鐵路上去工作，工作完畢，又另行到其他一段上去活動。風雷隊每人一枝手槍，並攜帶炸藥一包，由一個有工兵知識的小隊長指揮工作，青霜將風雷隊編成了一千隊，用馬家駒任總指揮，這樣一來，風雷隊在東北四處活動，火車出軌的事每日必有百數十次。除了風雷隊的活動，他更盡量發揮游擊戰畧，同時，青霜每到一處，即召集東北民衆向他們演講，極力提倡『國民武裝自衛！』有一天，他正在司令部裏閱着各方的戰報，忽然接到了一封由義縣送來的家信，他打開家信一看，是他母親寄來的，說她現在病危，希望於臨終之前見他一面，他接了這封信，就非常難過，他想他已經和他母親隔別了將八年，他在母親病危的時候，是應當回去一次的，他決定了，就叫莫耀進來，暫時替他的職務幾天

太平洋上的風雲

，他就帶了幾名衛兵，星夜的趕回義縣去。勁草與日本關東司令部參謀，同乘飛機到了義縣之後，就帶了幾十名日本武裝憲兵，到青霜所住的鄉下去，將青霜六十多歲的老母，和他一家大小十餘口人，完全拘禁到義縣城裏的日軍營裏，一面又威迫了青霜母親，說他病危，要見青霜的話，寫了一封信寄去青霜騙他回家，同時又調一團日軍穿了便服裝伏在青霜的鄉下周圍，並且監視鄉人的自由，勁草與日參謀安排妥當一切誘捕青霜之策後，他們二人便住在青霜的家裏等着青霜，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他們還不見青霜回家。勁草在焦急而且又感覺無聊的時候，便與日本參謀閒談以作消遣，勁草向日本參謀道：『青霜不過是幾十萬義勇軍的首領，絕無恢復東北的能力，我們軍部爲什麼這樣重視義勇軍而非將他逮捕不可呢？』日參謀抽了一口煙之後，答道：『何顧問！我們這次能否逮捕得青霜，關係於將來日俄戰爭的勝負很大的！』勁草問道：『這一層，我却沒有想到，請你把理由告訴我，可以嗎？』日參謀答道：『我們得了東北之後，因地理上，歷史上，及制度上，我們遲早必要與俄國戰爭的。』勁草問道：『大概在什麼時候，日俄纔會衝突呢？』日參謀答道：『若戰，便乘今日！』勁草問道：『什麼原故呢？』日參謀很莊重而嚴肅的答道：『據我們的調查，蘇俄的常備陸軍總數是一百三十萬人，其中一百萬是正規軍和民軍所編成的步砲工戰軍化學交通各種單位武力，十五萬是類似憲兵性質的OGPU秘密軍隊，另十五萬是全球所僅有的猛烈大騎兵集團。目前蘇俄在遠東方面的軍力，有步兵九師，騎兵三旅，此外還有許多空軍和機械化特科部隊，戰鬥兵員約十六萬人，大砲有四百七十六門，重機關槍一千五百三十挺，輕機關槍一千六百四十挺，戰機三百架。在戰機之中有最可

太平洋上的風雲

怕的四千餘匹馬力之安特(ANT)式超重爆炸機，將來戰事爆發之後，我們預料蘇俄必以這種超重爆炸機爲赤色空襲的基幹隊，必將日以繼夜的超越日本海峽向東京大阪各工業中心地點從事轟炸，但是我們日本仍可以八百架陸軍戰機對付他們三百架，仍佔有絕對優勢，我們以現有兵力對付蘇俄遠東軍是有戰勝的把握，若守到一九三六年，待蘇俄第二屆的五年計劃完全之後，那就非常吃力。所以，若與蘇俄開戰，便要乘今日！所以今日非以迅速的手段撲滅擾亂我軍後方的中華民國義勇軍不可！」勁草聽了，又追問道：「假定我們明天就可以擒獲青霜，日本不等到一九三六年就與俄國開戰，日本用什麼戰畧去應付俄國呢？」日參聽謀見了勁草問日俄將來大戰時，日本怎樣對付俄國的問題，他就目空一切的笑答道：「日本對俄作戰，是有十分之六的勝利把握的！說到戰畧，我們乘日美的危機尚未爆發的時候，宜迅速猛烈的先壓倒俄軍，解除大陸上這龐大而永久的威脅，然後再慢慢的一步一步開採東北生產原料，作爲第二步太平洋上大規模作戰的消耗之用。日前俄軍的兵力雖然雄厚，但是分配在歐亞兩洲，其能在遠東作戰的兵力，究竟還是薄弱，日本迅速動員以常備軍的全力，有擊破蘇俄遠東軍的可能。在第一步戰畧目的達到之後，日軍主力即可以逸待勞，不慌不忙的扼守大興安嶺之丘陵地帶，邀擊自歐洲趕來之俄軍增援部隊而各個擊破之。第二步戰畧目的達到之後，則盡量發揮追擊戰，將俄軍追至赤塔，依爾庫次克一帶，組織遠東白俄國，使蘇聯漸次屈服。但是，我們日軍要對俄實行這種戰畧，就非先免除後顧之憂不可，現在東北的義勇軍，在日本未對俄之前，就妨碍日本之經濟發展，資源供給，到了日俄大戰的時候，就是侵襲日軍，擾亂後方的勁敵！我們日軍，目前已經是踏上

雲風的上洋平太

非對俄作戰不可的地雷線上，所以現在就非迅速的猛烈的撲滅了東北的義勇軍不可了！何願聞！如果這次你的計謀能成功，擒獲青霜，消滅義勇軍，你真真是日本的大功臣了！」勁草聽了大笑道：「這次一定能擒獲青霜的，我知道他是一個至孝的人，他知道了老母病危命在旦夕的消息後，是一定來的，我想擒獲青霜是不成問題的了，但是消滅義勇軍還得要另想方法。」他們二人正在閒談着，門外有人馬的嘈雜聲，接着就是很忙碌的叩門聲，勁草聽了，就連忙向日參謀示一個眼色道：「他來了！」日參謀就急忙吩咐預先潛伏在青霜屋裏的日軍道：「我們能捉活的就捉活的，不能就打死他！」日參謀吩咐之後，就與勁草躲到青霜的母親所住的房裏去。此時，外面的叩門聲更急，一個化裝成鄉下人的日軍便去開門，開門了，幾個義勇軍抬着一張空的救傷床進來，爲首的一個，便問道：「老太太呢？我們奉總司令的命令來接老太太到山裏去養病！」勁草在房裏聽見就高聲急答道：「老太太已經死了！你們快去請總司令回來罷！總司令現在在那裏啊！」只聽外面高聲答道：「總司令就在離村二十里的關帝廟裏，總司令曾經吩咐過，老太太死了，就抬到關帝廟去入殮！」勁草聽見了義勇軍的答話，有點不對，他就急忙從青霜母親的房裏出來，那些來接老太太的義勇軍中，有一個是田轟橫，轟橫認得勁草，而且他在送信到瀋陽去給碧珠的那一次，已經知道了他是一個投降的漢奸，轟橫一見勁草從屋裏出來，已經覺得有點奇怪，等到勁草再開口問青霜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時，他已料定勁草不懷好意，他拔槍就向勁草轟擊，勁草眼快躲過，回槍就打轟橫，潛伏的日軍也就一齊向那幾個義勇軍射擊，可憐他們就一齊死於日軍亂槍之下，慕荊慕橫兩兄弟，一個在瀋陽替了青霜之死，一個又在義縣替

了青霜之死，他們兄弟二人，可真是忠烈之士了！勁草見青霜這樣聰明小心不上他的圈套，而他又自己在日人面前吹了牛，並且還不能拍着日本人的馬，他氣極了，眉頭一皺，毒計又上心來，他就叫日兵將義勇軍的衣服除下穿在身上，又將墓橫的尸首，放在帆布床上蒙上一張破舊的棉被，當作青霜老母的尸首，叫兩個日兵抬起在前走，他和日參謀與幾個日軍化裝的義勇軍一直往關帝廟而去，同時並由日參謀命令潛伏在村裏的日軍，趕緊向關帝廟包圍。勁草等到了關帝廟一看，廟內空無一人，門外馬糞狼藉，原來青霜已經得了一個從村裏逃脫出來的義勇軍報告，已經騎馬逃走了。日參謀見這種情形，就立刻用一隊騎兵，分頭去搜索，同時起回城裏發電到義縣周圍各日本駐軍，立即向義縣前進展開成一包圍網，到了天剛微明的時候，日本偵察機已有十餘架盤旋於義縣周圍的天空四處偵察着，並散下一種傳單上面寫着：『活擒青霜來獻賞銀二十萬元，以首級來獻賞銀十萬元』的賞格。青霜對於本土的路徑是最熟的，他帶了幾個衛兵，走了一夜已經逃出了義縣的境界，天亮了，他們就將馬拴在樹林裏，人就躲在山洞中，日軍用盡陸空兩方面的力搜索了一日一夜，仍搜不着青霜的踪跡，青霜恐怕人多在一起逃走，易給敵人發現，他就只留了一個衛兵在身邊，其餘的都叫他們設法逃出重圍，通知莫耀派義勇軍來解救。莫耀自青霜回義縣後，他恐怕青霜中途有危險，他早就派了一營義勇軍暗中跟隨到義縣來，這一營義勇軍，就是青霜在錦州營營長時，所親自訓練的精兵，這營精兵，到了義縣境界，遇着包圍義縣的日軍，就起了一場極猛烈的遭遇戰。青霜躲在洞中，聽見槍炮聲甚密，他預料大概是救他的義勇軍到了，他心裏就安定下來，一會兒，槍炮聲愈來愈近，青霜就對他身邊的衛兵道：

雲風的上洋平太

「我們的弟兄快要攻過來了。」忽又聽得一陣輕重機關槍的猛烈聲和一陣飛機的轟炸聲之後，槍聲又漸漸的遠了，青霜心裏就焦急起來，他又對衛兵道：「唉！我們又敗退了！」槍炮聲如是忽遠忽近的好幾次，戰場上也就堆積了無數義勇軍和日軍的尸首。可憐青霜一手訓練的那一營精兵，已經傷亡了三分之二，莫耀得了青霜被困義縣的消息後，就連忙調正在打通路游擊的老北風部，趕緊增援，他自己也率了馬家駒部趕到作預備隊，日軍也紛紛調來兩旅援軍，義勇軍向來是避免大部隊與日軍作戰的，這次為營救青霜，也就不惜重大犧牲了。莫耀指揮着一萬多的義勇軍，與兩旅客一團的日軍整整的血戰了三晝夜，結果在一夜間的混戰，老北風突破了日軍的陣綫，並且紆迴到日軍的後方將日軍包圍，莫耀率了他從關內帶出來那團義勇軍，乘着夜間日本飛機失却了威力的機會，向日軍的正面衝鋒，日軍前後受敵，傷亡甚重，就敗退下去，義軍乘勝追擊，便克復了義縣。克復義縣不是莫耀的目的，救回青霜，纔是他唯一的目的，他打敗了日軍之後，就連忙派人四處找尋青霜的踪跡。到了曙色微露的時候，他在一個洞口，尋獲了一個受傷的義勇軍，這個義勇軍就是與青霜一同躲在洞中的衛兵，莫耀見了他，就急忙問青霜的下落，那受傷的衛兵，含着一包眼淚答道：「夏總司令，被日軍抓去了！」莫耀聽了這句話，五內俱碎了！乃急問道：「怎樣被抓去的？」那衛兵答道：「總司令在洞裏躲了幾天，餓到了不得，我就乘夜裏出去，向一家人家討饅頭，誰知那家是從前在東北軍營當過團長的何家，剛巧何團長在家裏，他見了我，就給了我幾個饅頭，等到我回到洞裏給總司令吃饅頭的時候，不知在什麼時候被幾個化裝的日軍偵探，跟踪着我，闖進洞裏，我和總司令竭力抵抗，後來我受了傷，總司令的

子彈打完，就被他們抓去了！唉！我的總司令啊！是我不小心害了總司令的！」說畢大哭起來，他乘在他旁邊的人不備，一手搶了他的手槍，說一聲，『我怎對得住總司令啊！』就吞槍自殺了！青霜被捕之後，日本就擴大宣傳，因此青霜被捕的消息，就遍傳於海內外，這個時候，二桿先生正在北平和政府當局商量着如何接濟義勇軍槍械子彈的問題，他知道了青霜被捕的消息後，立即借軍用無線電台打了一個密電回去給莫耀：

『莫耀仁兄鑒：聞總司令被捕，確否？果確則請吾兄即日通電所部，暫代總司令職權。仍依計劃，繼續奮鬥！蓋日人之所畏者，乃義勇軍之活動，吾人愈積極愈足以保存青霜，慎勿存投鼠忌器之心，尤望吾等數十萬同志，人人以青霜之心爲心，則盡人皆青霜也，日人捕其一，又何足畏！欸彈兩項，已有眉目，知注特聞。』

莫耀接到二桿先生密電後，就立刻回了一個電報給二桿先生，詳細報告了青霜被捕的經過，並請他即日回部，共商營救青霜之策。却說，日軍捕獲青霜到瀋陽之後，關東司令，就立即審問他，青霜不待他開口就說道：『你不配審問我！讓我來審問你罷！你們無端侵畧鄰國土地，犯了國際公法，就是國際的罪犯！東北是中國的領土，你們強奪去了，就是中國國法所不容的強盜！你們有什麼理由來霸佔中國的土地？你們有什麼把握敢冒天下的大不韙而做世界的公敵？你們以爲你們的武力是世界最強的武力，西可以陸軍勝俄，東可以海軍抗美嗎？日軍平時編制的兵力兵器，都不及俄軍，日軍在東北所處的地位，在戰峯上稱爲「內線」有受包圍的危險；日軍在東北，無異在敵國境內作戰，時時刻

太平洋上的風雲

刻均須戒備義勇軍襲擊，精神上就受很大的牽掣；日對俄作戰時，若不能攻佔俄國沿海洲，或不能進展至貝加爾之湖沼地帶，即有遭受俄軍從容集中大舉反攻之虞；你們日軍有了這些劣點而不知，還夢想戰勝俄國嗎？俄軍在平時就有軍與軍團的編制，一旦作戰，指揮上非常迅速便利，你們知道嗎？俄軍的輕榴彈砲與自動兵器的裝備，各師平時就具備了戰時的實力；你們知道嗎？俄軍有最新式的機械化兵團，及化學戰的毒瓦斯與火焰隊，你們知嗎？俄國的空軍有二百中隊，實力超過日本一倍，你們知道嗎？俄軍平時的野砲數是二千五百門，日本只及他們五分之一，你們知道嗎？俄國騎兵的集團突擊戰法，在運動戰時有絕大的威力，日本有這樣的騎兵嗎？你們自願以九千萬日人的生命作未來大戰孤注一擲，有什麼光榮的代價？你們如果認為戰爭是人類命運辯證發展中實際不可避免的步驟而先發制人，那就是你們自取滅亡！我們救東北，即所以救中國，亦即是救了你們日本！你們如果尚有良心，尚有理性，尚有是非之心，尚有忍側之心，尚有羞惡之心，就將東北奉還中國，而與中國開誠提攜一同走上真正共存共榮的大路！」日關東軍司令却任青霜滔滔的說着，笑而不言，他等青霜說完了，就叫了勁草到面前向他耳語道：「我們很愛青霜的才識，你過去勸他投降罷！」勁草點了點頭，就走近青霜的身傍勸道：「大哥！識時務者為俊傑，東北不是你一人的東北，中國也不是你一人的中國，大家都不要東北，不愛中國，你何苦一個人出來做傻子！譬如一架火車，車頭不動，其他的車輪也不動，就是你一個輪子在轉動，請問你能推動這架火車向前走嗎？義勇軍既不能打退日軍收回失地，徒然擾亂地方上的治安，徒然為害同胞，有什麼價值呢？大哥！滿洲國新成立，正需要你這樣的人才，你

不如投降罷！投降了不憂富貴！」青霜一見了勁草的時候，就將眼睛閉了不看他，任他說什麼也不睬他，後來他愈聽愈忍不住了，就向勁草罵道：「你是那裡來的王八糕子！誰是你的大哥？我不認識你，」勁草諍笑着答道：「我是何勁草，你的把弟啊！您怎麼不認識我？」青霜睜圓了眼睛，向勁草故意的罵道：「你不是何勁草，何勁草早已殉國死了！唉！當我的把弟殉國消息傳到我的耳鼓的時候，我一直傷心到現在！他的忠勇壯烈的行爲，時常印在我的心上！他送給我的紀念物，我時刻不離的佩在身上，我曾經爲他開過追悼會，我曾經爲他建了紀念碑，我愛他，敬他，他已經死了，我要替他復仇！我要替他竟他未竟之志收復東北！他這樣的人，纔是我的把弟！你，你這漢奸！你這國賊！你這無恥的魔鬼！敢來冒認我把弟何勁草的名字嗎？走！走！快替我滾開去！」勁草被青霜這樣刺透心肝的似棒而罵，竟自覺羞愧到無地以自容，含着一泡眼淚，垂頭無語，當青霜每說一句的時候，他的良心無異受了一鞭，青霜的一番話，竟把他的良心鞭得體無完膚了！良心已死的人，受了正義的刺激，雖然也能暫醒一下，但是不到五分鐘，又依然麻木，所謂五分鐘的愛國英雄，就是何勁草這一類的人物！五分鐘的愛國英雄愈多，中國愈亡得快！假使何勁草在未滿五分鐘的時候死了，豈不也是一個巍巍乎大矣哉的一個令人崇拜的偉人嗎？五分鐘的愛國英雄，也有幸與不幸，世間上的一切是非可就真難說了！勁草老羞成怒，就離開青霜，走到日司令的面前，獻了一條威迫青霜投降之策。○勁草見不能說降青霜，就走到關東司令的面前向他耳語了一會兒，關東司令一面聽着，一面點頭，隨即對青霜說道：「你全家人的性命，生死之權，操在我的手裡，你如果不肯投降，我馬上就把你全家槍斃！」說畢

太平洋上的風雲

，就叫人將青霜的家人，完全用繩細綁了出來，青霜一見他白髮的老母，帶着手鐐腳鐐像囚犯一般，他的叔伯，嫂孀，姪甥，姊妹，等十餘人，全都被繩細綁，像押赴法場的樣子心裡悲痛萬分，只是含着眼淚看着他的家人，呆立無語。勁草見他這個樣子，就說道：『大哥！你忍心看着你全家人作槍下鬼嗎？』青霜像沒有聽見似的，仍是呆立看着他的老母，他的家人也流淚望着他，這個時候，真是『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了！日司令對勁草使了一個眼色，勁草又對青霜道：『現在，再給你一分鐘的考慮，你再不答應投降，你的全家人就全做槍下鬼了！』他說畢，就從身上拿出一個鏢來對着青霜看着。青霜這個時候，真是悲痛，憤恨，焦急，在心裡交煎着，爲家呢還是爲國，爲私情呢還是爲公義，互相交戰起來，在感情方面，他實在不忍見家人之死而不救，但在理智方面，他實在不能違背他的良心主張來投降，若果暫時用一種權謀詐降，外間不知真假，必定會引起國人的懷疑，及使數十萬同志灰心，縱使將來有機會逃脫，有事實表白，然而自己的聲望，信仰，必先受了很大的打擊，或終於不能恢復，若他人對於自己的聲望信仰失了同情，就是人格破產，人格破產的人，根本就沒有生存的資格，還能從事救國救民的工作嗎？他想到這裡，終於給他想出一條上策，只有不屈而死，纔能鼓舞從死的同志勇氣，纔能表現國家及個人人格的偉大，纔能給後世子孫作一個忠烈的模範，纔能留存一點正氣在天地之間，他決定了以一死而醒民氣，振國魂，厲同志，他就慷慨激昂的說道：『寧爲槍下鬼，不作亡國奴！亡國奴雖生猶死，槍下鬼雖死猶生！我今生不能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來生再來！來生若再不成！還有來生！我生生世世悲願無盡，生生世世終有成功之一日！我

一人不能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還有我的同志，我的同志再不成功，還有我同志的子子孫孫，我們的子子孫孫能繼先人之志，子子孫孫中終有一個能達目的！」一分鐘的時間到了，勁草就叫了日軍先將青霜的叔父推了出去，青霜只是呆呆的望着，一言不發，一會兒外邊三聲槍响，青霜的心就如同刺了三刀，接着青霜的家人紛紛的被推了出去，獨剩青霜的老母留在最後，一陣陣的槍聲傳到他的耳鼓，他的心就如同被槍彈打成千瘡百孔一般。唉！他這個時候，簡直要瘋狂了！日司令又向勁草示了一個眼色，勁草又再問青霜道：「現在輪到要槍斃你的老母了，但是我們仍給你一個考慮的機會，你試想一想，你母親對你的恩德多麼重大，我知道她從你五歲起，就茹苦含辛的歷盡千災萬難將你撫育成人，你後來當了東北軍的團長，和當了義勇軍的司令，都沒有一點報答她老人家的恩德，我之勸你投降，完全是爲你及你母親着想，我希望你在她風燭殘年的時候，安安穩穩的使他享些富貴來孝敬她，我這一片爲朋友的苦心，你不接受也罷，難道你真是鐵石心腸，忍心眼睜睜的看着你的老母槍斃嗎？你這種不孝之子怎對待住你的老母啊！……」青霜的老母不等勁草說完，就破口大罵道：「你的狗兒！從小我就瞧出你不是一個好東西！我聽說你在長春給日本人打死啦，你家裡爲你開吊的時候，我還去哭了你一場，想不到你今天還偷生世間，居然還有臉對我兒說這一套無恥的話！我的兒能爲國家，就是孝順我，我的兒如果像你一樣，我早就氣死了！」青霜聽了他母親罵勁草這一段話，心裡覺得非常安慰，就對他母親說道：「媽啊！只要你心裡安慰，我就以死來孝順你老人家了。」青霜回答道：「兒啊！你爲國而死，我爲你而死，我死也瞑目了！」她說畢，不待日軍推她，她竟自動的向外走，

雲風的上洋平太

誰知她用力過猛，不提妨被腳鏢一拌，就跌倒在地，她跌倒了爬起來又走，走不兩步又跌，青霜看見她母親這種悲壯的情形，連忙想過去扶她，然而他被兩個日軍左右夾持着，動也不得動，她母親連走帶跌的竟跌破了頭，流得滿身鮮血，她剛出到門口的時候，回頭對青霜道：『兒啊！我先去一步，你隨後來罷！我在陰司裡笑着接你啊！』青霜聽了他母親幾句話，只是苦笑含着眼淚微點其首而竟無一語回答，唉！這個時候，他的心已經比他的母親先一步死了！一會兒，外面槍聲三响，青霜覺得眼前如天旋地轉，隨即一陣昏黑，哎喲！『我的媽啊！』他叫了一聲也痛倒在地上了。青霜昏倒之後，勁草就叫人將他救醒，青霜醒了，日司令就對他說道：『你如果肯投降，並且招降你的部下來歸，無論你要什麼都可以的！』青霜冷笑道：『不必多說了！我只要一死！』日司令答道：『你要死，我們偏不讓你死。』勁草也接口道：『唉！大哥！你何苦這樣傻，偏要受這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呢！我這樣苦口婆心的勸你，實在是愛你，並不是害你啊！』青霜怒答道：『你已經害了我全家人的性命，你還想來陷我於不義嗎！』勁草笑道：『我並沒有害你全家人的性命，是你自己害了你家人的性命，你如果再見回你的家人也可以的，我就讓他們再見你就是了！』他說畢，就叫日軍去將青霜的老母及家人一齊帶回進來，原來剛纔槍斃他家人的槍聲，是放的空槍，是故意用來威迫青霜投降的，誰知青霜竟不爲所屈，他恐怕青霜以爲他的家人真的死了，因而更堅決了他的死志，所以又將他家人帶回進來。青霜見了這種情形，真好像在做着噩夢似的，弄得他莫明其妙。勁草見青霜這種悲喜驚疑交集的神情，就笑說道：『大哥！我實在沒有害你全家人的性命罷！現在，再限你細細的考慮幾天，若果你仍

是執迷不悟，這就真的是你自誤，並害了你家人的性命了！」他說畢，又過去向日司令耳語道：「我看一時是不能用威迫利誘來降服他了，不如先將他們收押起來再想其他方法罷！」日司令聽了點頭，隨即吩咐將青霜和他的家人帶下去分別嚴密看管起來。日司令退了堂，回到他自己的內室，就叫人去將他的參謀長請了來商議，日參謀長進來見了日司令就先開口報告道：「自從青霜被捕之後，現在據各方面的報告，義勇軍的活動，比較以前更加厲害起來，我們設法使青霜投降並招降其部下是上策，若將他殺了恐怕更加激起他部下的復仇之心，反為不美。」日司令答道：「你說的這一點，我已經想到，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中國有一個如青霜這樣不怕死不要錢的好漢，威迫利誘既不能動他，殺他不可，放他也不能，你看我們應當怎麼辦呢？」他們二人皺了眉頭苦思了一會兒，也想不出一條處置青霜的善法，他們正在苦思着的時候，勁草求見，日司令隨即令他進來，勁草對他們行了禮後，又獻議道：「英雄難過美人關，我想到一條以美人來誘降青霜的計策，我認識一個妓女叫做淚珠，她對我很好的，不如就用她來作美人計罷！」日司令聽見勁草獻出一條美人計來，覺得也不妨試一試，就答道：「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是英雄的通性，青霜確是一個英雄本色的人，他這種忠耿不屈的人格，我們實在也欽佩得很！何顧問！你怎樣用美人計來誘降他呢？」勁草笑答道：「在瀋陽有一個妓女，叫做淚珠，她的聲，色，藝三樣，都能令人傾倒的。她是我的相好，她已經答應嫁我，我現在想用她來假辦作溥儀的妹子，叫她來設法誘降青霜。」日參謀長聽了笑道：「何顧問！你不怕你的情人以假作真，真的愛上了他嗎？」勁草笑答道：「這絕不會有的事，只要能誘降了青霜，她就是真的愛上

雲風的上洋平太

了他，也是值得的，我爲滿洲國的幸福而犧牲一個女子的愛，這又算得什麼呢？」他們聽了勁草這一段話，都大笑起來，日司令說道：「好！你就去進行罷！你既設法誘捕了青霜，還得設法來勸降他，總之，招降他的事，我完全交託你了！」勁草受了這個命令後，就出了關東司令部，一直坐了汽車到奉天找碧珠。却說碧珠自從在飛機場想行刺勁草未遂，就連忙趕乘火車到義縣去，誰知火車行到了打虎山附近，被義勇軍掘斷了鐵路，火車出軌，她受了傷，只好回瀋陽來醫治，她的傷，是腦部受了震動，初時只覺得終日昏迷，她經瀋陽醫院治療了幾天之後，雖畧見痊愈，但是一閉眼時，就噩夢叢生，她恍惚到了一座墳墓之前，她一看，見墓碑寫有『夏青霜之墓』五字，她不禁哀歌起來：

『我的未婚夫！我的未婚夫！你在何處？愁眉疊遠山，淚眼零秋雨！到了死別離，還解相思否！唉！夫啊！你在南？你在北？你在東？你在西？南北東西，何處招魂歸？只招得天邊殘月，空照春閨！記得初相識，含情半帶羞。自郎從征去，終日淚凝眸。烽火音書斷，生死兩悠悠，淒涼溪畔月，終古照離愁！恨！恨！恨！我未曾和你，朝夕共晨昏，我未曾和你，服侍過雙親，我只是爲你，空過了青春，淚濕了羅巾。到如今，只贏得，只贏得單身隻影，哭訴孤墳！』

一陣叩門的聲音，將她驚醒，原來何勁草已從奉天處知道了她在瀋陽醫院，來找她商量誘降青霜之策了，碧珠從夢中醒來，看見了勁草，不禁憤火中燒，即時將身轉了過去，仍假裝睡着了不理他，勁草急忙走到她的床前，輕輕拍着她的肩叫道：『我親愛的寶貝！你怎麼啦？生什麼病啊？』碧珠閉着眼睛仍裝作睡着的樣子，心裡暗中想道，青霜的消息究竟如何？還得從他那裡打聽，於是就假裝

出多情的樣子，微開星眼，伸出玉臂，撲着勁草的頸，似嬌似怨的說道：『你去了這麼久，連一個字也不寫回來，叫人替你担憂出病來了，虧你還有臉問我生什麼病！你的事成功了嗎？』勁草吻了她一下，答道：『成功是成功了，但是只成功了一半，還有一半得要你幫忙纔成呢！』碧珠聽了，連忙坐起來，問道：『帮你什麼忙？』勁草答道：『我已經將青霜及他的全家誘捕到瀋陽來了，我們司令的意思，只要他投降，並不想殺害他，但是他偏不肯投降，在我們出盡了威迫利誘的方法，還是不能轉動他的心一毫半分，因此，我就想到你的身上來了。』碧珠聽他說到關於她自己身的話，心中暗暗吃了一驚，自忖道，難道他知道我和青霜的關係嗎？乃急插口說道：『笑話！我和他，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怎樣會扯到我的身上來了？』勁草笑答道：『別忙，你聽我說，就是因為你和他風馬牛不相及，纔敢請你幫忘。我們想用美人計來誘引他，所以就想到你的身上了。』碧珠聽到這裡，心中暗喜有救青霜的機會了，但是她仍裝出莫明其妙的神情，故意笑說道：『這更是笑話了！你們軍部裡，這麼多人，還不能招降一個匪首，我一個女流，有什麼辦法？』勁草急答道：『有，有，對他只有女色來引誘的一條方法』碧珠笑問道：『這話怎講？難道他是一個急性鬼嗎？』勁草答道：『就因為他不是一個色中魔鬼，用色來誘他最妙！因為向來不近女色的人，一有機會和女色親近，他就要昏迷的，就我做一個例罷，我向來是目不邪視，耳不邪聽的君子，一見了你，可就支持不住，掉在情網裡了。』碧珠故意扭了他手臂，一下笑說道：『我不願意聽你這一套，你快說用我怎樣去引誘他呢？』勁草見她肯答應幫忙來誘降青霜，就非常高興，於是如此這般的將引青霜的方法，教了碧珠一遍，碧珠聽了，

太平洋上的風雲

故意打趣勁草道：『你不怕我真愛上他嗎？我和他那樣做去，你不吃醋嗎？』勁草笑答道：『得啦，得啦，你別拿我來開玩笑了，我知道你是真愛我的——事不宜遲，我這就要去佈置情網網老虎去了！』碧珠含笑的點了點頭，勁草又匆匆的別去。勁草回去之後，商得日司令的同意，就在自己的家中，收拾了一間房，將青霜接到他家中去，名爲優待，實在是便利他施行美人計，他自從將青霜囚在他的家中後，外面加派軍警，嚴密防範，而他自己在夜間一有暇的時候，就去鼓其如簧之舌來說青霜投降，青霜每見了他，總是像沒有看見他在眼前似的，整天整夜，只是高唱着文天祥的正氣歌：任由勁草勸盡他千言萬語，他只是朗誦正氣歌，勁草實在給他弄到沒有法子可想。青霜自從被囚到勁草家中之日起，即實行絕食，勁草更加急得不得了，他唯一的方法，只有早日實行美人計，但是碧珠雖然答應了他，然而她的病還是沒有完全痊愈，醫生不許她出醫院，他雖有絕妙的美人計，依舊不能立刻實行，光陰一日一日的過去，而青霜已絕食三天了，日司令又時常催促他進行，他急極了，只有派人到醫院去硬將碧珠接到他的家中。然而已經到了青霜絕食後的第四天了，一縷如絲的氣息，緊着他殘喘着的生命，雖然肉體方面，因營養不足而感覺痛苦，但是他的精神方面，不但不感覺痛苦，反而因心安理得而生出極大的愉快。他的肉體愈消瘦，而精神愈健旺。他這一次絕食，給他得到一種奇異的經驗和感覺，他覺得飢餓的痛苦不在胃部而在腦部，胃部於飢餓時，只是起一種強烈的機械式的緊縮，而這種胃部的緊縮，是可以由腦來制止牠的，將心思集中了，便能忘記肚皮的飢餓。他在第一天絕食之後，他感覺飢餓是很專橫，很難過，很痛苦的感覺，這種胸下部和腹上部的難受和痛苦，對於人類的行爲

，實在有很大的制裁力，他能迫人去做出各種作奸犯科的罪惡，他能驅使一羣一羣的人到戰場上去爲麵包而戰爭，如果沒有善法管束這種飢餓的要求，無論什麼文明社會都會變成野蠻世界！因此，他悟出人類戰爭，是由人類的胃所釀出來的大亂子，只要人類肯用腦來思想，是可以防止胃的猖獗的！如果實際是要解決胃的問題，而掛上一張假仁假義的什麼「共存共榮」的招牌，實行野獸似的衝動行爲，強奪他人之所有以果自己的胃的人，就是以胃作腦的人，這種人不能承認他是人，只是腔腸動物一類的東西罷了！他想到這裡，眼前恍惚見了無數的海參在東北的土地上蠕蠕蠢動着。他覺得他這種自願餓死而不悔的絕食行爲，是值得高傲的行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兩句中國聖哲的至理名言，他竟因這一次的絕食而深深的參透其中奧妙了！忽然鬥聲响處，走進一個如花招展的女郎來，女郎手中，端着一碗食物，熱氣還騰騰的上升着。從熱氣之中望去，這個女郎恍惚是霧裡的笑容，她行近青霜的面前，一看青霜形容枯槁，氣息奄奄的樣子，不覺嚶嚶啜泣起來了。原來勁草利用美人計來誘青霜投降之事，碧珠一知道了，並且決定將計就計來救青霜，她就使人到義勇軍司令部去報告以安他們之心，可巧這個時候，二桿先生也回到了司令部，他一得了這個消息後，立即吩咐馬家駒秘密率領三百義勇軍化裝潛入瀋陽與碧珠合作，以便裏應外合救出青霜。馬家駒自從在五年前被匪擄去後一直到他當了義勇軍首領的時候止，已經有七八年沒有和他妹子碧珠見面了，他聽見二桿先生吩咐他到瀋陽去接應他的妹子共同營救青霜，於公於私，他自然是十二分的願意。二桿先生當夜就將馬家駒叫到密室裏，將營救青霜的計劃，很詳細的吩咐了他。第二天一早，他就率領着他的部下化裝成難民，三三五

太平洋上的風雲

五一羣一羣陸續續續的向瀋陽進發。他吩咐了馬家駒出發之後，一面爲安定部下的人心起見，就用代總司令莫耀的名義，草了一篇『九一八後太平洋的大勢及吾輩應盡的責任』通告所部，其文如下：

『我忠勇壯烈，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同志們；在六十年來，侵我權，奪我土，擄我財的大患是日本！在六十年後，殺吾民，亡我國，滅吾種的大敵，也是日本！因此，我們應該將『對日問題』視爲一個超於個人生死榮辱以上，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整個世界生死存亡的問題！我們應當集中全國的一切智力，一切財力，一切武力，一切物力，來應付對日問題！對日問題無善策解決，則中國的一切問題無從解決，而世界的安危問題也無法解決！我們站在最前綫以血肉之軀抗暴力的同志，更應明瞭敵人的情況，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並不是說，只知彼之軍情便可戰勝，而是連彼之國情也完全明瞭，纔能百戰百勝，因此就必須於衝鋒陷陣之前，來研究日本，於枕戈待旦之際，來瞭解日本！我們對敵人多了解一分，自然勇氣百倍，力量也百倍！望我同志，於冰天雪窟之中，槍林彈雨之下，務必細讀這篇：『九一八後太平洋的大勢及吾輩應盡的責任』，因爲你讀了這一篇文章，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勇氣百倍，視死如歸！來！仔細的讀下去罷！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日本已開始做大陸政策的迷夢了！豐臣秀吉致高麗王書中云：『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出越海，以入於明，使其四百餘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年，此秀吉之宿志也！』這是公開暴露其吞併中國野心的第一聲。其後大木喬任又在論日本的政策上說：『日本之最大隱患，厥爲俄國！蓋就地位言，俄國最足阻礙日本大陸政策之實行，日本如

決意施行此政策，即應與俄國成立聯盟約，均分中國土地。」這又是何等兇蠻的表示！其後一八九五年，中日之戰；一九零五年，俄日之戰；一九零六年之後，日俄種種協約，已將大陸政策初步實現，一九一九年，歐戰告終，日本利用機會，獨霸之心，更突飛猛進，侵略我國，有加無已。一九二七年，田中的奉摺，已將奪取滿蒙，征服中國，征服世界的野心，和盤托出，並極力施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駐東北之關東司令本莊繁，即擬一征服世界大計劃呈遞南陸相，其言曰：「竊嘗深考立國之道，殊覺非佔領滿蒙，不足以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蓋中國之復興，美俄之前進，均為帝國國策之大敵。欲阻美國勢力之前進，必先充實陸地之防禦，使國家資源之供給，無乏缺之虞。故在對美戰爭之前，日本之陸軍力，必先超越華俄。必先一戰而屈服華俄！即使不能將華俄陸軍力，一舉而殲滅之，亦必挫敗之，使在短時期內，不能予吾人以攻擊，則吾人即可得富於天然產物之廣大區域。此等資源，苟善之，即可增強帝國之海軍防禦，而驅美國勢力至夏威夷以東，而菲律賓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而入吾掌握，吾人即可獨霸太平洋上。美之勢力，既已消滅，英在新加坡，香港之勢力，當不足予吾人以侵害，且終亦為帝國海軍所挫敗。而中國南海，亦將盡入吾國統治區內。中國全境，既為吾人所佔有，則統一亞洲，征服歐洲，將更非不可能之事矣！然第一步，即在佔領滿蒙，使成獨立國，第二步則在利用中東路，以侵入西比利亞，佔領烏定斯克河(Orinsk)上游，迫俄人將楞納河(Lena)以東，北至伯力海峽之廣大平原，讓與吾國，然後協助白俄組織遠東獨立國。此兩獨立國，當然在日本管理支配之下，於是鄂富次克海，及日本海皆為帝國領海之一部，此後帝國所須注意之海防僅在東

太平洋上的風雲

南一面。且既有此兩大區域，其資源實足以維持一超等陸軍國。吾人即可造成一兩倍於華俄陸軍力之陸軍，與等於英美兩國海軍力總和之海軍。然後吾人即可以驅美至夏威夷以東，逐英至新加坡以西而獨握太平洋霸權，至於荷屬東印度羣島及英屬澳洲與新西蘭等地，皆可探囊而取矣。既有如此之勢力，吾人即可進而征服中國全部，亞洲全部，更進而以武力臣服歐洲，非洲，以與美國平分東西兩半球！現在華俄尚在休養時期，國力尚弱，即今圖之，可如摧枯拉朽，即今不圖，後悔無及，九一八之夜，本莊繁之所以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向南滿路及其支路各重要城鎮，同時突擊者，殆以此也！同志！我忠勇壯烈的同志！你看了作什麼感想呢？現在，日本既已強佔了東北，偽造成滿洲國，並且於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了所謂日滿攻守同盟的日滿議定書，復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威迫我國，成立塘沽協定，無異以長城為中日兩國的分界線了！日本人的心目中，以為他們的武力萬能，可以為所欲為，施行他們只為他九千萬日人利益而損害世界和平的大陸政策，殊不知日人的大陸政策，實在是日人的自殺政策！現在不但他們甘願走上自殺之路，並且更強迫他人也走上自殺之路，這種由不智慧的野心而造成不可思議的悲慘結果，凡是文明的國家，必不能出此，更不忍出此，而日本竟悍然為之，是自絕於世界！自絕於世界的國家，是不能存在的。現在美俄復交，既聯合了鞏固的政治戰線，復努力充實了本身的軍備，而英荷海軍協定又築成堅強的經濟壁壘，是則太平洋的四圍，已佈下了天羅地網，日本縱有銅筋鐵骨，也不能衝破的！現在日本因自作孽而處於孤立與危險的地位，他們因侵略中國，而愈陷於孤立危險，復感本身的孤立危險而愈侵略中國。但是，中國是世界的市場，

太平洋上的風雲

一五六

英美俄因本身利益關係，是絕對不能袖手旁觀而任日本獨佔的！同志！我親愛的同志！我們應該認清楚這種形勢，中國愈親日，愈屈服於日，而太平洋大戰愈早爆發！所以，我們應該努力自救，自強，纔可以消滅太平洋的風雲於無形而維持世界的和平！同志們！日本已經高舉着野心的火把，盲目地踏向太平洋，燃燒大戰的導火線了！我們知道，華府與倫敦海軍公約，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便期滿，日本自佔領東北後，因領土擴大，勢必乘機要求海軍與英美均等，而英美為保護其本國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勢必從事軍備競爭而起武力衝突，這是太平洋大戰的一個導火線，日本現正準備着燃燒這導火線的工作！又南洋，加羅林，馬莎，馬利阿拉諸羣島，係歐戰後國聯委任日本統治的，一九三三年日本既宣告退出國聯，則此項宣言，到一九三五年則行生效，屆時此項統治權之繼續與否，亦將發生極嚴重之爭執，因為這些島嶼，在太平洋的軍事上佔絕對重要的地位，既足以控制美國西太平洋之交通，復可以給英荷之澳洲南洋各地以大威脅，故美國屆時將要求國聯收回，而日本則以各島係協約國與參戰國在凡爾賽和會中給予日本代管，將必反對國聯收回，但英美亦為參戰國，對日本退出國聯後之繼續代管各島，可以提出抗議，抗議無效，勢必以武力解決，這又是一九三六年太平洋大戰的一個導火線，現在日本不願國際信義而加速地在委任統治諸島秘密建築海空軍根據地，是則更促進這導火線的爆發。又一九三三年四月以來，日俄因中東路的糾紛，已積怨甚深，日本欲於蘇俄第二屆五年計劃未完成之前，吞嚥西伯利亞，以完成其大陸帝國的迷夢，已成為猛烈進行之事實，是則中東路問題，又是太平洋大戰的一個導火線！同志們！太平洋上，既有了三個導火線，又全是因日本侵略中

太平洋上的風雲

國而造成，換言之，日本的橫暴及中國的屈服，是造成太平洋大戰不堪設想之大禍的真因！中國整個臣服於日本之日，即太平洋起大戰之時，英雄的野心固可挑起戰爭，奴隸的恭順尤足以釀成戰禍！同志們！現在英美俄對日宣戰的局勢已成，我們與其屈膝向日而亦不免戰禍，無寧揮戈抗日而引起爲世界和平而犧牲的正義戰爭！同志！我忠勇壯烈的同志！苟且偷安，好行小慧，趨勢慕利，縱慾忘身，是忘國奴的劣根性，亦即助長他人野心的惡根性，是害己兼害人的壞根性，我們應當努力剷除之！我們應當振作天賦的良知良能，放大眼光，瞻觀世界，作國家民族的干城，作世界和平的柱石！人人武裝起來，作一個爲正義犧牲的肉彈！勿令吾輩祖宗五千餘年艱辛締造的大國，因無識子孫之無耻屈辱而亡國！勿令吾輩同胞四萬萬的延綿種族，因少數不肖之徒的賣國媚敵而滅種！我們以鐵血，以肉彈來撲滅僞國！我們以正義，以良心來撕毀滬戰協定，塘沽協定！來制止日本以華制華的政治陰謀！總之，我們同志一人拚死，能活萬個同胞！萬人拚死，能够救萬萬個同胞！對日本不足畏，對太平洋大戰不足畏，所最可畏者各人心中所存卑鄙怯懦之自私自利心耳！『果然，義勇軍看了二桿先生這篇文章，人人更勇氣百倍，抗日的工作更加烈燔於枯草似的在東北各地蔓延起來。却說馮家駒率領三百化裝的義勇軍到了瀋陽之後，就到春艷班去找碧珠，他們隔別了幾年的兄妹，一旦重聚，彼此竟歡喜到流出眼淚來，在含着眼淚兩雙歡笑的眼角裡，蘊藏着無限說不出的悲歡，離合，盛衰，興亡之感。家駒也無暇和他的妹子敘離情，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問青霜最近的消息。碧珠答道：『他絕食後的第四天，我纔和他見面的，可憐他那個時候，已經是形容憔悴，骨瘦如柴了。家駒急插口問道：『現

在怎麼樣？」碧珠答道：「我將救他的計劃告訴了他之後，他就復食，現在已漸漸的復原了。」家駒聽了，這纔放心，就將二桿先生所吩咐的計劃，告訴了他，他們兄妹二人正在商量的時候，何勁草突然的到來，家駒不及躲避，就裝成一個傻頭傻腦鄉下人的樣子，呆呆的站着不動，碧珠就連忙將家駒向勁草介紹道：「何顧問！這是我的親哥哥！剛從鄉下裏出來的。」家駒也就向勁草屈了一膝行一個請安禮，並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何大老爺！」勁草見他行的是滿洲禮，仔細看他的相貌又有幾分和碧珠相似，就傲然微笑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幹嗎到這兒來？」家駒故意訥訥了一陣答道：「老爺！我叫阿狗，鄉下裏土匪厲害得很，前幾天咱們家叫土匪搶了，人也給他們殺了，牲口給他們牽走了，我沒法子，纔投奔這裏來的。」碧珠隨即接着說道：「何大老爺！我現在只剩兄妹兩人了，請您開恩照顧我哥哥一下罷！」勁草冷笑一聲，很自傲的答道：「幸虧我把土匪頭擒了，不然你們更不得了！」家駒故意的接口罵道：「他媽的那些王八蛋真害死人！」他說完了，憤怒之情，就現於眉目之間，勁草見他這個樣子，竟信以為真，就問他道：「你能做什麼？」碧珠就急插口說道：「鄉下人除了挑糞耕種之外，還能做什麼？」家駒也接着說道：「我還能釀酒。」勁草本來是一個酒鬼，他聽了心裡不禁動了一動，就說道：「好罷！你就到我家裏去做園丁罷！有空的時候，替我釀些好酒！」家駒聽了，正得其所哉，就連忙向他打恭作揖的連聲說道：「謝謝老爺！」碧珠也連忙向勁草作揖道謝，她使了一個眼色，家駒便出房而去。家駒出去之後，勁草就悶悶不樂的坐在椅上，抽着雪茄，一語不發。碧珠見他這個樣子，就走到他的身旁坐下嬌聲細氣的問道：「何顧問！你爲什麼不高興？」勁草

答道：「我滿以爲誘捕了青霜之後，就可以向軍部領獎，誰知軍部一天推一天，到了現在，又推要等青霜把他部下招降了之後，纔肯發給。可是，青霜雖然復食，投降之意，還沒有一點表示，他個人尙未投降，又怎能招降他的部下，我爲要勸他投降，所以纔用你來作美人計，你雖然收了相當的效果，可是每當你進房裏去的時候，我心裏總覺得不痛快！唉！然而除此又沒有其他的法子！我以爲把青霜擒獲之後，義勇軍必定因投鼠忌器而不敢活動，誰知竟又出了我們意料之外更來得特別厲害，這許許多多不如意的事情，怎叫人不悶呢！」碧珠聽了，心裏暗想，二桿先生吩咐我特別從勁草身上做工夫，以『解鈴還須繫鈴人』的計策來救青霜，現在勁草既然因日本軍部食言不發獎金而不滿，我何不乘機以利動他，勸他私下放下青霜呢？她決了主意之後，就裝出千嬌百媚的態度對勁草道：「何顧問！不如意事是十常八九的，你憂壞了身體，怎對得住我愛你的一片真情？我愛你，不忍見你的精神有一絲一毫的痛苦，我替你想到一條財色名利兼收的方法，不知你願意不願意聽？」她說畢以媚眼斜視着勁草，勁草是一個感情衝動而自私自心最重的人，他聽了碧珠這番動心的話，看了碧珠這種動情的態度，不禁撲着碧珠狂吻了一陣，說道：「我的寶貝！心肝！我原意捕了青霜得了獎金，就同你跑到外國去結婚，我們蓋一所很精美緻的別墅在瑞士，就在那裏終老一世的，可是這個心願非百來萬不能達到，軍部裏老是不把獎金給我，你有什麼妙計呢？」碧珠掠了一掠頭髮，向他媚笑了一下答道：「你爲什麼一定要到瑞士去築金屋？」勁草答道：「東北的地方不是安樂窩，眼看着就要成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戰場的，我們犯不着在這戰場裏犧牲，什麼愛國，愛同胞，什麼救世，什麼爲正義而犧牲，全是騙人的

一奪鬼話，只有個人的享福是真的，在亂世裏，什麼都不重要，最要的只是黃金！」碧珠故意逗他道：「你只要黃金不愛美人嗎？」勁草笑答道：「自然，我兩樣都要！」碧珠問道：「你想有什麼方法得到這兩樣東西？」勁草答道：「方法是沒有一定的，總之不放棄機會，和不擇手段，我想總可以達到目的。」碧珠既將他弄到醜態畢露，現出原形，心裏想，這是向他進言的機會了，就走到棹旁，取了一根香烟燃着，自己吸了一口，遞給勁草，順勢就坐在他的膝上，笑對他說道：「只要你肯聽我的話，我能馬上令你從心所欲！」勁草就笑答碧珠道：「只要能够令我們回到瑞士去百年偕老，什麼話都可以聽從你！」碧珠笑道：「真的？你真心要娶我嗎？恐怕我沒有這種福氣。」勁草答道：「難道到現在你還以為我不是真心愛你嗎？」碧珠反激他道：「你如果真心愛我，就不應當拿我來作美人計的工具，因為青霜現在真的愛上我了，唉！那可憐的傻瓜，連一個女子對他用情的真假，都分辨不出來，真是獺蝦蟆想吃天鵝肉了！」勁草聽不出碧珠這話的意思是諷諷他，他居然很得意的笑說道：「你這一塊天鵝肉，只配我這隻老鷹纔有資格吃啊！」說畢竟哈哈大笑不止，碧珠也捧腹的大笑起來，他們二人各笑其笑，竟互相刺激的笑不能止，屋子外面的伙計，老媽等，不知他們為什麼狂笑，也就無意識的隨着笑了起來。好容易碧珠將笑忍住了，向勁草擰了一下說道：「來！我這隻天鵝和你老鷹鬥一鬥，看究竟誰吃誰的肉？」勁草笑答道：「你吃我的肉，豈不就是我吃你的肉一樣嗎？」碧珠故意裝出打情罵俏的態度打了勁草一下說道：「虧你這樣一個堂堂顧問，竟說出這樣肉麻的話！，閒話不說了，我們來說正經的話罷！青霜要我和他結婚之後纔肯投降，你的意思究竟怎麼樣？」勁草聽了

太平洋上的風雲

，沉思一會兒答道：「這，這是不可能的！我絕不能讓你弄假成真！」碧珠說道：「你既不肯讓我弄假成真，我只有馬上放下這件工作。你另外找過其他的美人去哄騙他罷！」勁草想了一會兒，皺着眉頭答道：「你何不先騙他投降了，纔答應和他結婚呢？」碧珠答道：「你既不願意我和他結婚，又要我來替你完成你的使命，這種矛盾的工作，豈不是難死我嗎？不如我們乾脆的將青霜放了罷！」勁草答道：「將他放了，我不是得不着獎金反要受處分嗎？」碧珠說道：「我現在有一個，可以三方面都成全的辦法：我去直白告訴他，我是不能嫁他，叫他假意投降，寫一封投降部下的信給你，你就拿了這封信去向軍部領獎，你領了獎金之後，就將他的假降書偷回出來，同時將他放了，我們也就同時離開瀋陽，逃到瑞士去，你看這條計策妙不妙呢？」勁草聽了，不禁拍案叫絕起來道：「真虧你想得出這樣的妙計，我們就照這樣去做罷！」勁草聽了碧珠的話後，果然就照計而行，將碧珠家駒都接到他的家裏去住。到了夜裏，碧珠又獨自一人，跑到青霜被囚的室裏去，將家駒已率領了便衣義勇軍到瀋陽，及二桿先生營救的計劃，與及她自己如何設計騙勁草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青霜，青霜聽了十分高興，果然就寫了一封表示自己願意投降及投降部下的信，交給碧珠，碧珠得了信，就連忙拿出去交給勁草。勁草看了青霜的降書，竟如獲至寶似的，笑對碧珠道：「這是一百萬的支票啊！」就連忙將降書放在衣袋裡，就預備立刻到軍部去領獎，碧珠就替他穿上大衣，故意擁抱着他，和他接吻，表示慶祝他成功，碧珠和他假戲殷勤之後，就對他道：「青霜既已寫了降書，你就應當將監視他的日軍警撤消了，並且將他的家人，都釋放了纔對！」勁草聽了，答道：「等我領了獎金之後再說罷！」碧珠問道：「

你馬上能領到獎金嗎？」勁草答道：『是的！他的降書一到手，我馬上就可得獎。』碧珠說道：『你既然可以馬上得獎，何不馬上就放了青霜呢？』勁草答道：『青霜馬上是不能放的，不過，他的家人，可以先接到我家裏，加以優待。』他說畢，就吩咐人去接青霜的家人，一面又先打了一個電話，去通知軍部，告訴日司令青霜投降的消息。他打了電話之後，就匆匆出門，坐了汽車到軍部而去。勁草走後，碧珠就將青霜偽寫降書的事，告訴了馬家駒，馬家駒星夜派人回去通知二桿先生。家駒聽了，歡喜非常，立即到機關部挑撰了兩個精幹的部下，乘夜出了瀋陽，回總部去報告。碧珠見一切已經佈置妥當，也就連忙到囚室去，將一切情形告訴青霜。青霜聽了就握着她的手很感激的說道：『你這樣苦心來救我，我不知要怎樣感謝你纔是！』碧珠答道：『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我是爲救東北而救你，爲救中國而救你，爲救世界而救你，這是我應盡的責任，你何必感謝我，我正恨我自己，不能時常在你身邊保護你，安慰你啊！』她說畢，淚盈於睫，緊緊的握着青霜的手。青霜也就緊緊的將她摟抱着說道：『碧珠！我以愛你的心情，愛東北！愛中國！愛世界！』他們擁抱了一會兒，碧珠恐怕勁草回來，就與青霜接了一個熱烈的長吻之後，又匆匆的出了囚室而去。到了夜裏三點鐘的時候，勁草從軍部回來了，碧珠見他滿面春風，就連忙問道：『何顧問！您領了獎金沒有？』勁草笑口盈盈的答道：『領是領了，可是只得一半。』碧珠問道：『爲什麼原故呢？』勁草答道：『日司令說，還有一半獎金，要等青霜所部整個兒投降，改編爲滿洲國警備隊之後纔能發給，因此，他只寫了一張五十萬的支票交給我，明天我還要同一個日本參謀，同乘飛機到義勇軍的總司令部去，將青霜的投降部下書交給

太平洋上的風雲

他們，勸他們來降呢？」碧珠聽了，心裡暗想，這是收拾勁草的時候了，因此她就竭力用出女性的魔力來迷惑勁草，什麼輕翠，淺笑，媚眼，紅唇，軟玉，溫香，竟把勁草弄得神魂顛倒，然而真個銷魂的那一點，却仍是珍重的保留着，只是令勁草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勁草在飢渴如焚的時候，她只是勸勁草飲酒，果然色鬼而兼酒鬼的勁草，竟被碧珠以酒與色兩種東西降服了，昏昏沉沉的大醉如泥。碧珠就乘機將青霜的降書及五十萬的支票，一並拿了之後，就找了一條繩，套在勁草的頭上，拼命的勒他。碧珠在勒他的時候，心裏說不出的痛快，她覺得，她在勁草處所受的一切恥辱，完全報復了！被勁草所玷辱了的國家民族人格的污點，她已經親手洗滌淨盡了！她處置勁草之後，就連忙到囚室裏去，將青霜所寫的降書，交回青霜，青霜就將降書撕個粉碎，與碧珠一同逃走出去，青霜在逃出了囚室之後向碧珠道：「你雖然救了我逃出了這龍潭虎穴，但是我的家人怎辦呢？」碧珠笑答道：「我的哥哥家駒，早已將你的家人，暗中護送出了瀋陽了！」青霜，碧珠，一同逃出了瀋陽城之後，只聽得一聲爆炸的信號响了，那潛伏在瀋陽城裏的三百便衣義勇軍，就一齊照預定的計劃，在城裏暴動起來。一時槍聲，炸彈聲並作，當時日軍部正在欣幸青霜已經投降，不久就可以將東北的義勇軍招撫，想不到義勇軍在這個時候襲擊瀋陽，就手忙腳亂的分頭應付。一面又派大隊軍警到勁草的公館，防備義勇軍將青霜劫走。誰知日軍警到了何公館的時候，何公館已經整個被火烟所包圍，熊熊的烈炎，正發揮着憤恨的威力，將這藏垢納污之地猛烈的焚燒着，勁草的尸身早已化成灰燼了！這次義勇軍襲擊瀋陽，依照二桿先生所原定的計劃有三個目的：一個是劫走青霜。一個是焚毀日軍的飛機。一個是

破壞瀋陽兵工廠。第一個目的碧珠與家駒已經達到了之後，所以義勇軍就用全力向第二第三兩個目的進攻，義軍所用的武器，只是小手槍與土製的手榴彈，以玻璃瓶內盛爆炸物作成手榴彈，是馬家駒的絕技，他曾經一用之於打虎山，殺退日軍，現在又用之大顯威力於瀋陽了。家駒原本在瀋陽兵工廠當過八年工人的，對於廠內的情形十分熟識，所以攻擊兵工廠這一路，就由他率領了一隊敢死的同志，身懷炸彈，闖入兵工廠，殺死了守衛的日軍，一直竟奔到砲彈廠，先向存貯砲彈的庫房轟炸。霹靂一聲，庫房裏所存的砲彈被火引着，於是如天崩地裂的爆炸起來。他以一個炸彈，燃燒着數千存貯的砲彈，這數千的砲彈又接二連三的爆炸，於是連及彈廠，藥廠，可憐廣數十里的兵工廠，竟成了一個大火藥庫，霎時之間，瀋陽的城牆，屋宇，也被爆炸力所震撼，紛紛的倒塌，整個瀋陽城陷於天翻地覆之中！可敬的忠勇壯烈的家駒與其敢死的數十同志，早已炸成飛灰了！日軍所奪我東北軍的一百七十餘架飛機，也被義勇軍焚毀了大半，然而三百義勇軍，除了幾個護送青霜家人及青霜碧珠逃難的外，竟整個爲這次襲擊瀋陽的代價而犧牲了！

七、殺機動矣天地覆，龍蛇紛紛競起陸！

青霜自逃出瀋陽，重領部下繼續奮鬥，不覺又是一年了。他這一年中的工作，特別注重破壞吉會鐵路，所謂吉會鐵路，乃是由我國吉林至朝鮮之會寧，在九一八巨變之前，日人久已處心積慮要挾我國將這吉會路來完成，當時吉會鐵路只剩敦化至老頭溝間一百零七公里的路線未築成，我國以吉會鐵

太平洋上的風雲

路如果完成，日本對於滿洲經濟侵畧及軍事侵畧更爲便利，所以毅然決然的拒絕。日本自從以武力侵佔我東北之後，於交通方面，首先將吉會路完成。他們完成吉會的最大目的，完全着眼於軍事上，爲應付一九三六年太平洋大戰的重要準備。因爲吉會路成功以後，他們從日本的國境裏，一直由鐵路運大軍至滿洲時，只要經過一個小小的海峽，便可從青津港登陸北進了。日本在未侵佔我東北前，所夢想的二港二線的軍事計劃，現在竟如願以償了。所謂二港，即大連港，清津港；所謂二線，即南滿線與吉會線。日本之二港二線的軍事交通計劃，是日本實現大陸政策的兩條大動脈，現在，除南滿線大連港已有之外，又增加了吉會線清津港，他們的野心更加勃發，而蘇俄的嫉視越發厲害，而我國的滿蒙愈陷於萬劫難復的地位了！青霜認定破壞他們這兩條侵畧的大動脈之重要，所以竭了他所統率的幾十萬義勇軍的能力，從事南滿路及吉會路之破壞工作。日本既以武力霸佔了我東北，準備用作太平洋大戰時的戰場外，於是又一變其猙獰的面孔，換上中日提携的假面具，以政治的策畧，來威迫利誘我政府，準備收買我四萬萬人，供他們作大戰的犧牲品了，所謂大亞細亞同盟，就是敷上了一層糖衣的毒藥！這就是日本外交的新轉向，這一切情形，青霜與二桿先生，無時不討論着，他們預測太平洋大戰時的情況，並預定一切當太平洋大戰時，義勇軍應有的工作，他們所根據的情報，自然有多方面的來源，然而從東京女間諜所來的情報最爲重要，原來碧珠自救出青霜之後，又到了東京當女間諜去了。青霜爲準備長期抗日計，就集中了主力於松花江以南，烏蘇里河以北，牡丹江以東的吉林省東北方的三角地帶，因爲吉東夾處於日俄中三國交界的邊境，一旦太平洋上風雲發生巨變，就可以給在東

北的日軍一個極嚴重的威脅，青霜率領所部，佔據了吉東三角地帶之後，就將總司令部設於萬山叢林的完達山脈中之太平山上，一方面憑據天險，挖成戰壕，一方面又率部實行計口授田制，分別屯墾，自耕自給；一方面又選擇山深林密之處，訓練隊伍，激厲士氣；同時又刷新編制，加以嚴密組織，將全部改名爲『生存自衛軍』，更延攬人材，訓練民衆而組織一個『生存黨』，青霜主軍，二桿先生主黨，生存黨最高的理想，就是『人道的生存主義』，他們的口號是『犧牲小我以求大我的生存！』『犧牲一己以求大衆的生存！』『犧牲小數以求最大多數的生存！』『剷除壞人以求好人的生存！』『實行團結自衛以求國家的生存！』『促進國際互助以求世界的生存！』生存黨因爲主義正大，而主持的人物，又是以慈悲救世的心腸爲出發點的，所以在東北的同胞都紛紛加入，不到兩三個月的工夫，生存黨的秘密機關部，已遍佈於東北各地了，有一天，青霜接到了碧珠從東京寄到秘密機關部去的一張水彩畫，這是他們通信的方法，他就連忙拿出藥水，將顏色洗去，又再塗上其他的藥水，那張圖畫紙上，就顯露出字跡來，青霜與二桿先生，就仔細共讀，只見紙上寫着：

『茲探得日本於今日國際情勢下，已陷於孤立狀態，現已決定變更以前之軍事侵略，而爲陰險之政治侵略。東京方面已決定其謀我之外交方針如下：

(一) 准照日滿議定書方式，邀請中國參加，而結成遠東之政治，經濟，軍事上之聯盟。(二) 日本爲達到上述目的，以與中國中央交涉爲主，但須與各地方實力者相提携，締結『攻守同盟條約』，隨時爲精神上，及物質上之援助，日軍且表示願担任中國國防，維持各地方治安，及協力剿共之任務。

(三)日本雖無排擠他國的意，設有人干涉者，日本政府將運其實力以防止并排擊之。(四)設立中央或地方委員會，以解決中日懸案，如通商條約，如關稅，如西原借款，如治外法權，如協力創共等問題。(五)結成中日經濟聯盟，日本願將廉價商品，以借款方式貸與中國，以日本之綿製品，雜貨，機械等換取中國之鐵礦，煤炭，棉花等原料，作成遠東自給自足經濟。」

青霜看完了碧珠的報告後，就對二桿先主說道：「你看我政府當局會不會上日本人的當呢？」二桿先生只是笑而不言，過了一會兒答道：「何必問政府當局上不上當，我們四萬萬同胞誓死不肯上當，誰敢強迫我們去上當？如果我四萬萬同胞，都甘願賣身作日本人的奴隸，我政府當局雖欲不上當也無濟於事！」青霜說道：「日人對於我們這種企圖，簡直是玩的一套口蜜腹劍，笑裡藏刀的把戲！他們現在已經決定甘為戎首向世界挑戰，他們用這以華制華的政治陰謀，無非是想節省他們的武力，以便多留一些力量來應付世界第二次大戰，如果可以兵不血刃，傳檄而定中國，他們又何樂而不為？我真不懂政府當局所標榜的「長期抵抗」是什麼用意？所謂長期，究竟長到若干年代？所謂抵抗，究竟抗了些什麼？哼！什麼「長期抵抗」，簡直是「長期屈服罷了！」二桿先生見青霜義憤填胸的越說越興奮，不禁微笑站起來，撫着他的肩說道：「我們只要盡其在我就得了！我政府當局，不是昧良心，無血性的人，他們縱使不為我同胞打算，也會為他們自己的子孫設想的，難道他們也願他們自己的子孫作人奴隸嗎？」青霜問道：「我們應當怎樣盡其在我呢？」二桿先生不回答，只是用手指在桌上寫了一個「拼」字，青霜見了笑說道：「怎樣拼法？」二桿先生答道：「日本還不到一萬萬人，我們比他們多了

三倍，我們三個拚他們一個，也就行了！」青霜答道：『現代的戰爭，已經到了使用毒瓦斯，及微生物的戰爭了，一顆毒彈，能屠殺成羣的人，這個『拚』的計算，恐怕不能那樣簡單罷？』二桿先生仍是寫了一個『拚』字，比第一個所寫的更大些，他寫完了拚字之後，就很莊重的答青霜道：『縱使日本能用一顆毒瓦斯彈，將我們那四萬萬人同時毒死，日本人也不見得能獨存！你要知道，現今日本生死之權，完全操在我們四萬萬人的手裏！我們生存，他們纔能生存；我們滅亡，他們也得跟着滅亡；我恨我們自己同胞，沒有眼光，自暴自棄，而自願處於半生不死的境地，因此纔成了太阿倒持，反令日本人操了我們生死之權。』青霜聽了，笑對二桿先生道：『你這一番話，太玄妙了，我有點不懂，請你舉一個具體的例，給我解釋解釋罷！』二桿先生答道：『好！我就用太平洋大戰時中國聯日或抗日的利弊，來解釋給你聽罷！』青霜聽見二桿先生提出中國當太平洋大戰時聯日或抗日的利弊問題，就很聚精會神的聽着，二桿先生徐徐說道：『自從日本的強暴與中國的怯懦，造成了一種打破遠東均勢的局面後，太平洋上將掀起天地變色的風雲，已是人類不可避免的悲慘命運了！我們中國，在這愁雲慘霧之中，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聯合英美俄以抗日，一條是聯合日本以抗英美俄，二者之中，勢必擇一而行，想中立是絕對不能的了。』青霜答道：『是的！我們想求為歐戰時之比利時，也不可能，你看我們抗日的利多呢？還是聯日的利多呢？』二桿先生很嚴厲的答道：『我們聯日，則目前之利小而將來之害大，我們抗日，則目前之害烈而將來的利大，簡而言之，聯日則國暫存而種則必滅！抗日則國暫淪亡而種永可保！以亡國與滅種二者比較，則亡國之害小而滅種之害大！再說具體一

太平洋上的風雲

點，我國若聯日，日勝則中國被日本獨吞，日敗則中國成了瓜分的局面，我國聯日的結果，非被獨佔則被瓜分。我國若抗日，日敗則中國仍可有如歐戰後比利時的地位，日勝則中國早已成爲焦土，縱使日本獨吞了這塊焦土，也不能滋養他們因大戰而損傷的元氣，結果亦必隨中國而亡，這樣，中國雖成焦土而整個犧牲，却可以換得無限的光榮代價，因爲我們犧牲了一國，而可以牽連擾亂世界和平的分子不能而且不敢再擾亂世界和平，我國就於世界和平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了！再乾脆明白的說，縱使我們犧牲了四萬萬人，而能保存全球人口四分之三的幸福與安寧，我國的國家人格之偉大，簡直比個人人格偉大之耶穌，孔子，釋迦，還要偉大得多！而我四萬萬中每一個人的人格就可以比之耶穌，孔子，釋迦而無愧了！所以，從利害言，從道義言，從爭國家的人格言，當太平洋大戰之時，中國應當抗日！抗日纔能死裏求生！不但我們自己可以死裏求生，並且可以阻止日本走生裏求死之路而回頭是岸！所以剛纔我說，日本人的生死之權是操在具有必死之心的我國同胞之手裏，「青霜聽了二桿先生所說，當太平洋大戰時，中國應當抗日的話後，沉思了一會兒說道：『太平洋大戰，既然是絕對不可以避免，你看是日美先行衝突呢？還是日俄先行衝突呢？抑或是中日先行衝突呢？』」二桿先生抽了一口煙，徐徐的答道：『太平洋發生大戰，我想，不出三途：一是英美或俄觸於一時不可忍之衝動，不計事實上之現勢與結果，貿然單獨向日本進攻。二是因中國無條件的屈服於日本而英美俄感受世界市場之被獨佔而聯合對日同時進攻。三是中國放棄所謂「長期抵抗主義」，實行以武力奪回東北失地，而同時以經濟外交政策，聯合英美俄對日抗戰。在這三條戰途之中，戰神究竟從那一途來降臨太平

洋，雖不能確料，然而大戰起後的結果，是可以預測得到的。」青霜聽到這裏，感覺非常有興趣，就連忙搶口道：「你且慢說，讓我也來先將預測的結果寫好了之後，你纔發表，看看我們所見的是否相同！」二桿先生答道：「好的，就請您寫下預測的結果罷！」青霜一面寫着，二桿先生則閉着眼睛養神，拼命抽他的煙斗，口中並微吟他的舊作：

「夜靜讀陰符，遙聞野鬼哭！天將發殺機，龍蛇紛起陸。吁嗟乎！萊茵河畔青燐猶未滅，太平洋上潮催戰雲熱！霹靂雄獅睡正酣，鼯鼠跳擲紛奇譎。海內羣雄井底蛙，只爭尺寸競紛華！坐令浩劫捲黃霄，安得神武鞭龍蛇？……」

青霜在二桿先生沒有吟畢他的舊作的時候，已經將太平洋大戰的結果預測寫好了，就對二桿先生道：「我寫好了，請你說罷！」二桿先生說道：「由第一途所得的結果，日本與敵國必兩敗俱傷。由第二途所得的結果，日本以受三方面之同時壓迫，或戰至相當時期，而即停戰言和，東北問題，按照國聯議決案辦理，成立國際共管之勢，南洋委任諸島，由國聯重行分配，交由英美日三國分管；若和議決裂，重行戰爭，則戰爭勢必延長，或因此而更引起歐，非，美，亞諸洲之民族與社會之革命。由第三途所得的結果，中國或竟能恢復東北失地，中東路問題，南洋委任諸島問題，與軍縮問題等等，或竟能如英美俄之主張而解決！」青霜聽了笑答道：「所見畧同，如果美英夾攻於前，中國擾亂於後，日本軍備雖強，終必慘敗！中國對於太平洋大戰，實成了舉足輕重之勢，與邦或亡國，就在我們自己最後的决定了！」二桿先生聽了之後，站了起來，在斗室中盤旋了一會兒，問青霜道：「你是軍事專家

太平洋上的風雲

，請你把太平洋大戰時的戰爭方法，你所猜想得到的，對我說一說罷！」青霜答道：「這個問題，我實在不敢想，不忍說，我以為將來戰爭之慘烈，只可用「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這八個字來形容他，我想，現在所謂最新式的武器，一定被一種秘密着還未拿出來使用的更新式武器所克服，什麼飛機，大炮，戰艦，潛艇，地雷，機槍，毒彈，坦克，當太平洋大戰之時，就會被人們送到古物陳列所去陳列，什麼前線，左翼，右翼，襲擊，迂迴，包圍，衝鋒，等等戰術，已成了可笑的兒戲；我想，將來的戰爭，地面上簡直着不見一個人，只有毒氣瀰漫了大地；天空中沒有一隻飛機的影子，只有「死光」閃爍於天空；「流質的火」將如江河崩潰似的四處狂流着；令人聽了便焦急而發狂的「死聲」，將由無線電波四處的播送着；令人嗅了便永遠斷絕生育機的「死氣」將由一種人工製造的風，狂吹入躲在地窟中的男女身上使他們不能生育而絕其種；貯滿病菌的玻璃管，將代替了地雷，而四處的淺埋着。在太平洋大戰的末期，大約是一九四〇年，全世界的微生物，將總動員向因戰爭而衰弱了的人類總攻擊，來侵佔了人類的世界，獅虎狼狐，將在最大的跳舞場裡跳離開香檳，蛇鼠將在皇宮的寶座上開御前會議，野猪將在最精緻的廚房裏午睡，老鴉將在鋼琴上以嘴和爪彈着「禽獸勝利」進行曲，這個時候的人骨，將成了禽獸的古玩，一切文化盡變成了野蠻的俘擄，而成了一個文野循環的輪迴，到了這個時候，也許天公再令地球來一場洪水，或一陣劫火，將地球的污點掃蕩乾淨了之後，又重來一個從生物到人類，復由人類反於生物的世界！人類因仇恨與殘忍之特性而孕育出所謂萬物之靈的文明，復由仇

恨與殘忍極度之發達而復退於萬物之愚的野蠻！人類就是在這宇宙的舞台上，永遠扮演這一段滑稽戲的丑角——哈哈……」青霜說到後來，竟大笑不止！二桿先生聽了，却皺起眉頭，憂形於色的說道：「我以為，對於這種仇恨與殘忍交織而成的世界，仇恨不能降服仇恨，殘忍不能制止殘忍，只有以慈悲為根的智慧與威力纔能挽救！因此，我們不必將這世界視作愁城，視作恨窟，視作火宅，我們要入地獄；纔能挽救地獄衆生！」青霜答道：「對的，我們抵抗日本，是在制止仇恨與殘忍的蔓延；我們只要降服他們那種仇恨與殘忍的心理，而對他們九千萬人仍是一視同仁的愛護的。」他們二人正在談論着的時候，忽然又接到另一個間諜來的報告，他們急打開來看，只見上面寫着：

『茲探得日本最近軍備擴張情形，分條報告如下：

一、日本退出國聯後，三四個月之中，於海軍方面更完成裝有八寸口徑砲之一萬噸級巡洋艦四艘，此外又有八千五百噸級之巡洋艦兩艘在建做中，更有裝載至小十五寸口徑砲之巡洋艦兩艘在計劃中，潛艇除已完成之六十三艘外，在建做中者九艘，均有極大噸位及高速度。現在日本製造海軍戰器之工廠已大加擴充，日夜開工，尤以製造高度炸藥，發射物，及魚雷為尤急。

二、日本在倫敦世界經濟會議及日內瓦軍縮會議，所用之外交策畧失敗後，備戰更亟。日海軍部現正努力實現其日本海軍第二次補充計劃計以六千一百二十萬元建造八千五百噸之輕巡洋艦二艘。八千四百萬元建造一萬噸航空母艦二艘。九千四百八十萬元建造一千四百噸之驅逐艦十四艘。四千五十萬元建造潛水艦六艘。一千二百萬元建造五千噸水雷敷設艦一艘。五千萬元增造水雷驅逐

太平洋上的風雲

艦及其他艦艇之用。一億六千萬元增設航空隊八隊。

三、日本已將海軍陣容極力刷新，實行網羅海軍之精銳，改編爲常備艦隊。其第一艦隊之編制計：將金剛，扶桑，日向，霧島各艦編爲第一戰隊。五十鈴，長良，名取各艦編爲第七戰隊。朝風，春風，松風，旗風爲第五驅逐隊。三日月，菊月，望月，夕月爲第二十三驅逐隊。夕風，追風，疾風爲第二十九驅逐隊。卯月，如月，睦月，彌生爲第三十驅逐隊。將長鯨及原有之第七第八潛水隊編爲第一潛水戰隊。赤城，龍驤，峯風，澤風，失風，沖風編爲第一航空戰隊。其第二艦隊之編制計：有高雄，愛宕，摩耶，鳥海，古鷹，衣笠，青葉，那珂，白雪，初雪，深雪，叢雲，白雲，漣雲，由良，迅鯨，及原有之第六，第十驅逐隊，第十九，二十九，三十潛水隊而成。其第三艦隊之編制計：出雲，對馬，安宅，宙治，隅田，伏見，鳥羽，勢多，堅田，比良，保津，熱海，二見，浦風，磐手，淺間等艦。

青霜看完了間諜所報告的日本海軍最近擴張改良的情形後，就對二桿先生說道：『你看日本海軍最近擴張的情形，就可想見太平洋上風雲的緊急了，你看太平洋大戰還要等到一九三六年嗎？』二桿先生答道：『太平洋起大戰的時候，據我看，要就起起一九三五年的冬季，不起就得延長到一九三八年。』青霜問道：『這是什麼原故呢？』二桿先生答道：『因爲日本利於早戰，所以他們的口號是『若戰，便乘今日！』因爲日本人的利害計算是最精的，稍爲吃虧一點，他們却不肯幹的，若等到一九三六，美國的海軍計劃完成，俄國的第二屆五年計劃實現，他們於軍事上，就沒有把握，既沒有把握，他

們必又改變其他軟性的侵畧政策以欺騙世界，而暗地裏加速擴充軍備，等到軍備充實了，再乘機發作，因為日本是承襲了東方的陰謀而又善於應用西方的狡黠的，他們的國民性是德國的剛強與法國的圓滑所混合的國民性，不能硬到底，也不能軟到底的國民性，是剛中帶柔而欺軟怕硬的國民性，是外愚內智而志大才小的國民性，是外強中乾而好裝腔作勢的國民性，是善於模倣而圖急功近利的國民性，所以我說，太平洋大戰不是在一九三六之前便於一九三六之後，是從他們的國民性上推論出來的。你以為對不對呢？」青霜答道：「大戰在什麼時期爆發，誰也不能預料，你所推測的確有理由，不過據我看，太平洋既然戰機四伏，其所以不立即爆發者，因為各國却不願戴上「甘為戎首」的帽子，所以纔有不宜而戰的怪象，好留一個機會讓「誤會」二字出來轉圜。唉！現在個人與個人相爭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國與國相爭也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這種十足虛偽，一意為利的戰爭，也許是科學文明的結晶罷！在我個人的直覺裏，我總覺得在這陰霾四佈的太平洋上，有一種偶然的怪風，吹怒了孽雲，而掀起了滔天的巨浪，這陣怪風也許今年，也許明年，也許在太平洋中心點，也許在太平洋邊吹了起來罷！」二桿先生也接着嘆了一口氣說道：「唉！這陣怪風不知又要捲多少生靈人這血海的漩渦了！」說畢，二人相對唏噓嘆惜不已，他們已經深深的感覺，人類的喪鐘已經響了！

果然不出二桿先生之所料，在一九三五年的九月裏，美國艦隊，二百零一艘，海軍飛機六百零三架，在檀香山真珠港附近，舉行攻守的大演習，同時日本的艦隊一百六十五艘，在太平洋中委任統治諸島附近，也舉行大演習，美國海軍演習的目的，自然含有一種重大的意義，除向假想敵國示威之外

太平洋上的風雲

，竟爲國聯收回太平洋委任統治諸島之聲援，在日本呢，自然也不願示弱，且表示不惜任何犧牲，決以武力保障委任統治諸島仍爲日本所統治，雙方的目的既然都在暗中劇烈的衝突着，然而表面上，却仍裝作愛好和平而各自演習。太平洋的中心，竟因兩國艦隊的演習，而佈滿了疑雲，隆隆的炮聲，和軋軋的機聲，兩地互相輝映着，兩國海軍演習的心理雖同，然而兩地相隔還有一千多海里，照理是絕不會發生衝突的，然而，竟因此而衝突，竟因此而引起太平洋上的大戰了！事實是這樣的，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美國的爆炸機三架，正在演習轟炸真珠港的時候，太平洋上，忽然起了大風，這三架爆炸機，遂爲這巨風所捲，美國飛機爲避免狂風襲擊起見，就撥轉方向向關島飛行，希望在關島降落，當他們飛入日本的委任統治島的領空之上時，日本艦隊發現美國飛機，以爲是美國特派飛機來偵察他們演習的秘密，並認美國爲有意挑釁，即時就從航空母艦上，派出兩隊飛機去應付美機，日機騰空之後，就發機關槍警告美機，使他們不要再前進，誰知美機一架，竟被彈中油箱，就在空中起了火，美機帥見日機無故向他襲擊而且機又着火，乃從空中直駛而下，向日艦撞去，天崩地裂的一聲，一艘日本的巡洋艦就與美機同歸於盡。其餘那兩架美機見了這種情形，也就與日機實行交戰起來，因日機較多，美機寡不敵衆，又有一架被日機射落，其餘那一架美機就開足速率而逃，日機也就緊緊的追趕，一直趕到真珠港的領空上，美海軍看見突然有日機追襲美機，也就派機騰空救護，結果，美機得救，日機敗回。這種因誤會而起的空中衝突，日方認美爲挑釁，美方亦認日方甘爲禍首，即時，紐約，東京兩方的報紙都用大字標題，互責對方爲大戰的戎首，而實行宣戰了！

太平洋上的風雲

一七六

太平洋大戰的前奏曲，已經由日美兩國的飛機，彼此因誤會而彈奏了起來之後，日本政府，立即下了一個哀的美敦書給美國，限美國即日停止海軍作威脅日本的演習，若過二十四小時不答覆，日本即以武力制止。美國國民，對於日本的感情，向來是惡劣的，自從美政府得了日本哀的美敦書之後，美國全國民氣激昂到了極點，報紙的號外，如雪片似的紛飛着，政府的告示貼滿了各城鎮，禮拜堂的鐘聲却紛紛敲了起來任人民集會，百老匯路的行人如潮水一般的來去，學校停了課，教師紛紛在大禮堂上向學生演說着「爲正義而戰的真諦！」商店無形中歇了業，工廠也暫停了工。外交家，軍事家，經濟家，議員等等，都竭力在會議上貢獻他們爲國的熱忱與計策，各政黨的辯士，都紛紛的在通衢，廣場，向羣衆演說，交通機關的人員，竟忙得頭昏眼花，全國各大城鎮市鄉，都有大隊的民衆游行示威，婦女兒童也如中了瘋狂似的到處高呼着「爲祖國而戰！」軍士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中，都含有戰神所給他們最神聖的命令，總而言之，全美國的人民，將所有的感覺，知覺，感情，意志，思考，都集中於如何應付太平洋戰爭之上。

不但美國如此，日本也如此，不但日本如此，英俄也如此，其他各國也如此！整個世界都鼎沸了起來，都騷動了起來！或主聯日，或主聯美，或主中立，或主和，或主戰，或主降，都各懷鬼胎，戴上假面具，一任心裏的貪瞋癡來支配着！這裏也祈禱上帝，那裏也祈禱上帝，東也呼天號佛，西也呼天號佛，你也說是爲正義，我也說是爲正義，他也說是爲正義，凡一切可用作戰爭的好名詞，都被用作戰爭的假託理由了！，凡一切可以寄託命運的信仰，都被視作可以暗助戰爭勝利的

雲風的上洋平太

神秘奇蹟了！戰神控制了整個人類的命運，使一切智慧變成愚暗，一切博愛變成殘忍，一切道德變成暴行，一切文明變作野蠻，一切珍寶變成灰燼，什麼幸福，安寧，自由，快樂盡都成了鏡花水月。什麼功名，富貴，子女，玉帛，盡都成了夢裏煙雲！人類所得的代價只有悲哀，只有痛苦，只有憤怒，只有怨恨！然而這瀾天大禍，是誰惹下來的？只有戰神明白！誰負這擾亂世界和平的責任？也只有戰神明白！自從日美實行宣戰之後，日俄雙方亦劍拔弩張，在蘇俄遠東軍總司令加倫指揮的遠東特別軍，紛紛開動，從貝加爾湖至滿洲里之線，配備兵力四萬人，計步兵兩師，騎兵一旅，野炮七十二門，榴彈炮二十四門，重炮十八門，高射炮九門，重機關槍三百五十六挺，輕機關槍四百挺，及赤塔飛行大隊與戰車隊等。從海蘭泡沿黑龍江之線，則配備五萬四千人，野炮一百零八門，榴彈炮三十六門，重炮二十門，重機關槍四百八十六挺，輕機關槍五百零四挺。

從伯力沿烏蘇里江一直至海參威之線，則為遠東特別軍主力之所在，計配備兵力七萬五千人，步兵四師，騎兵一旅，野炮一百四十四門，榴彈炮四十八門，重炮十八門，高射炮九門，重機關槍六百八十挺，輕機關槍七百三十六挺，及斯巴斯克飛行大隊，戰車隊，海參威要塞部隊遠東艦隊之一部等。總共計俄軍集中於遠東邊境的共約十七萬人，火炮約五百餘門，西伯利亞的鐵路上，火車鳴鳴的日夜奔馳，將大批軍火如野戰砲，迫擊砲，高射砲，自動步槍，高射機關槍，探照燈，聽音器，空中障礙器，毒瓦斯，子彈，重坦克車，輕快坦克車，裝甲汽車，通訊車，砲彈車，防毒面具糧秣等等紛紛運到俄僑邊界的各要塞去。海參威的市街背面，加工築砲台十餘座，其前面的羅斯基島，亦增築海岸砲

遼台八座，海參威附近一帶，竟佈置得如同蜂巢一般的槍砲巢穴。蘇俄這樣佈置的軍事計劃，是預備一旦有事的時候，從伯力海參威線即可侵入吉林省之海林，中東路中段，及密山，虎林方面壓迫日軍，並可防守烏蘇里鐵路及在松花江流域擴充戰線。從海蘭泡沿黑龍江線的軍事企圖，是担任由黑龍江省北方超越興安嶺在齊齊哈爾作戰任務。從貝加爾至滿洲里線，則注重於担任呼倫貝爾，大興安嶺方面之主力戰並企圖超越興安嶺對海倫試行威脅的任務。同時蘇俄最高領袖，告誡全國五百萬青年團員，準備以武力保衛國土。在日本軍方面，由日參謀本部之嚴密組織，與精確計劃之下，限於一星期內，將常備軍之精壯現役兵六十萬人，先在日本西北海岸各軍港行「戰畧集中」，由駐滿關東軍主力護衛，及大部空軍和水雷戰隊上下嚴密警戒，用長蛇般的戰艦及運輸艦，分向朝鮮的清津，仁川，遼東半島的旅順，大連，輸送三十二萬陸軍於滿洲，務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舉而猛烈的撲滅蘇俄遠東軍之主力。日美海戰後的一週，日俄又在北滿衝突而宣戰起來了！

日本自從東與美國開戰，西與俄國開戰後，日本政府又致哀的美敦書與我國政府，強迫我投降日本，與之取一致行動，限二十四小時答覆，否則日本以武力實行控制我國。我國政府，當太平洋大戰一爆發的時候，黨國要人天天都開會討論我國應該如何應付這個局面的辦法。當時的意見分爲三派，一派是向來親日的，就力主聯日；一派是向來親美的，就力主聯美；這兩派各持理由，旗鼓相當，一連開了一百零八次的會議，依然不能決定，到了第一百零九次的時候，在雙方辯論最劇烈的時候，便產生了一個折衷的意見，就是「暫守中立，乘機觀變，再定方針。」在我國民衆方面，有十分之五是

太平洋上的風雲

主張抗日的，十分之二是主張聯日的，十分之三無可無不仍然是渾渾噩噩埋頭過他醉生夢死的生活的。等到日本的美敦書到了我政府之後，我朝野上下，受了這樣一個嚴重的刺激，即時全國鼎沸了起來，日軍爲威迫我國起見，在我還沒有答覆之前，就命令我國內各地日租界的日軍舉行示威大演習，因日軍的示威，我國羣情更加激昂，日軍遂又藉口中國民衆排日，而實行砲轟南京，同時以海軍封鎖我沿海各口岸，並在天津，青島，海州，上海，寧波，福州，廈門，汕頭等地實行以海軍陸戰隊登陸，而美其名爲代中國維持秩序，鎮壓暴徒。英國於太平洋大戰初起之時，是取沉默而監視日本的態度的，等到日本實行以武力破壞中國的中立後，因英國在華的經濟全被日本所獨佔，壟斷，忍無可忍，遂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號又對日實行宣戰，英對日實行宣戰的翌日，荷蘭亦繼英國之後對日宣戰，法國則除運重兵於安南之外，暫時宣佈中立，暹羅也和法國一樣暫取中立的態度，太平洋大戰初期的形勢，大畧是如此，至於將來變化到什麼程度，誰也不能預料，只有一任戰事的推移，一任戰神的支配，我國陸符經上所說的：『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到了一九三六年，又來一次極大的証驗了！

八、北滿煙雲惡，東京彈雨飛！

在半結冰的松花江，挾着戰士們的斷肢殘體隨流着入海的時候，碧波萬頃的日本海上，如長蛇般的戰艦，吐着濃黑的惡霧，排着如山的巨浪，向朝鮮的清津，仁川，遼東半島的旅順大連，將日軍輸

太平洋上的風雲

送着。在二萬尺的高空上，俄國四千匹馬力之安特重爆機，已如雄鷹俯視着海中游魚一般的疾降，日本的飛機雖然也三五成羣的在空中保護着日本的戰艦，然而對於空中霸王似的安特機，正如麻雀見了老鷹一般。俄國安特機一共三架，其旁還有六架戰鬥機保護着，當嗒嗒之聲突然停止，而變成了嘶嘶之聲，俄國安特機已演出驚人的絕技作螺旋式的疾降，到了離日艦之上約一千尺，便將炸彈機一擡，機首一昂，三個重爆炸彈，已如風馳電掣的向日艦轟擊下去，海面上，突然起了一條高數十丈的水柱，一陣漩渦，無數巨浪之後，一艘日本運輸艦與數千日本健兒已安眠海底與魚藻爲伴了！在另一艘日艦上，甲板穿了無數的洞，艙中充滿了苦扁桃油的臭味，船中的兵士，即時覺得頭痛及喉頭痙攣而大嘔大吐起來，原來安特機所擲下的毒瓦斯彈，是低鉄精化鉀與稀硫酸化合而成的靖酸毒氣彈。日艦既受俄國安特機襲擊，就連忙打開煙箱放出「煙幕」(Screening Smokes)來，剎時之間，煙霧瀰漫了碧波之上，俄國安特機，雖然只是氣得在雲端發抖，可也沒有辦法，只好將其怨怒之氣盡情向飛翔着的日機發洩，在空中騷戰起來，日機有三架在空中着火，四架被迫沉入煙霧之海裡，俄國戰鬥機一架與一最勇敢的日機在天空相衝，彼此都成了一團火光無數碎片。俄機得勝之後，乘着西北風的鼓厲，更鼓翼渡過波濤洶湧的日本海而向東京進發，準備以數噸的燒夷彈，瓦斯彈，細菌彈，給日本東京，大阪，的心臟都市，予以猛烈的空襲與痛快的轟炸了。在太平洋大戰，是一個國力資源的立體的戰鬥，空中襲擊，雖不能直接解決戰事，但使敵國工業中心的破壞，及敵人精神上的震駭，是能促成敵國政畧上的早日屈服的。在太平洋的大戰中，這種一方面從事平面的戰事之外，一方面又實行果敢的空襲，

雲風的上洋平太

是必然的戰畧。

當空中霸王安特機，還離東京市的上空數十里的時候，東京方面，早已接到了曾被襲擊過的日艦隊的電告，東京方面，立即下了極嚴厲的防空命令，霎時之間，除了僅留着指示「避難所」方向的暗淡路光之外，整個東京竟成了黑暗世界，在俄機飛臨東京的上空時候，東京已在煙霧籠罩之中。俄機在空中盤旋了許久，竟找不到東京之所在。天上的戰士憤怒着，地上的人們驚恐着，戰神急於要看人類悲劇的開幕，不知怎樣的，竟令一個俄飛機師得了一信暗示，這個機師是駕駛着一架戰鬥機的，當時他心中暗想，我何不降到煙幕裏去，作低空飛行，任敵人的高射砲將我打成灰燼，因此而令我載着毒瓦斯彈的安特機聞砲聲即知敵人之所在呢！他決定了之後，就從高空直下，果然穿入了煙幕在低空飛行時，給日軍的探照燈照着，轟轟轟三砲竟將牠擊落，安特機聽見砲聲，知敵人有高射砲所在的地點，即重要的地點，乃一齊向砲聲起處，紛紛的將燒夷彈，細菌彈，毒氣彈擲下，擲完之後撥轉機頭，向海參威飛回去。俄機所擲的彈，只有一個黃十字瓦斯彈落在東京郊外的海濱上，其餘的都通通落在海裏。黃十字瓦斯，是一種芥氣 (Mustard Gas) 學名叫做 (Dichloroethy Iantide) 含有芥辣或葱頭的臭味，德國人稱爲黃十字瓦斯，法國人叫他做野潑里梯 (Yprite) 這種毒氣，是毒氣之王，能令被害者的眼角膜生死肉，皮膚瀰腫潰爛及生死肉，氣管與總氣管的血瘀積，吸入此氣於血脈後，即可分散於全身的各細胞之中而人即死亡，這種毒氣是慢性的毒氣，爆炸之後，兩個星期毒氣始消，侵入地內時，能令地層在一年內仍能有危險性發生的。在歐戰時，當英軍籌備向葉柏來斯 (Ypres) 城舉行總攻的時候

，德國即先用此氣向英軍防地進攻，結果不獨令英軍受生命的重大損失及師團營的組織分裂，並且延遲了英軍總攻期兩星期之久，而德軍得以增援及佈置種種防禦工作。又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德軍又曾用這種毒氣進攻安孟提而斯城（Arras）全城街道散滿此氣，不獨英軍不得不要退却，即德軍亦須於兩星期後纔敢入城。歐戰之後，各國對於這種毒氣之王的芥氣，更加改良，而又成爲太平洋大戰時毒氣戰爭中最猛烈的戰利品。只要空氣中含有五百萬分之一的芥氣，就足以影響人的肺部而傷亡。黃十字瓦斯，未爆炸時是一種液體，爆炸後即成氣體，遇冷又凝結而成膜狀的固體，如果人們不覺，將牠黏到鞋底或衣服上帶到各處去，牠慢慢的蒸發時，人們就不知不覺感受芥氣之所賜了。如今，俄國安特機竟送了這樣一個寶貝在東京，東京的生命已經陷入不可思議的苦境中了！

同時，在西伯利亞的平原，及海參威的城市上，日本的空中勇士，也給俄國來一個嚴重的報復。日本成群的精銳轟炸機與戰鬥機，乘着風和雲淡的時；橫跨東北之野，分頭向依爾庫斯克，托木克斯，沃木斯克，海參威，伯力，赤塔等兵站及城市給以猛烈的破壞。翱翔着高空的日機，如蒼鷹俯瞰着大地，偶一發現西伯利亞鐵路上的兵車，或俄軍的行軍縱列，即垂直下降，猛烈的轟炸掃射，霎時之間，北滿和平之野，被慘綠色的窒息性瓦斯，白霧般的中毒性瓦斯，黃雲般的糜爛性瓦斯，及硝煙，彈雨所瀰漫着。俄軍被日空軍猛烈攻擊之下，就急忙穿上奇形怪狀的防毒衣具，現出宛如鬼怪的猙獰面目，在戰場上恍如盲人瞎馬的在毒霧中摸索進退着。日機所擲的毒氣，是藍十字的毒彈，這是綠十字瓦斯，與黃十字瓦斯相聯合而不相競爭的毒瓦斯。這毒氣能够直接刺激神經的作用，爆炸的時候，

太平洋上的風雲

簡直如同一種觸不到的輕塵，牠能無孔不入的透入敵人所帶的防毒罩之內，使吸了此氣的人，猛打噴嚏和起惡心，失去自制力，爲欲免除這種痛苦，而會拿開他所帶的防毒面具，暴露自己於綠烟黃霧之中而窒息而潰爛而死亡。如今，日機將這黃綠藍三種十字毒彈同時並用，俄軍就一羣一羣的被屠殺而死亡，戰壕內，街道上，堆滿了面色發紫，發青，發藍，浮腫，收縮，焦黑的各色各種的慘不忍觀的尸體。俄軍爲欲驅逐散佈死亡種子的日機，乃派出一百架飛機騰空驅逐日機，日機一見俄機，就立即竭力上升，俄機也開足馬力直進，於是日俄兩國的空軍，又在距離地面二萬五千公尺之高空上，在雲中大撕殺起來了。

過了幾天，身穿黃土色制服的日軍十九萬人，挾火砲七百門，飛機八百架的威力；與頭戴赤星軍帽的蘇維埃軍十七萬人，在北滿的原野鏖戰着。在漫天的彈雨煙硝，遍地的尸山血沼的情況下，雙方的數十萬戰士，都陷入了瘋狂，殘忍，務期博取勝戰的光榮，而不惜以寶貴身體去換取一個不可捉摸的幻夢。俄軍的陣容，恍惚如於一個弓背之上，對於在吉黑二省的日軍取包圍狀態的『外線集中』的戰畧，以第十八軍爲主力集中赤塔，分兵攻佔西伯利亞鐵道與中東路連接點之滿洲里與大烏里附近，以掩護後方增援主力的集中開進，同時並利用騎兵集團，進窺海拉爾之草原地帶，乘機超越大興安嶺向齊齊哈爾方面壓迫。更以五萬人集中海蘭泡，右翼與伯力集團聯絡，左翼與赤塔集團聯絡，暫在黑龍江之線停止，爲總預備隊，俟隙攻擊齊齊哈爾附近日軍的側背。又以第十九軍七萬五千多人集中伯力，以海參威，伯力爲左右兩大據點，據烏蘇里江之築城地帶死守，忍受日軍的主力擊。在日

軍方面呢，則取對於俄軍外線集中分進合擊的戰畧；以二萬人佔領大興安嶺，對俄赤塔兵團，取攻勢的防禦，另以空軍向赤塔，依爾庫斯克，作遠距離之轟炸，極力妨礙俄軍之集中輸送。以步兵三萬人，集中齊齊哈爾附近，同時作對黑河及大興安嶺方面警戒，又以騎兵七千人，空軍三中隊，集中洮昂線附近，對外蒙古方面警戒，並担任掩護齊齊哈爾的側背。以步兵十三萬人及空軍之主力向伯力海參威之俄軍猛烈攻擊前進，奮力突破烏蘇里江之築城地帶而實施戰畧上的『各個擊破』，在北滿的戰場上，西北方陣線，日軍以六萬人對俄軍九萬而暫取守勢。東方陣線，日軍以十三萬人對俄軍七萬五千人取積極的攻擊。雙方都勢均力敵，而戰畧上又各有優劣，因此便發生了極劇烈的惡戰起來了！

日俄雙方正在演着翻天覆地的大決鬥的時候，中國的華北，已經整個在日本十師兵力所控制之下了！在我國軍隊慘敗於無組織，無計劃，無決心，無勇氣之際，正青霜所統率的數十萬生存自衛軍，在日軍腹背之地猛烈活動之時。有一天，青霜正和二桿先生商量着軍事計劃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俄軍加倫將軍所派遣的代表來求見，青霜立即接見，密談了兩小時，青霜將他招待在總司令部裏之後，就找二桿先生商量道：『俄國加倫將軍派代表來，請求我們彼此聯合對日作戰，希望我們担任擾亂日軍後方的任務，他們担任供給我們的一切需要，並願派軍官到我們這裏來作彼此聯絡的參謀，你的意思以爲怎樣呢？』二桿先生聽了，皺着眉頭，苦思了一會兒之後答道：『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得先來推測日俄的勝敗，纔能決定』青霜問道：『你推測是日本勝呢？還是俄國勝？』二桿先生答道：『據我推測，日本有十分之六戰勝俄軍的把握。』青霜說道：『那麼，俄軍既不能勝日軍，我們聯俄豈

雲風的上洋平太

不是受害嗎？」二桿先生聽了，莊容正色的答道：「正因為俄軍有十分之六戰敗的可能性，所以我們纔需要和他們聯合作戰！」青霜很驚奇的問：「這是什麼意思？」二桿先生徐徐的答道：「日本在陸軍方面，第一期的總動員，可以出陸軍三百萬人，最大限度，可以到五百萬人，他們現在僅僅用了十師兵力，不過十萬人，來控制我國的華北，還有四百九十萬人可以用之於俄作戰。至於俄軍呢，在戰役初期，可以調到遠東來作戰的軍額，最多不過一百萬人，他們雖然可以將軍額擴到五百萬與日軍人數相等，然而一在歐洲，一在亞洲，在亞洲之日本，不必留陸軍以防其他陸軍國給他們後顧之憂，可以放心用全力來對俄，因為平時日本的軍備，向來就是以俄國為『假想敵』而作擴充的目標的。在歐洲的俄國，雖然有法國可以幫忙，然而有一個主義不同野心勃勃的德國在旁邊，因此蘇俄的軍力，就不得不留一半鎮守歐洲，以備有萬一之變。所以，照陸軍力量而論，日俄即使相等，而用在東方戰上的比例，只能成二與一之比，這是從軍額上推論日本有戰勝俄國的可能的一點。」青霜反駁道：「在歐戰時，興登堡在東方戰場上，不是以少數的軍力而大敗比他們多兩倍的俄軍嗎？以少勝多，在戰史上，不少這樣的例。我以為還是要從雙方戰畧與政畧來研究，來推論，比較精確，你說對不對呢？」

「二桿先生見青霜提出日俄戰畧的優劣問題來和他討論，他於是似乎胸有成竹，毫不加思索的答道：「戰爭的勝敗，雖然於戰畧的關係很大，但是戰畧，是活的，是要隨時看『戰果』而變更的。變更戰畧時，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我現在以日俄兩軍在運輸軍力的一點上先來比較，日軍因為有青會路，南滿路及清津，仁川，旅順，大連等二線二港於軍事運輸上，較之俄國只有一條西伯利亞鐵路來運輸，

在數量上，時間上，都較俄軍易於增援補充，所以，在日本，變更戰畧較俄國爲容易，況且，如今我國的平綏路又在日本的掌握中，日軍隨時有從我國西北大迂迴襲擊西伯利亞鐵路之可能，萬一西伯利亞鐵路被日軍破壞，蘇俄的遠東軍就很容易陷於援斷糧絕的苦境中，就以現時日俄兩軍的戰畧來推測，現在俄軍十七萬對日軍十九萬雖然仍可勢均力敵，但是在「一星期」之後，日軍就可增到三十二萬人了，俄軍受地形的限制，及歐洲局勢的影響，不能立即飛調西伯利亞軍五萬人，與伏爾加軍九萬人在一星期內向東增援，這是很可慮的一點。倘若日軍在這一星期內，以優勢的兵力，攻破海蘭泡至海參威的俄軍主力，一舉而掃蕩俄國的沿海州，日軍則可利用「中央突破」的「戰果」即可以全力自大興安嶺出擊，向赤塔挺進而強迫俄方屈服了。『青霜聽了，沉思了一會兒之後，說道：『這次日俄會戰的結果，日軍倘若不能突破俄沿海州的防禦線，你看戰事又陷入什麼情況中呢？』二桿先生答道：『那麼，雙方必陷入持久的「陣戰地」雙方必蒙嚴重的損失，等到俄方的西伯利亞，與伏爾加各軍趕到遠東之後，則戰況將不利於日本，此時，在恰克圖與呼倫貝爾的草原之間，勢必形成一種乾坤一擲的大決戰，那個時候，因爲地形的許可，俄方必以其全球僅有的騎兵，機關化，毒氣化的特種兵團的發揮其最大，最猛烈的威力，日軍必陷於慘敗的命運。』青霜於是又再追問道：『倘若這一場惡戰仍不能使日軍屈服，又成什麼局面呢？』二桿先生抽了一口煙，嘆了一口氣之後，用哀傷的聲調答道：『果真如此，則雙方必再增調預備軍與後備軍，用數百萬兵員，從事延長戰局至三年五載的陣地戰而較歐戰尤爲慘烈數倍了。我們要將這些已被戰神束縛的生命解放出來，我們自身必先要造成一個可

太平洋上的風雲

以舉足輕重的力量！所以我主張我們在表面上，亦聯俄亦聯日，而骨子裏，既不聯俄，亦不聯日，而乘機培養起我們自己的實力來！」青霜見二樺先生主張表面而聯俄同時也聯日，而暗中培養自己的實力，就很懷疑的問道：「培養我們的實力，這是當然的，但怎樣纔能同時聯俄與聯日而沒有衝突呢？」二樺先生笑答道：「我表面上使一部分人聯日，一部分聯俄而暗中却互通聲氣來培養自己的實力，這不可以嗎？」青霜聽了，恍然大悟的說道：「妙極了，我們就照這樣相機行事吧！但是，我們怎樣答覆俄軍的代表呢？」二樺先生想了一會竟答道：「你可以答覆他，願意和他們取共同行動對付日軍，請他們派幾個毒氣專家到我們這裡來，供給我們一些防毒面具就行了。」青霜聽了，果然就照二樺先生的意思，與俄代表商量之後，俄代表就回去照所商定的計劃而行了。

現在，我要敘述一下碧珠在風雲緊急中的活動了，碧珠自從救了青霜，她逃出瀋陽，到了東京之後，就改名叫做芬子認是朝鮮人，投身到東京的歌舞學校去當學生，因為她的姿質聰明，聲色兼美，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日本語，所以不到幾時，便芳名大噪，她又因為負着間諜的使命，所以特別的和日本軍政界的人物交際，尤其是在日本參謀本部中的一個專門辦理國際間諜事務的科長犬養二郎，和她特別要好，犬養二郎當初對於碧珠，本來打算想利用她來替日本充女間諜的，後來竟不知不覺間，掉入情網，反被碧珠利用他來偵探出日本許多陰謀了。當太平洋大戰爆發之後，日本參謀部，就特別委派了犬養二郎組織了一個專門偷譯敵國軍事密電的機關，這種用許多無線電機偷偷的收了敵國所發出的莫明其妙的密電，而用各種方法找出敵人密電的內容來，是一種艱苦，乾燥，而又極為重要的工作

。這個工作，非有『密語學』專門知識的人是不能夠主持的，犬養二郎是日本唯一的密語學專家，所以日本參謀本部，纔用他來主持這種工作，他因為碧珠聰明細緻而且又是他的情人，所以就將碧珠也找到他所主持的特別機關服務，碧珠得了這種機會，真是天賜其便，得其所哉了。碧珠盡學得了犬養二郎密語學的心得，而能偷譯敵人的密電外，並且全知了日本用密電的方法，碧珠就很秘密的將這些方法，報告了青霜。二樺先生本來也是好研究密語學的，他得了碧珠的所報告的一切方法，真是如獲至寶，從此二樺先生只要在斗室之中，從事偷譯太平洋上交戰國的密電，可以足不出戶，而於各方的大勢，瞭如指掌了。

九、鐵騎俄軍寒敵胆，輪形美艦壓扶桑。

日俄兩軍開戰後的一星期，雙方從事空戰及轟炸重要城鎮，擾亂後方，截擊援軍之外，到了一九三五年的除夕，北滿的東方戰場上，發生了一場大惡戰，而激起了很大的變化。取積極攻勢而抱各個擊破的決心的十三萬日軍，對於結集於烏蘇里江握手堅固築城地帶之七萬俄軍，用盡千方百計，不惜最大的犧牲，決死的加以攻擊，果然在除夕的時候，演成驚天動地的第一次大決戰了！雙方的砲口槍口，不斷地吐着如毒蛇一般的火舌，空中勇士在雲中翻騰飛躍，高下起伏的射擊與轟炸着，忽而有些變作了一個火球，忽而有些成了一條煙龍，向地上繽紛亂下，嗚咽的北風和悲壯的機聲，合湊着『虛空粉碎』的哀曲，簡直成了血肉與毒彈齊飛，生命共烏雲一色了！如鬼怪般的帶上防毒衣具的步兵，

太平洋上的風雲

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毒煙濃霧中過着地獄般的生活。死了還拿着槍械作衝鋒狀的尸骸，一堆一堆的點綴於白雪黃沙之上。如星點般的『機關槍巢』(Machine Gun Nest)與及無數的『支撐點』與『野堡』，好像箭豬搏野兔似的向步兵猛烈地放出毒箭。犀牛似的戰車，蠕蠕而動在原野上擇人而噬。日步兵的『衝鋒隊』(Storm Troops)在雙方都已犧牲三四萬人之情況下，仍是不斷的在屍山血河之中，狠狠的，忍忍的，緩緩的開拓出一條慘澹經營的『突擊路』突破了烏蘇里江而將俄軍主力截為兩段。於是在日軍森大將指揮之下，分兵兩路，南對海參威要塞壓迫，北對敗退的俄軍追擊着。南方的俄軍二萬餘人被逼，只得退入海參威要塞裏死守待援，北退的俄軍二萬五千人，不得已亦踉蹌的退到伯力與在海蘭泡的兵團會合，再圖反攻。日軍得了第一次的勝利，於是士氣益旺，當森大將的戰報到了東京的時候，日本更舉國若狂的歡躍起來。當戰勝的電報到了東京不久，而另一種的驚人惡耗，又復傳到京東，即美國輪形陣的海軍一面準備直撲東京，而一方面以最大的遠航載重飛機九百架從美國的阿拉斯加運陸軍，飛渡白令海峽，輸送三萬精銳的援軍到俄沿海州以解海參威之圍。日本參謀部得了這種消息，自然是秘而不宣，急得手忙腳亂，可憐那班歡呼鼓舞的日本國民，又怎知道將要陷入悲慘的命運呢！

俄軍二萬人自從被迫退入海參威要塞之後，司令官特拉司基，就下了十二萬分的決心，死守待援，一面集中了民軍及武裝警察約共四萬人，分頭在西北方面的『分派堡』的防禦工事內，及海岸砲台，與東方戰線上。同時俄遠東艦隊與擁有強大威力的空軍一百二十架，亦盡其全力來掩護。日軍乘戰勝

的餘威，以八萬人，分爲四路，同時並用八七式的重爆炸機二十五架，由七十五架戰鬥機的掩護，亦自朝鮮方面飛來，在海上呢，更以最新式具有大威力的伊號級的潛艇五艘及驅逐艦巡洋艦等共二十三艘，向海參威軍港猛襲。雙方海陸空軍都協同作攻擊與防禦的大鏖戰，日方以必得之決心猛攻，俄方以必死的決心力守，這一場海參威的攻守，是於戰爭勝敗的關係很大的。海參威市的各堡壘之上，二三成群的飛機，用燒夷彈如雨的投射，地上霎時之間，就如火山爆發似的，四處吐着不可向邇的火焰，加以重砲的助威，毒彈的肆虐，於是煙，霧，風，火，血，肉，油，浪，鐵，沙，簡直不可分的凝成了一團殺氣，慘烈的瀰漫於天空與地上。這場惡戰的結果，俄軍死傷萬餘人，堡壘被全毀及半毀的佔十分之六七。日軍方面的傷亡，因爲取攻勢的原故，所以比較俄軍更多兩倍。俄軍自經了這種出乎意料以外的慘敗，當夜海參威要塞司令部，即開重要的軍事會議，知道以現在的力量，最多只能支持三日，經了一番悲壯熱烈的討論之後，只有變守爲攻，背城借一，纔可以挽救海參威的危亡，遂決定在拂曉以前，乘日軍的不意，以剩下的軍力向敵猛襲，他們剛要散會的時候，忽然接到美國軍隊二萬人已偷渡白令海峽，於明晨可達到海參威的北郊的報告，俄軍的重要軍官，得了這個天外飛來的救星，於是歡喜到不可以言語形容，而與美軍夾擊日軍之心更決，於是立即復電美軍，約定明日向日軍前後夾攻。在日軍重大傷亡而小勝之下，以爲滅此朝食，是意中事，又怎能料到螳螂捕蟬之際正是黃雀飛到其後之時呢？日軍既將俄軍的戰畧，全盤給以挫敗，料定俄軍，必從海蘭泡急調大軍東下解海參威之圍的，於是就將重兵全調到阻止俄援軍的東方戰場作戰，誰知加侖將軍，不但不調一兵一卒東

太平洋上的風雲

渡援海參威，反而將敗退的俄軍全部加入呼倫貝爾方面，協同騎兵作側襲齊哈爾而使日軍不得不減輕海參威的攻擊力。兵機變化莫測，勝敗只決於臨機應變之一念，而數十萬人的生死，也就決於這一念之中了。

加倫將軍既決定側襲日軍，於是呼倫貝爾草原之間，便發生了大『運動戰』(War of Movement)俄軍的騎兵集團突擊戰術，是日軍所最畏懼的。如今俄國的騎兵五萬人，挾其哥薩克傳統的餘威，一聲號角，萬騎奔騰，勢如風馳電掣的排山倒海向敵衝擊，無數空軍如飛蝗般的掩護於上，如活城壘般的戰車，輔助於左右，如潮湧一般的步兵跟隨於後，這種所謂『大喇叭戰術』，發出不可思議的異常可怕的威力，任你是銅牆鐵壁的日軍，也無法抵擋的，這一仗，日軍遂不得不陷於支離破碎異常慘敗的厄運裏，俄軍乘勝向日軍猛力追擊，一直將日軍壓迫退出興安嶺而佔領之。這一次俄軍得了空前的大勝利，使日軍八萬人幾乎全軍覆沒。同時，在海參威方面的俄軍，與美軍聯合，前後向日軍夾攻，日軍亦拼死相搏。結果，美軍為欲急於救海參威之圍起見，便將一種毒氣，叫做『死人霧』的，向日軍使用了。『死人霧』又名『路易散氣』(Lewishite)是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路易士(Lewis)在歐戰將終之時發明不及趕上用於歐戰之中的一種最毒的毒氣。不獨能夠如黃十字瓦斯一樣的厲害，並且能侵入牛馬皮膚之內，只要三滴這種毒氣的液體，便能毒斃一鼠，如果此氣侵入了土地之中，能夠剝蝕其土地之生產力七年之久。如果將盛載此氣之最大爆彈十二枚，即可屠殺東京全境的人民。美軍的飛機，僅僅用了兩枚小型的『死人霧』，日軍十三萬人，就傷亡過半，不得不向後退却。海參威之圍既解了之後，美軍用

空軍追蹤轟炸，步兵隨後追擊，在這個時候，俄軍已進佔齊齊哈爾，大集團的俄騎兵，已大迂迴將日軍二十萬人包圍在黑龍江的北部，日軍見四面已受包圍，就向東南方突圍退却而放棄了黑龍江。日軍退却之時，誰知又到處遭遇青霜的生存自衛軍的襲擊，好容易纔退到了一個森林地帶，扼險死守，誰知這森林裏，却早被青霜暗佈了一種毒瓦斯粉，叫做「永久的死氣」(Permanent Death Gas)在那裏了。這「永久的死氣」是俄國派到青霜部中的毒氣專家，仿照科復愛特(Kayot)發明人之方法而加以改良的，這種東西的自身，不是瓦斯，也不是毒氣，牠是一種粗重的藥粉，牠能如樟腦一樣的發揮，當牠發揮時，就能和養氣化合而成一種毒氣，可是牠的分解却非常遲緩，以埋伏於森林裏來截斷敵人的去路，是最好不過的。如果順風，利用風力將這沙粒狀的毒粉吹到敵人陣地中，便能使敵人全軍覆沒了。

日軍在北滿大敗之日，正是輪形陣的美國軍艦，開始襲擊東京之時，因為美國自從一九二九年六月，經海軍最高幹部會議，決定以空軍防守菲律賓羣島，改取檀香山為海軍根據地之後，又在一九三零年倫敦會議中，得到了建造十八艘大巡洋艦的權利，於是便確定了在太平洋中對日海軍作戰所應取的輪形陣勢了。所謂輪形的陣容，就是以最新銳的一萬噸巡洋艦編為偵察艦隊，約在主力艦隊的前方二百里或五百里內警戒前進。而在二百五十里幅內，布置十隻巡洋艦，擔任警戒，在夜間，則改為二列警戒，他的距離定為二百里，所謂注意的任務，就是警戒日本潛水艦的襲擊，巡洋艦在晚間的速度，定為十里，這就是輪形陣前進的警戒方法。至於在兩側呢，就將巡洋艦編成單縱隊，分配主於力

太平洋上的風雲

艦的兩側，各隊與主力艦隊的距離，爲三十里，若兩側警戒艦隊被擊破，就山中央艦隊再抽巡洋艦補充，於必要時，並增加潛水艦作護衛的責任。在主力艦隊後方，則配置補充艦隊。這次美國襲東京，是用二十艘主力艦，三艘航空母艦三十六艘巡洋艦，一百零八艘驅逐艦，五十艘潛水艦，編成直徑三十海里的輪形陣勢，浩浩蕩蕩的從檀香山出發。在輪形陣之前，更分派海軍飛機，及驅逐艦，巡洋艦在海面上，搜索着前進，努力掃除前方的障礙，使輪形陣式的艦隊，可以安然的侵入日本領海之中。日本對於美國這種輪形的海戰法，是感覺最難破滅的陣法，除了不惜犧牲大量的潛艇，以拼死的決心，接近美國的主力艦隊而加以襲擊，是無法可以阻止美國輪形陣戰艦之前進的。日軍在北滿受俄騎兵集團突擊而慘敗之後，接着又得了美國輪形戰艦直撲扶桑的消息，就驚恐萬分起來了。

當輪形陣勢的美國艦隊，從檀香山向東京進襲的消息，被日當局知道了之後，海軍部立即下令艦隊迎擊。碧珠在犬養二郎的特別機關中，從偷譯美國艦隊之無線電裡，知道了美國艦隊的行動，知道日本軍準備以伊二十一號級，能够繼續航行至一萬海里之潛艇四艘，及能够續行至一萬二千海里以上，能够和八寸口徑主砲的巡洋艦作戰的伊級五十號潛艇十七艘，更以能够航行至二萬海里以上，在太平洋來往四次還可繼續航行數千里的最新式，最超特的伊一號潛艇三艘，作爲攻擊美國輪形陣的主力，同時並在以東京，大阪，門司爲中心之六百海里半徑的範圍內，派遣大部艦隊防守，不容美國飛機侵入，並防止其航空母艦及搭有轟炸機的戰艦靠近六百海里半徑線內航行。碧珠知道了。日美雙方將舉行第一次海軍會戰的消息後，她自己心裡就暗想，我已經將偷譯密電的方法，全部告訴了二桿先生

了，他已經得到了這種方法，日本的什麼秘密都可以知道了，用不着我留在東京做間諜了，我何不藉日美海軍大戰的機會，做一件轟天動地的事呢？她想到這裡，忽然一個特別機關的同事叫做山田的，過來向碧珠道：『我要派到伊一號潛艦內，當偷譯敵艦密電的特別任務去了，你和我的妻子都是同學，又是要好的朋友，請你留心照料她，那末，我雖然戰死，我也可以瞑目了！』碧珠聽了，暗想機會到了，我何不用偷天換日的方法，偷了他的委任狀，我自己改裝跑到伊一號潛艇內去呢？當下，她就笑對山田道：『你放心去為祖國服務，你就是不托我，我也應當照顧你的家庭的。你什麼時候要下潛艇去呢？』山田答道：『在今晚三點鐘的時候，我就要下去，因為明日晨早，潛航艦隊就要出發了。』碧珠笑說道：『我們同事這許多日子，而且又在一組裡辦事，彼此親如兄妹，你如今要出發了，我是應當和你餞別的，我想請你到中國的酒店杏花樓去，畧表我一點小小的敬意，請你不要推却！』山田不知是計，見碧珠這樣的誠意殷勤，又是自己妻子的知己朋友，不疑有他，遂點頭答應，於是二人就出了特別機關，到杏花樓去了。

杏花樓，是青霜暗設於東京的間諜機關，是一間專門賣中國酒菜的大酒樓，本來是二桿先生的伯父所開的，在東京已有十餘年的歷史了，這樣老牌的酒樓，日本當局是不會思疑到是青霜的間諜機關的。自從青霜脫離了瀋陽，碧珠到了東京之後，纔由二桿先生寫信給他的伯父使與碧珠合作，始成爲秘密的間諜機關的。這個杏花樓，向來就有一個酒窖，自從做了機關之後，在酒窖之下，更開了一個地牢，作爲秘密辦公的地方。碧珠將山田引到這個地方來，山田是無法再倖免的了。不說碧珠怎樣對

太平洋上的風雲

付山田，且說二桿先生在密室中偷譯到日美雙方的海軍消息後。就將所得的情形詳細告訴青霜，青霜問道：「你看日美兩國海軍的勝敗如何呢？」二桿先生答道：「以主力艦而論，美國較日本優勝；以航空母艦而論，雙方却有四艘，日本有加賀，赤城，鳳翔，龍驤；而美國有A號，朗古列，薩拉妥加，列啓新敦，雙方却能够載二百多架的飛機，是勢均力敵的。驅逐艦則美國實力較日本優勝一倍，而潛艇及巡洋艦就日本較美國為優勝，以整個勢力之比較而言，美國為五，日本為三之比。可是如今美國取攻勢，日本取守勢，雙方的力量還是相等的。如果英美海軍聯合起來攻擊日本，就為十與三之比，日本處於必敗的地位是無可懷疑的了！」青霜聽了，插口說道：「如今英美都是日本的敵人，海軍聯合作戰是必然的結果，那麼，照這樣說，日本的海軍是一定失敗的了。」

二桿先生說道：「這也未必盡然，因為日軍表面是遵守倫敦會議的海軍比率，而暗中經已違約，增加到同時可以抗英美兩國海軍的力量了。日本對於軍艦上的裝置，有了許多秘密而驚人的設備，如採取巨砲主義，拼命增多輔助艦，及秘密製造能航行五萬海里之巨大潛水艦，都是公開而秘密的事實啊！」他們正在討論日美海軍優劣的問題時，忽然接到從日本發出一個奇怪的密電，二桿先生就連忙將他翻譯。二桿先生將所得密電偷譯了出來一看，原來是美國艦隊變更作戰計劃，只以輪形陣勢伴攻，而實則電令駐馬尼拉的空軍，實行側襲東京的消息。二桿先生對青霜說了這消息後，於是又繼續說日美勝敗的問題了，二桿先生說道：「我剛纔所說的，不過是日美兩國海軍方面來說，其實我們預料戰爭的勝敗，不能僅從軍隊，軍艦，等等武力來比較，我們更應從國力資源立體方面來觀察。第一，以智

力而說，美國是一個科學最發達的國家，利用科學作戰的武器很多，日本的科學不及美國的發達，所以科學化武器遠不及美國。以財力而說，日本是遠不如美國的，日本國富只能抵美國二十分之一，在數量上相差如此之巨，在持久戰方面，日本是必敗的。『青霜問道』據說日本對美作戰的經費，早已準備六十億的日金了，這筆巨款是由一九一〇年起，逐年積存下來的餘金。分別言之，就是殖民地，國有土地的收入，出賣官有山林田畝代價的全部，國庫的餘款，和各地護國會的助金，由這些款項逐年湊集起來，已經成了這一筆巨大的準備金，也很可以支持了。『二桿先生笑答道：』在歐戰的時候，美國加入戰團不過二十一個月的樣子，總共支出戰費在四百六十億以上，如今日本只是僅僅準備六十億日金，不過僅僅及歐戰時美國所支出的零數。最多也不過够日本三個月戰費之用罷了。再以歐戰時，德意志四年半的戰爭作比例，德國共支出戰費六百六十六億，日本現時縱有準備金六十億，又有何用。日本現時的實力，遠不如歐戰時的德國，然而竟敢大胆的東施效顰，未免太不自量了！再以前物力而言，戰時所需要的煤油鐵器食糧等物，美國境內非常充足，太平洋美洲沿岸及大西洋上，可以自由航行，不致為敵軍所阻斷，依然可以保持大部份的對外貿易，所以在持久戰上，是非常有利的，而在日本呢，所要用的煤油和銅鐵專賴外國供給，就是食糧也要向外國購買補充，他最近二十餘年來雖逐年積蓄貯藏，可是如同無源之水，終有用罄之一日。現在，日本既未能將菲律賓，關島二地佔領，而英荷又封鎖了南洋澳洲印度等處的交通，日本向外取軍用原料品的供給是斷絕了，又怎能持久呢！還有美國公私立的造船廠共計有一百七十餘所，日本僅及美國十分之一，所以在海軍的建造及補

太平洋上的風雲

充之實力，日本也是遠不及美國。至於空軍的力量，美國有軍用機五千架以上，民航機二萬架以上，在日本則軍用機不過三千架左右，民航機也不過千架上下，所以空軍的力量，日本也非美國的敵手。總而言之：日本必敗，是無可懷疑的了！」

不說青霜和二桿先生預測日美海軍誰勝誰敗，且說日美兩軍在太平洋上實行戰爭的情形罷。美軍自決定了用輪形陣的艦隊作伴攻，而實行以駐菲律賓的空軍襲擊東京的計劃後，美國所有駐在東太平洋根據地的空軍，都一律動員，計駐在菲律賓有陸軍航空偵察機一中隊，爆擊機一中隊，航空母艦兩隻，每隻載飛機八十架，內有偵察機一中隊，爆擊機一中隊，又在菲律賓之阿隆牙堡海軍第十戰鬥機一中隊，又在夏威夷駐有偵察機一中隊，戰鬥機二中隊，爆擊機二中隊，又在關島駐有海軍哨戒機一中隊，總計共十七隊，每中隊約飛機五十架，約共八百五十架飛機，以遮天蔽日的雄姿，比翼向東京進發。謀先行毀滅日本的軍港軍艦，使輪形陣的美艦得乘機又變伴攻為實攻。海戰中之前哨戰就是空戰，雙方的飛機約共一千四五百架，在離東京三百里的空中實行大鏖戰起來，一時毒瓦斯彈，燒夷彈，毒菌彈，烟幕彈，炫目彈，等等紛紛如雨點一般的從天而下，各找其所欲轟炸的目的物而轟之，雙方戰艦上的大炮和高射機關槍，也發狂似的吐出牠們的兇焰向天空中射擊其所要射擊的敵機。同時雙方的艦隊，也就相距二百海里之處而慢慢的接近起來。空軍因飛機構造之堅固，而駕駛員又熟練的原故，竟在空中殺得日機落花流水，紛紛的落在太平洋洪濤鉅浪之中。日飛機慘敗的時候，美艦乘機迫進，到了兩艦隊相距約一百海里的時候，主力艦開始用鉅炮互相攻擊了。日本自從經歐戰之後，深知鉅炮

雲風的上洋平太

一九八

的効力，所以在主力艦上，都裝有比十六寸口徑的鉅炮還要大十三倍的威力，射程能達一百多海里，的特號鉅炮。這種鉅炮之一彈，便能將直接命中的二三萬噸的戰艦擊成飛灰，假使不命中，而落在其附近二十尺內，也可掀起滔天的鉅浪而使艦艇覆沒的。日艦上既裝有這種慘酷無比的武器，以為不難使美艦變成飛灰。誰知美國的軍艦上，更裝有比這特號鉅炮更為厲害的『火鏡』呢？這種『火鏡』又名『死光』是一位曾經參加過歐戰的美國名將福斯安氏所發明的，這種火鏡原是用作燒天空中的飛機用的，是應用殺人光線和無線電力作用而做成的，鏡面圓形，直徑二丈，可裝置於陸地上，亦可裝置於軍艦上。這鏡的光線一經射出，就火光千條，炎熱萬度，光隨鏡轉，四處飛舞，如無數火蛇從窠穴飛出一般。所以無論在天上的飛機也好，海上的軍艦也好，一經這火鏡一照，就要自行爆炸或失其作用了。

當日美兩艦接近將到了一百海里的時候，日本的十五萬噸的主力怪艦，叫做X號的，就用特號巨砲向美艦轟擊了，如天崩地裂的一聲，一顆巨彈，嗤嗤的循拋物線的彈道，落到美國旗艦的船頭約離五十碼之處，霎時間，太平洋的巨浪先成了一條大水柱，繼而散作了一個山也似的洪濤，美國旗艦，若果不是堅固而噸數又重，就難免被這掀天的巨浪吞噬了。當時，美旗艦也搖蕩了幾下，艦長用望遠鏡一望，如一座小島聳峙於碧波中的日本怪艦，又正要施放第二砲，他就連忙下令，用『火鏡』向這怪艦照射，機鈕一開，千萬條的火蛇般的光線，在剎那頃，已照到了日本的怪艦上，日艦上所存貯的巨彈，受了高熱度的探照，即時爆炸，只聽得天翻地覆的一聲，那X號怪艦，炸成紛紛的碎片如一羣海

雲風的上洋平太

鷗似的在空中飛舞着，洋面上，即時起了一個極大的漩渦，炸刺了的艦底，就沉下去，而在這怪艦近旁的輔助艦，也有兩艘被這漩渦捲入深淵中去了。當日本怪艦在秘密建造的時候，以為這東西一出，便可以橫行海上稱霸王，如同歐戰時七十二生的之巨砲，可以不用實行接觸，只以名聲就可以嚇破敵胆的了，誰知，竟出其所料而遇着美國的『火鏡』的大敵。日本艦隊既受了美國『火鏡』的嚴重教訓，所有戰艦，急忙吐出煙幕，轉舵就逃，潛水艦也就連忙潛入水中深處，只可憐那些日本的飛機，在天空中是無處可藏的，『火鏡』之光就如同蚊燈照蚊子一般，只聽得空中嗡嗡的聲，就紛紛掉了下來。○輪形美艦，就乘着日艦敗退之時，開足馬力浩浩蕩蕩的侵進了日本領海中。○當時，日本四萬噸的潛艇伊一級號，就連忙發電向東京告急，並決心潛航至載有『火鏡』的美旗艦附近，加以襲擊。○誰知伊一級的潛艇的無線電機室，竟不知什麼原故，忽破壞了，所謂參謀部派下來的山田，又失了踪跡，這山田不是那真山田，而是碧珠化裝的山田，他自從將山田用麻藥軟困在杏花樓之後，化了裝，袋了一瓶鐵水，就趁黑夜下了伊一級號，已暗中將鐵水蝕壞了所有的無線電機，使伊一級號失耳目的作用了。

日本伊一級潛水艦艦長見無線電機完全毀壞，山田又失了踪，心裏真是既焦急又懷疑，即時下令全艦加以嚴密的搜查，什麼地方都搜遍了，那裏有山田的形影，原來碧珠在將鐵水毀壞了無線電機之後，趁伊一級潛水艦，半夜浮出洋上換空氣的時候，偷穿了救生衣，乘人不備，跳入太平洋中，隨波逐浪去了。○當碧珠化裝假辦了山田下潛水艦之後，在東京方面，已遍傳芳子（碧珠在東京所用的假名）

離奇失蹤的消息，日參謀部已密電全國警探注意搜查。同時二桿先生也偷譯到這個消息，就立即告訴了青箱，當時他們非常焦急，後來得了從杏花樓來的報告，纔知道碧珠化裝入潛艇的事，於是他們又由焦急而變成担心了。且說伊一級潛艦，見無法與東京通電，眼看輪形美艦快要襲近東京，艦長當即下了大決心，準備犧牲全艦，潛航到美旗艦之旁，實行將他擊沉，毀滅他艦上的『火鏡』。當黑夜包圍了大洋，伊一級潛艦，就用最深度潛航向美旗艦進發。美旗艦，特着『火鏡』之威力，以爲日艦敗退，已經是寒破了胆，必無一艦敢近牠的了，當下就毫不介意，當伊一級艦突然從海底浮起出現在牠船頭一百碼之處時，美旗艦措手不及，竟被日魚雷命中，轟的一聲，載有『火鏡』的美旗艦竟被炸沉了。從這一點看來，無論有什麼殺人利器，若懷着有恃無恐的驕心，蔑視敵人，結果依然失敗的。日伊一級潛艦既襲進了美艦輪形陣的中心，而將其中心主力艦擊沉，美艦受這種意外的襲擊，陣勢就紛亂了，當即停止向東京前進，努力包圍伊一級潛艦攻擊，伊一級潛艦，見目的已達，而寡不敵衆，就即時潛下海中，美國驅逐艦當即四處的拋擲深水炸彈，可憐這一隻伊一級潛艦被震裂了迫着浮出水面，美艦就如見了仇人似的紛紛集中炮火，霎時之間便將伊一級潛艦擊成飛灰了。

美艦殲滅了伊一級號潛艇之後，復整陣容，向東京進發，進至離東京三百里之處，就用飛機二百架滿載各式各樣的毒氣彈，準備一舉而覆滅東京。因爲在新式戰爭中，無所謂前線與後方，無所謂戰鬥員與非戰鬥員之分，凡是成了立體戰爭，就非消滅其國力不能解決的，欲消滅其國力，除了用大量的飛機與毒氣來傷害他重要城市中的人力物力財力不可，雖然是不合人道，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當

太平洋上的風雲

時美國預備向東京使用的毒氣，計有窒息性瓦斯，中毒性瓦斯，糜爛性瓦斯，噴嚏性瓦斯，催淚性瓦斯。窒息性瓦斯，係作用於神經系統及血液中而起傷害，精酸及一種養化炭氣屬於此類。糜爛性毒氣，有氣體與液體兩種，如為濃厚氣體及液體，接觸皮膚，便致糜爛，其毒氣體有窒息性毒氣的幼能，芥氣及路易散氣屬於此類。催淚性毒氣，專刺激眼之粘膜，使多流眼淚，觀察困難。溴丙銅 (Bromoacetone) 等屬於此類。催噴嚏性毒氣，專侵襲鼻腔咽喉等粘膜，而發生噴嚏及喘氣等症狀，二因基溴化砒，及二因基綠化砒等屬於此類。美國之所以同時使用這許多種毒氣，無非是想同時發生數種效用，因為敵人如果配有面具，則殺傷的毒氣無用武之地，若要發生效果，必須先用一種毒氣，由敵人的皮膚侵入，使發生嘔吐或其他症狀，迫其將面具除開，而予殺傷的毒氣以殺人的機會。因為美國是科學最發達的國家，所以他們的毒氣，都有良好的優點：第一點是富於毒性，第二點是易於多量的製造。第三點是易於壓為液體，及壓力除後，易於發揮。第四點，密度比空氣為大。第五點，在水汽及其他藥品中，性質固定不變。第六點，不容易見。第七點，使用便利。第八點功效持久。當美國飛機成羣結隊載了這許多毒氣向東京襲擊的消息被日當局知道了之後，就一面下緊急戒嚴令，命人民躲到各處已經預備好的避難所去，一面又用他們所秘密發明的『捕機升降氣球網』來對付美國的飛機了。

日本的『捕機升降氣球網』，是一種捕捉飛機的唯一利器，他們認為可以抵抗美國飛機的襲擊。那種網的形狀，就如海中捕魚網一樣。高逾五丈，長約一里，在網的下端綴以幾百個升降氣球。氣球

的作用，在使網的上升下降。在網的兩端佈置了龐大的武裝設備，更在網的中央裝置發動機關，在中央升降氣球之下，設飛行艇，担任捕捉任務。只要一見敵機，馬上就按發動機關，令兩側二機向其包圍，而中央最下部的飛行艇，且可發射大砲，左右兩機尤須同時努力攻擊以作呼應，於瞬息間，便可將飛機罩住，敵機一落此網，就和魚落網中一般，決不能設法逃去的了。在海戰中之時，美國的『火鏡』曾經與日本十五萬噸怪艦六十六呎口徑的特號巨炮鬥過一陣法，結果是日本的先滅而美國的先亡，如今日美兩國，又各出其法實在空中互鬥了。當美國飛機，到了東京的上空時，日本就用了許多秘密着待時而用的『捕機網』來對敵了。美國事前，雖然知道日本有一種捕捉飛機的利器，却以為是一種過甚其詞嚇人的宣傳，縱有，能力也有限，絕不能捕捉得多量的飛機。誰知美機到了東京的上空，竟如飛蛾投珠網似的，盡行被日『捕機網』捕個干干淨淨。『捕機網』雖然捕獲了美國許多飛機，但美機上全載的是毒氣，於是便發生了極大的困難了，將這些飛機俘擄回去嗎？無異自己網了無數的毒氣降下東京，不將他們俘擄而將他們在網中殲滅嗎？殲滅時必毒氣四散，而自己方面亦必回歸於盡。網中的美機看出了他們這種困難，就用機槍將自己所攜帶的毒氣彈，盡行轟炸，霎時之間，毒氣瀰漫了天空，一股一股，一陣一陣的黃煙，綠氣，白霧，穿過了網孔，日本的『捕機網』中的人員，就與美空軍人員一齊中了毒同歸於盡。這個時候，機也無人駕駛，網也無人駕駛，一任大風的擺佈，看看這毒煙瀰漫的網，快要被風吹落東京了，東京的人民，這個時候，呼天號佛祈禱拜神，求上帝保佑將這可怕的東西，吹落海中，神佛也似憐憫幾百萬生靈似的，果然東北風大作，將網吹落了太平洋的洪濤巨

太平洋上的風雲

浪中，海中生物霎時之間，不知死了多少。日本，經了這次幸免於難的教訓後，窮兵黷武之心，就稍爲減煞一點了。

美國軍艦用飛機毒氣轟炸東京，一次不成功，又來第二次了。美國這次是用十萬匹馬力的大爆炸機五架，滿載了『毒雨』從檀香山飛起直向東京進發。所謂『毒雨』就是一種液體的毒瓦斯，每架飛機上，載有十噸，當飛機在天空飛行時，將這載『毒雨』的罐一開，毒液就如雨似的落在地上，只要被這『毒雨』淋着一滴的人，就馬上皮開肉裂中毒而亡的，這樣一來，日本雖有『捕機網』，縱使能夠將機捕獲，然而也沒法使這些『毒雨』不從網孔中漏到地上去的，當這十萬匹馬力的美爆炸機飛到東京上空的時候，美航空母艦沙那托加號，及巡洋艦鄂哈馬號，也在日本伊豆大島附近放出八十架飛機，用二十架攻擊橫濱，二十架攻擊橫須賀，四十架攻擊東京，這些飛機所載的只是燒夷彈，及毒菌彈，毒菌彈是一種滿載可怕的傳染病的毒菌的，這些毒菌只要一落到地面爆炸開來的時候，則暴亡的傳染病如霍亂，腦膜炎，腥紅熱，等等病症，就迅速地蔓延起來，那麼縱使集全國醫生的力量，用盡全國的藥料，可以挽救於萬一，然而全國的元氣就大傷特傷了。美國用這些慘烈的東西來對付日本，日本事前就早已想到，而且早有防空的設備了。

日本的防空設備，從一九二七年起就籌集八千萬圓的鉅款從事五年的防空設備計劃了，計將全國分爲五天防空區：名古屋及其附近爲一區。東京橫濱爲一區。大阪神戶爲一區。廣島及其附近，包含八幡小倉及北九州的一部爲一區。新瀉煤油區爲一區。依照各都市及地產業的大小，長駐戰鬥機一中

隊或三中隊。常備高射砲，及高射機關槍，總砲數爲四百門，分爲移動式及固定式兩種，在海岸，也配有十二吋及十六吋的海岸砲。總共裝置了探空燈三百六十個，聽音機三百六十座。在東京市前，開闢環形馬路，並在市內外滿佈了對抗的毒瓦斯管，及排氣裝置。又在深入地下五丈的地方，埋藏毒瓦斯管，一直延長至東京灣，再由東京灣而北，延長至千葉海岸，南則延長至橫濱海岸。以東京灣爲中心點，設有總機關，在千葉橫濱兩地，各設分機關，而在東京市的中心點，則備有壓出毒瓦斯流通總引導管的機關，只要警鐘一响，馬上就由中心點總機關壓出毒瓦斯，直接輸送於各海岸的分機關，再由分機關利用鐵管的壓力，使毒瓦斯射入空中，以防美國飛機飛入東京灣施行攻擊東京的手段。至於排氣的裝置呢，是對於美國飛機拋擲毒瓦斯的準備而設的，這種裝置，是在防空燈火管掣以外的一種補助方法。這種排氣裝置，也是以東京市內爲中心，在深入地下一丈的地方，設置直徑一丈的大鐵管數千條，市內市外互相貫通，且一直延長至東京灣。而在市內的中心點，復裝置了汲水機關和排水機關，並在該處設有強大馬力的發動機。於必要時，直接由東京灣吸入海水貯藏於中心總管理處，一遇毒瓦斯攻擊，只須將排氣機關一扭動，管內的海水鹽氣就好像噴霧的樣子，向各處射出，自然可以將落下來的毒氣完全消滅他的効力，至於所遺留下的毒水，就用排水管送入海洋中去。

日本除了上面所說的許多防禦東京的設備外，並且建築了防空的地下鐵路。地下鐵路是建築於離地面十五丈的深處，有四丈五尺是由水泥鋼骨所造成，並且其上敷設了一層鋼板，即其左右兩壁及底面，也是用鐵骨和水泥所造成的，這種堅固深厚的建築，任你飛機用什麼重彈也不怕的。在鐵道兩端

隔二丈遠的地方，各挖四方形大穴一個，穴內貯藏充分的酸素，用以補充地道中的養氣。由地面走下鐵道的站上，設有六重鐵門，使毒氣不能侵入鐵道之內。這種設備，是防空的最後準備，萬一防空大炮隊，海岸防空炮隊，捕機網，對抗的毒瓦斯管，排氣裝置，燈火管掣等都失其效用時，就將東京八百萬市民，完全收容於地下鐵道內，且不發生窒息而死的毛病。日本的防空，可謂無微不至了，然而百密，還有一疏，就是對毒菌彈的防備還沒有妥善的方法。當美國飛機乘着月色成群結隊光臨東京的時候，槍聲，炮聲，機聲，爆炸聲，哀號聲，呻吟聲，慘叫聲，風聲，水聲，火聲，浪聲，一齊並作，這個時候，可憐八百萬的日本東京市民，因美機毒菌彈的兇猛，都不得不躲到地下鐵道中去，在黑暗而空氣不充分的地下鐵道中，簡直如同在地獄中一樣。這個時候，人們的心中，只有一個觀念，就是希望戰爭早日結束！本來，人類是天地間的一種怪物，在和平得不耐煩的時候，就爲了幻想中的幸福而願意犧牲現實的和平而歡喜打仗，到了槍聲驚醒了他們的幻夢而感受戰神之賜與太不能忍受時，又起和平的要求。爲了現實不滿足而希望於戰爭來滿足，到了戰爭仍不能滿足時，便起超現實的要求而假仁假義的暫時因彼此都是疲勞而假寂於表面的和平夢裡，在虛偽的和平夢中，彼此都競以博愛，互助，人道，正義，公理等假面具來唱滑稽戲，夢破了，又各露出猙獰的面目相向！唉！人類就是永遠被「貪」「瞋」「疑」所播弄而顛倒於戰爭和平，和平戰爭的兩個葫蘆裡的東西！毀滅人類的，就是人類自己！唉！我寫到這裡，實在不忍再將戰爭的慘狀描寫下去，然而人類的事實是如此，永遠是如此，既是如此，還是如此這般的寫下去，一直寫到碧珠在荒島中發現了真正的和平曙光之後纔結束罷！

日本爲要解除美國輪形艦的壓迫，就不得不將他們秘密準備的無線電操縱的龐大魚形水雷，及人乘水雷，來破敵了。無線魚雷，於發射後，由無綫電的指揮，可在敵艦水線內縱橫疾馳，變換方向，所以又稱爲『必中水雷』。人乘水雷，是日本於一九二九年英海軍港所發明的，他的構造是由巨大的魚形水雷所造成，在這水雷的裡面，可乘一決死的勇士，雷內也裝設了無線電操縱機關，速度極快，在作戰的時候，只須用一個決死的勇士，開全速力，潛入敵艦隊中，直向艦腰發射，無論何種鉅艦，一擊便沉，這真是海戰中最犀利的新式武器了！

十、日艦潛襲巴拿馬，英軍飛援菲律賓。

日本自從被美國輪形戰艦壓迫東京，感受重大的威脅，就用盡千方百計來解救，除一面以無線電雷，人乘水雷作防禦外，一面改變防守計劃，以襲擊巴拿馬來解救東京之圍了。巴拿馬運河是大西洋與太平洋交通的唯一咽喉，在軍事上，是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所以美國對於巴拿馬運河的防守，是特別注重的，除了常駐重兵之外，而在馬加里克島備有十四吋及六吋砲各二門，在托洛邦脫備有十四吋六吋砲各二門，重砲八門，在滿沙尼亞邦德備有六吋砲二門，並有許多驅逐艦在河口外一二百哩之處，不分晝夜的巡緝防備着。日本雖然知道美國防守巴拿馬運河是異常嚴密的，但爲解救東京，並由大西洋方面奇襲美國，使遠在太平洋的美國軍艦，不能通過巴拿馬回到大西洋作戰計，遂不惜重大犧牲，於是就用三萬噸潛艇三艘，一萬噸潛艇七艘，作爲潛襲巴拿馬之用。日本所定破壞巴拿馬運河的作

太平洋上的風雲

戰計劃，第一步是破壞河口近處的閘門，以保持本艦的安全。萬一不能達到目的，便實行第二步的犧牲政策，將潛水艦直行衝入運河，發射水雷，將河內閘門破壞，然後將艦自行炸壞沉於河中，使沉艦梗塞河中，令美國不易恢復運河的交通，這種悲壯自沉的戰術，日本於日俄大戰自沉軍艦於旅順口以封鎖俄國艦隊於渤海灣內，曾經使用過一次，這次又師其故智用來對付巴拿馬運河了。日本的特別秘密製造的潛水艦計有五艘，除了伊一級號因襲擊美國輪形陣被擊沉以外，只剩四艘，如今將三艘決心犧牲於襲擊巴拿馬，可算是孤注一擲了。這種特別的潛艦，是兼負有巡洋艦的使命，艦上裝有十二吋砲及六十八種水雷發射管，及能敷設機雷，船的前方裝有破壞金網的爆發水雷及破網鋸，艦上裝有旋轉式飛機台，能搭二千五百匹馬力的爆發機十架，偵察機三架，其餘的構造，是和普通潛艦一樣，船殼為三重，船內設有多數的防水區，水面速度為三十海里，續航力為四萬里，就是從日本出發，渡太平洋繞行大西洋、印度洋還抵日本尚有餘力。因為日本的海軍向來就以美國為假想敵，所以纔計劃出這種優秀的潛水艦出來。日本潛艦十艘自橫濱賀軍港南行經過了日屬的小笠原島，偷繞過美麗的關島，拆而向東，作七千九百八十九海里的繼續潛航到了離巴拿馬運河口約二百海里之處的時候，美國的巡洋艦朗澤爾(Kanbes)號正在該處巡邏着。從「深水聽音器」中，聽到了日本潛艇的聲音，乃發急電報告，當時美國防守巴拿馬的海軍司令，乃一面下緊急命令於運河要塞加緊防備，一面又令一百一十八艘驅逐艦在洋面上嚴密搜捕。在運河口約二百哩半徑的地方，美國是早已遍佈了深水水雷網，即使日潛艇到了運河口，也是很難偷渡過，又何況再加上這一百多艘的驅逐艦如一羣鯽魚似的往來巡邏着呢

○日潛艇見不能急切下手，只好暫時潛伏海底中候機而動了。日艦潛伏了兩晝夜之後，三萬噸的潛艇一艘就乘黑夜裡，偷偷的潛航出來，離巴拿馬運河三百哩之處，浮出海面，用一千五百匹馬力的飛機來轟炸巴拿馬，當日機三五成羣的飛抵巴拿馬上空時，已經是曙色微茫了，美國巴拿馬要塞，見了日本的飛機，就用一種在一九二九年十月所發明的『制壓飛機砲』來對付，制壓飛機的新砲，在砲的彈丸上，附有炸裂裝製，在砲彈內裝滿了鐵片和小彈，一遇飛行機飛來，即行描准發射。假使原彈不能命中，而射入五千呎以上的天空時，原彈即自能炸裂，將所裝在內的鐵片彈丸，四散飛射，其周圍約可及於一里，若飛機再行經過此一里之圓週內，那麼，小鐵片及小彈丸必擊中飛機的旋轉推進器，此器一經彈丸擊中，飛機就非墮下不可了。日本飛機，經美國用這種新砲射擊，就如同一羣飛鳥中了鳥槍的沙彈似的，竟紛紛的落了。只有一兩架能够逃回潛艦，當日飛機向潛艦逃回的時候，美國的巡洋艦早已由日飛機的方向知道了日本三萬噸潛艦之所在，於是從望遠鏡中，測準了敵艦之所在，而實行以射程能達一百五十海里的『三重大砲』向之射擊了。『三重大砲』，和普通的砲構造不同，彈丸自砲口射出後，彈丸本身更能自動的繼續發射兩次，因此種砲能一發而自動接射三次，所以叫做『三重大砲』。此種『三重大砲』的最終的彈丸裡，裝滿了毒瓦斯的液汁，敵人一中此毒，馬上就發熱而死，簡直無藥可治的。敵艦雖裝有重厚鋼板，也能穿透而使其沉沒。在日艦以為只是他們有能射一百海里的大砲，誰知美國竟有能射一百五十海里的『三重大砲』，正所謂『強中還有強中手』呵。

美國的『三重大砲』發出之後，只聽得轟轟轟的三聲，最終的一彈，已落在日本三萬噸的潛艇上。

太平洋上的風雲

上，將艇腰打了一個大孔，毒液在艙內四濺，瓦斯瀰漫了全船，海水從裂孔汨汨的湧進，霎時之間，可憐這不知集了多少人的膏血而成的殺人武器，竟永遠安眠海底了！日潛艇沉沒之後，其餘還有三萬噸的兩艘，一萬噸的七艘，他們見巴拿馬防備得這樣密，不俱襲擊未成，而且先行自己損失了一艘優秀潛艇，日本的遠襲軍司令，就下了一個極大的決心，下令犧牲了七艘一萬噸的潛艇，使五艘浮出水面與美國的驅逐艦鏖戰，使二艘不避危險的掃滅運河口的深水魚雷，其餘兩艘三萬噸的潛艇就跟着先鋒所開的路潛進。果然美國的驅逐艦見了日本五艘潛艇浮出海面，就四面包圍了起來攻擊，日潛艇就且戰且退的將美國驅逐艦引離運河口而向北駛，以便其他的潛艇得乘隙襲擊巴拿馬。在美國方面，以為日本只是用一艘三萬噸的潛艇及五艘一萬噸的潛艇來襲擊，絕未預料到日本會用十艘之多襲擊的。於是就用盡全力向那五艘浮在水面且戰且逃的日潛艇追擊，這樣一來，日本的潛在海中的四艘潛艇，便得伺機偷進了巴拿馬運河，突然的從河中浮出，用魚雷向河岸兩旁，及閘門處紛紛發射，霎時之間，巴拿馬運河，竟被日本的潛艇給以重大的損傷，而日本潛艇也就悲壯的自沉於河中了。當日本潛艇達到所企圖目的之日，正是日艦伴攻菲律賓，混亂敵人耳目，而實際以遠征軍繞道襲入大西洋由波爾杜利 (Port-au-Prince) 潛攻擊美國，而達到好望角之時，日本由大西洋方面遠征美國，是一種行險以僥倖的不得已的作戰計劃，因為美國已經集中了大西洋，太平洋的艦隊來進攻東京，則大西洋方面必非常空虛，日本乘虛而入，攻其不備，於戰畧上講，於不得已時，未始不可一用。在軍事上，如果非出奇不能制勝，那麼，無論如何行險以僥倖，如何危險艱辛，也非出奇兵不可的。日本的遠征大西洋的艦隊，

是用最新銳，每小時速度二十八海里，備八吋口徑主砲十六門，五吋口徑砲十二門，一萬噸級的高雄，常盤，淺間，出雲，烏海，盤手，六大巡洋艦爲遠征主力艦隊，並以特大的潛水艦四艘隨行，而這些潛水艦都是四萬噸，備有八吋口徑大砲及搭載飛機的新海戰利器，此外並配備玖摩，多摩種兩小型的巡洋艦五艘，驅逐艦十二艘，小型潛水艇十二艘，武裝汽船四十艘，遠洋補助武裝汽船十艘，這些補助汽船均備有八吋口徑大砲八門，四寸砲十門，專負補助的責任的，此外並以航空母艦襲擊，風翔各搭載飛機五十架，準備攻擊美國都市之用。此外還有一萬二千噸的病院船一艘，六千噸的工作船一艘，六千噸的運送船二十艘，這個日本的遠征艦隊共計有一百二十餘艘艦船，由福田海軍中將任遠征艦隊的司令。日本敢於這樣勢師遠征，是美國所不及預料的。日本從太平洋派這軍艦到大西洋去遠襲美國，在普通的眼光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一般人的預料，美日如果開戰，日本必採先佔關島及菲律賓二島，掃除了美國在太平洋的前進根據地以後，即以主力艦攻擊檀香山，破壞巴拿馬，從美國西部登陸攻擊美國的戰畧的。這種推測，在海戰武器未甚發達之前，是很合理的，但在海戰利器日新月異的時代，因新利器之發明，遂不得不影響戰畧的變更了。日本遠征大西洋的航路，是由橫須賀軍港出發，第四日即抵小笠原島，在該島的二見港載足煤炭等物，然後向南洋羣島開行，再經四天，就到了沙班島，載足煤炭後，向西開行，又經五日，便到也甫島，再行一日到巴羅（Palau），再行三天到西伯來斯（Sololes），在此補充煤炭和飲水之後，又航行六天便達基摩爾島水道。繞水道而南、經過十八日，便到了第一段目的地。由此遣派一部份運送船往澳洲的飛里孟特（Fremantle）鴨達勸地

太平洋上的風雲

(Adelaide) 二地，充分購買糧食，另遣一部份運送船往巴達維亞，購足重油石炭，然後由南路向非洲好望角方面航行。約經二十日即可達離好望角一百里的地方，這便到了第二段目的。由此再出發，又行二十二天，便到了碧溫仙特島 (St. Vincent) 的西方，在此裝載煤炭後，又直向第三段目的地進發。這第三段目的地，即西經四十七度，北緯四十度紐芬蘭 (Newfoundland) 東南約二百里的地方，這就是大西洋航路的中心點。該處洋面固着海潮的關係，凡美國大陸花克史，波士頓，紐約，巴拿馬運河等處，與英法德等國交通的商船，都要從該處洋面附近經過的，所以日本遠征艦隊最注意該處的洋面，而特定為第三段目的地，將該地佔領後，就可以自由向美國沿岸舉行攻擊了。第一個攻擊目標就是潑吐里港 (Dorion)，該處是一千四百九十三年哥崙布探新地所發現的地方，為一個東西九十三里，南北三十三里的大島，東端有一個小小的島，該處防禦非常空虛，日本艦隊就預定企圖在東端港灣上陸，將全島佔領，用作遠征艦隊的根據地，然後乘機攻擊美國的都會要塞及重要地帶。這就是日本遠征艦隊，預定在大西洋對美的戰畧。日本為要實現這種奇襲計，於是就不得不用軍艦伴攻關島及菲律賓，藉以牽制美國艦隊集中全力於西太平洋，一面又用犧牲潛艇破壞巴拿馬的策畧，斷其歸援大西洋的捷徑，日本這種海戰的戰畧，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奇謀了。日本既然定了從大西洋遠襲美國的奇謀，就故作疑陣，向美國的關島及菲律賓二地加以猛烈的伴攻，以便援襲艦隊得以依照所定航路偷渡到大西洋去。關島是美國在馬利安 (Marina) 羣島中所統治的一個孤島。由東北延長至西南，大約有三千里，廣約六里，面積約有二百七十七方里，住民約有一萬六千左右，是馬利安 (Marina) 羣島中一

個最繁榮的島。島之西北方，有一個大港灣叫做聖魯易氏底愛(San Tomé)東西二里半、南北二里半，水深可容巨艦，背面及西南，山岳重疊，最高處出海面一千三百尺，山嶽之間，有平原，有河流，可以耕種。西海岸方面丘陵起伏，東海岸方面，則懸崖峭壁。自東部延長至東北是高原，除了從聖魯易氏底愛港之外，簡直沒有上陸的地點。關島因為處於西太平洋的重要地點，距日本的橫濱約一千三百六十海里，與菲律賓又成犄角之勢，所以美國在該處，便築有最堅固的防禦工事，作為美國海軍，空軍的前進根據地。在日本軍事家的觀察，關島，雖然防備嚴密，但是他們却以為一天的工夫，便可以將該島攻下的。當日本艦隊到了關島的附近，便用艦上的巨砲，射擊關島上的砲台，掩護陸軍上陸，而關島亞布拉港的砲台，也就拼命的還擊，同時美國的空軍也成群結隊的飛起，向日艦轟炸，向日軍掃射，日軍雖然勇敢，畢竟血肉之軀，是敵不過科學萬能的武器，這次政戰的結果，關島的砲台固然受了損傷，而日軍的性命也就犧牲了不少。同時，在菲律賓方面，日美亦在發生着劇烈的戰爭。美國對於菲律賓的防禦，較之關島，更加鞏固。在馬尼刺灣口的幾個小島，早已築了強固的工事與海岸聯成一線，並密佈了許許多多的海岸防禦砲，十四吋，十二吋，十吋，八吋，三吋等之口徑的砲分佈於海岸的重要地點，水雷，電網，遍佈在港灣的必經洋面中，飛機如雁群般的掩護着上空，這已經算是很周密了，除此之外，還有二十二吋口徑的海岸鐵道大砲往來的巡邏着，這二十二吋口徑的巨砲，是美國在一九三〇年所增置的，射程八萬碼，仰角八十五度，俯角七度，彈量五千磅，敵艦如果給這巨砲中了一彈，立刻就變成飛灰了！但是，日軍視攻佔菲律賓如同探囊取物，這未免太誇大狂了。

太平洋上的風雲

○他們此次伴攻菲律賓濱島的計劃，是以軍艦二十艘，運載陸軍五萬人，準備在呂宋西北方的尼林根灣掩護陸軍登陸。因為該處的港灣非常寬大，海岸線也很長，處處都有容易登陸的可能。並且，該處有鐵道直達史匹克及馬尼刺，假使陸軍上岸以後，便可沿着鐵路前進，佔領史匹克及馬尼刺市。同時在呂宋島東側的薄利洛灣，及那芒灣，也用小部的艦隊及小數的陸軍作為主力的伴攻。美國在菲島的兵備，除海軍及空軍，與要塞守兵之外，計有步兵一師二旅三聯隊一大隊，砲兵一聯隊，工兵一大隊，高射砲兵一聯隊，航空兵一大聯隊，騎兵一聯隊，山砲兵一隊，總計兵力不下三萬餘人。在馬尼刺市後的七里長湖中，並停泊了數艘淺水砲艦，以便幫同陸軍作戰，以鞏固馬尼刺背面的防務。日本此次用五萬兵力來攻擊菲律賓的目的，並不願用重大的犧牲而奪取這不是十分重要的地點，而目的是牽掣美國太平洋的艦隊，使之轉移視線而不注意大西洋方面，以便日本的遠征軍乘虛襲擊。所以日本除了不斷的以小部隊作為登陸企圖的伴攻外，而實際則用空軍轟炸。因為日本於台灣的南端，建築了一個規模十分宏大的空軍根據地。用一千五百匹馬力的轟炸機來轟炸，是能可的。當日本飛機成羣結隊從台灣飛來轟炸的時候，美國的飛機也竭力的抵禦。英國恐怕美國的菲律賓有失，而新架坡及香港必受重大的危險，所以當日美劇戰的時候，英軍遂決定用飛機運載陸軍二萬人至菲島，援助美軍，協同作戰了！

英國在太平洋風雲驟起的初期，本來是取一種封鎖日本斷絕他們的資源的政策。到了美國輪形陣的軍艦不能將日本屈服，而俄國的鐵騎亦未能將日軍擊潰，反而菲律賓，關島受日艦的攻擊，巴拿馬

受日艦的潛襲，英國於是不得不改變戰畧與美國聯合，組織遠東聯盟艦隊統一指揮，反守為攻以對付日本了。英國的海軍實力，在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公約成立的時候，已經是佔世界第一位了，自從一九三三年九月英海部成立了海軍擴大大案之後，又增加了七千二百五十噸八吋砲的巡艦一艘，四千五百噸六吋砲的巡艦三艘，新式驅逐艦九艘，潛艇三艘，巡洋艦三艘，而世界最大的船塢喬治第五，亦在英國的蘇桑埔敦開幕，開始陸續建造軍艦，海軍實力更加雄厚。本來以英國一國的海軍，對付日本，已經有餘了，何況英美更實行大聯合而組織遠東聯盟艦隊呢。英國在太平洋方面的海軍根據地，最重要的計有澳洲，新加坡，及香港三處。在澳洲與日本，於地理上，不過一航之隔，自從日本於九一八佔領我國東北以後，英國在遠東方面的利益，已感受重大威脅。所以澳洲方面的軍備已經極力擴充。最新式的高射砲，及射程三萬一千碼的大砲。在海防的砲台上，都安置了起來。雪梨軍港及紐卡斯爾，佛雷曼德各港，都有毀滅魚雷艇，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艦等嚴密防守。機械化的陸軍，及最優秀的空軍也佈滿了各重要城市及要塞，維多利亞埠的大兵工廠，所製造的軍器彈藥，足供給大量的武器於遠東方面軍事的需要而不虞缺乏。至於握太平洋印度洋要害而建築費用達七百萬鎊的新加坡軍港，在一九三六年，早已完成。皇家空軍第一百隊，挾其維克斯式及白拉斯特色之魚雷轟炸機之威力，與原駐該處的空軍第三十六隊，及第二百零五隊，計共三大隊，飛機一百五十餘架在鎮守着，而駐華艦隊，印度艦隊，新西蘭艦隊，澳洲艦隊，於必要時，便可以新加坡為集中地點，策源地點，向敵人攻擊。新加坡除了英國本身的雄厚軍力外，復有荷蘭東印度的軍力加入新加坡方面，與英國聯合

太平洋上的風雲

連爪哇等地也成了銅牆鐵壁，敵人不易越雷池一步了。在香港方面，在一九三四年已經用了三萬磅擴充飛機場，並建設了晚間飛機升降的設施外，復增加了高射砲隊。陸軍方面除增加了正規駐軍之外，復有海軍義勇隊的組織以備戰時相當後方防務。英國在遠東方面的軍力，既然這樣的充實，所以當菲律賓危急的時候，就毅然決然的以遠東實力援助美國了。當英軍到了菲律賓的時候，正是美國告急之時。日本起初的用意不過是虛張聲勢佯攻菲律賓罷了，誰知日本的遠征艦隊，繞道澳洲的時候，被澳洲的軍艦發覺了，於是一面電告美國，一面電告英國。英國的印度洋艦隊，立即到好望角附近，截斷日本遠征艦隊到大西洋去的航路。日本遠征艦隊見遠征美國的計劃失敗，於是就變更計劃，決定從印度洋向東北角回航，襲擊南洋羣島。希望佔領了南洋羣島之後，打開西太平洋的封鎖。攻菲律賓的日艦，接到了這個新計劃，於是又變佯攻為實攻，與日本遠征艦隊拚命的合力前後夾攻南洋羣島。菲律賓濱方面得到了英國生力軍的援助，化危為安，將日本艦隊擊敗之後，英美荷所合組的遠東聯盟隊，除一部繼續圍攻東京封鎖日本海外交通外。另外一部通過新加坡遠助印度方面，合力包圍日本遠征艦隊，於是印度洋方面，英美遠東聯盟艦隊與日本遠征艦隊，發生了一場劇烈的惡戰，日本艦隊支持不住，遂不得不從原來航路敗退，當敗退到澳洲附近的時候，又被英國的澳洲艦隊，加以猛烈的襲擊，可憐這浩浩蕩蕩的日本遠征艦隊，只剩得兩三隻潛水艇偷偷的逃回到日本的太平洋委任統治島去。日本的海軍，經過這一場戰爭之後，實力大損，尚餘有足以保守日本海的力量外，其他的制海權，都通通的被英美荷三國佔據去了。然而，日本是一個最倔強的國家，雖然太平洋上的風雲突然轉變，不

利於日本，而日本仍竭力的抵抗，絕不屈服，於是太平洋的大戰，遂陷入持久戰的局面。英美荷俄也就決定了採取歐戰時，聯軍封鎖德國的戰畧來對付日本。但是此時的日本，遠非歐戰時德國可比，因日本既佔領了滿洲的廣大資源，復控制了整個中國的物質，被封鎖十年二十年也是不要緊的，英美俄於是決定了用海軍封鎖其海外交通之策外，復決定用強大的陸軍援助中國，將日本的勢力逐出於中國領土之外，於是山崩烈的海戰復轉入陸戰，而中國便做了列強相搏的大戰場，可憐大好河山，化作傷心焦土了！唉！

十一、人民城郭餘焦土，猿鶴沙蟲盡劫灰！

當日本陸軍西敗於俄，海軍東敗於美之後，日本就盡調後備軍五百萬人及竭其全國國力向俄美英荷作持久戰，他們爲獲得持久戰的資源計，就拼命攻佔中國。當時除黃河流域的省分早已在其掌握之中外，他們不欲分薄了對俄進攻的兵力，所以對我華北各省，只用了二十萬人集中於濟南，保定，天津，北平等地，其後他們在滿洲挫敗，轉攻爲守之後，就除用了一部分海軍封鎖我東南沿海各省外，並用重兵進擾我內地，當時我政府已遷都於成都，作最後的掙扎。中國沿海各省除了廣東一省外，都已淪亡於日本的手裡。上海，南京，武昌，漢口，北平等重要城市，都被日軍的黃十字毒瓦斯大規模的屠殺過。在敵人的機聲刀影槍林彈雨之下，我們的人民城郭，盡都成了焦土。在個這時候，青霜所組織的生存黨，已因時勢的需要，遍佈於中國內地，實行以黨的力量領導民衆，輔助政府，爲四萬萬

太平洋上的風雲

人的生存正義而悲壯的奮鬥着！二桿先生在這個時候，正在潛心研究着一種使人類嗅了便斷絕生殖機能的『絕種毒氣』。他之所以心苦焦思，研究這樣慘絕人寰的毒氣，他有一種特別的心情隱藏着，他以為想救人類，使之永久和平，就非有一種特別使人類害怕的東西來縛束人類的野心不可，『絕種毒氣』如果研究成功，那麼對含有好戰野心，無論如何都不能感化的民族，以這種毒氣來對付，則對於世界的和平，纔有根本的保障。二桿先生認為『絕種毒氣』的効力，比什麼國際聯盟的條約有力得多，所以居然被他潛心從帕布斯特氏 (Palat's) 的堅尼吐津 (Kinetogen) 的氣體，加以研究，而大獲成功了。『絕種瓦斯』是二桿先生從『永久的死』毒瓦斯中，偶然發明出來的。他發明出來了之後，曾經用了許多動物來作過試驗。他將這種瓦斯的毒粉，散佈在他所要作試驗的動物園裏，經過了幾個月之久，小貓小狗沒有出現過，母馬不再生駒，母牛亦不生犢，就是連老鼠與小鼠却一隻也不見了，這種斷絕生殖機能的毒氣，只要人類一吸了，就永遠斷絕生殖的機能，因為人體中，有兩種細胞，一種是營養細胞，一種是生殖細胞。在生殖細胞中，最重要的一種東西，叫做染色體，如果染色體，受了傷害，人類縱有性交的本領，也絕無生殖的本領，『絕種瓦斯』不影響於人類的營養細胞，而只能殺死人體中的生殖細胞。二桿先生發明了這種毒氣之後，便流着淚對青霜說道：『我發明了這種毒氣，良心上自知是作了瀾天的罪孽！但是，我非好殺，然而非用最慘烈的殺，不能止殺，我現無法勸世人戒殺，只有製造一個威力出來阻止世人好殺，我相信，這種『絕種瓦斯』一出現於戰場的時候，世界上的切兵器，都鎖為日月光了！』青霜聽了，真是又驚又喜的答道：『想不到你埋頭研究了半年之久，

就得了這樣一種保障世界和平的有力武器！我應該爲你賀，爲東北賀，爲中國賀，爲世界和平賀啊！

『二桿先生答道：『現在世界上的魔王，總以爲他所屬的平民，不僅僅應當爲他的野心而効死，並且還應當替他的魔國多生育一些可愛的純潔的兒童出來供戰爭用的新炮灰！唉！這是多麼專制而殘酷的手段啊！有了這種瓦斯，我們不怕惡魔的如何勝利，他們勝利的時候，也就是滅絕的時候，當他們誇耀戰勝的光榮時，他們只要一想到，沒有一個後人可以繼續他們的所謂光榮，他們自然就要拋棄了槍炮，跪在和平之神的面前懺悔已往的罪孽而祈禱他們後代的綿延了！』青霜插口說道：『可是這種毒氣的製法，我們應當絕對絕對的秘密！倘使落在惡魔的手裏，那麼，這個世界上，只有魔種而無人種，那更不堪設想了！』二桿先生！這種毒氣，你現在製造了多少啊？』二桿先生答道：『我只製造了極少的分量出來啊！』青霜於是催促他道：『太平洋上的風雲，實在不能再讓他延長下去了，你趕快製造出足夠阻止這次戰爭的絕種瓦斯出來，由我們通電告勸各交戰國立刻放下屠刀而依照和平正義的大路來共存共榮罷！』

二桿先生與青霜如何趕製『絕種瓦斯』來準備消滅太平洋上的戰爭，暫且按下不說。且說日本一面被英美荷三國的海軍，在海面封鎖了對外的交通，一面又被俄軍在滿州節節的進迫，已經漸漸的感覺有些支持不住。更加以中國民衆抱大無畏大決心的精神，四萬萬人團結一致，採取游擊戰畧作軍爲玉碎的犧牲奮鬥，更使日本受了極嚴重的打擊。當日本以最慘酷的方法，屠殺我中國而掠奪我資源，以供給其持久戰的策畧猛烈施展着的時候，美國就決定用一百萬陸軍，以最大最新式的飛機運送至俄屬

雲風的上洋平太

沿海州，與俄國聯合，組織美俄聯軍，由中國的北部掃蕩在滿州的日軍。英國也決定調遠東的駐軍三分之一，約五十萬人，從廣東登陸，與中國的南方軍隊聯合出湖南以阻止日軍向中國心臟都市攻擊。這個時候，我中國所剩的土地，只有西南半壁，只有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及湖南，贛南，閩南的一部，其餘各省如蘇，浙，魯，豫，皖，鄂，冀，晉，陝，甘，察哈爾，寧夏等省，已完全受了日軍的蹂躪，人民城郭大半都成了焦土了。在被日軍蹂躪區域的中國人民，因為有生存黨的領導，都本着「犧牲一己以謀大多數的生存！犧牲一國以謀全世界的生存正義」而悲壯激昂的奮鬥着。他們都知道，日本攻佔中國的目的，在取得中國的資源，於是當他們流血至最後一滴，奮鬥至最後一息時，無不人人盡力於資源的破壞，誓死也不讓日本從中國方面得到一分資源上的幫助，他們就是死了，也寧可讓他們的尸骸，發生臭腐氣，釀成瘟疫！這樣日本雖然得到了中國的黃河流域，及楊子江流域地帶，不但無所得，而反有所失，日本雖然強頑，在這種四面楚歌的環境當中，他的國內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了！

日本的軍閥，爲了個人權利慾望的驅使，爲了使他們民族國家稱霸於世上的虛榮，不惜冒天下的大不韙而侵略我東北，引起太平洋大戰，不惜以九千萬人的性命作孤注之一擲，在不到崩潰真正到來的時候，他們是不會覺悟他們正在死路上盲進的。他們的目光只知兇暴的注視前面的敵人，他們不會回顧他們後面的農民是如何悲慘的過着餓鬼生活，也不會注意到城市中的無產階級如何忍痛的陷於地獄生涯裏。他們的耳朵聽慣了槍炮合奏的交響樂，絕不會聽見爲戰神驅使不得耐煩的大多數人民的

怨聲，也不屑聽國內的聰明的進步的智識份子的呼號聲。他們只知神遊於無限權力與光榮的海市蜃樓中，他們只知沉醉於無窮慾望的苦海裏，民衆的哀號，經濟的破產，也喚不醒他們在幻想中的迷夢！他們不顧及複雜的國際關係，不顧及現代產業狀況，不顧及帝國主義必然崩潰的本質，不顧及龐大土地俄國，不顧及富甲天下的美國，不顧及人口最多最佔優勢的中國，不顧及海軍佔世界第一位的英國，只是牢守着蠻性遺留的倔強，只是本着心理變態的誇大狂！由一二野心家的自大狂而引導到了殺死將近一千萬的參戰者，而陷日本帝國於不可收拾的總崩潰！當太平洋大戰第二期之末，這大約是一九三九年罷，戰爭的疲勞終於降臨日本了！東京官署的前面，發出了淒厲的索夫聲，神社內只聽得祈禱征人速歸，戰爭早息的低語，工廠裏爆發出社會革命的口號，飢荒，瘟疫，罷工，暴動，四處的起伏蔓延着！唉！到了『人民城郭像焦土，猿鶴沙蟲盡劫灰！』的時候，戰爭似乎應該可以完結了，但是，我們仍看不見一點和平的影子，因為日本軍閥既惹下了瀾天大禍，欲罷不能，雖然在內受了忍受不住痛苦的人民復仇似的逼迫着，外面受了英美俄中的圍困，然而他們仍作困獸之鬥，於是在政畧上，煽誘德國加入自己的戰團，而於戰術上，更用出慘絕人寰的『瘟疫毒彈』來了。

日本在物質上，精神上，已經完全耗竭了的時候，仍鞭管着受嚴重痛苦的人民作最後五分鐘的奮鬥。因為他們相信：『凡是比敵人多支持半小時的人、纔是勝利者！』這一句軍事上的名言，所以仍竭盡九牛二虎的力，再徵調二百萬後備軍到中國增援。他們認定廣東是英美接濟中國軍火的門戶，非奪取了這個門戶，不能消滅中國軍隊的戰鬥力，所以就決定用一百五十萬人，竭其全力，分三路來攻

太平洋上的風雲

打廣東，一路從福建，一路從江西，一路從湖南向廣東猛進。在日本的意思，以為將廣東征服了，便能永遠征服中國了，但是，從歷史上的事實來考察，中華民族是具有沉潛偉大能力的民族！是沒有人能夠永遠完全征服他的。一個省份被征服了，以後別的省份又出現，充滿了敵意的中國人，無異四萬萬個地雷遍佈着在中國各地，也無異四萬萬個炸彈，毒氣彈，存貯於這個神州大陸的武庫裏！除非日本人能夠將中國人屠殺淨盡連種也不留一個，除非日軍能西進至西藏，中國土地一寸一分都佔據了，中國是永遠不會屈服的！

至於廣東的民族呢，性情更加倔強，更加勇敢。『丟那媽』一聲，就不管什麼死活，只要他認定是值得幹，值得犧牲的事情，就是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也是不辭的。如今日本以全力來攻擊廣東，廣東民衆也就不客氣的，齊聲喝了一句『丟那媽，打啦！』於是與日軍周旋起來了。日軍最初的計劃，以為只要三小時，便可將整個廣東省攻下來，所以來勢非常之猛，陸海空同時並進，最慘酷的『瘟疫毒彈』也準備用於攻打廣東，日本所製造的『瘟疫毒彈』，是平時秘密準備着到急時用的，由他們的細菌學專家，將世界最猛烈，死人最速，傳染最易的各種病菌，培養起來，裝在一個玻璃筒內，將這些病菌筒，載到一架無人駕駛，而只用無線電指揮的飛機裏，飛機之內，除了『瘟疫毒彈』之外，還有燒夷彈，毒氣彈，爆炸彈。這架飛機到了他們所欲攻擊的地點，無線電一停，機即下墮，到了地面上，各種毒彈，就紛紛的各顯其効力：爆炸彈所炸不毀的，有燒夷彈來補燒，燒夷彈所燒不盡的，有毒氣彈來屠殺，毒氣彈所屠殺不盡的，有瘟疫彈來使敵人病亡，如果被這種飛機光臨，任你有什麼神

通，也逃不了『人民城郭餘焦土，猿鶴沙蟲盡劫灰』的劫數了！日本秘密地存貯有這種混名為『世界無敵』的飛機十架，他們常常因此自豪，自大，自狂而藐視世界其他各國的軍器，以為自己擁有這種世界無敵的利器，還不可以橫行天下嗎？但是他們也絕不輕易使用這種利器，到最後，最危急，最不得已時，他們就使用了。日軍一連攻了廣東三個月之後，因英美中聯盟軍力量雄厚，不但不敢得廣東一寸土地，反而受了重大的損失。這時，他們認為到了非用這種『世界無敵』的飛機不可了，他們在未有使用之前，便發出一種電報威嚇英美中聯盟軍，限於二十四小時，退出廣東境外，否則用這『世界無敵』的飛機來攻擊了！

當日軍發出了使用『世界無敵』的飛機來用『瘟疫毒彈』的警告之後，在廣東方面的英美中聯盟軍，就開緊要會議，討論對策，討論的結果，覺得防空防毒，雖有種種的方法，對於防疫一事，則無什麼把握，因為防疫，有種種的困難，第一疫病蔓延廣而迅速，第二非立即集中醫生不可，第三藥料不够使用，所以就費躊躇。但是，使用『瘟疫毒彈』，也有一個最大缺點，就是使用過的地方，敵人雖已殲滅，而自己的軍隊也因怕傳染上瘟疫而不敢開入敵區而佔領之，倘若疫病蔓延無法收拾的時候，難免不傳回到自己的本土裏去。日軍所以遲遲仍不敢毅然決然的使用『瘟疫毒彈』，就是這個原故，同時，在華北方面，美俄聯軍，也同樣的接得日軍這種警告，限二十四小時退去滿州境外。當青霜知道了日軍要使用『瘟疫毒彈』的消息後，就立即對二桿先生道：『如今日軍，不顧人道，準備使用瘟疫毒彈了，我們應當怎樣對付呢？』二桿先生聽了，不慌不忙的笑答道：『我們有的是「絕種毒

太平洋上的風雲

氣，「如果日軍真的用「瘟疫毒彈，」我們也就不得不使用「絕種毒氣」來對付了！青霜聽了連忙點頭道：「對的！對的！用「絕種毒氣」來對付「瘟疫毒彈」的使用，是最好的方法，我們立刻也發出通電，警告日本，他們如果投一顆「瘟疫毒彈」到我國的土地上，我們立刻就回報十顆「絕種毒氣」於日本！」二桿先生想了一回答道：「我們所製的絕種毒氣，已經足夠對付日本全國而有餘了！據我的意見，我們與其警告日本，阻止他們使用瘟疫毒彈，不如直接勸告參加這次太平洋大戰的交戰國立刻停止了戰爭！倘有不聽勸告，仍做着窮兵黷武的迷夢，我們就實行以絕種毒氣來強力制止，你說好不好呢？」青霜凝神思索了一會兒，點頭答道：「是的！我們消除太平洋戰禍的機會到了，我贊成你的主張，先將這悲慘的戰禍停止下來，然後再請各國到南京開和平會議，開誠討論整個世界，整個人口的公正和平合理的生存方法，一同携手向共存共榮的大路前進！就請你以我們生存黨的名義，擬電通告各國罷！」不說二桿先生如何的擬通電，且說日本限英美中聯軍二十四小時退出廣東的期限，快要到了。在廣東方面的聯軍還沒有一點退意，在華北方面的美俄中聯軍也是一樣，日本於是就將「世界無敵」的飛機五架準備妥當，欲向中國戰場方面使用了。當日機正欲出發的時候，日軍忽然接到了中國生存黨警告，大意是：「人類自相殘殺，不是生存的正道！達爾文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互競原理，只可適用於一類物種與另一類物種的生存競爭裏，絕不能適用於同一類物種中的各個份子間，在同是人類的物種中，只有互助互愛方能共存共榮。時至今日，科學進步，交通便利，整個世界的人類，已成爲一個有機體的組織，任何一部份受了損傷，其餘各部亦必連帶而滅亡。本黨認定上述的

原理，是人類生存的鐵律！認爲太平洋上的大戰，無論誰勝誰敗，結果人類必同歸於盡。本黨不忍見世界上「人民城郭餘焦土，猿鶴沙蟲盡劫灰！」故特向貴國提出嚴重的警告！即日停止戰爭行動，倘仍執迷不悟，本黨即以最新發明之「絕種毒氣」對付，使此種危害整個人類生存之惡魔，永絕其惡種於天地之間！」日本的參謀本部，接到了青霜這種義正辭嚴的警告之後，就立刻召集了會議，對青霜領導的生存黨所發出的警告，加以特別的注意，並嚴密的考慮，日本研究毒氣的專家，都被請來列席參加討論。他們經了幾番嚴重縝密討論的結果，從生理學，遺傳學，化學等各種科學的觀點來推論，「絕種毒氣，」確有發明出來的可能，但對於青霜已經得到了這種「絕種毒氣，」則半信半疑，所以接受青霜的警告與否仍在考慮，但對於用「世界無敵」飛機載「瘟疫毒彈」到中國殺敵的事，就因中國生存黨這種警告而不得不停止使用。固然，一方面恐怕生存黨真的使用有發明可能性的「絕種毒氣」來回敬日本，一方面也是因警告書所持的理由正大破了他們的迷夢，使他們覺悟人類必須整個的互助互愛方足以全體永久的共存共榮！一民族，一國家獨霸而生存是一個虛渺的惡夢！同，時日本國內，社會革命的運動亦正在如火如荼的爆發着，於是好戰的日本。遂迫不得已。不得不漸漸俯首於和平之神面前了，

十二、風雲漂和平渺現，恩愛綿延天地長。

現在，我要來敘述碧珠的消息了！碧珠自從將鐵水毀壞了日本伊一級潛水艇，趁着潛艇在黑夜裏

太平洋上的風雲

浮出海面換氣的時候，投身到太平洋中後，因為她事先就穿好了浮水衣，所以經過了兩晝夜的漂流，就漂流到了一個小島，這個小島是一個珊瑚所成的珊瑚島，島上除了鳥糞堆積，雜樹叢生之外，沒有人煙。她漂流到了這個無人的珊瑚島之後，已經倦極了，她懶洋洋的睡在一株較大的椰子樹下，她仰視着流雲的颼忽，她傾聽着波濤的洶湧，她想起海中，空中，陸上正在互相砍殺着人類的悲慘，她想起她的愛人青霜正在艱辛地努力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的工作是如何的偉大，她想起她與青霜過去的一切甜蜜，她想起她自己的一切忍辱，豪俠，機智的工作，她想起她已爲國而死的父親如何忠烈，總而言之，她過去一切的一切，如電影般一幕一幕在回憶中重現，思潮如海水般的在心中淘蕩着。她覺得她曾經得了一切，她現在也失了一切。她正在思潮起伏的思想着的時候，忽見一條土蛇盤在椰子樹上，正在以蛇身緊纏着一個椰子，漸漸愈纏愈緊，竟將椰子纏破了，流出汁來，那蛇便伸出如火的舌頭慢慢的舐着。蛇吃完了椰子，就慢慢的沿着椰子樹下來，碧珠見了，就連忙起身避開了大蛇。她望一望椰子樹上，還有幾個椰子，她覺得肚子餓了，就爬上樹去，摘下了兩個椰子來吃。可憐已經餓了兩天的碧珠，吃了這兩個甘甜的椰子，精神纔漸漸的恢復起來。碧珠吃了兩個椰子，精神復振之後，她因剛纔所見蛇吃椰子的事，心裏生了一種感觸，她暗地裏想道：『天地間既然生了某一種生物出來，自然就會有養某一種生物的東西，好像冥冥之中就安排定了似的。如果某一種生物，不找天生出來養他的東西來吃以圖存，而去吞噬同種的生命以求活，簡直是違反了天理，蛇不吃蛇，是蛇也知天理——爲什麼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反自相殘害，以同種的生命當作麵包呢？難道人與人爭，纔是生存

的真義嗎？難道人類是只知道有互競而不知有互助的種物嗎？」她正在發這些玄想的時候，海面上遠遠的有一隻將沉的救生艇，滿載着許多軍士裝束的人，向這珊瑚島進發，在離島約有一百米的地方，那隻破船，撞在一塊礁石上，就沉了下去，艇上的人，都紛紛的跳下水，向着珊瑚島逃生，碧珠一看，那些上岸的人，有些是日海軍，有些是美海軍，有些是英海軍，有些是荷海軍，總共約有六七十人。○碧珠見了，心裏非常奇怪，心裏暗想，爲什麼這些正在交戰着的不同國度的軍人，會同坐在一隻破艇上呢？那些軍人上了這個孤島之後，碧珠就從椰子叢中，跑了出來，她就用日語向日軍問道：「你們是從那裏來的？」日軍中有一個似隊長模樣的人，見碧珠也是穿着日本的海軍軍服，便認他是自己人了，於是便很親熱的答道：「我們是海戰餘生的人，在海面上漂流了已經有十多天了。」碧珠隨即也操英語，向英美的海軍問道：「你們也是虎口餘生的人嗎？」美海軍的一人答道：「是的！我們在攻陷日本太平洋委任統治島的惡戰時，因自己的軍艦沉了，所以就下了救生艇逃生，誰知又遇着了大風，將我們的救生艇吹到一個鱷魚島去，我們到了那邊，見有一群鱷魚，正向着幾個日海軍圍攻，這些日海軍，自然也是因這次海戰遇難幸而不死，漂流到鱷魚的島。那時，我們已經忘記了日軍是我們的敵人，而只知鱷魚是人類的大敵，因此我們就合力幫助他們將鱷魚擊退了，我們就因此而建築了極深的友愛，共同乘了救生艇，離開鱷魚島，又向他處逃生了。」碧珠聽了他說所的這一段經過，不覺發生了一種極大的覺悟。

她覺悟到人類的互助性，是建築於自私心上的，一羣人受了別一羣人的的侵害時，這羣人就共同

太平洋上的風雲

助互起來與別一羣人互競，等到又另有一羣人侵害這正在互競中的兩羣人時，這兩羣人又共同互助起來，與第三羣互競；於是照這樣比例類推下去，互助與互競在人類中是參差交錯着並存的。全球人類的真正互助，就非到了全球的人類共同感受一種利害與共的事實來臨，是不會發生的！她想到這裏，於是對於和平真理，及生存正義，更多了一種瞭解，她感覺得，只是全人類共同聯合起來彼此互助，努力來克服自然界使之利用厚生，纔是生存的正義。也只有全人類生活於這種生存正義裏，纔能夠得永久的世界和平！人類應當以他們自己發明的科學，用來與天爭，與地爭，而不應該以之爲與人爭的利器！否則，科學愈昌明，殺人愈厲害，是無異人類自己製造了一個科學魔鬼出來，叫他來毀滅人類！她又想到人類做父母養育兒女時的慈愛，及人類親手製造槍砲來殺回自己子孫時的兇狠，真不禁覺得人類這種矛盾事實，可憐又復可笑。

碧珠得了這種覺悟，好像和平之神降臨了她的身上似的，她於是就將這些道理，向那些逃生到了珊瑚島上的日美英荷等國的軍人說了。衆人聽了，到非常佩服。於是碧珠和他們就暫時在珊瑚島上棲身，本來彼此不同國度的人，因利害共同的關係，大家都將國界打破了，有些善於伐木蓋房子的，就盡其所能來伐木蓋房子，有些善於驅除毒蛇猛獸的，就盡力去驅除毒蛇猛獸，於是各盡所能，以建所需，都熙熙融融的分工合作起來。珊瑚島，本來是不適宜於人類居住的，可巧這個珊瑚島的東端是一個小島相連的，他們到了珊瑚島兩天之後就發現了這個小島了，這個小島，是位置於太平洋的最中心點的地方，是未經人發現的，島的面積東西六十里南北九十里，有山川，有河流，有平原，有森林

，形似蓮花，碧珠向衆人提出，將這個島，命名爲和平島，衆人都贊成了。碧珠與英美日荷各國軍人共同在和平島建設和平生活的事，暫且按下不說。且說青霜自從發出勸告各參戰國停戰的電文後，接着又發出了一電，請各國派毒氣專家，到他所指定的試驗地點，來參觀『絕種毒氣』的試驗。試驗的地點，是在生存黨所佔據地域內與安嶺以南一個叫做舊砲台的地方舉行。

事前在這個地方，就預先放了一些最易生殖的動物，如鼠兔等進一個有圍牆圍着的樹林裏，隨即用飛將粉狀一般的『絕種毒氣』裝在一個玻璃彈內擲下去。這粉狀的『絕種毒氣』一經爆炸，即與空氣中的二養化炭氣混合，起了化學作用，發出一種輕烟似的氣體。這氣體帶一種亞摩尼亞氣的臭味，那些受試驗的動物，一嗅了這些氣味，立即現出了一種麻木狀態，經過了約一刻鐘的時間，纔蘇醒過來，而雌雄間的兩性衝動，也就漸漸的消失了。這種毒氣，延長了二十四小時纔散盡，等到毒氣散盡了之後，二桿先生就領各國派來的毒氣專家進試驗區去參觀，他們看了那些受了毒氣的生物，雖然仍是生存着，對於兩性本能的功用，已完全失了，他們不禁大驚起來。當時二桿先生就對各代表說道：『今天蒙各國代表到來參觀我們所發明的絕種毒氣，我們以世界和平的名義，來歡迎諸君。因爲這種毒氣是保障和平最好的利器，倘若有一國破壞世界和平，我們就以這種毒氣來對付那一國，使其種族永遠絕滅於天地之間。我們要知道，希望世界和平，是一種大悲心，若徒有這種大悲心，而無大智慧想出公正的生存方法，世界和平也是一個空想，若已有生存上最公正的方法，而無大威力使那些偏不依照此法生存的惡魔屈服，則雖有悲心，大智也是不能發生效力！我們早具有希望世界和平

太平洋上的風雲

的大悲心，現在又發明了足以懾服擾亂和平惡魔的大威力，現在所餘的，就是如何謀生存上最公最正的方法，這個方法，希望各代表今天參觀之後，知世界上確已發明有了足以保障和平的大威力在這裏，回去報告政府，各派全權代表至南京來，彼此開試佈公的討論出一條最公平，最正大，全人類的生存善法，定為世界和平最高的憲法出來，彼此遵守！不知各代表的意見怎樣？」

當下，各國參觀「絕種毒氣」試驗的專家，看了這種成績，又聽了二桿先生這一番話，覺得「絕種毒氣」這樣東西，確是一種有力的保障世界和平的武器。當時，美國毒氣專家，就對眾人說道：「世界和平，的確不是一紙空文，幾條盟約，所能保障的，我以為在積極方面，各國人民應具有博愛的精神，互助的悲願，來共同實現共存共榮的理想不可。在消極方面，應該各國都本身強盛，都具有相等的武力不可！簡而言之，如果各國都具有這種「絕種毒氣」，那麼誰也不敢侵略誰，我以為請二桿先生，將製造「絕種毒氣」的方法，公佈出來，貢獻全世界，使各國都有這種東西，以為抵抗別國侵略其和平的武器。不知二桿先生，能不能接受這種請求？」二桿先生答道：「為保障世界和平，我可以將製造絕種毒氣的方法公佈於各國，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等各國和平代表在南京開會討論出謀整個世界永久和平的憲法之後，我可以將這個製造「絕種毒氣」的方法貢獻出來以為「世界和平的憲法」的保障！」各國毒氣專家聽了，都很滿意的回去了。各國參觀絕種毒氣的專家，回去之後，向各該政府，力陳這種毒氣的厲害，並極力鼓吹和平，於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五日，太平洋方面的交戰國便實行停戰了。在這一天，太平洋交戰國裏的人民，心裏充滿着永久和平的希望，一切博愛，

快樂，和平，忍耐，誠信，溫良，中止，互助等等美德的種子，已萌芽於他們的心田中，敵對着的軍士，都扔下武裝彼此握手言歡，懺悔以前自相殘殺的錯誤。敵對着的政治家，彼此都消除了猜疑，嫉妬，怨恨，復仇，自私，自大的心理，互相致電慰問所受戰爭之慘禍而表示願盡其最大的能力來彼此互助，互救，互策，互存。敵視着的人民，都將嫉視着的眼光，變為慈祥的眼光；都將幸災樂禍的敵意，變為救苦與樂的慈悲心願。世畧和平的曙光，竟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五日發現出來了！

太平洋的風雲平息以後，就由中日英美俄荷於一千九百四十年春季，在南京舉行了一個遠東和平會議，中國的代表，就是青霜與二桿先生，在會議席間，青霜提出要求日本歸還我國的東北四省，大會認為是最合此理的要求，所以就全體通過了。日本方面，也提出解決其本國人口過剩的問題，工業上資源供給的問題，要求中國開誠的與之合作，青霜與二桿先生，都承認『國際間的真誠互助』，是謀世界和平，及使人類共存共榮的真理，於是在原則上，也就答應了。其餘詳細的辦法，便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討論辦理。英美荷代表也提出了許多關於太平洋上勢力重新均衡，利益重新均估的議案，彼此都披肝瀝膽的，以謀整個人類生存為前提而互相諒解的討論着。在南京所開的遠東和平會議閉幕之後，同年十月，在倫敦更舉行一個世界的和平會議，集了全世界的代表，從新將世界上國際間的糾紛，人類間的隔膜，完全打破，二桿先生也就在這個世界和平的會議席上，將『絕種毒氣』的製造法宣佈了出來，貢獻給世界各國，使各國都有同等的超絕的武器保護着，誰也不敢侵畧誰，以保障世界永久的和平。不說青霜，二桿先生等，努力完成和平工作，且說碧珠在和平島上，領着了那些從戰神

雲風的上洋平太

的手裡漏出來的人們建設了幾年之後，這個和平島，就簡直成了西方極樂世界，也如同人世間的天堂，在島上的人，無自相殘殺的事，只有共同向自然界奮鬥，努力克服自然來利用厚生，彼此是相親相愛，如手如足一般，碧珠見了她所努力的理想一天一天的實現起來，心裏雖然是很高興，然而她的心，却有一種情天莫補的缺憾，因為她與青霜隔別了數年，心裏的愛情之火，雖然，不得不暫為公義，理智，所壓抑，但是情根是永遠不死的東西，一到了有可以茁長的機會，便關不住了，何況碧珠已經是盡了她對國家，對世界和平的責任呢。於是她就決心，駕了木製的帆船回中國來尋找青霜了。

碧珠帶領了幾個和平島上的土人，駛着帆船，向東進發。起初的時候，風平浪靜，過了七天，忽然起了巨風，洋面上也就掀起了山一般的大浪，碧珠所乘的小帆船，於是也就遇着了極悲慘的命運，好像上天故意使她好事多磨似的。忽然一陣大浪花喇一聲，將帆檣摧拆了，前浪剛剛過去，接二連三的，又來了幾陣大浪，可憐如一葉浮萍似的小舟，竟被海洋吞噬了，碧珠幸而抱着了浮在海中的斷帆，得而不死，經了數小時的颶流，風勢漸漸靜了，浪也漸漸平了，在濃霧之中，竟飄流到孤峙海中的燈塔，她就慢慢的爬了上岸，她看見了一個燈塔，就連忙跑進去，她進去一看，燈塔的門被浪衝倒了，門下壓着一個燈塔老人的尸首，那些發光的機械，也完全被風浪毀壞了，她看了這種情形，心裏暗自付度，大概這燈塔是被前幾天狂風巨浪，所破壞的罷，她於是沿着扶梯走上去，只見老人的房中還剩了一些殘餘的食物，她肚子也餓了，她就拿來充飢，只得暫時在這燈塔裏棲身。她的心裏想着，在這大霧瀾漫的海面上，正不知有多少小生靈迷了方向，若果沒有一點光明，他們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她想到這裏，就連忙下了扶梯，走到發電機旁，希望將電機發動，使燈塔重放光明，誰知發電機，被風浪損傷得很厲害，她修理了半天，竟無法使燈塔重放光明，而耳畔又聽得海面上，遠遠的傳來一陣陣汽笛呼救之聲，她愈更焦急了。她忽然心生一計，就將燈塔裏可以燃燒的東西，拿來燃燒，雖然是一點燭火，也勝過沒有一點光明，她將燈塔裏的桌子燒完了，便拿椅子來燒，她燒這些東西的時候，是站在塔頂上舉行的，她手舉着燃燒的火把，在黑暗之中，活像一個光明之神了。

碧珠在燈塔中，仍盡她個人的能力謀海面上安全的事，暫且按下不說。且說青霜自從在南京舉行了遠東和平會議之後，他見救東北，救中國，救世界的志願，已經達到，他就實行解甲歸田，二桿先生也就到西藏的錫拉寺做和尚去了。青霜回到故鄉的義縣，與家人團聚，心裏自然是非常的高興，然而他一想到他的愛人碧珠，不知是生是死，就不禁悲從中來，他覺得男女間的眞愛，是最深摯，最根本的。什麼及愛，慈愛，博愛，都是山戀愛而生，一個人對於戀愛不能滿足，其他一切的愛，縱使能夠圓滿，心裏也是覺得有缺憾的。他想念碧珠到了極點的時候，不禁發狂似的哭了起來，他認定碧珠已經死了，永無再見之日了，他於是便作了一首『死戀曲』：

『欲把深情叩海靈，人間哀怨幾時清？相思已化波千頃，恨海長埋地老情！吁嗟乎！地老天荒餘死戀！死戀生愛兩難足！伊人何處？伊人何處？恨望波濤一片傷心緣！……………』

他寫到傷心之極的時候，寫不下去了，他痴情到極點，痛苦到極點，忽又生了一種大澈大悟的心情，又繼續的寫下去：

太平洋上的風雲

「……死戀復死戀，死戀亦滿足！生愛死戀兩無分，奚必傷心淚盈掬？順其愛而生，生愛相續，順其生而愛，生死焉能束！煩惱即菩提，休彈死戀曲！」

他的心境雖然因煩惱之極而生出無愛無憎之感，然而人畢竟是有情的動物，什麼名心，利心，都容易死去，唯有愛根情種，是最不易死滅的。他經了許多時候，這樣的衝突終子決定了，他顧到太平洋中的孤島上，與碧珠的靈魂永遠的相守。偏巧青霜回到家庭沒有多久，他的慈母便去世，他送了他母親的終，將家學稍為安頓了之後，便決定獨駕扁舟，向太平洋深處，尋他的愛人之魂去了。

在青霜的初意，本欲獨駕扁舟往尋碧珠的消息的，他到了大連之後，他想這究竟不是一種智慧的方法，碧珠既是冒充密電員到了日本潛艇伊一級號中，伊一級號雖然沉沒了，日政府對於失蹤的人員，一定是有調查登記的，我不如到日本去調查一下就知道了，他決定了，他於是便乘船到了東京，他打聽得伊一級潛艇是在巴拿馬遠河口沈沒的，全艇的人員無一生還，他於是便有十分之九猜疑碧珠是葬身魚腹了，然而尚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以為碧珠或可遇救，他在無可奈何之中，就終日在報紙中，希望尋求得萬一的消息。有一天，竟被他在報上看見一段這樣的消息：

『檀香山電：大霧島之燈塔，自被狂風巨浪毀壞後，修理困難，航行至該處之船隻，咸具戒心，據在該處歸來之捕鯨船稱：燈塔上近忽然現一中國女郎，留守燈塔不去，夜間則燃木發光，據女郎語人，在燈塔未修復以前，彼誓盡其個人能力，為凶險之洋面製造一點光明，望美國從速派人至該處將燈塔修理云。』

太平洋上的風雲

青霜看了這一段消息後，他心裏想，這個燈塔中的女郎，或許是碧珠罷，不然那裏來一個精神這樣偉大的中國女郎呢？他雖然是一種空的猜想，但是，他愈想愈覺得這大霧島中的女郎是碧珠，他不禁歡喜到發狂起來了。但是，大霧島在那裏呢？搭什麼船纔能到大霧島呢？他於是就急忙出了他以前作間諜的機關部杏花樓，到日本郵船公司去打聽，偏巧日本有一隻郵船叫做和平丸的開到檀香山去，途中是要經過大霧島的，而且要在大霧島附近暫停一下，將島中的中國女郎援救。青霜這真是喜出望外，就連忙搭了和平丸向大霧島進發。青霜到了大霧島以後，果然一見這燈塔中的女郎就是碧珠，可是碧珠經了這些日子的辛勞，已經是病倒在燈塔中了，青霜見了她，如獲至寶，就緊緊的抱着她，吻她，盡了他至真至誠的心來愛護她，碧珠睡在愛人的懷裏，她已經覺得她已得回一切，病也立即好了幾分。過不了幾天，美國已經派人來將燈塔重新修理好了。青霜與碧珠二人願意永遠的在這燈塔裏工作，一面過着專誠的戀愛生活，同時也一面可以做指導海上船隻趨吉避凶的事業，這樣於個人於社會是兩皆有益的，他們於是就向美國政府提出，美政府也就很敬仰的答允他們了。當大霧島燈塔重放光明之夜，月色如銀，和風吹拂，一雙僂影現於燈塔之上，噢，此時青霜與碧珠二人之愛竟如太平洋一般的偉大，已與太平洋融化而為一，簡直是恩愛綿綿天地長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

——完——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七日 收到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中華民國廿四年八月出版

太平洋上的風雲

工商日報叢書之二

每册定價港幣壹元

原著者 侯 耀

編輯者 工商日報編輯部

香港德輔道中

發行者 工商日報營業部

門牌四十三號

香港德輔道中

印刷者 工商日報

門牌四十三號

272363

報之/多最數銷國中商

工商晚報

以精編的方法
 選載鉅量新聞
 以靈活的筆調
 描寫社會人生
 以超然的態度
 評述時爭變化
 以低廉的價格
 普遍各級社會
 以鉅量的銷數
 發揮廣告效力

號三十四中道付德港香：址館

三仙一幣港價售份每報本三

報光天夕氣朝滿充閱請，興晨君諸

版四時四晨每

仙一價售份每

天光報

銷量最多
 定價最廉
 消息最快
 宗旨最正
 敢言最力
 編法最新
 評述最嚴

館址：香港德付道中四十三號